
武俠世界
第35年
48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煮酒客先生撰著的「無名高手」。「百毒神魔」原是南宮世家後人，南宮百業捨正道而入魔道，野心勃勃想稱雄武林，然「無名穴」第五代傳人是他稱霸道路上的障礙，便處心積慮地想消滅對方。「南來北往無影腿」宇文嘯天、盧上人、諸葛悟等一干無名高手，爲消弭武林浩劫，默默耕耘於武林間……煮酒客先生筆下所刻劃的人物栩栩如生，文采清新風趣，表達方式別具一格，令人閱來如沐春風，堪當茶餘飯後的笑料，獻給讀友鑑賞。

*　　*　　*

「無畏殺手」乃本期新刊登的中篇故事，喜歡西門丁先生撰著的故事讀友請繼續捧場。凌雲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闖王」亦刊於本期，愛好歷史故事讀友請欣賞。

*　　*　　*

下期即將刊登江揚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三星寶劍追魂令」，麥菁先生撰著的短篇「無形神魔」，新故事題材新穎，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48期

(總號180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無名高手

神刀重現　羣雄爭奪



嚴冬酷寒，雷麻子酒舖門外積雪逾尺。

雷麻子仰首望天，忍不住咕噥了幾句：「下了三天大雪，街上靜似鬼域，怎麼做生意？」

忽然聽見頭頂上有人在嘆氣：「有生意又怎樣？零零碎碎的，又能賺得幾文錢？」

雷麻子也不往上瞧，因爲他知道屋頂上的是什麼人。

那是他的妹夫，剛從關外回來，靠販賣皮草爲生。

雷麻子的妹子叫雷莉，長得很漂亮，最少比雷麻子還漂亮一點點。

雷麻子總是認爲這個妹夫配不起自己的妹子。

但緣份由天定，當雷莉決定要嫁給這個臉青青、鼻長長、手大腳大傢伙的時候，雷麻子除了乾瞪着眼之外，還有什麼話好說？

雷麻子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人就是自己的妹子雷莉，雷莉說怎樣，他就怎樣，十八年來一直不敢違拗，至於這是什麼道理，也許只有天才曉得。

雷莉的這個丈夫，複姓宇文，名嘯天，他還有一個外號，叫「南來北往無影腿」。

這傢伙的輕功，聽說相當出神入化，在關外跑來跑去，連快馬也追趕不上。

但雷麻子還是瞧不起他。

在雷麻子眼中，輕功一流的人並不等於一流高手。

雷麻子最仰慕的江湖英雄，決不是這個甚麼「南來北往無影腿」，而是「南刀」、「北劍」，還有「中原一掌」、「關中二俠」……

雪漫天，街上眞的靜似鬼域，但這並不眞的完全沒有人。

有人來了，而且不是一個，是八個。

八個人踏雪而來，其中七個都只在雪地上留下輕輕的脚印！

只有最後面的一個，每一脚都踩進雪地裏，而且足印又深又重，似乎完全不懂武功。

最少，是不懂輕功！

宇文嘯天在屋頂上哈哈一笑：「有生意上門了，還不快招呼客人？」

*　*　*

八個人，分別佔坐兩張桌，其中七個人都是清一色勁裝打扮，腰佩鋒刀利劍，每張臉都充滿着慓悍之色。

唯獨那個不懂輕功的人，臉如紙白，眼神灰黯，連捧着杯子的手都在發抖。

那人大概三十八、九歲左右，穿一襲烏黑霉舊皮袍，裏面還有厚厚的棉襖，看來弱不禁風，抵受不住如此酷寒的天氣。

雷麻子泡了一大壺六安茶，又把羊肉、牛肉、酪餅、煎糕等等食物一盤一盤的捧出，但偏偏沒有打酒上來。

那個滿臉病容的皮袍人忽然叫道：「給俺來一瓶好酒，快！快捧上來！」

雷麻子居然搖頭：「今天這裏不賣酒。」

皮袍人道：「爲什麼不賣？怕俺沒有銀子付賬？」

雷麻子又搖了搖頭：「不，絕對不是錢的問題，今天這裏不賣酒，是因爲根本無酒可賣！」

皮袍人道：「酒舖又怎會無酒可賣？」

雷麻子沒有開口回答，只是指向屋頂。

屋頂上有人，並非別人，正是宇文嘯天。

皮袍人「哦」一聲，對雷麻子說道：「俺明白了，是上面那位仁兄，已經把貴寶號所有的酒都買下！」

雷麻子搖搖頭：「他沒有花半文錢買，卻一口一口把所有的酒都喝得乾乾淨淨！」

皮袍人又「哦」一聲：「敢問貴寶號有多少斤酒？」

雷麻子道：「三天前還有八十二斤，但今早已點滴無存！」

皮袍人臉上忽然露出了一種詭異的笑意：「好酒量！有意思！上面的朋友，怎不下來敘一敘？」

宇文嘯天「呵呵」一笑：「這間酒舖，除了瓦頂上還可以歇一歇之外，其餘別的地方，都是俗不可耐，要我下來，不如你跳上來吧！」

雷麻子眉頭一皺，叫道：「這位仁兄不懂輕功……」

豈料話猶未了，皮袍人突然身形直向上飄起，接着一陣「轟隆」聲，竟硬生生把屋頂橫樑震斷，整個人便穿越瓦面直射出外！

雷麻子仰面瞪眼，呆住。

其餘七個勁裝大漢，也相繼穿越屋頂，直標上去！

雷麻子這才如夢初醒，失聲叫道：「拆舖了！拆舖了！早就知道……這王八蛋龜孫子妹夫不是個好東西……」

酒舖子並沒有給完全拆掉，只是舖子中間給七八個武林人物撞穿了一個大洞。

宇文嘯天站在白雪皚皚的瓦背上，彷彿隨時都會滑倒下來！

但他站在這種地方，其實比誰都還穩。

皮袍人上上下下打量着宇文嘯天，良久才抱拳道：「在下萬游，敢問尊駕高姓大名？」

「宇文嘯天。」

「南來北往無影腿？」

「正是！」

「但這外號，聽來只是個玩笑！」

「人生在世，其實也只不過是一場玩笑，又何必看得太認眞？」

「說得好，難怪敝幫早聽人傳言，宇文世家有一位出類拔萃的年輕豪傑，想不到今天有緣識荊！」

「錯了，在下雖然複姓宇文，但和隴東宇文世家，卻是毫無淵源。」

「哦？眞的？」

「豈敢瞞騙閣下！」宇文嘯天雙目橫掃，突然沉聲說道：「五湖幫一向在江南小城出沒，何以今天竟跑到這邊關之地，莫非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皮袍人道：「以尊駕的眼力，一早已看出咱們是五湖幫中人！」

宇文嘯天道：「五湖幫衆，人人腰間例必繫着五環扣鐵墜，只要對江湖中人江湖中事稍有認識，都不會弄錯！」

皮袍人桀桀一笑：「但閣下身居塞北，居然還能對江湖幫會的一切瞭如指掌，這就很不簡單了！」

宇文嘯天道：「簡單不簡單，在乎一心！」

皮袍人道：「別跟俺打機鋒，俺可不是和尚。」

宇文嘯天道：「一個要找酒喝，沒有酒便衝破屋頂的人，就算是和尚，也只會是個莽和尚。」

皮袍人道：「這裏很冷，何不到下面坐坐？」

宇文嘯天道：「連屋頂都已給你撞破，下面也許比這裏更冷！」

皮袍人道：「要撞破屋頂容易，要撞破八皇陣，卻是難如登天。」

宇文嘯天道：「連同閣下在內，你們總共是八個人。你們八人聯手，就是五湖幫三大奇陣之一的八皇陣法？」

皮袍人目光閃動：「你說對了，你是否想試一試？」

宇文嘯天搖了搖頭：「不想，半點也不想！」

皮袍人道：「心底害怕了？」

宇文嘯天道：「不是害怕，而是不想打無聊的仗，做無聊的事，和殺你們這些無聊的人！」

皮袍人冷笑一聲：「連『青面臨風』九指公子也是無聊的人？」

他一面說，一面伸出了兩隻蒼白的手。

兩隻蒼白的手，加起來還是有十根手指。

但右手無名指，卻是用青銅鑄造駁上去的。

「青面臨風」九指公子——雲玉秀！

雲玉秀，殺人不眨眼，一指定生死！

很難想像得到，原來就是眼前這一個人！

雷麻子絕對想不到，他要是早已想到，恐怕早已三魂去二，七魄去五。

只有宇文嘯天，似乎早已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會來到塞北這座荒涼的無名鎮！

＊ ＊ ＊

無名鎮並不是「無名」，因爲「無名」就是她本來的名字。

無名，是江湖上的一個奇人。

三百年前的奇人。

這個奇人的奇事，使三百年前的中原武林，充滿着神秘和不可思議的色彩。

但，往事俱往矣。

無名早已化作一坯黃土，只有無名鎮，偶爾還能勾起一些江湖人對他的回憶。

但這又怎樣？

無名早已死，死在無名鎮。

三百年前的事，也許在二百五十年前，還會有些老人偶爾提一提。

五十年又五十年過去……一百年又一百年過去了，又有誰知道當年的一切？

無名鎮……

沉寂了三百年，今天……會不會忽然又產生一個極大的變化？

＊ ＊ ＊

雲玉秀的青銅指，在白雪掩映下，閃動着一種奇特的光芒。

「九指公子」的無名手指，是他的特徵，也是他的秘密暗器。

雷麻子忽然尖聲大叫，提醒宇文嘯天——提醒他千萬千萬要小心雲玉秀的這根青銅指，因爲他知道，這根青銅指，看來雖然很小，但在銅指內，最少暗藏着七八種細如牛毛的歹毒暗器。

但雷麻子叫不出來。

他叫不出來，並不是忽然不想叫，也不是沒有勇氣叫，更不是忽然有個肉包子掉進他的嘴裏。

眞正的原因，是宇文嘯天的老婆忽然站在他的面前，而且一拳打在雷麻子的鼻尖上！

宇文嘯天只有一個老婆，姓雷名莉，也正是雷麻子的親妹子。

親妹子一拳打在親哥哥的鼻尖上？

不錯，半點不錯！

這種事在雷家兄妹來說，不但不稀奇，而是習以爲常！

雷莉在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上了這種癮！

隔不了多久，她就有一種衝動——揍雷麻子鼻子的衝動！

別以爲這些「花拳」只是點到即止，雷莉在六歲那一年，已有足夠的拳力，把雷麻子一拳揍得鼻血長流！

如今，她十九歲，拳力自當遠勝六歲的時候。

所以，今天的雷麻子，還是照舊一樣，給雷莉一拳就揍得鼻血直冒！

每一次雷麻子挨揍，臉上的表情都是千篇一律的！

他會立刻變得很憤怒，兩眼圓睜，好像想吃人的樣子……

但每一次，他都會抹掉滿臉鮮血，把事情不了了之。

他總不成回敬妹子一拳，也把她揍得滿臉鮮血吧？

這倒不是雷莉不讓他揍，而是他下不了手！

他從來沒有揍過雷莉一次，只有挨揍的份兒。

這就是雷莉！

這就是雷麻子！

＊ ＊ ＊

正當雷麻子挨揍得鼻尖快要爆裂之際，瓦頂上也有人挨揍。

有人挨揍，是因爲有人出拳。

挨揍的是五湖幫的七個勁裝大漢，但出拳的人居然並不是宇文嘯天！

不是宇文嘯天，難道會是九指公子嗎？

不錯！正是「九指公子」出拳，五湖幫的七個勁裝大漢挨揍！

怎會這樣的？這「九指公子」雲玉秀豈不是瘋了？

看來眞的好像瘋了，但宇文嘯天很清楚，他不但沒有瘋，而且比雪地裏的狐狸還更狡猾，還更清醒。

雲玉秀忽然出拳揍自己人，是因爲這七個人太忠心！

但這七個人並不是對雲玉秀忠心，而是對五湖幫忠心！

五湖幫的人從千里迢迢趕到無名鎮，當然不會是爲了喝酒和賞雪。

他們是爲了要找一把刀！

一把足以令整個江湖哄動的寶刀！

刀，就在無名鎮內。

刀，本埋藏在地底已超過三百年。

但今天，這把刀又再重見天日，而且就在雲玉秀的眼前！

刀在哪裏？

不遠！眞的不遠！而且是近在咫尺！

刀已懸在宇文嘯天的腰際，就像五湖幫衆人人腰間懸繫着的五環扣鐵墜那麼隨便。

隨隨便便掛在腰間的刀，就是當年無名在歸隱武林之前埋在地下的——赤壁！

＊ ＊ ＊

赤壁刀，刀鋒如燄！

赤壁刀，古樸凌厲！

赤壁刀，看來不像刀，倒像是一首詩！

一首殺人的古詩！

＊ ＊ ＊

雷麻子並不是個很聰明的人，他若稍爲聰明一點，就不會一直都給雷莉當作拳靶，經常給揍得七葷八素，鼻血長流。

但雖不很聰明，也並不等於十分愚笨。

也許，他在雷莉的面前顯得特別愚蠢特別呆笨，但在別的事情上，他就算不是個天才，最少也是一個經驗老到的老江湖！

別以爲雷麻子不懂武功，他的羅漢拳，在無名鎮這種荒涼的市鎮，已可橫行大半邊地方！

他早已感覺到，今天的妹夫，和平時的妹夫有點不同。

但不同的地方在哪裏？

雷麻子不知道。

直到現在，他明白了，關鍵並不在於宇文嘯天喝了多少斤酒，而是他腰間的一把刀！

這把刀——一直沒有出鞘，但不平凡的刀，就算深深藏在刀鞘裏，甚至是深深埋藏在地底下，都能令一些人深深體會到它的魔力！

可惜雷麻子對刀的感受，還是很遲鈍的。

直至現在，他才知道宇文嘯天有這麼一把刀，而且還把「九指公子」雲玉秀這種魔頭招惹來此。

不是一兩里、十里八里內的毛賊，而是遠自江南五湖幫的頂尖高手——「九指公子」雲玉秀！

雲玉秀北上無名鎮，就是志在這把刀！

不但志在這把刀，而且志在「獨吞」！

「獨吞」的意思，就是他爲了這把刀，不惜先殺了自己的七個同伴，然後才再搶刀！

什麼八皇陣，恐怕已變成了「王八陣」！

但雷麻子想不通的是：一把刀就算能夠削鐵如泥，斷金削玉，那又怎樣？值得爲了它而犧牲七個夥伴嗎？

這一點，就絕對不是雷麻子可以瞭解的！

雲玉秀一出手，就發了七拳。

七拳皆命中，所有人全倒斃！

因爲雲玉秀的拳頭，是連同青銅指一起揮出去的。

青銅指內藏暗器，而且你說有多歹毒便有多歹毒！

世上，也只有雲玉秀如此歹毒的人，才能發出如此歹毒的七拳！

砰砰彭彭！叮叮噹噹！七個人剛才還是神龍活現般衝上屋頂，但不旋踵間已紛紛往屋簷下那邊直掉下去！

每個人的臉孔，都在轉瞬間化

作紫藍之色！

雲玉秀居然還嘆一口氣，說道：「這一手『紫來東氣斷腸散』的份量調配得太差，弄得這些王八個個紫頭藍臉，看見都想吐！」

宇文嘯天拇指一豎：「雲老兄，你眞夠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雲玉秀眨着眼：「俺不要你佩服，只要你把赤壁刀交出來！」

「赤壁刀？」宇文嘯天倏地大笑：「你不配！你只配用根歹毒的廢指暗算同伴！」

雲玉秀也笑了：「俺也知道自己不配，但你又配嗎？」

宇文嘯天雙眉一軒：「我也不配，但這把刀偏偏在我這裏，你若要搶走它，除非使用八皇陣試試！」

八皇陣？

七個同伴都給雲玉秀殺了，又何來甚麼八皇陣？

宇文嘯天偏偏這樣說，無非是故意刺雲玉秀一下。

但這是白費心機的。

雲玉秀可以狠下心腸，暗算七個由江南一直陪着他跑到塞北的兄弟，又怎會在乎這麼一「刺」？

「那是因爲你太自負！你認爲，八皇陣再厲害，也比不上你一個人獨自施展出來的武功！」

「難道你認爲不是嗎？」

「你是你，我是我！」宇文嘯天忽然把赤壁刀拋在屋頂上，「既然你對這把刀看得這麼重要，就送給你好了！」

說完，向雷莉發出了一聲清嘯。

「夫人，我來也！」輕功一展，自屋頂廻旋斜斜飛入舖內，伸手挽着雷莉粉藕般的玉臂。

宇文嘯天這一着，不但把雲玉秀弄得楞住，甚至連雷痲子也爲之瞪目結舌！

倒是雷莉，莞爾一笑，好像半點也不覺得詫異。

「在屋頂上獃了半天，快要變成雪人了吧？」

* * *

赤壁刀已在手，但「九指公子」臉上並無喜悅之色。

有時候，「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也未必是一樁好事。

問題在於：怎麼會如此容易？

莫非刀上塗了劇毒？要是換上別人，一定會有這種揣測，但雲玉秀是用毒的大行家，他看得出，這把刀並沒有甚麼不妥……

不妥的並不是赤壁刀……而是……宇文嘯天的心！

「他的心究竟包藏着甚麼陰謀？」雲玉秀不斷的在想，但想來想去，卻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雷莉一直都沒理會過屋頂上的人和屋頂上的事，直至宇文嘯天下來，她才輕輕依偎着丈夫直奔長街。

長街積雪，雪厚盈尺。

夫婦二人，踏雪狂奔。

雪上竟無痕……

雷痲子望着這對年輕夫婦的背影，一下子就消失在遠方，不禁楞住了。

門外有七個死人。

七個來自五湖幫的高手。

屋頂上，還有一個，一個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九指公子」。

雷痲子忽然感到臉上的每一顆痲子都在發痲，因爲「九指公子」忽然已站在他的背後，而且還用赤壁刀，架住他的脖子。

「老闆，你這條脖子好像比不上這把刀鋒利！」

「大爺……天下間有長的脖子，短的脖子，又怎會有……鋒利的脖子？」

「說得好！老闆，你是不是怕俺會一刀宰了你？」

「當然怕得要命！」

「眞可惜，你這條脖子今天……」說到這裏，雲玉秀的語聲忽然停頓，連呼吸也彷彿給外面的風雪凝住！

因爲他看見一個人，正背着一隻驢子，一步一步緩緩地走了進來。

* * *

驢子很安靜，牠的呼吸聲弱得令人驚奇。

但這並不表示，這驢子有什麼毛病。

因爲背着驢子的人，也好像完全沒有呼吸聲！

不是沒有呼吸，而是憑着湛深的功力，把呼吸聲逼壓在丹田，使旁人絕對無法聽得出來。

能夠做到這種地步的人，當然是內家高手。

這人更可怕，因爲不但他自己如此，連背着的驢子也給他操控得恍如一流的氣功高手！

江湖上奇人異事不可勝數，在這塞北寒苦之地，又誰會白費氣力，把一隻幾百斤的驢子背來背去？

「莫非是他？」雲玉秀腦海中忽然閃起了一個人的名號：「他就是『驢下君子』盧下人？」

「不錯！除了這個山東怪物之外，天下間還有誰是這副德性，甘願給又臭又髒的驢子騎在自己的頭上？」

世間上「驢上君子」多得很，但「驢下君子」，似乎就只有這位盧某，堪稱獨此一家！

盧下人！年約五旬，笑起來的時候露出一副大門牙，活脫脫就像

是驢子！

當盧下人走進酒舖的時候，他看見了雲玉秀，雲玉秀也看見了他。

「喔？這酒舖怎麼啦？兩年不到，怎麼變得亂七八糟？」盧下人走到雷痲子面前五尺左右，背上的驢子正在嗅着雷痲子的痲子臉。

盧下人的呼吸聲開始粗濁了，驢子的呼吸聲也是一樣。

收放自如，隨心所欲！

「大痲子，你的脖子怎樣了？怎會有一把生銹刀架在上面？嘖嘖，眞是太不像話啦……」

雲玉秀差點沒氣得口吐白沫！

這怪物竟然把赤壁刀當作生銹刀！

盧下人的目光，忽然射在雲玉秀的臉上：「你又怎麼了？好好的一張臉，何以弄得殺氣騰騰，比這大痲子的痲子臉還更難看？」

雲玉秀冷冷一笑：「不錯，俺正在殺氣騰騰，因爲俺想殺人！」

「就是這麼一點小事？」

「殺人也算小事？」

「嘖嘖！又不是殺掉一隻驢子，何必大驚小怪，你要殺，就快點下手！」

雷痲子心中暗暗叫苦：「這個怪物，又不曉得由甚麼地方鑽出來！這番害死我也！」

他轉念一想，卻又覺得大謬不然。

把自己害到這個田地的，並不是這個背着驢子的怪物，而是宇文嘯天！

這殺千刀的勞什子妹夫，竟然把刀送給這個雲玉秀，然後又遠遠溜掉，所以罪魁禍首，應該是殺千刀的宇文嘯天！

倒是這個背着驢子進來的怪物，反而是個救星，若不是他突然無聲無息鑽出來，說不定自己已給刀子砍歪了脖子！

眞是他奶奶的熊！

但雷痲子再仔細一想，卻又覺得事情大有蹊蹺，並不如表面看來那麼簡單……

宇文嘯天這傢伙，簡直是個壞蛋！混蛋！王八蛋！

但他的老婆，是雷莉，是雷痲子的親妹子！

這個寶貝妹子對自己怎樣，雷痲子是心中有數的。

雷莉可以天天揍雷痲子，甚至可以越揍越兇狠，但那是她獨特的權力，別人決不能依樣葫蘆！

也不知有多少次，有人欺負雷痲子，結果都給雷莉痛毆至不似人形！

每當雷痲子看見雷莉怎樣痛毆別人的時候，他就很感激妹子揍自己鼻子的拳力，其實只是「搔癢」吧了！

只是，「搔癢」也會弄得鼻血直冒，這個寶貝妹子的「功力」殊不簡單。

宇文嘯天也許會不理雷痲子的死活，甚至很有可能正在暗中幸災樂禍……但雷莉又怎會呢？

「不！雷莉不會這樣！她再任性，也不會不理老大哥的死活！」

雷痲子在心裏狂叫！

既然這樣，就可以肯定，這兩夫婦根本早就知道，雷痲子決不會有什麼危險。

是不是因爲他倆知道！盧下人已經來了？

* * *

不錯，盧下人來了。

他既來了，雲玉秀要大開殺戒，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由是：盧下人雖然看來行動怪誕，長相滑稽，但眞眞正正「殺氣滔天」的人，反而正是他！

雲玉秀一看見盧下人出現，果然立刻不敢造次，只是拿着赤壁刀晃來晃去。

盧下人忽然走過來，一手便把雷痲子拉過去：「老闆，咱們痛痛快快喝一杯！」

雷痲子苦着臉：「這裏的酒，早已給宇文嘯天喝光！」

「嘖嘖！誰說一定要喝酒？喝茶也是一樣的！」盧下人忽然把驢子「輕輕一拋」。

「輕輕一拋」，可能是人類中很優美的舉動，例如拋繡球、拋生藕、拋書包等等……

但這些「拋」，所「拋」的事物，都很輕巧，甚至是有形無實的。

上天下地，又有誰會把一隻幾百斤的驢子「輕輕一拋」？

這裏就有一個這樣的人——盧下人！

他這一拋，當眞是輕描淡寫，看來完全不費吹灰之力，但實際上，他的腕勁、內力，簡直已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那隻又臭又難看的驢子，居然顯得十分乖巧，而且還好像「很輕盈」地站在一張木桌上。

盧下人咧嘴一笑，笑得就像是驢子：「這裏的桌子，很穩固，很中看也很中用！」

雷痲子也笑了，但卻是皮笑肉不笑：「只要沒有人用刀劈開它，大概還可以用八九十年。」

他一面說，一面轉過臉盯着雲玉秀。

但雲玉秀已換上了另一副表情，一派淡然自得的氣概，似乎對眼前任何人的舉動，任何人的說話都顯得漠不關心。

赤壁刀已到手，他是不是應該從速離去？

但他沒有溜走。

他仍然留在這破爛的酒舖裏，

好像這裏的地底，還有二百萬兩黃金似的……

* * *

雲玉秀並不是不想走，而是走不了。

盧下人雖然背對着他，但那隻驢子的一雙怪眼，卻老是盯着這位「九指公子」。

最奇怪的，就是這一雙驢眼，看來竟和盧下人的一雙眸子一模一樣。

當眞是物似主人形嗎？

酒舖外，忽然又來了一個人。

這人還沒出現，就已酒香撲鼻而至。

送酒的人來了。

* * *

有人送酒來，是酒舖常見的事。

每隔半個月，就會有人送酒來。

一送就是兩百斤。

但今天，送酒的人還是平時的蘇老頭，但送來的酒卻不是二百斤，而是一杯。

還是很細小很小的一杯！

酒杯很小，裏面裝着的酒當然也決不會多，但就只是這麼一小杯酒，酒香已極醉人！

雲玉秀甚至這一輩子還沒有嗅過這樣香濃的酒！

可是，他的臉色卻突然變得一片灰白！

他的臉色，平時只是蒼白，但如今，卻是灰白得令人感到恐怖！

但眞正恐怖的，究竟是雲玉秀的臉？還是蘇老頭？或是蘇老頭手裏那杯酒？

都不是！

和一個人的一隻手相比，其餘一切的事情，都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微不足道！」

這一隻手，很纖巧，很好看，就像是羊脂白玉雕琢出來的。

這一隻手，無論怎樣去看，都似乎跟「恐怖」這兩個字沾不上半點關係。

但世事往往並不作如是觀。

在別人看來，這一隻手怎會「恐怖」？

但在雲玉秀眼中看來，卻是天下間最恐怖的一隻手！

因爲這一隻手，竟然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悄悄的穿過雲玉秀的心臟！

而且，更活生生把雲玉秀的一顆心，自胸前直挖出來！

但最不可思議的，是這一隻手，竟然能夠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沒有沾上鮮血！

有這種可能嗎？

當然有！

世間上既有殺人不見血的神兵利刃，也就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功！

穿過胸腹而手不沾血，憑的並不是速度，更不是巧勁，而是氣勁！

這等氣勁，世上能使出來的高手，絕不會超過五人！

但在這偏僻的小鎭裏，卻突然出現了這麼一個人。

所以，雲玉秀只好死了！

* * *

驢子一直站在桌上，這足以証明兩件事。

驢子很乖巧，「定力」過人！

這張桌子又大又牢固，是很中用的東西！

但盧下人卻到處亂鑽。

「老闆，怎麼這裏的茶葉，全是劣等貨色？」

雷痳子已給雲玉秀被挖出心臟的情景嚇得連臉都黃了，但盧下人居然好像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這時候，蘇老頭已站在雷痳子的背後，手裏還是捧着那個細小的酒杯。

酒香撲鼻，香得好像根本不是酒。

蘇老頭瞇着眼，對雷痳子說道：「你要的酒，老漢未能送來，唯有用這杯酒代替。」

雷痳子心中暗駡：「老瘋子眞是瘋得像個瘋屁，鎭日瘋瘋癲癲的，這樣子又不知搞些什麼怪花樣！」

盧下人卻對蘇老頭咧嘴大笑：「蘇大掌門，十年不見，還以爲你早已在關外死掉！」

蘇大掌門。

什麼掌門？來自何門何派？

雷痳子心中暗暗嘆一口氣：「都是不倫不類，亂七八糟的瘋子。」

蘇老頭桀桀一笑：「很好，東驢西鳳，想不到一下子都來齊了！」

雷痳子心念一動：「東驢，準是說這個怪物，西鳳？莫不就是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心念甫動，眼角斜斜瞄向一擧便殺了雲玉秀的女子。

只見這女子眉清目秀，三十歲不到，穿一襲湖水綠長裙，外罩猩紅大斗篷，看來看去，都不像個心狠手辣的煞星。

但在片刻之前，她竟然不動聲色，就殺了五湖幫的「九指公子」！

她就是「西鳳」！

「西鳳」郭妙芷！

* * *

「東驢」盧下人，又叫「驢下君子」。

「西鳳」郭妙芷，又叫「奪命神鳳」。

但這個經常送酒到雷痳子酒舖的蘇老頭，又是什麼來歷？

「蘇大掌門？是那一派的掌

門？總不會是武當派掌門吧？」雷痳子心裏想，「當然不會，武當派是道士派，整個武當山都是老牛鼻子、小牛鼻子，這個蘇什麼大掌門，多半是武林中名不見經傳小幫小派的老雜毛……」

豈料盧下人接着竟然說道：「武當派自天眉眞人至今，最少有七八代的掌門，都是不堪一提的窩囊廢，到了你這一代，總算是稍爲像樣。」

雷痳子聽到這裏，差點「咕咚」一聲栽倒地上。

這個經常送酒到這裏的老酒販，怎麼居然是武當派的掌門？自己只不過在胡思亂想，怎會偏偏這樣巧合，他竟然眞的就是武當派的掌門？

「不！俺固然是在胡思亂想，這個『東驢』，只怕也是信口雌黃，胡說八道！」雷痳子心想。

豈料卻又聽得蘇老頭長長嘆一口氣，道：「貧道當上這個勞什子武當派的掌門，並不是我老人家德高望重，只是誤打誤撞，擊退了西方魔教的三十六妖，才糊裏糊塗給黃袍加身，搖身一變變成掌門的！」

盧下人又「嘖嘖」連聲：「不對！不對！若是黃袍加身，你立刻做的就不是牛鼻子掌門，而是九五之尊的皇帝老子啦！」

蘇老頭道：「管他什麼黃袍綠袍，已是十幾年前的舊事，提來作甚！」

盧下人道：「但你老人家牛鼻子可知道，自從你一聲不響離開武當派之後，武當派至今還沒有一個新的掌門選出來！」

蘇老頭道：「這正是貧道要離開武當派的最大原因。試想想，這個老得發霉的老幫派，在武林中與少林分庭抗禮，誰不說武當、少林齊齊執掌武林牛耳……但照我看，少林寺那邊的禿驢，倒還有點眞材實學，但反觀咱們武當，呸！除了張三丰之外，又有那一個比較像樣？」

盧下人點點頭，道：「不錯，除了張三丰之外，好像就只有你才有點意思！」

蘇老頭道：「多年不見，一見面就不斷往我老人家臉上貼金，算是他奶奶的什麼用意？」

盧下人道：「想向蘇大掌門討一杯酒喝喝！」

蘇老頭道：「要別的東西，還可慢慢商量，若想謀取貧道手上這一杯藥酒，那是作夢！」

雷痳子忍不住問一句：「這是什麼藥酒？」

蘇老頭道：「太乙金丹不壞酒。」

雷痳子道：「是好東西嗎？」

蘇老頭道：「別以爲一大瓶一大罎的才是好東西！」

雷痳子道：「你這一杯酒，打算給誰享用？」

蘇老頭道：「你的好妹子——阿莉姑娘！」

但阿莉姑娘往那裏去了？

* * *

阿莉姑娘，就是雷莉。

雷莉並不是個嫁了丈夫，便忘掉大哥的人。

宇文嘯天也沒有想過要害雷痳子。

他倆輕輕鬆鬆的跑了出去，一點也不爲雷痳子擔心，因爲他倆都知道，雷痳子不會有什麼重大的危險。

雲玉秀雖然已經佔有赤壁刀，但卻變成了「象齒焚身」之局！

「西鳳」一出現，雲玉秀就變成了老鷹爪下的一隻小雞。

也許甚至連一隻小雞都不如。

但最初把雲玉秀唬住的人，卻不是「西鳳」郭妙芷，而是「東驢」盧下人！

盧下人把雷痳子帶得到處亂鑽，其實是在保護着他。

雲玉秀不好惹，但在「東驢」眼中，恐怕還不如一個屁。

但「西鳳」郭妙芷的份量，絕對不可與雲玉秀同日而論。

雲玉秀這個人，對一般人往往構成極重大的威脅，但對「西鳳」，卻是相差得太遠太遠了！

所以，「西鳳」一出手，雲玉秀就立刻活不下去。

雲玉秀一死，雷痳子亦沒有鬆一口氣，反而暗暗擔心，擔心這個蛇蝎般的女人接着會怎樣？

赤壁刀又已易手，落在「西鳳」手裏。

她是否也是爲了赤壁刀，才會在這無名鎭上出現？

雷莉很想知道答案！

她與丈夫宇文嘯天都沒有走遠，只是兜了一個圈子，便回到酒舖附近。

只是，雷痳子一直未曾發現而已……

* * *

「西鳳」手執赤壁刀，臉帶寒霜。

但她的手卻是火熱的，熱得有如洪爐烈火，足以摧毀鋼鐵！

這絕不是誇大其辭，因爲她手裏的赤壁刀，突然變成了「軟刀」！

刀鋒軟軟，甚至漸漸變了形狀，就像是烘壞了的燒餅。

「東驢」、「西鳳」各有所長，看來，這郭妙芷的內力，絕不比盧下人稍差。

赤壁刀給毀了。

「你們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毀了這把刀？」郭妙芷冷冷的盯着蘇

老頭和盧下人。

蘇老頭嘻嘻一笑：「太簡單了，因為這把刀，根本就不是赤壁刀！」

盧下人接道：「要是眞的赤壁刀，憑妳的『火鳳凰罡氣』，又怎毀爛得了？」

這道理太簡單，連雷麻子都一聽便懂。

郭妙芷道：「最可笑的，是那位『九指公子』，竟把一根破柴當作是綠玉寶杖！」

蘇老頭道：「如此蠢人，活該給妳幹掉。」

郭妙芷道：「蘇鐵道長，這八九年來，你一直在無名鎮磨菇着，只怕對無名的墓穴，早已心中有數！」

這「蘇老頭」，眞的是武當派掌門——蘇鐵道長。

只聽蘇鐵道長哈哈一笑：「什麼無名墓穴，貧道又怎會有眉目，妳未免太看得起老漢了！」

他一時以「貧道」自居，一時又自稱為「老漢」，令人頗感混淆，他究竟是個出家人，還是個凡夫俗子，販酒商客？

郭妙芷冷冷一笑：「十二日前，『天鴿羽士』任飛翔說得很清楚，無名的墓穴已被找到，赤壁刀也已重見天日！」

蘇鐵道長道：「任飛翔滿嘴油腔滑調，妳怎可以把他說的話當眞？」

郭妙芷道：「正因為這是任飛翔說的話，我才毫不懷疑。」

她咬了咬唇，又冷笑一聲：「十五年來，他從來不敢對我說半句假話！」

蘇鐵道長冷冷一笑：「世間上最可怕的謊話，正是由這一種人口裏說出來的！」

盧下人桀桀怪笑：「說得好！這種人，好像一輩子都很忠心，一輩子都老老實實，童叟無欺公公道道，但在最重要最關鍵的時刻，卻撒一個大大的謊，這才有足夠威力把人騙死！」

蘇鐵道長乜斜着眼：「瞧你這副模樣，連站在桌上的笨驢也有所不如，但這一次，卻居然有本事把貧道心裏的看法說得一清二楚……嘿嘿，眞是他奶奶的人不可以貌相啊！」

盧下人眨着眼：「豈僅是人不可以貌相，驢也一樣不可以貌相，甚麼笨驢？照這驢子的眼中看來，世人營營役役，爾虞我詐，才是眞眞正正的愚不可及！」

蘇鐵道長聽得不住點頭，隨即目光一轉，射向「西鳳」郭妙芷：「姑奶奶，妳聽到了沒有？」

郭妙芷冷冷道：「都聽到了，但我聽到的，只是老牛鼻子和笨驢的畜牲在說話，全都狗屁不通！」

蘇鐵道長道：「就算是老牛鼻子和笨驢，放的屁也只會是牛屁和驢屁，又怎會弄出一個狗屁來？」

盧下人拍掌笑道：「說得好！由此看來，說這種話的人，才是狗屁不通！」

郭妙芷雙目圓睜，殺氣嚴霜地瞪着蘇鐵道長：「蘇大掌門，別以為天下英雄，人人都怕了武當派！」

盧下人怪笑道：「說得好！這一句又不像是屁話了，最少，我就一直把武當派……」

「住嘴！」蘇鐵道長喝道：「你要罵我這個老道士，任隨尊便，但武當派上上下下逾千牛鼻子，卻不是你隨口便可以罵個狗血淋頭的！」

盧下人的臉立刻漲紅了，好像立刻就要和蘇鐵道長狠狠打一頓架。

誰知道他接下來的說話卻是：「老子要去拉矢，此事十萬火急，刻不容緩，暫且告別，青山綠水，咱們後會有期……」

說着，一個翻身騎上驢背，瞬即人驢合一，奪門飛奔而去！

＊　＊　＊

盧下人走了。

他進來的時候，的確是「驢下君子」，但走的時候，卻是「驢上之人」。

怪人怪事，莫此為甚。

他眞的去拉矢嗎？

天曉得！

他眞的就此去如黃鶴，再不回頭？

也很難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郭妙芷沒有理會盧下人的去留，因為她只是集中注意力，去對付蘇鐵道長。

「蘇大掌門，咱們都是明白人，光棍眼中不揉砂子，無名穴在那裏，快說出來，以免傷了和氣！」

蘇鐵道長怪眼一翻：「咱們道不同不相為謀，又有什麼和氣可言？無名穴在那裏，就算貧道知道，也決不會向妳這種妖孽透露出片言隻字！」

郭妙芷「嘿嘿」一笑：「好威風的蘇大掌門，可惜在我『西鳳』眼中，只是螻蟻吧了！」

雷麻子倒抽了一口涼氣，忖道：「竟把堂堂的武當派掌門當作一隻螻蟻……這女子也未免太驕狂了吧……」

但他曾經目睹郭妙芷怎樣擊殺「九指公子」雲玉秀，也不敢把這位「西鳳」瞧得太低……

而且，他怎麼也不大相信，這個經常送酒到這裏來的蘇老頭，竟然就是名滿天下武當派的掌教！

世事之難測，眞是無可估計……

＊　＊　＊

雪花在飄，由酒舖屋頂破爛的洞口一直飄落在蘇鐵道長的頭上。

但雪花無論怎樣飄呀飄，總是飄不到他的酒杯裏。

這一點，雷麻子早就注意到了，但他只是莫名其妙，而想不出所以然來。

且別說老天下的雪，道士手裏的酒杯，卻說那「西鳳」郭妙芷，分明是衝着蘇鐵道長而來的。

兩人談了一會，越談越僵……

不，那不但是僵，簡直就是火藥氣味極濃，隨時都會引起巨大的爆炸……

雷麻子已感覺得到，無比的殺意，正從郭妙芷的眼神中迸射而出。

雷麻子雖然也是個「會家子」，但和眼前這些武林頂尖人物相比，他也許只能算是個屁！甚至是連屁也遠遠不如！

所以，他悄悄的退開。

他退開，也並沒有退得太遠，只是退了三四步，就給一個人擋住了退路。

雷麻子回頭一望，立刻就看見一個人，和一個又乾又硬的大燒餅。

人，是宇文嘯天。

大燒餅，是一種大得根本不像是燒餅的大燒餅。

宇文嘯天在啃這大燒餅，他好像已餓了八九天沒吃過任何食物，每一口咬下去，都是狂吞大嚼的！

但他咬來咬去，這個大燒餅還是很大很大。

究竟這大燒餅有多大？

嘿嘿，要是可以不說，還是不說好了，以免令人覺得無稽！

但此事關係重大，不能不依書直說！

這燒餅，竟比一張桌子還要大上一點點！

＊　＊　＊

大大的燒餅，大大的吸引着所有人的視線。

蘇鐵道長當然也不例外。

他甚至只顧盯着這個大燒餅，連「西鳳」郭妙芷也置之不理。

郭妙芷本來的確隨時隨地會向蘇鐵道長展開致命攻擊的，但在這時候，她顯然也給這個大得不可思議的大燒餅吸引住了。

這大燒餅到底有什麼來歷？

這大燒餅不但很大很大，而且還很香很香。

蘇鐵道長忍不住問：「小兄弟，這東西是從哪裏弄回來的？」

宇文嘯天其實絕不算「小」，他昂藏七尺，虎背熊腰，年紀也並不是只有十幾歲的少年，但蘇鐵道長稱呼他「小兄弟」，誰也不敢有什麼異議！

宇文嘯天又咬了一大口燒餅，才咬字模糊不清地說道：「阿莉一個人吃不下這麼大一個燒餅，所以我要吃一點！」

雷麻子初時是瞧得呆住，後來嘛，卻又是聽得楞住了，這個不倫不類的怪妹夫，他說的話眞是不倫不類！

＊　＊　＊

雷莉呢？她為什麼要吃燒餅？

雷莉去了又再回來。

她去的時候，和丈夫一起走。

回來的時候，也和丈夫一起回來，但卻多了這一塊大得嚇死人的大燒餅。

「老神仙！」雷莉已站在蘇鐵道長的身邊，她笑語盈盈，果然美麗動人：「要喝酒，還是先吃點東西的好，不然的話，很容易會醉！」

蘇鐵道長「哈哈」一聲：「好丫頭！妳就準知道，貧道這一杯酒，妳是喝定的了？」

雷莉抿嘴一笑：「你若想自己把它喝掉，當然是最好的，而且那燒餅很大，你也可以吃兩口，那麼也就不會醉了！」

蘇鐵道長又再「哈哈」大笑，笑聲竟似獅吼虎嘯一般：「不！貧道今年已八十八歲了，還喝這種酒幹嘛？別浪費了好的東西！」說着，把酒杯遞到雷莉唇邊，其動作之快，幾乎無法看得見。

雷莉「喲！」一聲：「不！這是你老神仙費了三十年心血才調製成的太乙金丹不壞酒，喝一小杯足可抵得上二十年內家功力，晚輩無功不受祿，又怎可以領受？」

蘇鐵道長呵呵一笑：「貧道雖然年紀已一大把，但法眼不差，當今世上，唯有兩個女子資質，最適宜服下此酒，別人喝一小杯，可抵二十年功力，但若給這兩個女子喝了，卻足可抵得上六十年功力，既然如此，當然還是由妳喝下最好，免得把這酒白白浪費！」

雷莉雙眉一蹙：「既然還有另一個女子喝下此酒，可有此奇效，何不給她喝了，也是一場造化？」

蘇鐵道長捋鬚一笑：「箇中當然是大有原因的，妳想知道嗎？」

雪仍在飄，但飄來飄去，偏偏沒有任何雪片飄入酒杯裏。

這並不是巧合，而是蘇鐵道長一直都在暗運眞氣，罩住杯口邊緣，使雪片無法飄入酒杯裏。

雷莉眨着眼：「老神仙，你且說說看！」

蘇鐵道長笑道：「妳要知道另一個女子是誰，就得先把這杯酒喝掉！」

「西鳳」郭妙芷突然出手，一掌劈向雷莉。

「賤貨，敬酒不吃吃罰酒，先宰了妳，免得在這裏礙手礙脚！」

郭妙芷出掌快如閃電，但另一個人的手更快。

那是宇文嘯天的手！

* * *

郭妙芷出掌在先，宇文嘯天搶前在後。

但後發先至。

「誰敢傷我阿莉！」宇文嘯天一聲大喝，氣勢駭人，有如天神降世！

郭妙芷的掌緣，劈在宇文嘯天的右拳上。

「噗」一聲悶響，宇文嘯天紋風不動，郭妙芷已招式急變。

一掌無功，改以「素心指」、「拈花手」、「殘冰訣」、「蓮上舞」、「峨嵋手刀」五大奇功先後撲擊宇文嘯天、雷莉夫婦。

能在俄頃之間連續使出五種截然不同的武功殺敵，已足以令人大開眼界。

但宇文嘯天來來去去，都只用一種拳法招架。

拳法，是最平凡不過的「羅漢拳」。

以最平凡的拳法，對抗「西鳳」、又稱「奪命神鳳」的五大奇功，是否愚不可及的策略？

倒不盡然。

郭妙芷先後總共二十九招有如連珠炮般發出，但全給「羅漢拳」大開大闔的招數一一封住！

雷麻子也懂得這套「羅漢拳」，而且一直還覺得自己練得很不錯，但如今一看宇文嘯天的招數，雖然與我自己所練所使的一模一樣，但威力之懸殊，簡直判若雲泥！

雷麻子忍不住大聲喝采，叫了一聲：「好！」

郭妙芷的二十九招師出無功，依然臉上毫不動容，宇文嘯天哈哈一笑：「『西鳳』是否也想嚐嚐這個大燒餅？」

雷麻子越看越是眉飛色舞，因爲宇文嘯天不但以「羅漢拳」大破「西鳳」的種種絕技，而且仍是右手抓住大燒餅，僅以左拳化解敵人的招數。

但郭妙芷是否技止此矣？

當然不！

「火鳳十三層！」郭妙芷突然發出一聲尖嘯，身形急速旋轉舞動，看來很是怪異。

這還不算，她一轉動，身上竟然發出大蓬火燄，而且火燄顏色忽紅忽藍，忽青忽紫，令人爲之神魂不定！

宇文嘯天「啊！」一聲，怪叫道：「不必了！這燒餅早已燒得火候十足，毋須妳再費力氣再燒了……」

郭妙芷冷笑道：「狂徒，看你還能貧嘴到幾時？」

那一邊，蘇鐵道長早已把那杯酒灌進雷莉的嘴裏。

「味道怎樣？」蘇鐵道長乾瞪着眼，目不轉睛地望着雷莉，好像她臉上有一隻三百斤重的大蒼蠅。

雷莉眨了眨眼，臉上泛出一陣紅雲：「沒什麼……沒什麼……」

蘇鐵道長忽然跳了起來：「什麼？妳喝了這杯東西，居然若無其事？」

雷莉揉了揉眼睛：「喝酒下肚，一定要『若有其事』嗎？」

雷麻子桀桀一笑，對蘇鐵道長道：「蘇老頭……不……到今天才曉得你是個老道士……而且還是武當山的山大王……」

「什麼山大王？是武當派掌門！」蘇鐵道長「哼！」一聲，但隨即又搖着手，「倒是不要提了，武當山成千上萬老牛鼻子、大牛鼻子、小牛鼻子，誰都可以做得掌門，怎麼偏偏要我這個老猴子來做！不要提了，再也不要提……」

雷麻子道：「我這個寶貝妹子，別的本領也許還是有限，但說到酒量……」

豈料話猶未了，雷莉已傻笑着，接着身子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雷麻子大吃一驚，急急把她扶着！

「蘇老頭，你給她喝的是什麼東西？」

「酒！」蘇鐵道長簡單直接地回答。

* * *

「西鳳」郭妙芷全力猛攻，宇文嘯天那邊的形勢立刻大爲吃緊。

郭妙芷身如火鳳，散發出無比殺氣，她身上的火燄，不但能令人目眩，更能直接而殘酷地殺敵！

火鳳捲處，屍骨無存！

十年前黃河下游排幫第一分堂三大堂主，在一個夜宴中被神秘女子以「怪火」燒成焦炭，這神秘女子並非別人，正是「西鳳」！

雷麻子忍不住又大叫：「姑奶奶，可別燒了這酒舖！」

雷莉突然在他懷中吃吃一笑：「老神仙的酒……很有點意思！」

雷麻子「喔！」一聲，呆楞楞地望着她：「妳這話又算是什麼意思？」

* * *

大燒餅又再燒了起來。

一蓬火燄，竟然把大燒餅燒着了，就像是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

好像是火尾巴！

宇文嘯天只好把大燒餅丟掉。

「西鳳」的「火鳳十三層」，威力越來越盛！

又有一張桌子給燒着！

「哇！妳這婆娘！眞的想燒掉俺這間酒舖嗎？」雷麻子陡地大叫，但卻也只能叫而已，除了如此叫叫之外，又還能怎樣？

宇文嘯天越戰越退，很快便退到街外。雷麻子這才暗暗鬆一口氣，忖道：「只要這殺千刀的臭婆娘滾他媽的外面去，便是火燒大街，也比燒了這命根舖子好些……」

但畢竟還是給郭妙芷燒掉了一張木桌！而且還是雷麻子親手造的那一張！

鎮甸角鬥　索取刀譜

「西鳳」郭妙芷要對付蘇鐵道長，首先就得先打發宇文嘯天，否則纏纏繞繞的，什麼事情都幹不下去。

但宇文嘯天卻不是「省油的燈」！

可是，要是連一個這樣的「無名小卒」也打發不掉，郭妙芷又怎樣去對付鼎鼎大名的武當派掌門？

郭妙芷越想越是怒火中燒！

她越是怒火中燒，「火鳳十三層」的威力也就越來越是可怕！

宇文嘯天最初還能化解，但到了一百招開外，終於給「鳳火」燒着了皮袍一角。

皮袍着火，而且火勢越來越是旺盛！

最可怕的，是這種火燄蘊藏劇毒，連氣味都足以令人爲之窒息。

當然，皮袍給燒着，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立刻脫下來。

但「西鳳」郭妙芷一直緊纏不放，又怎會給宇文嘯天把皮袍脫掉的機會？

除非是早有準備，施展一套江湖術士慣常使用的「金蟬脫殼」，否則，想把一件穿得好好的皮袍立刻脫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世事往往就是這樣，看似很容易的事，要做起來卻比登天難！

蘇鐵道長突然怪笑起來：「別怕！別怕！水能尅火，水來了，水來了！」

水來了？

在這冰天雪地，冰冰雪雪滿街滿屋都是，又何來水呢？

但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奇特，每每以爲不可能出現的事情，偏偏就會出現。

一個頭戴范陽笠帽，敞胸單衣，赤着雙足的虬髯大漢，竟在這冰天雪地中，挑着兩缸水飛奔過來！

這兩缸水，居然還在冒着烟，看來不但不冰凍，還很燙熱！

於是，怪事叢生。

宇文嘯天給一個女人的火燄燒着，但另一個怪人卻及時趕到，把兩缸燙熱的水潑向宇文嘯天和「西鳳」郭妙芷。

宇文嘯天身上着火，看見有水潑來，自是求之不得。但郭妙芷已變成了「火鳳凰」，水能制火，此事三歲孩兒都會明白，照理來說，她一定會急急閃開。

但此事奇特之極，這兩缸水，一缸潑向宇文嘯天，另一缸直潑「西鳳」郭妙芷，而且兩缸水都發揮了最大的效用，竟把兩人身上的火燄，全都潑熄。

而且，奇事陸續而來！

這虬髯怪客的兩缸水，原來一缸是暗藍色，另一缸卻是紫紅色的。

暗藍色那一缸，潑向宇文嘯天，而紫紅色的那一缸，卻潑向「西鳳」郭妙芷！

雷麻子雖然武功第八流，但卻極眼利，一看便看出這兩缸水大有蹊蹺(在還未潑出之前已看得出這一點，足証此人眼力不弱！)。

但究竟這兩缸水，還有這個在冰天雪地中赤着雙足飛奔而來的怪客是什麼名堂，雷麻子卻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 * *

水能制火，此事衆所周知，但這兩缸水是否一般的水，還是只是加上了一些染料？

雷麻子不以爲然。

事實上，這兩缸水，的確是大有文章！

「西鳳」本來這已變成了「火鳳凰」，她全身都在噴火，豈料在最後關頭，卻遇上了這麼一個尅星！

郭妙芷又驚又怒，但她也不曉得這怪客是什麼路數，只知道此人絕不簡單！

當然嘍，他能夠挑着這兩大缸水，其中一缸還乾脆俐落地把「火鳳凰」潑得變成「濕水鳳凰」，又豈會是等閒之輩？

「火鳳凰」目睹一大缸水直潑過來，又豈有不急急閃避之理？

但閃不開！

憑郭妙芷這等一流身手，竟然閃不開這一缸怪異莫名的水！

這虬髯怪客，絕對不是等閒之輩！

* * *

雷麻子在搔癢，是因爲身子越來越癢。

這十幾年以來，他的身子都沒有這麼癢過，直至他的寶貝妹子雷莉要嫁給宇文嘯天，他的身子就癢個不停。

他總是認爲，要是沒有什麼麻煩事，身子是不會癢起來的。

在他的眼中，宇文嘯天是個麻煩透頂的臭男人，所以，他一看見這個臭男人就感到渾身不自在，等到雷莉決定要嫁給宇文嘯天，雷麻子最少一連兩個月，天天不斷的在搔癢，好像身上有八九百隻跳虱正

在咬個不亦樂乎……

後來，「大局已定」，雷痲子的身子才不再那麼癢，漸漸地，也就不再搔癢了。

但今天，他的身子又癢了。

事實上，今天，的確是很痲煩的一天。

因爲今天在這酒舖出現的「痲煩人」，實在太多太多。

這間芝痲綠豆般的小酒舖，今天要是還能保得住，就眞的是阿彌陀佛了！

* * *

奇事層出不窮，搔癢的人，居然不單是雷痲子一個，除了他之外，還有另一個人，忽然也「忍無可忍」地在搔癢。

本來，搔癢就是搔癢，並不是一件很奇怪，更不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

諸如叫化子，諸如猴子，還有耍猴子的賣藝者，都會在大庭廣衆之間公然搔癢，而且此舉絕對不算是觸犯王法，充其量只是「不大好看」，甚至是「頗爲難看」而已。

最少雷痲子搔癢，他就認爲此事大可公開進行，不必避諱，閣下要是瞧着不順眼，大可以「遠而敬我」，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搔我癢的地方。

但此刻緊隨着雷痲子「當衆搔癢」的，卻是一個以前從來不曾做過這種事的女人——「西鳳」郭妙芷！

雷痲子初時一見，還以爲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但再看清楚一點，卻又是「他媽的千眞萬確」！

雷痲子心中大叫「奇哉怪也」，忖道：「這姑奶奶雖然是兇巴巴一點，但卻也是一個標緻的人物，怎麼竟也像中了邪一般，當着衆人面前搔癢不停？」

雷痲子想了片刻，他終究不是個呆子，很快便想出了箇中道理：「噢！是了！那一缸古怪的水，一定大有文章！」

不錯！

古怪的人！古怪的兩缸水！

虬髯怪客這兩缸水，每一缸少說也有三四百斤，但卻能挑着奔走如飛，水潑向「西鳳」郭妙芷，令她避無可避！

這份功力，這等身手，着實嚇人！

但，最令雷痲子大感興趣的，還是那缸潑向「西鳳」郭妙芷的水，究竟是什麼東西？

「桀桀……見功甚快，也不枉老子跟『毒王』上官鵬相識一場！」

「『毒王』上官鵬？」郭妙芷忍不住失聲驚呼，但在驚呼之時，卻還是忍不住又伸手往腋下狠狠的抓了一把！

虬髯怪客盯着郭妙芷，看了好一會才又再桀桀怪笑：「別再搔了，這是鵬老兄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用了一百零八種奇丹妙藥，異草靈蛇才熬製成的『點滴不留化屍汁』，保証午不過子，子不過午，妳有幸中了這等奇毒，就算在森羅殿上見了閻王，也不算是一般平平無奇之鬼！」

蘇鐵道長「啊！」一聲的大叫起來：「既名爲『點滴不留化屍汁』，那麼死後自是屍骨無存，到了森羅殿上，就算她還可以睜開鬼眼看着閻王，閻王也不一定瞧得見這女鬼哩！」

宇文嘯天卻忍不住叫道：「赤脚老兄」，『西鳳』給你潑了『點滴不留化屍汁』，但你潑在我身上的，又是什麼毒水？」

虬髯怪客搖頭不迭：「一大缸『點滴不留化屍汁』，已是人間難求之物，又何來兩大缸都是這等歹毒絕倫之物？兄弟，你也別太貪心了！」

宇文嘯天「呵呵」一笑：「這歹毒之物，誰會貪心討上一份？」

虬髯怪客道：「你知道就好了，還囉囉嗦嗦的問長問短幹嘛？嗯……老子燒給你的大燒餅，你吃掉了沒有？」

衆人不禁爲之一怔，忖道：「原來那個大得驚人的燒餅，就是這個怪人燒出來的……」

宇文嘯天嘆一口氣，道：「要是沒有人找我打架，吃它三五天，也許還可以吃得完，無奈今天痲煩事情特別多，那個大燒餅，只吃了一點點，其餘的都給糟蹋了！」

虬髯怪客「哈哈」一笑：「準極了！眞是他奶奶的準極了！」

蘇鐵道長莫名其妙：「什麼準極了？」

虬髯怪客道：「這個大燒餅嘛，是老子化了三天才捏造出來的，本該等到明天才燒好，但那個什麼天下第一相士軒轅報君卻在兩天前斷言：『此餅會早一天燒好，但必遭毀碎一大半！』如今看來，不是準極了嗎？」

蘇鐵道長道：「你爲什麼提前一天把這燒餅弄出來？」

虬髯怪客道：「別以爲軒轅老兒才懂得批命看相，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燈，早在十天之前，老子就算準，這個芝痲綠豆般的小地方，今天準會鬧個天翻地覆，混混帳帳一塌糊塗！」

蘇鐵道長乾笑連聲：「所以，你就提早把這個勞什子大燒餅造出來了？」

虬髯怪客道：「你說得很對，如今看來，我在這一方面的本領也不算差嘛！」

宇文嘯天忽然大喝一聲：「你還沒告訴我，你在我身上潑的是什

麼東西？」

虬髯怪客道：「平平凡凡的一缸水，再加一些平平凡凡的醬料，味道還算不錯，你若不相信，不妨舐舐試一試！」

他一面說，一面笑嘻嘻的走到「西鳳」郭妙芷面前：「姑奶奶，看妳的長相，並不是個討厭的母夜叉，而且還算是迷人得很……要是就此一命嗚呼，說句眞話，連我都會很難過！」

「西鳳」郭妙芷簡直給這「不倫不類」的怪物氣炸了肺，但形勢比人强，她就算想發作也發作不來，只好忍氣吞聲：「尊駕好武功，不管這是不是『點滴不留化屍汁』，這一次我算是栽定的了……」

說到這裡，橫行武林的「西鳳」郭妙芷，再也說不下去……

因爲她要是再說下去，就只有求饒的話才管用！

但「西鳳」郭妙芷也會向人求饒嗎？

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事！

但……她的身子不但越來越癢，而且還開始有痛入心脾的感覺，要是沒有解藥，她不但會死，而且會死得很慘很慘！

但向一個這樣的人當衆求饒？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她寧願死，也決不肯在這種情況下丟這個臉！

既不求饒，唯有拚盡最後一口氣，展開同歸於盡的報復！

相由心生，她有這種念頭，很自然地在眼神中流露出來。

但那虬髯怪客卻急急擺手：「我的姑奶奶！妳且別胡來，今天是老子的生辰，可不想殺人，這個毒嘛，解藥是有的，但卻不能隨便給妳，除非……」

「西鳳」郭妙芷雖然擱不下這張臉，但卻還不想就此一命嗚呼，聽見怪人語氣有點轉動，只好應道：「除非怎樣？」

虬髯怪客道：「除非妳答應，以後再也不打無名穴的主意！」

這分明是威脅！

但「西鳳」郭妙芷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唯有勉强答應：「好！一切都……很好的……」嘴裏勉强答應，卻還是忍不住搔癢起來。

雷痲子忍不住哈哈大笑：「眞是妙哉！妙哉！」

虬髯怪客卻寒着臉，對郭妙芷說道：「別再在這裏丟人現眼，妳搔癢的模樣十分難看，至於解藥，妳從這裏向北走十里，那裏有一座破廟，破廟後有一座枯井，枯井下有一個小木箱，小木箱裏有一包藥末，妳一半敷，一半服，十二個時辰後自當痊癒！」

「西鳳」郭妙芷咬了咬牙，掉頭便走，但不旋踵間又奔回來：「半敷半服，但……敷藥卻得敷在什麼地方？」

虬髯怪客道：「妳還算很清醒，沒有給癢得頭暈轉向……那些藥末，妳敷在足底湧泉穴便可！」

雷痲子「啊！」一聲叫了起來：「這豈不是脚底也癢得很了？」

* * *

小小的一間酒舖，羣豪雲集。

在頃刻之前，這地方最可怕的人，就是「西鳳」郭妙芷這個女魔頭。

但虬髯怪客一出現，輕描淡寫地就把這個强敵趕退。

女魔頭一退，似是天下太平，但實在卻又並不如此。

只見蘇鐵道長左顧右盼，忽然長長嘆一口氣，道：「今天，這個地方實在是太亂了，照貧道看，還是不如各自散了吧！」

宇文嘯天一怔，道：「你把阿莉搞得天旋地轉，此事怎樣了結？」

蘇鐵道長眉頭一皺，道：「尊夫人喝了那一杯酒，好處自然是大得很的，但此刻必須仔細照料，切勿不可疏忽，否則大有走火入魔之虞！」

宇文嘯天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怎樣料理我這個夫人，你老人家必須詳細說明，否則你我二人都會吃不了兜着走！」

雷痲子連忙補上一句：「連俺也同樣吃不了兜着走……」

蘇鐵道長道：「此事倒也不難辦，貧道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寫着應該怎樣處理，只要依照上面所言行事，阿莉姑娘定必大有裨益……喔，時候不早啦，貧道有很重要的事，告辭了！」

蘇鐵道長說走便走，而且走得比兔子還快。

宇文嘯天捧着他留下的小册子，急急翻閱。

翻看了幾頁，覺得大有道理，總算可以吁一口氣。

虬髯怪客忽然仰天長嘯，叫道：「盧兄，你快回來！」

「盧兄？什麼盧兄？」宇文嘯天心中一怔：「莫不是在叫盧下人嗎？」

心念未已，忽聽一人「呵呵」大笑，昂首闊步踏入酒舖中，赫然正是去而復返的「驢下君子」盧下人。

但他那頭又笨又臭又頑固的驢子，卻不見踪影。

宇文嘯天忍不住問：「盧兄，你那心愛的寶貝驢子呢？」

盧下人道：「會見天下英豪，可以背着這畜牲走來走去，唯獨是會見『非驢非馬非君子』諸葛悟，決不可連這畜牲都帶來！」

宇文嘯天奇道：「這又是什麼

道理？」

盧下人道：「什麼道理？嘿嘿，老子也很想知道是什麼道理！三年前，老子有一頭驢子，給這『非驢非馬非君子』諸葛先生看見了，當時什麼都沒說，但等到老子進入茅厠之際，他竟然把這驢子宰掉！」

宇文嘯天更奇：「他和你的驢子無仇無怨，何以要將之宰掉？」

這一次，不等盧下人開口，虬髯怪客已然咧嘴大笑，道：「這又有什麼稀奇？驢子肉雖然又粗又靭，但吃一隻少一隻，要是天下人天天都宰驢而吃之，不消三幾年，天下間就決不會再有驢子這種醜陋的畜牲！」

這虬髯怪客就是「非驢非馬非君子」諸葛悟！

* * *

無名鎮上的風風雪雪，仍然持續，但衆人紛爭，似已平息。

夜已降臨，諸葛悟居然很懂得門路，在鎮上找到一個獵戶，話也不多說半句，就把一百兩黃澄澄的金子，放在這獵戶的手裏。

這獵戶捧着這些金子，簡直給嚇呆了，這是他近年來經常做夢都會夢見的類似情景……

黃金從天而降，富貴逼人……

但，一個又一個的黃金夢醒，他不但不能自夢境中取獲分毫金銀，反而一直飽受貧窘的煎熬。

對於一個有六個孩子的老獵戶來說，貧窮幾乎是一輩子都難以擺脫的事。

但今天，夢境竟然成爲了事實。

眼前這個怪異莫名的虬髯怪客，莫不是他生命中的大財神爺嗎？

財神爺，又怎會是這個模樣？

但又焉知眞眞正正的財神爺，不正是這種模樣？

老獵戶捧着金子，呆住了，瞳孔中還閃動着淚光……

他，雖然經常做夢，夢見黃金從天而降，但憑良心說，他決不是一個貪婪的人。

他若眞眞正正貪財，早在三十年前，已成爲東北道上的響馬大盜！

但他沒有做賊。

他不做賊，不肯落草爲寇，並不是因爲他沒有做賊的本錢，而是不願爲了發財而傷害別人的性命。

所以，他只好老老實實的做個獵戶，老老實實的窮了大半輩子。

他以爲這一輩子也會窮下去。

但老天爺的安排，並不如此。

今天，一個屬於他的財神爺出現了，這個人冒冒失失的闖了進來，又隨隨便便的把一百兩金子塞進這個老獵戶的手裏！

過了大半天，這個頭髮都已花白的老獵戶，才顫抖着說出了一句話：「無……功不受祿……」

虬髯怪客絕對同意：「不錯，但這些金子，並不是白白送給你的，而是一樁買賣！」

「買賣？」老獵戶又呆了半晌，然後才苦笑着說道：「這位大爺別開玩笑了，老漢又不是個生意人，就算連這條老命也算上，也值不了這許多金子。」

虬髯怪客「呸！」一聲，道：「要你這條老命何用？老子要的是酒！」

「酒？」

「不錯，老子早就知道，在你的地窖裏，有兩罎上好的女兒紅，這些金子，正是要向你買酒的，你答應不答應？」

「但兩罎酒，值得上幾文錢？」

「放屁！酒乃無價之寶，對不想喝酒的人來說，一罎酒根本就是一文不值，但對咱們這些酒客，卻又是完全另一回事。」

「但這許多金子……」

「金子也和酒一樣！」虬髯怪客侃侃而談，「對於守財奴，一兩金子比整個天和所有海、湖、山嶽加起來都大上一千一萬倍，但對於某一種人來說，哈哈，正是他奶奶的千金散盡還復來，用這些又冷又硬的東西，居然可以換取兩罎令人饞然欲滴的美酒，簡直是求之不得，你老人家懂不懂？」

老獵戶這一次不再發楞，而且還立刻點頭如搗蒜，迭聲說道：「懂了！眞的懂了……」

虬髯怪客又道：「正是各得其所，你有黃金，我有佳釀，何樂而不爲？」

老獵戶繼續點頭。

於是，兩罎酒給虬髯怪客抬走了，他興高采烈，老獵戶也興高采烈，但卻有着如在夢中的感覺！

* * *

有酒，就有豪情！

酒意來時，也正是豪情勃發的時候。

諸葛悟大笑着對盧下人說：「今天是老子最高興的一天！」

盧下人道：「是因爲有酒？還是因爲有朋友在這裏？」

諸葛悟搖頭道：「都不是。」

盧下人道：「那麼，到底是爲了什麼？」

諸葛悟忽然臉色一沉，連酒意也彷彿在刹那間消散了一大半：「是因爲我等了十五年的眞正强敵，將會在今天出現！」

盧下人一怔：「你說的這個强敵是誰？」

諸葛悟道：「天魔、地魔、不及水中魔！」

「水中魔？」盧下人的臉色倏地

變了，變得有如白紙一樣！

諸葛悟大口地喝着酒：「不錯，是水中魔，也是咱們心中的魔！」

盧下人不再說話了，他搶了酒罎，把酒骨嘟骨嘟地灌進喉嚨裏。

「眞是好酒！」

「還有好厲害的殺氣！」

殺氣？

殺氣在什麼地方？能看得見，嗅得着嗎？

他們彷彿除了喝酒之外，什麼都不知道……

* * *

殺氣已迫近眉睫。

沒有人能躲開，沒有人能抵擋，更沒有人能把這種殺氣化解。

一個人，有如鬼魅般掩至，背後拖着一條又粗又大的鐵鍊。

鐵鍊之上，有十幾個粗若拇指的鐵鈎，而每一個鐵鈎之上，都勾着一顆形態猙獰恐怖的腦袋！

人的腦袋！

雪地上，寒風逼人。

此人一出現，寒氣更甚！

寒氣、殺氣、酒氣混成一團，這種感受簡直足以令人爲之窒息！

這人一身黑袍，臉色卻是一片雪白，白中更透着一種說不出的邪氣。

水中魔來了！

* * *

鐵鍊有鐵鈎，鐵鈎鈎着十幾顆腦袋，這景象實在詭異莫名，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雷麻子早已把刀收起，不再練刀。

他不再練刀，是因爲練刀練得太傷心了。

如此不濟事的第八流刀法，練來何用？

他終於想通想透，也看得很透徹，這刀法就算再練三十年、三百年，也不會成爲一個出色的刀客。

此刻，雷麻子不但傷心，而且由心底裏一直寒冷出來，冷得牙關不斷打顫……

那十幾顆拖在雪地上的腦袋，最後那一顆，赫然竟是「西鳳」郭妙芷的項上首級！

郭妙芷死了！

但她並不是死在諸葛悟的手裏，而是給這個「水中魔」所殺，而且還把她的腦袋鈎在鐵鍊上！

雷麻子不知道這黑袍人是誰，他只知道，這人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殺氣和邪氣，簡直已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雷麻子雖然武功平庸，但決不是一個膽小的人，但這一次，他不但不敢迎上前瞧個清清楚楚，更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向後倒退開去！

諸葛悟和盧下人都沒有動。

動，即是不動！

不動，也即是動！

這兩人的身子雖然動也不動，但瞳孔中的眼神早已跳動如飛。

强敵來了。

兩人心意合一，只是在一個眼神間，已決定動手！

一起動手！

水中魔卻好像根本不理會這兩個人，反而脚步一轉，朝雷麻子那邊走過去。

* * *

雷麻子的脚步仍在後退，但在不知不覺間，竟已退至牆角。

牆角，也就是死角。

雷麻子再無退路！

水中魔卻一步一步再逼近……

但既是牆角也是死角的地方，忽然又有了變化！

牆角忽然崩塌，穿了一個洞。

一個大洞！

一個足以讓三個雷麻子一起退出去的大洞！

雷麻子兀自一呆，背後已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沉聲喝道：「快走！」

雷麻子當然聽得出，那是宇文嘯天的聲音。

對於這個妹夫，他一直都沒有甚麼好感，若在平時，他多半不會理睬宇文嘯天的話。

但這一次例外，絕對例外。宇文嘯天叫他走，他連想也不想，立刻掉頭便走。

但他才掉過頭，一隻冰冷的手已抓住了他的脖子！

水中魔的手，冰寒如雪！

雷麻子「啊！」一聲叫了起來，也就在這一霎眼間，十隻大毒蝎、三十六枚金錢鏢和一條軟鞭已同時飛向水中魔！

* * *

軟鞭是盧下人揮出來的。

只見他這條軟鞭乃金絲纏就，鞭端有一顆黑石子，看來眞是怪異。

盧下人將這怪異軟鞭直揮出去，只見金光閃耀，變幻莫測。

而十隻大毒蝎，和三十六枚金錢鏢，卻是「非驢非馬非君子」諸葛悟所發出！

此人不但性情怪癖，所用暗器也是別出心裁，那三十六枚金錢鏢看似平凡，實則鏢上還另有玄機，原來在每一枚金錢鏢上，都附着幾隻細小的毒蝎！

十變大毒蝎，固然十分嚇人，但眞正要命的，卻是這三十六枚金錢鏢上的逾百隻小毒蝎！

盧下人和諸葛悟心意相通，軟鞭不但先聲奪人，也有掩護諸葛悟發放暗器的奇妙功用，只要水中魔稍不留神，就算避得開軟鞭襲擊，恐怕也難以避得過大大小小的毒蝎！

再者，那些金錢鏢雖然平平無奇，但在諸葛悟神妙內勁之下，也同樣是足以勾魂奪魄的厲害暗器！

但水中魔竟然全不理會！

軟鞭末端的黑石子已重重擊在他後腦要害，這一鞭之力，便是一條大野猪也得當場畢命！

但水中魔若無其事。

在此同時，最少有十二枚金錢鏢，十幾隻大大小小的毒蝎向水中魔的身上招呼……

但這神秘的魔頭，仍然若無其事！

彷彿毒蝎不是毒蝎，只是幾隻微不足道的小蒼蠅……

彷彿金錢鏢也不是金錢鏢，只是小孩的玩意……

至於那一鞭之力，更是完全不必理會，就只當是搔癢好了……

諸葛悟、盧下人都是武功冠絕一方的武林怪傑，但兩人聯袂出擊，竟然完全奈何不了這水中魔！

這水中魔，究竟是何方神聖？

還有，他何以竟似衝着雷麻子而來？

雷麻子，在武林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脚色，水中魔若是衝着他而來，又是爲了些什麼？

* * *

宇文嘯天拖着雷麻子的手，想帶他走，但卻走不動。

不是宇文嘯天走不動，而是雷麻子的脖子給水中魔一手抓住，除非他連腦袋也不想要，否則自是寸步難行。

宇文嘯天一凜，倏地轉身轟出一掌，直劈水中魔面門！

他這一掌，是「大內乾坤震山掌」，創自宋朝末年，輾轉傳至這一代，已歷時三百餘年。

這掌法並不花巧，但卻大開大闔，十分實用，尤其是在危急中施展，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之奇效。

他這一掌，根本沒有想到可以擊中水中魔，只是「圍魏救趙」之舉。

豈料以爲不可能擊中敵人的一掌，竟然結結實實地轟中了水中魔的面門！

「蓬」然一聲悶響，這一掌最少有八成力道轟中了水中魔。

但水中魔竟然神色不變，瞳孔裏射出來的寒芒仍然令人不寒而慄！

水中魔接二連三遇上重招、毒物、暗器襲擊，但竟然連眉頭也不皺一下！

他是眞的若無其事？還是硬充好漢？

一時間，宇文嘯天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但諸葛悟卻忍不住驚呼起來，尖聲叫道：「這惡魔練成了『不壞魔體九重天』……」

* * *

不壞魔體九重天！

這七個字，有如焦雷般轟在宇文嘯天和盧下人的耳畔，歷久不散！

少林派有「金剛不壞體神功」！

但自達摩東渡中原迄今，恐怕練成者不出三人！

縱有一、二人練成，但此輩高僧，也極少在江湖中走動！

所以，眞正見識過「金剛不壞體神功」的人，恐怕萬中無一！

但江湖傳言，佛、道、魔皆有「不壞功」，佛門的是「金剛不壞體神功」、道教的是「太乙不壞九玄功」，但後者比前者更爲罕有，似乎只是傳說中才會有這樣「神仙般的人物」！

至於魔道的「不壞功」，就是「不壞魔體九重天」！

水中魔，眞的已練成「不壞魔體九重天」？

倘眞如此，恐怕一場武林浩劫，將會難以避免！

* * *

雷麻子不懂得什麼叫「不壞功」！

佛、道、魔三大「不壞功」，他連一種也未會聽說過。

他此刻只知道，自己的脖子正給一隻冰冷得可怕的手緊緊捏着，形勢兇險之極！

任何人的脖子給人捏着，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不但不愉快，而且隨時都會有性命之虞！

尤其是給這個恐怖的怪物纏住，更是大大的不妙！

連「西鳳」郭妙芷的腦袋都給這怪物在雪地上拖來拖去，此人之可畏可怖，實在不難想像！

宇文嘯天本欲拖走雷麻子，但水中魔功力匪夷所思，要從此人魔掌中逃出生天，卻又談何容易？

只聽見水中魔語氣冰冷，道：「你們誰再敢輕舉妄動，這大麻子就死定了！」

投鼠尚且忌器，何況這水中魔並不是一般鼠輩，宇文嘯天果然不敢再動。

不但宇文嘯天不敢動，連諸葛悟、盧下人也同樣不敢再向水中魔襲擊！

水中魔詭異的神情令人毛骨悚然：「大麻子，我想向你討一本刀譜！」

「刀譜？」雷麻子陡地一呆，半晌才道：「我哪有什麼刀譜？」

水中魔冷冷一笑：「你再瞧清楚一點，看看是否還認得我這張臉？」

雷麻子叫道：「大老爺，你這樣抓住我的脖子，我怎能瞧得見你的臉？」

水中魔乾笑一聲，把雷麻子放開。

雷麻子雖然給鬆開，但卻不敢逃，也沒有轉過臉去看水中魔的臉。

水中魔冷冷道：「你若連看看我的臉也不敢，又能指望練得成什麼武功？」

雷麻子猛吸一口氣，道：「我……我本來就不是一塊練武的材料。」

水中魔道：「你是否練武的材料，那是另一回事，但你若不立刻瞧瞧我是誰，恐怕你以後想練刀法，也只好在十八層地獄底下去練了！」

雷麻子一凜，只好轉過臉，硬着頭皮望向水中魔的臉！

水中魔滿意地笑了！

他這一笑，很奇怪……居然好像帶着幾分酒意……就像是一個醉漢……

醉漢！這醉漢是誰？這眞的是一個醉漢嗎？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雷麻子看了一會，忽然又「啊呀」一聲大叫起來，叫道：「原來是你！」

盧下人和諸葛悟互望一眼，心中大是奇怪，忖道：「雷麻子根本不能算是個武林人物，何以竟然好像和水中魔扯上了關係？」

兩人都是莫名其妙！

其實，雷麻子並不是眞的認識水中魔，只是忽然記起，眼前這一個可怖的惡魔，不就是當年曾經在這裡喝得酩酊大醉，還把一本刀譜留在酒鋪中的醉漢嗎？

不錯，這個水中魔，正是那個醉漢。

想不到此人再度回來，竟和上次來的時候完全判若兩人！

是否當年的他，本來也該是今天這副可怕的模樣？

雷麻子的一顆心在狂跳！

「你……你想要回那本刀譜？」

水中魔冷冷一笑，臉上的「醉意」又再一掃而空，換上了一副充滿着殺氣的臉：「不錯，這是唯一可以換回你這條狗命的東西！」

雷麻子心想：「這垃圾不如的刀譜，就算你不回來討取，老子遲早也會一把火燒掉……」

心念一轉，又自忖道：「幸好他奶奶的祖宗顯靈，俺到此刻還未曾把那本勞什子刀譜毀掉，否則今天可要歸位了！」

但面對着水中魔這樣的惡客，雷麻子心中還是不禁冷得要命！

他只好急急點頭如搗蒜，道：「大老爺在上，此事再易辦不過，我立刻便去把刀譜拿來！」

忽聽一人冷冷笑道：「不必了，那本刀譜，早已變成了廢物，因爲老子一早已把刀譜內最重要的東西一把火燒掉！」

雷麻子大吃一驚，心想：「是那一個混蛋王八，竟然在這個要命的關節上來害老子？」

只見一個衣白如雪，手持竹劍的年輕人，突然站在水中魔的背後。

水中魔是個極厲害的脚色，但這人竟能悄悄站在他背後還不曾發現，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是什麼人？」水中魔沉聲疾喝。

「我！嘿嘿，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我到底算是何方神聖！」白衣人冷冰冰地說。

水中魔語聲倏變：「你……你是無名穴的人？」

白衣人冷冷一笑：「是無名，也是有名，無名，本來就是一個名字。」

水中魔吸一口氣：「朋友，憑你的武功，就想戰勝我的『不壞魔體九重天』？」

白衣人無言，他只是緩緩地伸出了他的左手。

他是用左手握着竹劍的。

竹劍甫動，水中魔的身形也動，但這種「動」緩慢無比，甚至緩慢得彷彿根本未曾動過。

可是，如此一動，旁觀者的盧下人和諸葛悟都驚出了一身冷汗。

「好厲害的劍招！」

「好奇詭的步法！」

諸葛悟的鼻尖泌出了汗，盧下人的手更在發抖。

這是無可自控的反應，這白衣人和水中魔，一開始就已把武學中最高的境界發揮得淋漓盡致。

盧下人和諸葛悟平素自命不凡，但和眼前這兩大高手一比，立刻自愧不如。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這是無可抵禦的劍招！

也是無懈可擊的步法！

若是尋常武林人物，也許半點也看不出來，充其量祇能感受到這一場決戰所帶來的巨大壓逼力！

但盧下人和諸葛悟並不是一般人。

正唯處此，他倆所能感受到的壓逼力也就更大，也更可怕。

水中魔祇是踏出一步，就不再動。

他並不是不想動，而是不能再動，也不敢動。

他已感覺得到，祇要自己再動一動，不管所動的方位怎樣，都足以鑄成無可挽救的大錯。

白衣人的竹劍，就在他背後，隨時隨地都可以發出絕對致命的一擊。

但祇要他不再動，白衣人的劍招就不敢全力發動，因爲祇有這種

姿勢，才可以在白衣人發動劍招的時候，及時給予對方更致命的反擊。

尋常的武林人物自然看不出來，但這年輕的白衣人絕對不會這樣膿包。

他若是一個這樣膿包的人，也不可能一出現就給水中魔如此厲害的威脅。

水中魔不動，白衣人也不動。

僵局！

僵局往往是最沉悶的，但也可以是每一刻都是那麼緊張，令人連呼吸也為之窒息。

眼前這一戰，屬於後者。

不但參戰兩人不敢動，連旁觀者也不敢動，彷彿祇要身子稍為移動分毫，白衣人和水中魔無情的殺着，就會向自己身上招呼過來。

這當然祇是一種幻覺。

但諸葛悟眞的不敢動，盧下人也不敢動。

誰都不敢動。

殺氣已籠罩着一切，包括所有生命！甚至是天上飄下來的白雪。

就在這時候，宇文嘯天走了過來。

＊　＊　＊

宇文嘯天是一個很神奇的人。

很少人能知道，他的腦袋裏所想着的究竟是甚麼東西，打的又是甚麼樣的主意。

這種感覺，對雷麻子來說尤為強烈。

也正因為這樣，他以前一直不高興自己的妹子和他來往。

但不滿意又怎樣？到最後，祇好長嘆一聲：「無可奈何！」

宇文嘯天的武功，似乎並不怎樣特別厲害，可是，雷麻子也不曾見過，或者是聽說過此人有過一敗塗地的敗蹟。

他是一個「奇人」。

甚至是奇得不能再奇的奇人。

＊　＊　＊

白衣人和水中魔的一戰，早已開始。

祇有在庸手的眼中，才會以為他們祇是劍拔弩張，並未眞正的交手。

其實，這一戰遠在白衣人尚未伸出竹劍之前，便已開始。

最少，始在他如何能夠悄悄接近水中魔，而不讓水中魔有所警覺。

這已是很不容易的第一步。

他成功了。

但第一步成功，並不等於獲得最後的勝利。

＊　＊　＊

殺氣滔天，但宇文嘯天竟視若無睹，悠閒地來到了水中魔面前，悠然地問了一句：「你累不累？」

這是很奇怪的一問。

水中魔不答。

他累也好，不累也好，他都不會回答，也不能回答，因為他已再無餘力可以分神。

在他背後那人，是他一生之中所遇最強的對手，即使他連對方的模樣也不清楚。

他若在此時此刻稍一分神，這一戰就祇有註定敗、亡！絕不可能還有任何活路。

偏偏宇文嘯天好像甚麼都不知道，又像個可惡的小頑童，向水中魔有此一問。

水中魔自然不會理會，也不能理會。

宇文嘯天好像有點失望，喃喃自語道：「太欺人了，連睬都不理睬。」

喃喃自語之後，突然一腳狠狠踢向水中魔的小腹。

這一腳，眞是大大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

出人意料者，並不是這一腳如何厲害，怎樣刁鑽得避無可避，而是這一腳除了看來眞夠兇狠之外，實則平平無奇，任何一個略懂武功的三四流腳色也可施展出來。

但宇文嘯天卻斗膽用這種酒囊飯袋的腳法，狠狠地踢了水中魔一記。

這算是甚麼？

是他瘋了？還是水中魔根本不是水中魔，祇是一個虛有其表的大飯桶。

都不是。

宇文嘯天沒有瘋，水中魔也不是大飯桶。

宇文嘯天祇是看準了一點——水中魔決不敢在這時候稍亂陣腳。

水中魔要化解這一腳也好，要反擊過來也好，都絕對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他背後還有一個來自無名穴的白衣人。

這就是水中魔的最大牽制。

宇文嘯天算得很準，水中魔面對着自己這一腳，祇有眼巴巴白挨一記的份兒。

果然，水中魔白白挨了一腳之後，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

這一來，卻令到宇文嘯天十分佩服他了。

宇文嘯天拇指一豎，讚道：「盛名之下無虛士，閣下果然是他媽的一號人物。」

轉過臉，大聲問盧下人和諸葛悟道：「兩位是否也想試一試？」

盧下人「哈哈」一笑，諸葛悟「嘖嘖」連聲，但也祇是僅此而已。

要他倆依樣葫蘆，上來再踢水中魔一兩腳，他倆是萬萬不敢的。

這兩人已是狂人中的狂人，怪傑中的怪傑，但這種事仍然不敢幹上一幹。

宇文嘯天嘆一口氣，又喃喃地

水中魔突然跪在雪地上道：「少宗主饒命，屬下……」

說道：「這也難怪，捋虎鬚，並不是一件過癮的事，一個弄不好，給老虎咬掉了一條腿，可不是開玩笑的。」

說完，突然又是「砰砰」兩腳，直踢在水中魔的胸膛上。

這兩腳踢得更兇更狠，但卻也更不像話，全然沒有半點武林高手的風範。

可是，就祇是這兩腳，水中魔又得照單全收，既不閃避，也不招架，祇是腳來胸口擋，連悶哼也沒有發出一下。

宇文嘯天聳了聳肩，居然面露苦笑，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諸葛悟、盧下人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也祇好陪着苦笑，心想：「這小子眞是膽大包天，但卻也看得很準很準。」

白衣人、水中魔這一戰仍在僵持之中。

水中魔還能忍耐多久？

白衣人是否還會一直把戰局僵持下去？

這一切一切，都很難預料，正如宇文嘯天會突然插手，先後在水中魔胸腹間狠狠地踢了幾腳，這種怪事，如非親眼目睹，又有誰敢相信？

白衣人忽然嘆一口氣道：「水中魔，這一戰，你贏了。」

水中魔神情不變，聲音冰冷，「你還沒有發動眞正的攻勢，我還沒有出招，怎能算是我贏了？」

「你眞的贏了，要是換上在下，這三腳沒頭沒腦踢將過來，早已無法容忍。」

「但在此情此景，如此兇險的戰局中，稍一不慎，不能強忍到底，那就祇有慘敗！」

「不錯，你說得半點也不錯，所以，我說自己已經敗了！」

「來自無名穴的劍手，怎會輕易認輸？」

「是輸就是輸，認也輸，不肯承認也是輸，那又何苦自欺欺人？」

水中魔不再說話了，因為這白衣年輕人說的話，字字珠璣，句句眞確。

自欺欺人的人，就是世上最愚蠢的人。

白衣人輕輕嘆息一聲，走了。

水中魔贏了，但卻突然冷汗如雨，雙手不住的顫抖，彷彿正害了一場大病。

宇文嘯天嘻嘻一笑，目注着水中魔說道：「朋友，你以為這個地方，你一定可以鯨吞天下，肆無忌憚的胡作非為嗎？錯了，那位朋友還沒有出招，就已把你弄得渾身都是冷汗，雖然他認輸走了，但這一戰之凶險，相信尊駕已經心中有數

吧？」

水中魔頹然地坐了下來。

誰也看不出，這個挾着無比聲勢殺到此地的魔道高手，竟然會在這種情況下突然癱軟下來。

倒是宇文嘯天，似乎半點也不感到意外。

他居然又笑嘻嘻的蹲在水中魔的面前，笑吟吟地問：「那本甚麼勞什子刀譜，究竟寫些甚麼那麼重要？」

水中魔搖搖頭：「不重要了，半點也不重要了……我在兩個月前才曉得……刀譜內有夾層，夾層內記載着一招武功，是……是『不壞魔體九重天』的尅星……」

「咦？那怎麼會不重要？」宇文嘯天臉露詫異之色。

水中魔長長的嘆一口氣道：「但照我此刻看，那昔才在我背後的人，他若眞的出招，恐怕我用盡『不壞魔體九重天』的力量，也大有慘敗的結局！」

「不會吧？他不是已經認輸，如今更溜之大吉了嗎？」宇文嘯天更奇怪地盯着水中魔的臉，彷彿正在瞧着一隻被困在籠子裏的老猴子。

水中魔搖搖頭，「他認輸，並不是眞的敗了下來，祇是……祇是不屑跟我交手！」

此言一出，諸葛悟和盧下人都不禁連眼珠子都凸了出來。

水中魔一身武功的境界，已達到了曠古爍今，駭人聽聞的地步，那白衣人怎可能高出他許多？

太不可思議了。

但宇文嘯天卻很認眞地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絕對不是放屁！」

水中魔長長的吁一口氣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話眞的不錯……」

宇文嘯天哈哈一笑，「你到此刻才知道甚麼叫天外有天，眞是後知後覺……這一次，算是你的一場造化，快快滾你媽的鴨蛋吧！」

宇文嘯天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人，他膽敢連踢水中魔幾脚，然後又叫水中魔「滾你媽的鴨蛋吧！」，如此行徑，實在連諸葛悟、盧下人也爲之瞠目結舌，自愧不如。

水中魔雖銳氣已失，但畢竟還是威鎮大江南北的一代梟雄。

可是，面對着這個宇文嘯天，他簡直連半點辦法也沒有。

他眞的走了，但臨走時卻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他對宇文嘯天說道：「我知道你是誰！也知道我根本是比不上你的……」說完之後，就溜掉了。

諸葛悟、盧下人面面相覷，兩人的心思都是一模一樣，「水中魔比不上宇文嘯天？他是指哪一方？是人才、是武功，還是唇槍舌劍？」兩人苦思良久，始終百思不得其解。

水中魔又說：「我知道你是誰……」那麼，在他的心目中，宇文嘯天究竟是誰？是何方神聖？難道在此人背後，還有甚麼重大的秘密和背景？

再細心想想，宇文嘯天這個人的確很不簡單，在這個地方，又有誰眞眞正正知道這個年輕人的來歷？

還有，那個白衣人又是怎樣的人物？他眞的來自「無名穴」嗎？

「無名穴」內，除了白衣人之外，還有甚麼厲害的高手？

這個年輕的白衣人，肯定是一個極厲害的脚色，可是，他始終並沒眞眞正正的出過手。

水中魔走了，他是否還會再度捲土重來？

除了他之外，又是否還會有別的高手再到這個荒涼的無名鎮？

這一切，都是撲朔迷離的，更沒有人能清楚地知道，事情將會怎樣演變下去……

各爲其主　捨命相拚

三天後，天晴。

在無名鎮東南一百里外，有一座很美麗的山谷，谷內處處都有梅花，而這個時候，梅花開得很燦爛。

但梅花開得再燦爛，也比不上一個人的笑臉那樣動人。

那是一個鵝蛋臉，配上挺直小巧的鼻樑，一個櫻桃小嘴，還有很清脆宛若銀鈴的笑聲。

她是一個披着銀狐大衣，美得難以形容的少女。

無論怎樣看，她都是一個很可愛很動人的美人兒。

可是，魔中之魔，威名顯赫的水中魔，在她的面前竟然很恭敬，甚至是很惶恐地垂手而立。

他的腰站得很筆直，彷彿若有一點佝僂，都會給別人一棍打斷腰骨似的！

「典叔叔，你眞是很客氣啊……」少女咭咭一笑。

「我……我對甚麼人很……很客氣了……」水中魔想陪笑，但臉上的表情早已僵硬，想笑也笑不出來。

「典叔叔，難道你還會對我這個小丫頭客客氣氣嗎？老實說，你至今還沒有強姦我，已經是很給我面子啦，對不？」

少女的神態，看來一片天眞無邪，但她說的話，卻足以令任何人爲之大吃一驚！

水中魔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吃驚得不能再吃驚。

他竟然雙膝一軟，「噗」的一聲就跪倒在雪地上。

「少宗主饒命……屬下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冒犯少宗主……」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屬下願意發毒誓……」

「不必了！」少女黛眉一皺，「這樣看來，我根本長得不美，所以典叔叔毫不動心。」

水中魔不敢回答這一句話。

他祇好跪着。

原來水中魔有另一個外號，叫「經典神魔」，所以這少女叫他「典叔叔」。

但她對這個「典叔叔」，看來半點也不尊重。

反而水中魔很尊重這少女，不但尊重，而且還很敬畏，難道這少女可以把他一口吃進肚子裏嗎？

看樣子，這少女嬌滴滴的，就算並不是弱不禁風，也不像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可是，這位「典叔叔」在外面一跺脚，最少可震翻半邊武林，但在她的脚下，竟然震慄得連頭也抬不起來。

過了很久，少女又再緩緩地說道：「典叔叔，那個白衣人，你爲甚麼對他那樣客氣？」

水中魔遲疑半晌才道：「他是『無名穴』的厲害脚色，他若眞的出招，屬下多半不是他的對手。」

少女道：「這一仗還沒打，你就已經這樣肯定對方一定可以勝過你？」

水中魔道：「是……是的……屬下……知……知道『澎湃風霜一劍』！」

少女「哦！」了一聲，「那……那是否失傳已二百多年的『無名一劍』？」

水中魔頷首道：「不錯……那一劍，已失傳了二百七十年，但……但屬下知道，所謂失傳，祇是指一般武林中人不明內裏情由的想法，實則……實則……一直都有人在練這一式劍訣，而且還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而且，這一劍正好是……『不壞魔體九重天』的最大尅星……所以……所以……」

「所以，典叔叔對那位白衣人，就特別客氣了？」少女冷冷地盯着水中魔的臉。

水中魔的臉，早已臉白無色。

「稟告少宗主……屬下這條賤命，雖死不足惜……但……爲了『天魔一宗』，屬下的性命……祇怕還有一點點用處！」

少女冷冷一笑，「別把自己看得太高，你這塊『水中魔』的招牌唬唬一般脚色還可以，在眞正高手的眼中，你這些微末道行，嘿嘿，不提也罷！」

水中魔立刻冷汗如雨道：「屬下明白……屬下明白……」

少女忽然輕輕嘆一口氣道：「『無名穴』那邊的情況，你也許還不怎麼清楚，照日子推算，『無名穴』的第五代高手破關之期，最多祇有五六天，要是咱們不能及時制止，唉……恐怕『天魔一宗』欲稱霸天下美夢，將無法實現。」

水中魔忙道：「少宗主不必過慮，屬下已有了萬全之策，相信一定可以在這五天之內，潛進『無名穴』，把『無名穴』第五代高手永遠封閉在『無名七重關』之內。」

少女睨視了他一眼，「你眞的有這個把握？」

水中魔道：「屬下有幾顆腦袋，又豈敢瞞騙少宗主……屬下雖然無能，但我師兄……他總會有些辦法的。」

「你師兄歐陽萬全？」少女「哦！」了一聲，「難怪你說那是『萬全之法』了，但你可知道，凡事無萬全，求萬全者，無一全；處處顧慮，處處不能顧慮；就祇怕你師兄『萬無一失』這個招牌太響亮，反而因此處事過於謹愼，而致坐失良機。」

水中魔道：「我師兄久歷江湖風浪，甚麼大場面大陣仗都見識過，他已答應，爲咱們大破『無名七重關』，把『無名穴』第五代高手永遠封閉在關口之內。」

少女道：「你師兄爲甚麼要冒這個險？」

水中魔道：「我師兄與咱們老宗主，有數十年深厚交情……再說，屬下這條賤命既是屬於『天魔一宗』的，那麼我這個師弟的事，他怎麼說也不能視如不見，袖手旁觀。」

少女沉吟半晌，「久聞『萬無一失』歐陽萬全的『密宗網羅手』十分厲害，說不定連我爹也不是他的對手……」

「少宗主請勿誤信謠言！」水中魔聽見少女這樣說，立刻面如土色，急急解釋道：「我師兄無論在文才、武學方面，都可算是人中龍鳳，但老宗主卻是可比鳳中的龍鳳，天王中的天王，我師兄又怎可以跟老宗主那樣的蓋世豪傑、眞命宗主相提並論。」

少女得意地一笑，「我祇不過是隨口胡謅三兩句罷了，你何必這樣緊張！」

水中魔道：「這個……這個……屬下曉得……但老宗主若聽見了，他老人家恐怕會很不高興……他老人家一不高興，這個……這個屬下也不敢再說甚麼了……」

少女「哼！」一聲，「老宗主脾氣古怪，高興的時候甚麼都可以，

不高興的時候連眨眼睛都是殺頭大罪，你自然是害怕得要命的。」

水中魔的臉色又變了，想勸阻少女，但卻又不知從何說起，祇得嘆一口氣，不再說話。

就在這時，水中魔的背後忽然又悄悄的出現了一個人。

水中魔竟然毫無警覺。

前後短短數天之內，這種情況竟然兩次出現在水中魔的身上，實在是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難道這一個人，又是那一個衣白如雪，來自「無名穴」的年輕高手嗎？

不！這一次，悄悄出現在水中魔背後的人，不但不年輕，而且滿頭白髮，年紀最少已在七旬開外。

這老人衣衫單薄，手裏捧着一本春秋，看了又看，似乎這一本春秋，就是他畢生中最珍貴的一本經書。

關雲長夜讀春秋，千古傳誦。

但這老人並不像關公，祇是像一個潦倒的老秀才。

少女並沒有臉露驚詫之色，祇是淡淡地說道：「你就是歐陽萬全？」

老人悠然道：「天下事，本無萬全，有五分勝算，已可攻矣！」

少女冷冷一笑，「老前輩，我是在請教尊駕高姓大名，可不是要聽你放屁！」

她說的話很狂妄，很無禮，水中魔的臉色又再變得很難看。

倒是他背後的老人，似乎絲毫不以爲忤，反而呵呵一笑道：「少宗主說的甚是，老朽年紀老邁，頭腦昏庸，以致答非所問……」

少女嘿嘿一笑，「兜兜轉轉說了一大堆，是前輩仍然祇是在放屁！」

老人道：「少宗主教訓得甚是，老朽正是歐陽萬全，外號人稱『多算先生』。」

少女道：「兵書有云：『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先生以『多算』爲外號，倒也自負得很呀。」

老人道：「少算不如多算，然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古往今來，無數豐功偉業，或成或敗，皆逃不過兩句至理名言：『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少宗主若明乎此理，也就不會把老朽當作目空一切之狂徒矣！」

「動聽！動聽！」少女嘿嘿一笑，「常聽人說，薑愈老愈辣，想不到連放屁也是一樣，愈老愈臭！」

老人道：「屁之爲物，不臭不爲屁，要是連放屁都不臭，恐已生病矣。」

少女眼色一變，冷然道：「老前輩不但『多算』，也多妙論，難怪除了『多算先生』之外，又被譽爲『萬無一失』。」

老人道：「甚麼『萬無一失』，祇不過是江湖上朋友之戲言而已，少宗主萬勿當眞。」

少女道：「當眞也好，當假也好，我倒想問一句，你老人家何以甘願爲『天魔一宗』火中取栗？」

老人道：「少宗主此言差矣！老朽深入『無名穴』，並非爲『天魔一宗』辦事，祇是早已有此心願，要跟『無名穴』的頂尖高手較量較量。」

少女道：「老前輩若要跟『無名穴』第五代高手較量，應當等待第五代高手坐關期滿，出關之後始一決雌雄，方爲公平合理。」

老人道：「少宗主此言又差矣！想『無名穴』自無名英雄一代，以至無名天尊、無名一世等，無一不是技冠天下之絕頂高手，以歐陽萬全之力，又怎配與『無名穴』第五代高手公平決戰？在少宗主眼中所看之『公平』，其實對我等庸碌之輩，絕不公平，如不趁其尚在閉關期中突擊之，則老朽縱使千算萬算，亦難猜想得出會有半點勝算可言。」

少女「哦！」一聲道：「我明白了，此謂之兵不厭詐。」

歐陽萬全道：「若以兵書之道，自當如此，但若以練武之人來說，此事恐怕已不單是『詐』，甚至是厚顏無恥，十分混賬！」

少女道：「既知無恥混賬，何以仍然明知故犯？」

歐陽萬全道：「這正是我輩中人莫大痛苦之處，如循正道，要勝過『無名穴』第五代高手，簡直是痴人說夢，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徒然送死也，但偏偏要一挫『無名穴』第五代高手，乃吾輩人之最大心願，既循正途無法可以奏功，唯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兵行險着將之擊殺於閉關期內！」

少女又「哦！」一聲道：「果然是『多算先生』，甚至是『萬無一失』，小女子佩服！佩服！」

歐陽萬全道：「但老朽已向老宗主提出一事……」

少女道：「老前輩莫非有甚麼條件嗎？但你既敢向老宗主提出，這條件諒我爹必已答允。」

歐陽萬全道：「少宗主聰敏過人，老朽深感佩服！」

少女哂然一笑道：「這算得上甚麼？老前輩若提出一個老宗主決不答允的條件，那麼『萬無一失』這塊招牌恐怕是早就已給江湖上的朋友拆下來了。」

歐陽萬全道：「少宗主過獎了……」

少女道：「你老人家向老宗主提出怎樣的條件，可以告訴我嗎？」

歐陽萬全道：「老朽又豈敢在少宗主面前隱瞞？老朽的條件，說穿了一文不值，祇是希望老宗主在事成之後，讓水中魔脫離『天魔一宗』，因爲他根本不適合置身於『天魔一宗』之中。」

少女冷冷一笑，「何以不說得清楚一點，就索性說你老人家要他脫離魔掌便是。」

歐陽萬全道：「少宗主言重了，甚麼脫離魔掌，說出來也教人笑話，他自己不是擁有一雙魔掌嗎？」

少女道：「在一般二三流的腳色眼中，他的確是魔中之魔，他祇要隨隨便便伸出一隻手，都足以讓大半邊武林中人駭然變色，但在老宗主面前，他有多少斤兩，彼此都該心中有數吧？」

歐陽萬全嘆了口氣道：「好好歹歹，老朽和他畢竟有莫大的淵源，這十年來，他爲『天魔一宗』也總算立下一些汗馬功勞，就算是給老朽些許面子，放他一馬好了。」

少女黛眉一蹙，「你別再在我面前說這種話好不？反正條件是你老人家和老宗主談好的，跟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小女子又有甚麼關係？」

歐陽萬全乾笑着，欲言又止。

少女看看天色，忽然吃吃一笑，「太陽又冒出來了，難得天氣上佳，我爲老前輩引吭高歌，唱一曲『梨花夢影』，如何？」

「不敢領教！」歐陽萬全這一次不再客氣了，「老朽告辭了。」

歐陽萬全走了，水中魔跟隨着他。

少女的臉上，掠過陣陣森冷的神色。

她就是「天魔一宗」宗主「天毒神魔」南宮百業的獨生女兒——南宮無花！

武林中有四大世家，南宮世家是其中一脈。

但在三十年前，南宮世家發生劇變。

當年，主宰南宮世家命脈的，是南宮天一。

南宮天一有兩子，長子南宮百豪，像謙謙君子，雖有一身驚人技藝，但卻甚少出手與人爲敵。

次子南宮百業，武功平平，他一直認爲，南宮世家十三絕藝，不外如是，縱使把十三種絕藝全都練得出神入化，亦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南宮天一死後，南宮百豪接管家族命運，但南宮百業卻在江湖中屢屢結下仇敵，終於惹來强敵追殺，並且禍及南宮世家。

南宮百豪爲了對付胞弟之仇敵，終於身中三刀八劍六斧，慘死在南宮府內，而南宮百業卻神秘失蹤，誰也找不到他的蹤影。

經此一役，南宮世家元氣大傷，甚有一蹶不振之虞。

五年後，南宮百業突然重現江湖，並自創「天魔一宗」，廣收門徒，連水中魔那樣的人物，亦羅致在其麾下。

當年曾經追殺入南宮府之仇敵，無一倖免，全部給南宮百業在生擒活捉之後，再施以酷刑折磨至死。

南宮百業在那五年之內，曾經有過甚麼樣的遭遇，此事一直成爲武林中的啞謎。

按照常理，南宮百業應當接管南宮世家，但他卻連南宮府大門也沒有踏進去。

在他的眼中，祇有「天魔一宗」，再也沒有「南宮世家」這四個字。

事實上，南宮百業的武功，已遠遠超乎南宮世家歷代主人，比起其父南宮天一，更高出何止十倍。

＊　＊　＊

無名鎭內，有一間很古老的客棧。

這客棧的房子，早已又霉又破，連樓梯也殘缺不全，唯獨掛在外面的招牌，看來還很牢固。

它就是無名鎭內唯一的客棧——無名居。

無名居的老闆，是雷痲子的遠房表親，姓夏名不冬，他偏偏居住在這寒苦之地，一年之中最少有八九個月都是嚴寒的冬季。

夏不冬絕不喝酒，他認爲喝酒並不是一件好事，縱使喝酒可以取暖，他亦從不爲之。

在北方，如此滴酒不沾唇的男人，眞是罕見。

這一天，夏不冬大淸早就在客棧店堂中練字。

他的草書練得不錯，這是他一直引以爲榮的事。

但這一天，他才寫了八九句草書，墨硯就給一隻狗弄翻了。

那是一隻死狗。

死狗是由客棧外飛過來的。

死狗能「飛」，當然是有人在搗亂。

＊　＊　＊

夏不冬的草書寫不下去了。

那一隻狗，是鄰居丁阿六養的，昨天還在汪汪亂吠，想不到今天一早就被人宰掉。

夏不冬很難過，他難過並不是爲了這一隻狗，而是爲了自己的墨硯。

墨硯給這死狗摔爛了。

夏不冬難過得想放聲大哭，但堂堂男子漢，爲了一隻墨硯而聲淚俱下，似乎不怎麼好看，所以唯有强忍下來。

究竟是誰把這一隻死狗擲過來

的？

＊　＊　＊

客棧門外，來了一個老人。

一個衣衫單薄，皮笑肉不笑的老人。

·歐陽萬全！

夏不冬的脾氣向來很好，今天也不例外。

他的墨硯摔爛了，但他祇是心裏難過，並未因此而大發雷霆。

他祇是指着那一隻死狗，「這……這是幹甚麼的？」

歐陽萬全仍然是皮笑肉不笑，「你寫的草書，不太好。」

「不太好又怎樣？」

「所以不必寫了。」

「不寫就不寫，但這一隻狗……」

「是我老人家今晚的佳餚。」

「今晚？此刻還祇不過是大清早……」

「要把一隻狗弄得乾乾淨淨，又要弄得火候十足，最少也得花上大半天時間。」

「這個……亦有道理……」

「當然有道理，我這個老人家，最討厭的就是蠻不講理，又或者是强詞奪理。」

他說得頗有分寸，似乎每句話都眞的很有點道理。

夏不冬不敢反駁。

是否因爲他已看出，眼前這個衣衫單薄的老人絕不尋常？

＊　＊　＊

無名居，其實有名。

無名居就是它的名字。

這裏並非「無名」，但卻眞的無酒。

在店堂內，一般都會懸掛着「太白遺風」之類的橫匾，但在無名居內的橫匾，寫的幾個字居然是「此地無酒」。

誰欲在此買醉，都祇有失望。

但歐陽萬全似乎毫不介意，他根本不是爲了喝酒而來的。

「萬無一失」的頭腦，比誰都更清醒，又怎可以爲了喝酒而弄得自己一場糊塗！

那麼，他是否爲了要在此地投宿？又或者眞的祇是爲了要吃一頓美味的狗肉？

統通都不是。

歐陽萬全志不在酒，志不在投宿，更非志在狗肉，而是藉故而來，打算直闖「無名穴」。

「無名穴」在哪裏？

答案很簡單，「『無名穴』就在無名居內。」

＊　＊　＊

夏不冬不喝酒，也不吃狗肉。

但顧客要吃狗肉，他也不能不遵照顧客的意思去做。

他把那條死狗拖到厨房去，叫厨子老何把這死狗弄得乾乾淨淨，然後輔以上佳配料炮製。

厨子老何在無名鎮上已歘了三十多年，是無名居的老夥計。

老何的脾氣和夏不冬一樣，好得不能再好。

歐陽萬全要一間上好的房子，但這破破爛爛的客棧，又何來上好的地方？

結果，歐陽萬全對夏不冬說道：「你住的房子，讓給老朽住上兩三天，房錢雙倍付給，房租先惠，你認爲怎樣？」

夏不冬道：「但小人所住的房子，比所有客房都更臭、更髒更不成體統。」

歐陽萬全臉露狐疑之色，「當眞？」

夏不冬忙道：「小人豈敢胡說八道，大爺如不相信，小人可引領大爺前去看看。」

歐陽萬全點點頭道：「好！就勞煩老闆帶我去瞧瞧。」

夏不冬躬身哈腰，帶着歐陽萬全穿過一座荒蕪的園子，又穿過彎彎曲曲，所有欄杆都歪歪斜斜，看來有如廢墟的走廊，來到了一間小小石室的門前。

在這小石室門前，有一個人半躺半臥，攔個正着。

那是一個滿臉疤痕、模樣異常醜陋怪異的叫化子。

這叫化子頭髮略帶灰白，但鬍子卻又黑又亮，加上濃眉蓬頭垢髮，一時間也很難辨別出這叫化子究竟有多大年紀。

歐陽萬全伸手一指，問夏不冬：「怎會有叫化子攔在門外？」

夏不冬恭聲回答：「大爺，這位先生，並不是叫化子。」

歐陽萬全道：「不是叫化子，難道是個皇帝嗎？」

夏不冬居然點了點頭道：「這一次，大爺可說對了，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皇帝。」

歐陽萬全眉頭一皺道：「這算是甚麼皇帝？是叫化子皇帝嗎？」

夏不冬道：「小人早已說過，他並不是叫化子，既非叫化子，自然也不會是甚麼叫化子皇帝……他……他是……」說到這裏，吞吞吐吐、期期艾艾，良久還不能接着說下去。

歐陽萬全揮了揮手道：「別說了，讓我來問他便是。」

那叫化子忽然打了一個「呵欠」，懶洋洋地站了起來，漫吟道：「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

他吟的是杜甫名句，寫的是當年戰況。

歐陽萬全搖頭不迭，打斷了叫

化子的吟哦：「君非杜子美，又焉知子美所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明時。』那種無奈的感慨？」

叫化子目光閃動，「你也知杜子美？」

歐陽萬全冷冷一笑，「老朽是漢人，若連我也不知，難道還會讓大理國君比我更能知之？」

一句「大理國君」，使叫化子悚然動容。

「你已知道我是甚麼人？」叫化子長嘆一口氣。

「疤臉皇帝，不理大理國事，爲了一名愛妃慘遭奸人所害，甘願流亡天涯，時僧時俗，忽然又變成了一個攔門、攔路的叫化子。」

叫化子呵呵一笑，「好一句時僧時俗……竟連我曾在武夷山出家爲僧的事也都知曉。」

原來這叫化子，乃大理國之國君段厚淳，十五年前爲了愛妃之死，看破紅塵，跑到武夷山信嶽寺出家爲僧，但不到三年，卻因酗酒鬧事，更在市集之內與一干土豪劣紳展開厮殺，殺傷了十數人，不容於寺內，又變成了一個隨處流浪的俗世之人。

到了後來，一貧如洗，大理國雖曾派出不少大臣、名將找尋他，但他全都置諸不理，仍然我行我素，過着流浪天涯的日子。

想不到今天，竟會在無名鎮無名居這個地方，攔在掌櫃夏不冬房子的門前。

歐陽萬全不敢小覰段厚淳。

段厚淳，本乃大理國君，自幼苦練中原武學，曾拜少林奇僧化空大師門下，因此推算起來，該算是少林派俗家弟子。

少林七十二絕藝，名滿天下，段厚淳練的是般若禪掌及拈花指，功力深不可測，否則，恐怕早已在流浪中原歲月中，屍骨無存。

這十餘年以來，段厚淳縱橫大江南北，結下無數仇家，參與大大小小戰役逾百場以上，但除了留下滿臉、滿身都是疤痕之外，並未殘肢折體，既可算是福大命大，也足證此人一身藝業，絕非等閒之輩可比。

歐陽萬全並未料到，會在此時此地遇上段厚淳這一號人物。

但這是否夏不冬早已預謀有所安排？

＊　＊　＊

段厚淳攔在門前，歐陽萬全不得其門而入。

夏不冬似乎臉有難色，但卻沒有說甚麼，祇是呆呆楞楞地望住歐陽萬全。

歐陽萬全拱一拱手道：「段兄本乃一國之尊，何以甘願淪落天涯，莫非有甚麼難言之隱？歐陽某雖然不才，但祇要段兄……」

「別再和我這個淪落天涯的人稱兄道弟，段某愧不敢當！」段厚淳哂然一笑道：「每一個人都得各自隨緣，照我看，九五之尊不爲尊，淪落天涯往往倒也自得其樂，並不比處於深宮的皇帝遜色，正是鹹魚青菜、大魚大肉各擅勝場。」

歐陽萬全道：「說得好！但今天歐陽某要在這間房子歇宿一宵，閣下可否讓路？」

段厚淳搖搖頭道：「恕難從命！」

歐陽萬全眼神一變，「卻是何故？」

段厚淳道：「這房子，本是夏掌櫃棲身之所，你又焉可鳩佔鵲巢？」

歐陽萬全道：「既是夏掌櫃棲身之所，他若肯借給歐陽某歇宿一宵，旁人又豈可異議？」

段厚淳道：「夏掌櫃隨和好客，凡事不忍拒人於千里之外，他的性情，段某是很清楚的，但君子不强人之所難，歐陽先生又何苦勉强？」

歐陽萬全冷冷一笑道：「這房子，歐陽某今天是要定的了，尊駕是皇帝也好，是叫化子也好，此事最好不要插手！」

段厚淳道：「人人都說『少管閒事！』爲妙，偏偏段某卻是個好管閒事之輩，那又如何？」

歐陽萬全道：「久聞大理武功獨步天下，今天既有緣份，自當領教領教！」

段厚淳搖搖頭嘆道：「歐陽先生此言差矣，大理區區小國，能有甚麼絕世武功？祇是段某機緣巧合，曾拜師在少林奇僧化空大師門下，因此少林武功，還算略識一二……」

歐陽萬全冷冷一笑道：「是大理武功也好，少林武功也好，尊駕若要多管閒事，就請手底下見個眞章吧！」

不等段厚淳答話，已「呼！」的一掌向前疾拍出去。

段厚淳身形閃動，大袖一揮，把歐陽萬全這一掌之力輕輕卸去。

段厚淳這一卸之勢，姿態優美，無懈可擊。

而且，他顯然對自己充滿信心。

江湖爭殺，永遠都是祇有强者才能勝利，才能一天一天的繼續活下去。

但歐陽萬全第二招又來了。

他的第二招，不再是用掌，而是用刀。

這一刀甫揮出，歐陽萬全的眼睛立刻銳利如箭。

段厚淳就是這箭鏃下的獵物。

箭鏃呼嘯而至，眼看就要把獵

物穿胸洞腹！

但箭鏃下的「獵物」，絲毫並未吃驚，反而變得一片冷靜。

段厚淳冷靜如磐石。

段厚淳的臉上，甚至展望出一種高貴優雅的笑容。

這本是絕不可能的事。

段厚淳的臉上，滿是疤痕，看來是如此的醜惡……

這樣的一張臉龐，又怎能展現出高貴優雅的笑容？

這簡直是絕不可能的事！

但這種絕不可能的事，偏偏出現在段厚淳這人的身上，爲甚麼？爲甚麼？

在那刹之間，歐陽萬全百思不得其解。

他被江湖中人譽爲「萬無一失」，自是智者中的智者，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所謂「萬無一失」，永遠不會是絕對的眞確。

段厚淳這張醜惡的臉上，竟能展現出高貴優雅的笑容，乃是因爲他本乃大理國的九五之尊。

他本來就是王者。

十五載流浪中原的生涯，雖在他臉龐上刻下無數滄桑疤痕，但卻並未把他王者氣質徹底磨滅。

他在身份上，衣飾上雖不再尊貴，但王者之氣仍在。

他在這一笑之間，輕輕把手一揚。

這一舉動，就和他所展現的笑容一樣，絲毫不費吹灰之力。

但歐陽萬全卻突然全身僵硬，又覺得喉嚨乾澀，除了不停地咳嗽之外，似乎甚麼事情也不能再做。

此時，他的眼神又變了。

他的眼神不再銳利如箭，祇是充滿着怨毒和仇恨。

* * *

歐陽萬全倒下了。

他倒下去的時候，手裏還緊緊握着一把又薄又利的刀，這刀的名字，名曰「飲雪」。

「飲雪」是好刀，可惜它的主人卻已變成了「飲恨」！

在他的咽喉上，有一點紫藍色的瘀痕。

這就是「拈花指」中最厲害的一招殺着。

段厚淳臉上的表情一片平靜，彷彿這一場決戰，根本不是發生在他的身上。

但那夏不冬在此際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殺……殺了人哪……怎辦？你……你叫小店的人……應該怎辦？」

段厚淳立刻扶住他，柔聲道：「夏掌櫃老誠淳厚，段某在這裏大開殺戒，實在很不對……但不殺也已殺了，照夏掌櫃看，應該怎辦才好呢？」

夏不冬又哭了一陣，這才把眼淚鼻涕一抹道：「既然不殺也已殺了，就把這老不死和那條死狗一起烤熟，讓咱們大快朶頤好了。」

段厚淳一呆。

就在他怔呆之間，夏不冬已閃電般把「飲雪」搶到手中，然後……

然後就用飛快的速度，配上熟練的手法，在片刻之間，把歐陽萬全整個人一分爲八，齊齊整整的卸開了八大塊！

夏不冬還是愁眉苦臉，好像在思索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段厚淳忍不住問：「夏掌櫃，你還有甚麼疑難？」

夏不冬又嘆了口氣，良久才說道：「在這嚴寒氣候，炮製人肉該用甚麼佐料才好呢……」

段厚淳這一次眞的完全呆住了。

「不錯……該用甚麼佐料？」

* * *

「萬無一失」已變成了「一無所有」。

就算有，也許祇有身上被塗上去的佐料。

歐陽萬全計策不萬全，還沒有踏進「無名穴」半步，已給大理的段某輕易料理妥當。

這是否出人意表的戰果？

對歐陽萬全來說，當然是的，否則，他也不會出刀一戰。

但「天魔一宗」宗主的看法又怎樣？

* * *

「天魔一宗」大舉出動，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萬無一失」歐陽萬全自動請纓，老宗主並不在乎，反正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對老宗主來說，都沒有甚麼損失。

老宗主在無名鎭西南方紮起了二十座金色的帳篷，每一座帳篷上，都有「天魔」兩字的旗幟在飄揚，其氣勢之盛，一時無二。

但少宗主卻不見了。

這個刁蠻的小姐，跑到甚麼地方去了？

* * *

在無名鎭東北方三里外，有幾座茅舍，住的都是老獵戶。

黃長天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這幾戶人家之中，年紀最老，已八十九歲。

但他還是壯健如牛，聲若洪鐘，每天吃五頓飯，每頓飯最少吃五大碗。

眞異人也。

但最厲害的，還是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每天揍他三次，有時候興之所至，多揍一兩次也是有如家常便飯。

他這個老婆，是今年才娶的，進門還不夠三個月，但早已把黃長天揍得不似人形。

所謂不似人形，是指他每天都鼻腫臉青，偶爾也會情況嚴重至斷掉手臂，或者是打碎了腳骨之類。

但黃長天卻還是精神奕奕。

跟他相熟的獵戶，甚至覺得他的精神比以前還要好，雖然兩三個月以來經常鼻腫臉青，但卻反而好像年輕起來。

這眞是一件怪異莫名的事。

但最怪異的，還是他這個老婆，今年才祇有十八歲，是個漂亮極了的俏嬌娃。

她是誰？

她就是「天魔一宗」的少宗主。

* * *

少宗主行事怪誕，無出其右。

她要幹甚麼，便幹甚麼，誰都不能阻止她，誰都不能改變她的主意。

她忽然要嫁給一個八十多歲的老獵戶，此事曾令老宗主大發雷霆。

但老宗主大發雷霆，那是老宗主的事，少宗主一概不理。

她對老宗主說道：「要嫁給黃長天的人，又不是你老人家，又何必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她說的話，聽來也有點道理。

老宗主怒道：「婚姻大事，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豈可任由妳這個小畜牲自作主張。」

少宗主「哈哈」一笑，「當年，你跟我娘結合，又是誰人之命？」

老宗主登時爲之語塞。

當年，他與少宗主的娘親結合，也是自作主張，甚至不惜私奔才能如願以償的。

少宗主毫不退讓，一定要嫁給那個八十九歲的老獵戶黃長天。

她更對老宗主說道：「要是黃長天有甚麼不測，這筆賬一定算在你的頭上！」

老宗主祇有乾瞪眼，莫奈伊何。

但少宗主怎會看上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

這一點，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明白的了。

* * *

這一天，黃長天一切如常。

他吃飯如常，被揍如常。

但少宗主悶悶不樂。

黃長天怎會在這一大把年紀，還娶一個可以做他曾孫女兒的娃娃做老婆？

黃長天大概連自己也不怎麼明白。

他在八十五歲、八十六歲、八十七歲以至八十八歲的時候，頭腦還很清楚。

但到了八十九歲，他的頭腦就好像不清不楚了。

少宗主彷彿有一種奇特的力量，可以把黃長天的鼻子牽着走來走去。

少宗主要他走向東，他便走向東，少宗主要他走向西，他便走向西。

少宗主是個極難捉摸的人，黃長天卻對她一直逆來順受。

久而久之，其他獵戶都不敢接近少宗主和黃長天，他們都認爲，少宗主是個小妖精！

少宗主也不理會其他獵戶怎樣看自己，她祇是經常揍黃長天，視如家常便飯。

但很奇怪，黃長天並沒有給她揍得快要死的樣子，反而越揍越是精神奕奕。

* * *

天色很好，黃長天在茅舍門外劈柴。

少宗主在茅舍內，也不知道她正在幹着些甚麼事情。

一個人，悄悄的在黃長天身邊出現，此人赫然竟是宇文嘯天。

宇文嘯天望住黃長天。

黃長天卻彷彿渾然不覺，依舊不斷的在劈柴。

別看他已快九十歲高齡，他劈柴的手法還是那麼有力，快捷妥當。

但宇文嘯天卻認爲這個老人實在很不妥當。

他若妥妥當當，就不會在八十九歲這一年，娶了一個他絕不應該娶回來的小魔女做妻子。

黃長天今天的鼻子還是爆裂着的，那是少宗主昨天清晨給他迎面一拳的結果。

換上一般老人，這一拳已足夠要了他的性命。

但黃長天並不是一般的老人。

他遠比許多壯年人還更結實，還更捱得重拳。

但宇文嘯天總是覺得，這位老人家實在很不妥當。

黃長天一口氣劈了逾百條柴。

好氣力！好蠻勁！

宇文嘯天忽然在他的臉上揍了一拳。

不是隨隨便便的一拳，而是重重的一拳。

這一拳，把黃長天揍得仰面倒下，滿臉都是鮮血，好不恐怖。

但黃長天很快就爬了起來，收拾柴枝便回茅舍。

他好像完全不曉得，自己給一個陌生人重重揍了一拳似的……

* * *

黃長天每天努力吃飯，每天辛勤工作，就像是一條愚蠢的公牛。

但一般的公牛，毋須捱揍，就算要捱鞭子，也決不會經常給鞭韃得渾身上下鮮血淋漓。

所以，這兩三個月以來的黃長天，他的遭遇簡直連一條愚蠢的公

牛也有所不如。

少宗主經常揍他，尚可理解。

天下間既有常揍妻子的老公，也就一定有常揍丈夫的妻子。

但黃長天已八十九歲，揍一個這樣的老人，是否眞的很有趣、很愉快？

祇怕未必！

既不有趣，也不愉快，何以偏偏而爲之？這豈不是存心和自己過不去嗎？

宇文嘯天直闖進狹窄、齷齪的茅舍，終於找到了少宗主。

少宗主正在刺繡。

但她並不是把針線刺繡在緞子上，而是把尖利的針刺向自己的手指。

十指纖纖，本來很好看，很動人，但此刻竟被刺得鮮血淋漓，觸目驚心。

宇文嘯天冷冷的望着少宗主，「妳爲甚麼要這樣做？」

少宗主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卻道：「我行我素，你我河水不犯井水，關你甚麼事？」

宇文嘯天道：「妳嫁給黃長天，又天天揍他，是不是因爲他和我的名字，都有一個『天』字？」

少宗主仍然不斷用針刺着指尖，聽了宇文嘯天的話，並沒有回答，祇是嗤聲不斷冷笑。

宇文嘯天突然搶前，要搶奪她手裏的針。

少宗主冷笑，突然右腕急翻，尖針竟然閃電般刺向自己的右眼。

宇文嘯天大吃一驚，怒喝道：「妳瘋了！」伸手急點她脅下三處穴道，總算及時把她這瘋狂的舉動抑止下來。

針已跌落地上，少宗主臉上冷漠神情如故。

她冷冷地一笑，「我的手，誰都管不着，正如宇文大俠的事，也沒有甚麼人可以插手去管！」

宇文嘯天深深吸一口氣，「你是爲了我和雷莉成了親，到今天還是感到忿忿不平？」

少宗主一直都沒有看過宇文嘯天一眼，但他一說出這兩句話，她立刻就狠狠地瞪着他的臉。

「你好狠毒！你……你不是人！」少宗主突然咆哮，有如一頭瘋狂的野獸。

她撲向宇文嘯天，用血淋淋的手指抓他，又用脚兇狠地踢他。

就像是她每天揍黃長天一樣。

宇文嘯天沒有抗拒，任由她又抓又踢。

少宗主踢得連腿都酸軟，但還是不肯放過宇文嘯天。

黃長天站在門外，瞧得連眼都直了，他好像想說些甚麼，但卻沒有說出來。

這是甚麼道理？

黃長天的臉上木無表情，好像很痛快，又好像是很痛苦。

黃長天和宇文嘯天，除了兩人的名字都有一個「天」字之外，兩人彼此間可說是完全沒有半點相似的。

但少宗主卻似乎把這兩人弄得混淆了。

* * *

揍人，並不一定是愉快的事，有時候不但不愉快，而且還很痛苦。

少宗主揍宇文嘯天，揍了很久很久，終於停了下來。

但她並不是感到痛快，而是感到甚大的痛苦。

她停手之後，哭了。

她俯伏在宇文嘯天的懷裏，哭得很厲害很厲害，好像挨揍的人並不是宇文嘯天，而是她自己。

在「天魔一宗」，從來沒有人見過少宗主哭過。

但宇文嘯天並不感到意外，雖然他給小宗主揍得鼻腫臉青，但卻反而不斷撫慰着她。

黃長天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的嘆息，充滿着無奈的味道。

他終於明白了一件事。

他明白了少宗主爲甚麼會嫁給自己。

別以爲這個老人眞的已經很糊塗，頭腦完全不清醒。

就算他本來眞的很糊塗，頭腦完全不清醒，但到了這時候，他已「大徹大悟」。

雪地還是一片皚白，黃長天在雪地中走得遠遠了。

他這一去，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 * *

「天魔一宗」也許是這十年以來，江湖上崛起得最快，勢力擴展得最驚人最可怕的帮派。

由是觀之，老宗主必然是個極能幹，也極可怕的人物。

少宗主的事，他並沒有完全明白，但也並沒有完全給蒙在鼓裏。

然而，在這段時間之內，他最重視的並不是自己的獨生女兒，而是無名穴的第五代高手。

他知道，祇要無名穴第五代高手破關而出，他就不能高枕無憂。

歐陽萬全要大破無名穴，他是不會有所異議的。

但他並不相信歐陽萬全眞的可以成功。

* * *

段厚淳很輕易就解決了「萬無一失」歐陽萬全，但並不等於無名穴的一切已可穩如泰山。

歐陽萬全平素足智多謀，算無遺策，可是一遇上了無名穴的事，立刻就徹底失敗，甚至性命不保。

段厚淳固然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尅星，但實際上，最不可思議的，還是無名穴所凝聚的無形力量。

老宗主很快就知道，歐陽萬全已失敗。

在他的帳篷中，有三個來自東瀛的忍者。

這三個忍者，都是伊賀派的高手，其中以司羽右衞門的名氣最爲響亮。

司羽右衞門對老宗主說道：「大理段氏一族的武功，早已失傳，段厚淳所恃者，祇是少林派的武功。」

老宗主沉吟半晌道：「但少林七十二絕藝，最少有二十三種，堪稱天下罕見之奇技，等閒之輩，恐怕難以招架。」

司羽右衞門道：「屬下等今次西渡而來，早已決心爲老宗主闖下一番驚人霸業，要是連姓段的這一關也闖不過，又與酒囊飯袋何異？」

老宗主緩緩地點了點頭道：「閣下願意爲本門效忠，那是最好不過的，但凡事務須謹慎，方爲上策。」

司羽右衞門道：「要破無名穴，先殺段厚淳，但屬下等卻不明白，何以段厚淳甘冒奇險與本門對敵，也要保衞無名穴這個地方？難道此人與無名穴中人，有甚麼密切的關係？」

老宗主道：「五年前，段厚淳在徐州大戰『土中三屍』，身中三十一刀，最後竟然戰勝三屍，並保存得一條殘命，江湖傳言，此乃無名穴有高手暗中相助，否則這個姓段的大理皇帝，早已一命嗚呼。」

司羽右衞門冷冷道：「原來如此，難怪他願意爲無名穴的事而賣命。」

老宗主道：「要破無名穴，先殺段厚淳，但此人功力非同小可，爾等出擊，務須小心爲上！」

司羽右衞門道：「老宗主不必擔心，殺段厚淳一定易如反掌。」

司羽右衞門既然誇下海口，老宗主也就不再說甚麼，祇是不斷地在乾笑。

* * *

距離帳篷外三百丈左右，有兩個人影在樹林中晃動。

這兩人，赫然竟是諸葛悟和盧下人。

盧下人問諸葛悟：「諸葛兄，你近來的武功練得怎麼樣？」

諸葛悟道：「不怎麼樣，老是練不到登峯造極，爐火純青的境界。」

盧下人嘆了口氣道：「要把武功練到這等境界，談何容易，咳，算來算去，還是索性不練武功的好。」

諸葛悟兩眼一翻，「盧兄何出此言？」

盧下人道：「且讓小弟問君一句，小弟的那頭驢子，你可曾見牠嘆過氣？」

諸葛悟道：「那是一頭畜牲，又怎麼會嘆氣呢？」

盧下人搖頭不迭，「這就是你不明白事理之故了，那畜牲之所以不會像咱們一樣天天搖頭嘆息，全然是因爲牠根本不懂武功，既不懂、也不去練武功，自然無所謂武功高高低低，更不會像你我一般，天天都在想：『怎麼老子的武功練來練去都差不多，豈是不能練到登峯造極、爐火純青？』你我之所以大有煩惱，都是爲了這個緣故，倒是這等畜牲，一生無憂無慮，自然不會長嗟短嘆了。」

諸葛悟想了片刻，居然用力地點了點頭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盧下人道：「我是個最講理的人，要是毫無道理，又或者是强詞奪理的話，是決不會亂噴出來的。」

諸葛悟又再點點頭道：「彼此彼此！你我都是他媽的同道中人。」

盧下人道：「閣下足智多謀，驍勇善戰，雄才偉略，手段過人，盧某是十分佩服的，但此刻咱們面對的是『天魔一宗』的老宗主，此人陰險狠辣，麾下更是謀臣如雨，猛將如雲，未知諸葛兄計將安出？」

諸葛悟嘿嘿一笑，「强弱懸殊，縱有良謀，又有甚麼屁用？」

盧下人道：「就算有個屁用，也總比連個屁用也沒有的好呀。」

諸葛悟沉吟半晌道：「盧兄久歷風塵，見慣無數大仗大陣，若照尊駕之見，該當怎樣處理眼前局勢？」

盧下人道：「盧某若是心中有數，又何必問道於盲？」

諸葛悟道：「既然明知問道於盲，又何苦明知故犯？」

盧下人道：「總比問一隻又蠢又不識時務的驢子好一些。」

諸葛悟呆住，良久才長長嘆一口氣道：「遇上你這種潑皮，眞是無法可施，正是他媽的合該倒霉，嗚呼哀哉者也。」

盧下人哈哈一笑道：「想不到足智多謀的諸葛悟先生，也有此言。」

諸葛悟臉色一沉道：「盧兄，此事關乎天下蒼生，武林命脈，幸勿當作等閒之事。」

盧下人道：「諸葛悟先生教訓得甚是，但盧某尚有一事並不明瞭，還望先生有以教我……」

諸葛悟眉頭一皺道：「請說。」

盧下人道：「倘若諸葛先生是

『天魔一宗』老宗主，是否也會認爲憑『萬無一失』歐陽萬全的本領，已足可直搗黃龍，殺入無名穴第五代高手之閉關重地？」

諸葛悟默然良久，才緩緩地搖頭說道：「此乃絕不可能之事，正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老宗主固然是老奸巨猾之輩，但無名穴中人，也決不會是呆鴨之流，歐陽萬全雖被江湖中人譽爲『萬無一失』，但面對無名穴中人，他這個招牌非被拆得徹底毀爛不可！」

盧下人道：「也許是歐陽萬全垂垂老矣，正是人愈老就愈是糊塗……」

諸葛悟忽然若有所悟道：「歐陽萬全也許眞的又老又糊塗了，但他的師弟水中魔又怎樣？」

盧下人居然動容，「此魔異常厲害，恐怕是無名穴的莫大勁敵。」

諸葛悟卻不住的搖頭，「厲害個屁！這水中魔照我看嘛，祇是名大於實，浪得虛名之輩，和眞正高手相比，相差遠矣。」

盧下人乾笑兩聲道：「若論眞正高手，你我不外如是……那個宇文嘯天，你看怎樣？」

「宇 文 嘯 天？ 哈 哈…… 哈哈……」

「尊駕連聲『哈哈』，莫非認爲此人的本領，根本不值一哂？」

「非也！恰恰相反！」諸葛悟眨了眨眼道：「這小子，愈看愈不簡單。」

盧下人道：「不錯，盧某也正是這樣想……江湖中最厲害的，往往就是那些看不透、猜不透，彷如萬丈深淵底下一座深潭般的人。」

諸葛悟連連點頭。

盧下人又嘆了口氣道：「盧某最初遇上這小子的時候，已覺得此人決非池中之物，想不到相處時候愈久，竟愈是看不透此人……眞是……他媽的不可思議！他媽的不可思議……」

諸葛悟冷冷一笑道：「五湖四海之內，奇人異事多如恆河沙數，照我看，你連諸葛某的底蘊，也未必就看得清楚。」

盧下人道：「這個自然，說不定你本來就是『天魔一宗』的人，這些日子以來，祇不過是在咱們面前裝蒜。」

諸葛悟的面色更加冰冷，「你知道就好了！嘿嘿！嘿嘿……」

盧下人不再理睬他，此人的行事作風，向來都是半瘋不癲的，要是甚麼說話都信以爲眞，不天下大亂才怪矣！

＊　＊　＊

當諸葛悟、盧下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亦樂乎之際，無名居內又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情。

一個高大的喇嘛，帶着幾十個大喇嘛，突然闖進無名居。

那幾十個「大喇嘛」，個個昂藏七尺，赳赳雄風，而且人人手執重兵器，好不嚇人！

但爲首的喇嘛，身形更是高大得有如一座鐵塔。

單是看他的一雙巨掌，已比尋常人的一雙腳還要粗大得多。

這喇嘛就是最近數年來，不斷在中原武林搗亂，到處鬧得天翻地覆的都薩！

都薩，據說來自西藏，其師傅乃西藏著名的殺人兇僧，都薩天賦異稟，三年內盡得師傅眞傳，但藝成之後，立刻把師傅抽筋剝皮，掛在一座廟宇門外示衆，理由是替天行道，並且公然表示：「此乃懲罰此兇僧折磨本法師之最公允辦法。」

至於都薩的師傅如何「折磨」都薩，外人不得而知，都薩也並沒再進一步加以說明。

這一天，不但段厚淳坐鎭無名居，輕描淡寫便殺了歐陽萬全，連都薩這個凶名昭著的大喇嘛，也突然掩殺而至，事情眞不簡單。

都薩率領着數十喇嘛，在無名居內大呼大喝，彷彿全天下的人都不放在眼內。

但這幾十個喇嘛，祇是不斷擾擾攘攘，一直並沒直闖無名穴之意。

難道他們祇是「路經貴境」，並非存心跟無名穴中人爲敵嗎？

夏不冬似乎並不關心這一點。

無名居內，並無任何美酒，但那些喇嘛倒也不在乎，因爲其中有幾個喇嘛，都帶着巨大的鐵葫蘆，鐵葫蘆內全是一等一的佳釀。

酒有了，佳餚何在？

也不愁缺乏，因爲厨子早已把一條又肥又大的狗烹調妥當。

這些喇嘛不比尋常僧侶，別說是狗肉，便是人肉，祇要料理得妥妥當當，也是照吃不虞。

這數十喇嘛食量驚人，一條又肥又大的狗，不到片刻便已吃得乾乾淨淨。

厨子並不慌亂，佳餚繼續供應。

第二度奉上的佳餚，仍然是肉食，但比不上狗肉那麼又肥又滑。

都薩突然抓住厨子，厲聲喝道：「本座問你一句話，你若不老老實實回答，我一掌便震碎你的半邊腦袋！」

厨子居然嘻嘻一笑道：「祇是震碎半邊腦袋，那麼最少還有半邊是完整的。」

都薩目露殺機，「本座不喜歡油嘴滑舌的人。」

厨子又嘻嘻一笑，「我也不喜歡睜眉突目，有如野獸一般的出家

人。」

都薩道：「你不信本座會殺了你？」

厨子道：「怎會不相信？就算是個瞎子，也可以嗅到你滿身都是可怕的殺氣。」

都薩道：「既知可怕，爲何還敢在本座面前嬉皮笑臉？莫不是眞的活得不耐煩了？」

厨子又是一笑道：「你若要大開殺戒，我就算愁眉苦臉，連聲哀求，也是難逃毒手，既然笑着臉和哭着臉都是一般無異，那又何苦烏雲罩面，弄得模樣如此的難看。」

都薩想了一想道：「倒也不錯，現在本座問你一句，你煮給咱們吃的是甚麼肉？」

厨子道：「狗肉先來，其後奉上的乃是人肉！」

「人肉？」都薩「呸！」一聲，怒聲罵道：「別以爲本座毫無見識，甚麼人肉，本座三十年前已嚐過千百遍，那有這般又粗又靭的？」

厨子道：「人肉和豬肉、狗肉都是一樣的，正是有老有嫩，今天的人肉，照我看也確是差一點，但他媽的常言有道：『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老闆抛入厨房裏的貨色，本來就是又老又瘦又粗又靭，雖經本厨子悉心炮製，無奈還是難以補救，那又怎能怪責於我？」

都薩沉吟良久，突然放開了手，嘆道：「有道理！有道理！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要是宰掉一個肥肥白白的婆娘，這一頓人肉宴包管與衆不同！」

厨子撫掌稱是道：「大法師是個識貨之人，此中道理，一說便明白，妙極！妙極！」

都薩突然又瞪着一雙銅鈴般的怪眼，喝問厨子，「人死留名，樹死留皮，這一頓又粗又靭的人肉宴，所宰掉的究竟是何等人？」

厨子道：「若計算一下此人的名頭，在武林中也算是相當響亮，不然的話，小的也不敢隨隨便便炮製出來奉客……」

都薩道：「究竟是甚麼人？」

厨子道：「『萬無一失』歐陽萬全！」

「歐陽萬全？」都薩「哼！」一聲：「名頭再響亮又有甚麼用，煮出來的臭肉連狗都不肯吃！」

厨子道：「但你卻最少吃了八九塊！」

都薩怒道：「你敢譏笑本座連狗也不如？」

厨子道：「豈敢！祇是認爲大師比餓狗還更飢餓一點點而已。」

都薩「哼！」一聲，卻沒有再對厨子怎樣，祇是說道：「還有甚麼可以吃的，快捧上來！」

厨子道：「若不嫌棄，這裏的桌桌椅椅，全都可以吃掉……」

都薩氣得哇哇大叫，正要掄起缽子一般大小的拳頭打爆厨子的臉，厨子已像一陣風般逃得無影無踪……

＊　＊　＊

無名居弄堂外，有三條人影不住鬼鬼祟祟地在閃動。

那是三個來自東瀛的忍者，爲首一人，正是司羽右衞門。

其餘兩人，一個叫中村幸，另一個叫賀太郎。

賀太郎對司羽右衞門道：「這幾十個和尚，不知道是來幹甚麼的……」

司羽右衞門沉聲道：「這些並不是和尚，而是來自西藏的喇嘛！」

中村幸道：「是和尚也好，是喇嘛也好，總之，看來不像是甚麼好東西！」

司羽右衞門冷笑道：「不管是甚麼東西，任何人若阻擋我們殺入無名穴，都一律殺無赦！」

中村幸道：「要不要看清楚一些，我們才動手對付那個姓段的？」

司羽右衞門道：「這些喇嘛，似乎並非針對無名穴而來，否則，決不會在這重要時刻不斷酗酒！」

中村幸道：「那麼，我們還是早一點動手，以免夜長夢多！」

司羽右衞門道：「不錯，動手吧！」

＊　＊　＊

夏不冬的房子，就是進入無名穴的通道。

歐陽萬全要闖進無名穴，擊殺無名穴第五代高手，必須由夏不冬的房子裏殺過去！

但無奈遇上段厚淳在門外把關。

歐陽萬全已敗亡，但戰役並未就此完結，相反地，正是連場激戰的開始。

段厚淳似乎比誰都更明白這一點。

所以，在擊殺了歐陽萬全之後，段厚淳並未因此而鬆懈。

他仍然緊緊守在門外，就像是一頭忠心的獵犬！

能夠令大理國君死心塌地保衞着第一關，無名穴的勢力倒也不弱。

但東瀛來了三個忍者，都是伊賀派的一流高手，段厚淳能應付得了嗎？

沒有人能知道，就連段厚淳，以至那三個忍者，恐怕也是無法逆料。

畢竟，雙方以前從未交手，甚至是素未謀面，這一戰之强弱，又有誰可以絕對肯定？

也正因爲這樣，這一戰更驚險！也更可怕！

* * *

段厚淳雖未鬆懈，但卻在門外打瞌睡。

但打瞌睡，並不等於放鬆了一切。

段厚淳比誰都更明白，要是長期以來都處於緊張的狀況，一旦遇上强敵，形勢必大大不妙。

要戰勝强敵，決不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張拉得太緊的弓。

弓太緊、弦太滿，不一定可以射中敵人，反而會有斷掉弓弦，不戰已敗的危險。

段厚淳甚至希望自己眞的可以睡得着覺，甚至是睡得又香又甜。

但他不能。

因爲外面的幾十個喇嘛，實在太嘈吵，就像是有幾百隻烏鴉在樹上一樣。

祇是，眞正令他無法「就寢」的，却是仍然一直躲在隱蔽處的三個人。

來自東瀛的忍者！

* * *

東瀛忍術，源遠流長，自有其一定的威力。

段厚淳從未見識過忍術，甚至不知道忍術爲何物？

但他知道，武林中有不少武功，都是自己從未見識過，從未涉獵過的。

這些武功，他統通都不知道是何物。

但他卻曾經屢次面對過精於這些武功的强敵，甚至多次險死還生，兇險莫名。

祇是，他都能一一渡過難關。

其中最主要的關鍵，並不是段厚淳的武功比這些人爲高，而是他能等、能忍！

忍！不單是忍術中的那個「忍」字，中原武術，也多崇尚「忍」字訣。

能衝能忍，就是收放自如！

能衝不能忍，能放不能收，祇有敗！

段厚淳並非從沒一敗，祇是絕少失敗。

他連大理皇帝位都可以視如敝屣，他絕對不是個經不起失敗，害怕失敗的人。

但他還是不喜歡「敗」的感覺。

能夠不敗，何以偏偏要敗？

儘管武林中有「求敗」的絕頂高手，說甚麼無敵是最寂寞，但他並不是這種人。

以前不是，現在不是，將來呢？

將來的事，就很難說了。

正如他目前必須要面對的一戰，究竟他自己有多少勝算？

他不知道。

武林中有兩種人，其中一種，永遠不打無把握的仗，這一類人，鳳凰無寶不落。

但另一種，卻是天生的賭徒，又或者是形勢所逼，不能不做個賭徒，而且賭注之大，往往不惜傾家蕩產，甚至是賠上一條性命。

段厚淳也許就是屬於後者。

* * *

段厚淳一直在打瞌睡……

最少，在表面上看來，的確如此。

但司羽右衞門還是不敢小覷這個來自大理的落難皇帝，畢竟這個看來無精打采的人，曾經輕描淡寫地就把「萬無一失」歐陽萬全殺掉。

忍者，有時候是最冒險的人，但有時候也是最謹慎的人。

可以有所選擇的時候，又何妨謹慎一點。

但此刻的司羽右衞門、中村幸和賀太郎，是否還可以選擇「謹慎」這兩個字？

祇怕不能！

萬萬不能！

兵凶戰危，箭在弦上，往往被逼要孤注一擲！

司羽右衞門已經忍耐了很久。

足以影響整個戰局的，還包括無名居堂內大擾攘，來意莫測的幾十個喇嘛。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既不可能再等，唯有——攻！

* * *

司羽右衞門首先發號施令。

他並沒有說片言隻字，祇是揮了揮手。

他才揮手，中村幸已像一隻黑豹般直撲出去。

中村幸平時很少移動他的身子，甚至連眨眼的速度也彷彿比平常人緩慢得多。

但此際，他疾衝出去的勢子，簡直有如閃電一般！

一直正在打瞌睡的段厚淳，突然抬起了頭。

他的臉上，起了一陣淡淡的殺機。

但這淡淡的殺機，卻又在電光石火之間，變得說不出的濃烈。

他的眼睛裏發出了光，目光有如利箭般射向中村幸的臉。

中村幸的臉，已用黑布巾幪住了一大半，但段厚淳的目光，似已看透了黑布巾底下的一切。

甚至看出了中村幸的心。

中村幸的心到底是怎樣的？

* * *

中村幸出手極快，眼神兇狠絕不留情！

但祇有段厚淳，能一眼就看穿了這個東瀛忍者的心。

這是連司羽右衞門都看不出來的。

段厚淳冷笑，說了一句令人意

想不到的話。

他對中村幸厲聲說道：「你的心裏充滿着恐懼！」

司羽右衞門立刻沉聲喝叫：「絕對沒有這一回事。」

但中村幸的刀卻突然抖動。

他的刀抖動，是因爲他的手突然劇烈地顫抖！

看似兇猛如豹的人，竟在臨陣對敵，生死繫於一髮之際，突然心怯手軟，潰不成軍。

恐懼！

中村幸的心裏，竟然眞的有着一種强烈的恐懼！

最可怕的，是這種恐懼，連他自己一直都沒有察覺。

但到了最要命的關頭，卻給段厚淳一聲厲喝，把這强烈的恐懼從心底裏完全抖擻出來。

到了這一刹那間，這個來自東瀛的忍者中村幸，才明白眼前的大理國皇帝段厚淳究竟有多可怕！

中村幸在抖動中出刀！

那是因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但這一刀已再沒半點威力！

中村幸一刀落空，連段厚淳的衣角也完全沒沾上！

他祇是聽見段厚淳在笑。

段厚淳雙手空空如也，但他的笑聲卻像是一把刀，而且刀鋒已刺進中村幸的心臟！

中村幸也笑了。

慘笑。

他的臉已發青，瞳孔在這刹那間完全散渙，剛才所顯現出的銳氣，祇剩下無比的恐懼和絕望。

段厚淳的左掌，正和他的笑聲一樣，如刀如槍，筆直插進了中村幸的胸膛！

「東瀛忍術，看來並不太好……」

語聲未落，突見兩條快絕的人影，一左一右閃電般向段厚淳夾擊！

那是司羽右衞門、賀太郎！

中原武林，有「燕子雙飛」，每每殺人於左右夾擊之間。

司羽右衞門與賀太郎這一出手，跟「燕子雙飛」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若論速度之疾速，攻勢之兇狠猛烈，「燕子雙飛」遠遠不及這兩位東瀛忍者。

段厚淳居然又再笑了。

他忽然轉身，身如陀螺般急劇轉動，雙腿在一刹那間飛踢出七八腳！

這七八腳，把左邊的司羽右衞門逼開。

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眞正的攻勢，並不在這七八腳，也不在於同時虛晃殺出去直攻賀太郎的兩三拳，而是在他的口！

他竟在賀太郎無法想像的情況下，以臉貼着臉的姿勢直逼過去，而且在電光石火間，一口咬掉了賀太郎的耳朵！

這絕對不是賀太郎所能提防得到的一招！

賀太郎意想不到，司羽右衞門也意想不到。

伊賀派的忍術，花樣甚多，但如此這般尅敵制勝的怪招，卻還是聞所未聞。

但司羽右衞門不顧一切，數十枚「十字鏢」也隨即撒出！

這數十枚「十字鏢」，有如天羅地網，直罩段厚淳！

段厚淳似已變成了網中的魚，就算插上翅膀也飛不出去！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一道巨大影子不可思議地飛了過來，把所有「十字鏢」統通攔截住！

那是一件喇嘛穿著的黃袍！

這件袍特別寬大，簡直好像是一床巨大的被子！

因爲這袍子是屬於都薩的！

都薩突然插手此事！

司羽右衞門心中大叫不妙！

他一直希望，那幾十個喇嘛不會插手無名穴的事，但這希望已然落空！

都薩已出手，其餘喇嘛又豈會袖手旁觀？

原來都薩竟然和無名穴中人大有淵源！

——二十年前，無名穴第四代高手曾往西藏，把都薩由西藏七大廟宇住持之手救出！

——當年，都薩盜取了七大廟宇的練功秘笈，最後失手被擒，眼看他將會遭遇到極嚴酷的懲罰，無名穴第四代高手從天而降，把他救出險境！

——無名穴第四代高手救都薩，是因爲都薩的父親，曾與無名穴第四代高手在泰山之巓論武，打了三晝三夜不分勝負，但無名穴第四代高手在決戰後害了一場大病，全靠都薩的父親悉心照顧，又把西藏最珍貴的靈藥給他服下，這才保住了一條性命！

——但都薩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竟然擁有一身驚人藝業，更不知道當年泰山一戰，其父與無名穴第四代高手識英雄重英雄，在那一戰之後成爲莫逆之交！

以都薩的行徑，無名穴中人祇會把他殺掉替天行道，但既有他父親的一段淵源，一切自當例外！

都薩雖然心狠手辣，甚至六親不認，但對無名穴第四代高手的救命之恩，他卻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沒有無名穴的人，都薩這個人早已不復存在。

所以，誰敢進攻無名穴，都薩

一定不會坐視不理。

對於「天魔一宗」來說，都薩是一個意料之外的勁敵！

＊　＊　＊

「殺！殺！殺！」三聲巨喝，都薩以雷霆萬鈞之勢，直逼司羽右衛門！

司羽右衛門祇好揮刀！

伊賀派武術，在扶桑來頭極大，自非一般等閒之輩可比。

刀一出，已有一個人在忽然間活生生裂成了兩半！

那是一個喇嘛，但卻不是都薩！

但殺了這個喇嘛，也不啻是等於砍了都薩一刀！

都薩忽然瞪着眼，瞪視着他的另外一個弟子。

祇見在他弟子的頭髮下，額角之間，忽然出現了一點鮮紅的血珠。

血珠才沁出，一股鮮紅的血已迅速爆發，自他的臉龐左右怒射出去！

然後，在一彈指間，這個喇嘛整個人又已分成兩半！

東瀛忍者，刀法果然頗有獨到之處！

但還是嚇不倒都薩。

都薩心狠手辣，天不怕地不怕，別說祇是砍了他兩個弟子，就算把他也砍開兩爿，他還是都薩。

英雄有英雄氣概！

梟雄也自有梟雄的氣概。

都薩是個大喇嘛，也是個縱橫天下，武功蓋世膽大包天的大梟雄！

他若不是眞正的大梟雄，「天魔一宗」和無名穴之間的事，他也不敢插手。

司羽右衛門連發兩刀，連殺兩人。

刀光再閃！

這一刀，簡單而直接，一刀往都薩的頭頂上劈了下去。

這一刀，已殺了兩個喇嘛。

一刀劈下，刀下人立刻就要活生生被劈開，而且分開一左一右，劈得十分整齊。

但都薩竟然好像完全沒有甚麼反應，祇是咧着嘴，笑着望向這一刀。

這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難道都薩已練成了甚麼鐵頭功，可以抵擋得住司羽右衛門這兇猛的一刀？

不！

都薩沒有練過鐵頭功，也許他的腦袋，就是整個人最不堪一擊，最脆弱的地方。

但他何以能夠信心十足地不閃不避，也不出手招架，莫非眞的活得不耐煩了？

也不！

都薩的確是信心十足！

他是對段厚淳的反擊信心十足！

＊　＊　＊

段厚淳又出手了。

他這一次出手，目標直指司羽右衛門的右腕！

拈花指！

一指就中！

一中就把司羽右衛門整個人震飛！

都薩大笑，因爲這一切已在他估計之中。

段厚淳大勝！

但司羽右衛門卻反而發出了一下得意洋洋的笑聲。

一個正給敵人以內家重指擊中的武士，又有甚麼好得意的？

＊　＊　＊

司羽右衛門的年紀並不老，但在江戶，他的綽號偏偏就叫——老狐狸！

但這「老狐狸」究竟有多狡猾？

這一點，恐怕就不是都薩和段厚淳所能清楚的了！

段厚淳以拈花指擊中司羽右衛門，把他整個人遠遠「震飛」！

但其實被「震飛」者，祇是司羽右衛門早有預謀，自我安排出來的結果。

他甚至早已算準了段厚淳會有此一着！

透過這一招，他早已選擇了衝進無名穴的有利方位！好一個司羽右衛門，竟然在任何人都萬萬意想不到的方位，衝向無名穴！

無名穴就在他俯衝而下的右下方。

司羽右衛門衝勢急如箭矢，誰能阻擋他？

穴外，沒有人能。

但在穴內，卻又怎樣？

＊　＊　＊

無名穴，雖然名曰「無名」，實則早已名動江湖，威震天下！

沒有人能瞭解，無名穴內眞正可怕之處何在？

司羽右衛門當然明白。

但明白又如何？他還是無法抗拒直闖無名穴的巨大誘惑。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這是武林中所有練武者的共同意願，問題是，是否眞的有勇氣付諸行動而已。

司羽右衛門的身體迅速向下沉。

他的身子沉得極快，同時，他的兵刃已在這一瞬間轉換了。

他換了一把刀！

一把黑色的刀！

那是他在十年前，在賭場裏用自己的一顆腦袋下注，結果險勝回來的。

這把刀並不奪目，但卻絕對鋒

利。

他深信，沒有人可以抵擋這把刀的殺傷力。

可是，他才衝入無名穴，他這把刀的刀刃，就已給一隻蒼白的手輕輕抓住。

＊　＊　＊

蒼白的手，蒼白的一張臉。

一個中年人，一個武林人。

一個令司羽右衛門無理由相信會出現在自己眼前的人。

這人竟是老宗主。

但老宗主怎會年輕起來？

不是老宗主。

這人可以是任何人，但決不可能會是老宗主。

但這人分明就是老宗主。

他若不是老宗主，又是誰？

無名高手　大敗神魔

「你是誰？」

「老宗主。」

「不！你不是老宗主！」

「我不是老宗主？你連我都認不出了？」

「你只是一個冒充老宗主的人，老宗主不會這樣年輕！你只是個冒牌貨！」

「眞的嗎？」

「別胡說八道，你究竟是誰？」

「我是誰？哈哈……憑你這樣的小脚色，又豈配問我是誰！」

這個臉色蒼白的「老宗主」突然內力一吐！

司羽右衛門一直引以爲傲的刀，立刻就斷了。

但這並不足以致命，這把刀的折斷，只是告訴司羽右衛門：你敗了！

司羽右衛門當然敗了！

在「老宗主」的手下，誰能不敗？

但司羽右衛門仍然不相信，眼前這一個人，就是「老宗主」！

他很想知道答案。

答案很快就出現。

「老宗主」輕輕撕開了他的臉皮。

他的臉皮，其實不是他的，只是一塊精美無比的人皮面具。

這人到底是誰？

這人微笑：「我就是無名穴的第五代弟子，也是你們『老宗主』務須除掉的人。」

司羽右衛門望着這人。

這人的臉，對他來說是很陌生的。

不但他感到陌生，任何人看見這一張臉，都會有着同樣的感覺。

沒有人會知道，這樣的一個人，赫然就是鼎鼎大名無名穴的第五代高手！

司羽右衛門忽然感到很頹唐。

這是他從來沒有遇過的高手，但這高手，看來卻是那樣平凡，毫不起眼。

可是，就連老宗主，也認爲他是一個可怕的勁敵，此人不除，老宗主決難高枕無憂。

司羽右衛門忽然問：「你叫什麼名字？」

「第五！」

「第五？」

「不錯，我是無名穴的第五代弟子，所以，最適當的名字，就叫——第五！」

司羽右衛門苦笑：「你最適當的名字叫第五，那麼，我最適當的又是什麼名字？」

「失敗！」

「失敗？」

「不錯，你已經是個失敗的人，所以，你的名字就叫——失敗！」

司羽右衛門搖搖頭：「不，我的名字並不叫失敗，而是叫——死人！」

「死人！」第五若有所思，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你既然想做一個死人，那便去死吧！」

司羽右衛門道：「不錯，眞的很該死了！」

然後，這個武士就嚼舌自盡！

第五搖了搖頭，嘆息着說道：「你的舌頭，實在十分難看……」

＊　＊　＊

第五！

無名穴的第五代高手第五，不費吹灰之力，便把武功卓絕的司羽右衛門送入鬼門關內。

但司羽右衛門的武功眞的很卓絕、很厲害嗎？

那當然是要看他的對手而定。

就在這時候，老宗主來了！

眞眞正正的老宗主！

不可一世的老宗主！

連司羽右衛門都已闖入了無名穴，老宗主又怎會站在無名穴之外。

「第五代高手！」老宗主嘿嘿冷笑，「眞不簡單，本座倒要見識見識！無名穴第五代高手的絕世神功！」

第五凝視着老宗主，道：「不久之前，有人送我一塊很精美的人皮面具，那人曾說道：『老宗主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英雄、勇武、威嚴、震懾天下！』」

老宗主道：「你同意那人說的話嗎？」

「不同意。」

「那麼，你認爲本座是個怎樣的人？」

「膽怯、粗暴、不堪入目！」

「很好！終於有人斗膽如此面對面批評本座！」老宗主獰笑。

第五道：「昔年老宗主橫掃大

江南北，所恃的並不是眞材實學的本領，而是靠逾千魔衆，數百戰將的支撐，他們所堆叠起來的屍體，造成你高高在上的地位！」

「一將功成萬骨枯，自古如是！」

「可是，你根本不是眞正的梟雄！根本沒有力量可以完成你夢想中的霸業！」

「只怕未必！」

「我是無名穴的第五代弟子，你要消滅無名穴的勢力，就得從我身上着手！」

「此事用不着你來提點！」老宗主冷笑不已。

第五哈哈一笑，道：「你我等候這一戰已久，就請出手吧！」

老宗主獰笑：「當然不會客氣！」語畢，緩緩地伸掌！

他的右掌，竟已像是火燒一般的火紅！

第五沉聲道：「是『天魔紅焱手』！」

但語聲未了，老宗主右掌竟迅速地變成一片冰之色。

第五的臉上，不禁露出訝異的神情：「原來你已練成了『玄冰火焱陰陽掌』！」

老宗主嘿嘿一笑，道：「算你識貨，就且看本座如何大破無名穴罷！」

第五、老宗主之戰，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但外面的情況又怎樣？

* * *

外面，大雪再飄，飄在宇文嘯天的身上，也彷彿飄在宇文嘯天的心裏。

但大雪未能把他整個人凍冰。

縱使大雪眞的已飄入他的心裏，他的一顆心仍然熾熱如火。

也許，是因爲少宗主就在他的身邊。

少宗主，本來就是個美人。

一個給老宗主寵壞了的美人。

可是，宇文嘯天卻是她的尅星，他似乎一生下來，就已命中註定，會把少宗主尅制得貼貼服服，甚至是貼服得無所遁形。

少宗主，她心高氣傲。

但她再心高氣傲千萬倍，還是壓不住宇文嘯天這個人。

她馴服了！

她馴服在宇文嘯天的脚下，那是因爲她知道，這是必然的，也是值得的。

她當然知道，宇文嘯天還有別的女人。

但這已無關宏旨，一個眞正的英雄人物，身邊的女人通常都不會只有一個。

只要能在這大雪紛飛的時刻，能夠和宇文嘯天依偎在一起，就已經很好很好……

在宇文嘯天和少宗主的背後，有一個駝背老漢，他是少宗主的奴僕——駝啞巴。

駝啞巴不會說話，但卻很懂得主人的意思。

主人的命令還沒有說出來，他往往已搶先一步把事情辦妥。

現在，駝啞巴知道自己什麼也不必做，只要捧着酒罈，爲少宗主和她身邊的男人不斷斟酒就可以了。

宇文嘯天忽然問少宗主：「假如我要娶妳爲妻，妳會怎樣？」

少宗主眨了眨眼，道：「我會立刻刻苦練武功。」

宇文嘯天奇道：「爲什麼？」

「我若有一個這樣兇的老公，若還不再苦練武功，一定會給老公欺負得好慘！」

宇文嘯天恍然，道：「但妳不必害怕，我是不會娶妳做妻子的。」

少宗主的眼睛立刻紅了起來。

宇文嘯天嘆了口氣，又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少宗主道：「我知道，你心裏早已有了別人。」

「所以，我是不能娶妳做妻子，但娶妳做個小侍妾，卻是不成問題，只要元配夫人不吃醋就可以了！」

少宗主氣得跳了起來，拳如雨下不斷揍在宇文嘯天身上。

「你好可惡！」

「事有先後，要是我認識妳在先，認識她在後，那麼，妳就是元配夫人，她才是個小侍妾！」

少宗主聽了這話，停了下來。

她想了想，才又再眨眨眼道：「爲什麼凡是你講出來的話，都好像很有道理似的？」

「因爲我本來就是個很講道理的人。」

「有理！有理！就連這一句話都很有道理！」

* * *

無名穴已經被攻入。

但攻入，並不等如被攻破。

第五、老宗主之戰，終於展開。

第五，是無名穴第五代的主人。

他不能敗，一敗就再也無法保持無名穴逾百年以來的聲譽。

就算這點虛名不打緊，但老宗主若勝了，以後的江湖大勢會變成怎樣，實在不堪設想。

然而，兩大高手生死戰，必有一勝、一敗！

他會不會同歸於盡？

這就難說得很了。

一切一切的答案，還要等待這一戰之後，才能揭曉！

第五，沉着應戰。

他絕對沒有輕視老宗主。

老宗主既然能夠闖入無名穴，這個老魔頭的份量就一定絕不簡單。

第五並不在乎個人的生、死、榮、辱。

但命運之神的安排，使他成爲無名穴的第五代主人，這無疑是在他的脖子上套上一副沉重的枷鎖！

個人不重要！

但無名穴卻很重要，因爲這已不單止關乎到他自己一個人的事。

老宗主，也同樣是許勝不許敗。

數十年來，他一手創立了自己的霸業，只要能夠把無名穴徹底消滅，普天之下，又還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得了他的邁進！

大破無名穴，是老宗主數十年以來的願望。

而這願望能否達成，就只看這一戰！

老宗主與第五之戰！

* * *

無名穴之戰已展開，但在無名穴之外，卻有兩個人在絮絮不休地爭論着。

他們正是諸葛悟和盧下人。

盧下人道：「我以爲咱們以後再也不會碰頭了。」

諸葛悟道：「只要你還有命在，咱們總會有碰頭的機會。」

盧下人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諸葛悟道：「凡是有熱鬧可看的地方，我都會趕到，此謂之良機莫失，失機者斬。」

盧下人道：「難怪有人說，你是個混帳加八級的混蛋！」

諸葛悟道：「盧兄，你這個人最大的本領是什麼？」

盧下人道：「拳法，我練的拳又快又兇猛又沉重，連我自己也感到很滿意。」

諸葛悟道：「可惜我一直沒有機會領教。」

盧下人道：「來日方長，總有機會的。」

諸葛悟道：「但照我看，你最大的本領，決不會是什麼拳法，而是……」

盧下人道：「你認爲我最大的本領是什麼？」

諸葛悟道：「照我看，盧兄最大的本領，是裝蒜！」

「裝蒜？裝蒜也算是一種本領？」

「當然算，而且要裝蒜裝得出神入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盧兄裝起蒜來，簡直是第一流的高手。」

「是嗎？」

「當然是的，你眞是十分了不起，佩服！佩服！」

「但盧某不明白，你怎會認爲我是裝蒜的第一流高手？」

「盧兄，你要瞞過別人，那是易如反掌，但諸葛某早就看出，你並不是等閒之輩，你一直假裝武功平平無奇，實則深藏不露，顯然是有重大圖謀。」

「哈哈，諸葛兄，你果然獨具慧眼，將來老子若成爲武林盟主，一定會重金禮聘閣下做我的跟班！」

* * *

無名穴內，老宗主已連發三十七掌！

這三十七掌一氣呵成，每一掌都具有鬼神莫測之機，天崩地裂的威力。

但第五以柔制剛，以快打快，竟把這威力無儔的三十七掌，一一化解於無形。

老宗主冷笑：「『無名旋風散手』，果然名不虛傳，本座今天總算開了眼界！」

第五道：「尊駕的『連環化空無定掌』也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境界！」

老宗主道：「你我棋逢敵手，這一戰非要分勝負決生死不可，既然如此，何不在兵刃上再決高下？」

第五道：「老宗主既有此意，第五自當奉陪。」

老宗主終於亮出了他的兵刃！那是他的秘密武器——一把形狀奇特的鱷齒刀！

第五的兵刃也亮出了。

那是一把劍！

第五望着這一把劍，緩緩地說道：「這二十五年以來，我每天只做兩件事。」

老宗主道：「第一件事，當然就是練武功！」

「不錯。」

「第二件事又如何？」

「鑄劍！」

「你花了二十五年時間，鑄造了多少把劍？」

「一把，」第五的目光，凝視着手裏的劍，緩緩道：「就是這一把。」

老宗主目光閃動，道：「但照本座看，這並不是一把好劍！」

第五道：「不錯，這把劍，雖然花費了我二十五年時間來鑄造，但它仍然不是一把好劍。」

老宗主冷冷一笑，道：「不但不是一把好劍，若照本座的眼光看，簡直是差之極矣！」

第五道：「但再差也是我自己親手鑄造的劍，這樣的劍，會令我感到信心十足。」

老宗主道：「本座對你這種看法，不敢苟同。」

第五道：「不必爲此事而爭

論，咱們放手一搏，便知情況怎樣！」

老宗主大笑：「好極！本座出手了！」

第五的劍，緩緩地遞刺出去。

這一劍，刺出去的姿態十分笨拙，就像是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一樣。

但第五是當世用劍的頂尖高手。

他這一劍，看來慢得不能再緩慢。

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劍竟已把老宗主的所有退路，所有死角全都封死。

這赫然是無懈可擊，也無法可以躲避的一種劍法。

老宗主的眼神變了。

他知道，這一劍的劍尖，比毒蛇還更狠毒，只要他一動，劍尖便會刺穿他的咽喉。

「果然不愧是無名穴的第五代高手！」

第五沒有答話，他的眼神，已完全集中在劍尖之上，他的劍，一直緩慢地不斷向前遞刺出去。

劍尖漸漸逼近老宗主，越來越逼近老宗主。

劍尖離老宗主咽喉竟已不及半尺。

但就在這半尺遙距離停住，他的劍不再刺出去了。

老宗主的瞳孔瞇成一線。

「為什麼不再刺過來？」

「我為什麼要刺？」

「你不敢嗎？」

「不是不敢，而是不想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好狂妄的口氣！」

「口氣再狂妄，也不會傷人！」

「放屁！劍能傷人，話更能傷人，你終年藏在這暗無天日的無名穴裏，對人對事，能懂得多少？」老宗主冷冷道。

「你也許說得很對……」

就在第五說完這句話的時候，老宗主突然揮刀！

鱷齒刀突然出手！

他一聲斷喝，已連人帶刀撲向第五！

第五的劍尖，本已在他咽喉面前不足半尺！

但老宗主竟然不閃不避，分明看見這劍尖就在面前，但他仍然不顧一切，揮舞着鱷齒刀，狠狠地向第五撲去。

劍尖立刻刺在老宗主的咽喉上。

但實際上，第五的劍，一直沒有再動，這把劍仍然停留在原來的位置。

只是老宗主自己把咽喉直迎上去，看來這簡直就和自殺沒有分別。

然而，分別終究還是有的。

其中最大的分別，就是這一個人並非普通人，而是「天魔一宗」的老宗主。

老宗主膽敢迎着無名的劍尖直撞過去，當然不是自殺！

他年紀雖老，但雄心猶在！

這無名穴之戰，是他這數十年來最重要的一戰。

他既不能敗，當然更不能死！

雖然第五的劍尖已和他的咽喉撞在一起，但無名的劍並未能貫穿過老宗主的咽喉。

「噹」的一聲，第五的劍竟被震得折斷！

第五的劍，果然不是一把好劍！

但老宗主的鱷齒刀，絕對是一把鋒芒畢露，削鐵如泥的好刀！

就是這麼一招，主客之勢已然逆轉。

第五劍尖折斷，餘下半截劍刃雖仍然能夠傷人殺敵，但能夠殺得了老宗主嗎？

老宗主欺身直上，刀刀狠狠地向第五剁了下去。

突然之間，第五身形往後急退，但他的斷劍卻仍在老宗主面前，颼颼颼連刺三劍！

「以氣馭劍！」老宗主脫口大叫！

他一面脫口大叫，一面抖擻神威，以鱷齒刀狂劈斷劍！

「鐺！鐺！鐺！」連續三刀，老宗主每劈一刀，斷劍就短了成寸！

第五身形急起，手中一晃，又亮出了第二件兵刃。

這第二兵刃，仍然是劍。

一把軟劍！

老宗主獰笑道：「這把軟劍，也是你親手鑄造的？」

第五道：「不，這是先父臨終前交付給我的。」

老宗主道：「這把劍，比你自己鑄造的劍好得多了，但對本座來說，仍然只是爛銅廢鐵！」

第五淡淡一笑，道：「無名穴的武功，無名穴的兵刃，倘若真的如此不濟，你又何必千里迢迢，誓破無名穴而後甘心呢？」

老宗主的臉色立刻沉下，彷彿已中了一劍！

劍能傷人，話更能傷人！

這句話，果然不錯！

＊　＊　＊

無名穴內，兩大高手的比拚，令人關注，令人矚目。

但沒有人能進入無名穴內觀戰，只能在無名穴外靜心等候這一戰的結果。

少宗主忽然問宇文嘯天：「你會不會對付『天魔一宗』？」

宇文嘯天笑道：「當然會，而且第一個要對付的人，就是妳！」

「除了我之外呢？」

「你逼我回答這種問題，並不是一件聰明的事。」

「我這個人，本來就笨得可憐，不然的話，也不會老是纏着你這個可惡的混蛋！」

「我是可惡的混蛋，那麼妳又算是個什麼樣的蛋？」

「我？我是混蛋身邊一個美麗的傻蛋。」

「既然知道自己是個傻蛋，就不要說話。」

「為什麼不能說話？」

「因為傻蛋說的，都是傻話！」

＊　＊　＊

在無名穴的另一邊，盧下人忽然用一根樹枝作為長劍，不斷地在比手劃脚。

諸葛悟看了大半天，一面看一面不停地在搖頭。

盧下人忍不住問：「你不住的把腦袋在我面前搖來搖去，算是他媽的什麼意思？」

諸葛悟眨着眼，道：「請恕諸葛某說句老實話，我不停地搖頭嘆氣，是因為我自出娘胎以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差的劍法！」

盧下人道：「是真的嗎？」

諸葛悟道：「本來，我一直以為，盧兄是個裝蒜高手，只不過是滿瓶不動半瓶搖，真人不露相而已，豈料……豈料嘛……」

「豈料怎樣？」

「豈料原來是我看錯了，你並不是故意裝蒜，而是根本一無是處，一場糊塗的草包！」

「很高明！」

「你說誰很高明？」

「當然是閣下！」

諸葛悟「哦！」的一聲：「何以見得？我有什麼地方高明啦？」

「你用很高明的激將法，希望可以把我真正的武功逼出來，對不？」盧下人冷冷地說。

諸葛悟眨了眨眼，道：「是又怎樣？但照我看，無論我在你身上下多少工夫，都是多餘的！」

盧下人道：「諸葛兄，你不必繼續使用這些激將法了，山人自有山人的一套，用不着你這些閒雜人等來多管閒事！」

諸葛悟道：「你在侮辱諸葛某！」

「盧某人要侮辱別人，從來都不必皺一皺眉，你若不高興，可以立刻夾着尾巴滾蛋，也可以衝上來找我算帳！」盧下人大笑。

諸葛悟「哼！」一聲，道：「我不走，也不和你這種人一般見識，總之，我賴在這裡，無論你想變什麼把戲，都逃不過我的一雙眼睛！」

盧下人「呸！」一聲，罵道：「你果然是一個十分討厭的混蛋！」

他把枯枝在空中揮來揮去，忽然昂步挺胸，直闖無名穴。

諸葛悟得意地一笑，忽然背後有人嘆一口氣，道：「古往今來，最有效的法子，還是激將法！」

諸葛悟沒有回頭去看那人，因為他不必看，已知道那人是誰。

「宇文老弟，你的輕功真是越來越精進了。」

「不是我的輕功大有進境，而是你的耳朵大有問題。」

「我的耳朵有什麼問題？」

「似乎很不乾淨，有大量耳屎堵塞住，所以聽不出我的步履聲響。」

「是真的嗎？」諸葛悟眉頭一皺，道：「下次沐浴的時候，非要好好清理一下不可。」

「下次？下次沐浴，要到什麼時候？」

「快了，我每年沐浴一次，下一次距今……大概只有八九個月吧……」

＊　＊　＊

無名穴內，刀劍之戰又再展開，戰況漸趨激烈。

老宗主飛身而起，刀勢有如飛瀑，刀刀驚險雄渾，絕非筆墨所能形容。

他的刀，又似是急湍的河水。

河水激起了漩渦！一個又一個的漩渦，有如魔鬼的呼喚，足以把任何生命絞殺得無影無形。

反觀第五，他的劍勢並無霸氣。

他每出一劍，看來都是平平淡淡的，這根本就不像是一種殺人的劍法。

只聽一聲清嘯，第五的軟劍突然劍走偏鋒，由令人意料不到的方位向老宗主進擊。

他的劍勢突然變了，變得激烈、淒厲、威猛！

這只是一剎那間的事！

老宗主狂笑：「好！這才是無名穴的劍法！」

他一面狂笑，一面抽出了另一件兵刃——四尺軟鞭！

軟鞭，本是一種柔韌而長可及遠的兵器，但老宗主這一條軟鞭，長僅四尺！

但四尺軟鞭的威力，絕不可以等閒視之。

在老宗主精湛的內力下，這一條四尺軟鞭，絕對可以碎碑裂石。

若要用這軟鞭來擊碎一個人的腦袋，對老宗主而言，簡直是一樁不費吹灰之力的事。

老宗主右手握刀，左手揮鞭，每一刀都自創一格，每一鞭都兇猛無匹！

但卻有人在冷笑！

「堂堂一代武學大宗師，使出來的武功，卻像是玩雜耍的江湖賣

藝人！」

老宗主的眼色變了！

是誰闖入了無名穴？是誰斗膽用這種話來批評「天魔一宗」的老宗主？

老宗主大吼，陡地退開三丈，雙目暴睜，惡狠狠地瞪視着那人！

那人手裏拈着一根枯枝，臉上的神情怪異之極，也可惡之極！

老宗主喝道：「什麼人，報上名來！」

「盧下人！」

「呸！在武林中，你算是老幾？」

「我算是老幾？嘿嘿，大概是老大吧！」

「放肆！」老宗主暴吼如雷，突然手中四尺軟鞭化成一支利箭，脫手直刺盧下人胸膛！

但盧下人身形閃動奇快，「颯！」的一聲，人已閃到第五身邊。

第五凝視着這個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道：「此乃是非之地，閣下不宜久留！」

「此地眞乃是非之地嗎？」盧下人大聲問。

「在下所言，全屬事實。」

「那好極了，盧某找了很久，才找到了這個是非之地，正是他媽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妙也！妙也！」

第五一怔，道：「閣下到此，是否有備而來？」

盧下人道：「要戰高手，自當有備而來，這一根枯枝，就是盧某準備好的！」說着，把手中的一根枯枝，在第五面前晃來晃去。

第五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老宗主大怒，喝道：「就且讓你倆聯手，來一戰本座吧！」

第五尚在怔呆之際，盧下人已搶先出手，以手中枯枝進襲老宗主。

老宗主怒道：「螳臂擋車，螢光怎能比皓月！」

他手中鱷齒刀發出了凌厲的殺氣，一刀直砍盧下人的面門。

盧下人怪笑，向左一掠八尺。足一點地，又翻出丈二，然後反轉身以枯枝急點老宗主右眼。

老宗主一聲冷笑，刀勢縱橫，把盧下人逼了開去。

豈料盧下人竟然在鱷齒刀下，欺身搶進，以小擒拿手直捏老宗主左脅下要穴！

老宗主並不閃避，任由他的五指直捏下去！

原來老宗主以魔功護體，心想這渾人不識好歹，不知死活以五指觸及自己的身體，但只要魔功一發，這渾人的五根手指又焉會不被震碎之理？

若非如此，也顯不出「天魔一宗」老宗主功力的厲害！

第五目睹這情況，不禁爲之搖頭嘆息。

可是，出人意表的情形突然發生了！

老宗主雖然早已暗運魔功，要把盧下人的五指震碎，但結果，盧下人的五指安全無恙，倒是「天魔一宗」的老宗主，突然驚呼，繼而嚎叫，頹然倒了下去！

盧下人似是滿臉詫異之色，俯身瞧着躺在地下的老宗主：「你怎麼啦？」

老宗主臉如土色，雙手顫抖得十分厲害。

他又驚又怒的瞪視着盧下人，顫聲道：「你……你用的是什麼妖法？」

盧下人「哦！」一聲，道：「你知道了？你居然眞的知道，盧某用的是妖法？呀……眞了不起，果然不愧是『天魔一宗』的老宗主！」

第五也大爲詫異。

他的驚詫，恐怕並不亞於躺在地下痛苦呻吟的「天魔一宗」老宗主。

第五神情怪異地望着盧下人，道：「盧兄……這……這是……」

盧下人嘻嘻一笑，道：「這算不了什麼，盧某只是出手把這位老宗主的武功廢掉罷了！」

他說得輕描淡寫，好像只是吃掉一顆桃子那麼輕易！

第五呆住了，他呆呆地望着這個自稱是「盧下人」的神秘人。

第五終於問：「你究竟是誰？」

盧下人哈哈一笑：「我就是盧下人！」

第五道：「盧兄在武林中很有名氣嗎？」

盧下人道：「若論名氣，我連個屁也不如。」

第五道：「但你卻把名震天下『天魔一宗』老宗主的武功廢了……」

盧下人道：「怎麼，不可以嗎？難道老宗主的武功，一定要由閣下來廢掉，才算是他媽的順天應人，合情合理嗎？」

第五一怔，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只是……」

「只是什麼？太令人震驚了？太令人難以置信了？對不？」

「這……好像是的……」

「呸！都是狗屁不通的渾人！」

盧下人嘿嘿一笑，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十年，你們這些什麼江湖人，武林頂尖高手，來來去去都只懂得沽名釣譽，而且對『名氣』這兩個字看得比什麼都更重要，盧某今天，就是要讓你們這些曠世高手見識見識，像我這種無名小卒的威力！」

第五聽到這裏，不禁長嘆一

聲，喃喃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 * *

無名穴外，宇文嘯天正在和諸葛悟比拚掌力。

這兩人比拚掌力，並不是決一死戰，而是諸葛悟對宇文嘯天說道：「今天俺悶得快要發瘋，咱們比拚三掌，消解消解悶氣，如何？」

宇文嘯天道：「我不悶，而且心情十分愉快，正因爲心情十分愉快，所以，就算你要我陪着你往糞坑裏跳下去，我也會奉陪！」

諸葛悟大笑：「好！不愧是宇文嘯天！」

兩人於是連拚三掌。

三掌過後，諸葛悟問宇文嘯天：「你認爲我的掌力怎樣？」

宇文嘯天道：「平平無奇，甚至可說是差之極矣！」

諸葛悟一怔，半晌才道：「是眞心話？」

宇文嘯天道：「你老人家只是用了兩成內力，又怎能不平平無奇？要是你用上七八成內力，我恐怕早已給你震得飛上了天！」

諸葛悟大笑：「好傢伙，總有得你說的……嗯，少宗主在那邊瞧着你啦，你還是跟她談談兒女私情吧！」

宇文嘯天道：「兒女私情好煩惱！」

諸葛悟道：「你快要大享齊人之福，這當然是煩惱得很的，但不要緊，只要煩上三幾天，就不會再煩惱了，男子漢大丈夫，要是連兩個女人都擺不平，還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宇文嘯天笑道：「英雄難過美人關，正因爲我是個英雄人物，這才更添煩惱！」

諸葛悟大笑，忽然眉頭一皺，道：「依你看，那個盧下人的武功怎樣？」

宇文嘯天道：「高手也！」

諸葛悟一怔，道：「他是高手，我又如何？」

宇文嘯天道：「亦高手也！」

諸葛悟道：「如此說來，他是高手，我也是高手，彼此都是半斤八兩的武林人物，對不？」

宇文嘯天搖搖頭，道：「不對！」

諸葛悟大奇，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宇文嘯天道：「這位盧下人，其實不是眞盧下人！」

諸葛悟更奇，道：「什麼意思？他不是盧下人？那麼他是誰？」

「盧上人！」

「盧上人？」

「盧下人不是眞盧下人，而是盧上人？那麼，盧下人呢？」

「盧下人已給盧上人用十幾根牛筋索，綁得像個大糭子般，然後派人把他運回盧家去！」

「盧上人是盧下人的什麼人？」

「雙胞胎的兄長也！」

「這……這就怪不得了！」諸葛悟聽到這裏，忍不住直跳起來，失聲怪叫道：「難怪今天怎樣瞧，盧下人都不像是盧下人，我還說他在裝蒜，原來是暗中掉了包……但這件事，你又怎會知道？」

宇文嘯天悠然一笑，道：「你以爲我一直獃在溫柔鄉裏，什麼事也沒有做嗎？」

諸葛悟道：「你做了些什麼好事？」

「自然是好事多多！」

「說清楚一點好嗎？」

「這幾個月以來，我一直跟某某人有着極密切的聯繫，而那個某某人，就是『天眼先生』方百通！」

「方百通？這老鬼耳目遍佈大江南北，若論耳目靈通，此人堪稱天下第一！」

「他若不是天下第一，我也不會找他！」

「你找他有什麼事？」

「找人！」

「找誰？」

「盧上人！」宇文嘯天淡淡一笑，道：「因爲我早就知道，武林中唯一可以尅制老宗主的，並不是無名穴的第五代主人，而是無名穴第四代主人的岳丈大人上官金勝！」

「上官金勝？」你是說傳聞中的天下第一異人『必勝天王』？」

「不錯，但江湖中一般人，都以爲『必勝天王』這個神秘莫測的高手，根本並無其人，只是一個傳說中的『武林之神』，因爲從來沒有人見過『必勝天王』上官金勝到底是怎樣的人，但事實上，江湖中的確有這麼一位神秘莫測的絕頂高手，而且，他就是無名穴第四代主人的岳丈！」

「但你和『天眼先生』方百通，卻知道眞的有這麼一位武林奇人存在？」

「不錯，但上官金勝早在二十年前，已然作古，但他還有一個弟子，此人正是盧上人？」

「不錯，因爲，只有盧上人，才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天魔一宗』老宗主尅制住！」

「盧上人又怎會聽你的擺佈？」

「我並沒有擺佈他，我只是告訴盧上人，在這無名穴內，將會熱鬧非凡，並且通知他早點前來湊湊熱鬧，如此而已！」

諸葛悟不禁用力一拍額角：「眞是笨傢伙，其實，我早就看出，盧下人這混蛋和平時大不相同，但怎樣也想不到，盧下人根本就不是

眞盧下人，而是他的孿生兄長盧上人，更想不到這個盧上人，竟然是『必勝天王』上官金勝前輩的弟子！」

「世事難料，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本來就是罄竹難書！」

諸葛悟又再拍一拍自己的額角：「笨東西！笨東西！眞是一個笨得不能再笨的東西！」

* * *

無名穴之戰，就此結束。

「天魔一宗」老宗主處心積慮，密謀多載要剿滅無名穴，豈料世事峯迴路轉，突然殺出一個程咬金，出其不意，不費吹灰之力地便把老宗主的武功完全廢掉。

第五瞧得瞪目結舌，但就連他這樣一號的人物，也看不出盧上人施展的是什麼武功！

原來上官金勝雖然是無名穴第四代主人的岳丈，但他的武功，從來不曾向任何人表露。

即使是第五的父親，無名穴第四代主人，也不例外。

然而，「必勝天王」上官金勝這個傳說中的「武林之神」，的確是確有其人的，只是一般武林中人無法接近此一神秘高手而已。

盧下人，固然是個怪人。

盧上人，比盧下人更怪！

就連諸葛悟這個老江湖，也無法曉得，這對孿生兄弟是在什麼時候掉了包的。

但這一點已再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盧上人已在無名穴裏，擊敗了野心勃勃的「天魔一宗」老宗主，更把老宗主的武功完全廢掉。

這是近二十年以來，武林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樁大事！

* * *

三年後，仍然是在同一地點。

宇文嘯天又再站在這裏。

他已娶了少宗主做侍妾。

少宗主並無異議。

在宇文嘯天面前，她一直千依百順，和以前的少宗主，判若兩人。

但今天，出現在這地方的，除了宇文嘯天之外，並沒有他的妻妾，而是另外一個老人。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而且，這個老人，赫然竟是老宗主！

* * *

天晴，無雪。

老宗主在腰間取下一個鐵葫蘆，仰首喝酒。

鐵葫蘆中，有清香的竹葉青，香氣馥郁，令人爲之精神大振。

老宗主喝了一大口酒，忽然讚道：「好酒！好地方！好一個宇文大俠！」

「大俠？誰說我是大俠？」宇文嘯天莞爾一笑。

「是老夫說的。」

「三年前，你還是叱咤風雲的老宗主。」

「今天，老夫仍然是老宗主，但只是徒具其名，再無當年之勇！」

「你敗了！敗得又快又徹底！」

「不錯，這一敗，毀了老夫的畢生武功，可算一敗塗地！」

「若非經此一敗，你怎樣也不會相信，世間上竟有一個人，可以在俄頃之間，把你苦練了幾十年的武功，完全毀掉！」

「不錯，若非如此一敗，又有誰能相信？」

「當年的感受，如何？」

「痛不欲生。」

「一年後又如何？」

「漸漸淡忘。」

「兩年後又怎樣？」

「棄武習文，頗有所得。」

「所得何物？」

「所得者，可說是本無一物，但卻也是包羅萬象，說不出的豐富。老夫漸漸悟出人生之樂是多方面的，又豈僅只有武霸天下之途徑而已！」

「三年後的今天，又如何？」

「由衷感謝盧上人大俠，他雖廢了我武功，卻令老夫不再自困於刀山火海之中！」

（全文完）

民間英雄史蹟傳奇

凌雲·文　可飛·圖

闖王

驛卒被迫起義　星星之火燎原

這個世界上有老人，也有小孩，有男人，更不能沒有女人，有生出來就享福的，也有生出來就受苦難的，有殺人的，但是，被殺的不一定該殺吧！不知怎麼搞的，偏偏有不少人被殺了，並且，死得很慘，不該死而被殺死了。

幾千年前的大思想家老子，早就有曰：「天何不仁，以萬民爲芻狗。」

很久很久以前——這個「很久」麼，該推到了混沌初開，然後，盤古氏啊，女媧氏啊……據說，女媧娘娘是很喜歡熱鬧的，而且，也挺頑皮的。

這僅僅是個傳說，我可沒看見過。她啊，一天能變化七十次，不過，她變來變去，祇有她一個，她是感到自己太孤寂了呢？還是代這個宇宙感到孤寂？我也說不上來。

總之，她在水中看到了自己的模樣，想出了個頑皮的主意，就是捏土爲人。這個玩耍，她起初做得挺有勁，看！一捏一弄，一個小生靈出現了，再做，再做……哈哈，人是越來越多，越多越熱鬧了，漸漸的，熱鬧起來……她後來開始感到有些煩了，然後，她不想這麼辛苦了，便隨手拿起一條山籐——也可能是其他東西，像個淘氣的女孩子那樣，亂攪那個泥漿坑……大概，就因爲她是個神吧，這樣的亂攪亂抖，又抖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精靈來，而這些小精靈麼，便被稱之爲民。

據說那些由她用泥捏做，被精工監製出來，稱之爲百姓——記住，當時的先民，以得姓爲最重要的事，所以，百姓是高貴的人。

至於抖出來的，粗製濫做，稱爲「民」！而「民」就是奴隸，金石、鐘鼎文的「民」字，就有戴枷鎖的痕跡存在。

姑不論如何，我們的先民就有這樣的看法，人，是有等級之別的，人，有生出來享福的，人，也有生出來受難的。

至於那些被無端端殺了的——請看古代的皇帝墓穴，的確有人與牛馬一樣作爲殉葬，證明有些人是可以平白無端被殺的。

人，生來就互不平等的，從有歷史記載至今天，應該說人是從來沒有平等過。

爲什麼？我也無從說起，咱們還是先講古吧。

* * *

一個老人，年約五十開外，因太多的愁煩或者太多的不幸，令頭髮變白了，想找一根黑的也難，他嘀咕着，而他的嘀咕，就是那同行的人——聽沒聽到亦不可知，至於他講給誰聽更不重要。而身邊那匹華麗的、漂亮的坐騎上，坐着一個

年才廿一二歲的少年公子才惹人注意。

這一老一少就是一幅極端不平等的寫照，年輕的坐馬，而年老的却挑着箱籠雜物，雖說東西不算多，照道理嘛，應該對調位置才是！唉，不是早就說過了，人從來沒有平等過？也眞有可能，少年是揑出來的，而老人，是山籐抖出來的。

「嗨！瞧！誰來啦！」

前面的樹林中有了人聲，那個老人家聽到人聲，可嚇得面孔變了顏色。最近，雖說是天下太平，新皇登基，大有作爲，而且自己的主人——那個少年，又入了庠，其實是出了銀子買來的，無論怎麼說，還不至於有攔路劫掠的事發生，還有，小東家也不是個省油之燈，唉！怕就怕自己老了，如果眞有事，自己首先脫不了身。即便自己是抖出來的黃泥種，可也不甘心那麼死啊！

前面來了四個人，看清楚方放下心來，原來是本城總兵王國興的親軍家丁，還有兩個還認識呢。

少東家已經拍馬迎了上去：「我道是誰，是老關、老賈啊！這兩位却是有些眼生。」

「錢相公，這兩位是咱們的好兄弟，他叫大老李李興，那一個是沒影兒張文。」

「怎麼會有這樣的綽號叫沒影兒？」

「對啊，這綽號可不錯啊，常言道得好，祇有取錯的名字，沒有改錯的花名。哈，我們這位張文兄弟啊，囊中無錢，他盡在你眼前兜啊轉啊，一有了錢，哼！找他比叫魂還要難，所以，有了個沒影兒的花名。」

「哈哈，那今天，張大哥是腰中無文了！」

「您老聖明，對，猜得一點兒也不錯。」

「哈哈哈……」少東家又笑了，不過，笑的時候，他的兩隻眼睛在轉，而且轉得挺怪的。

「老關啊！」少東家笑了一陣，覺得該換口氣了，於是又開口了：「你們看來是在等我？」

「不瞞你說，在等財神！」

「借錢？」

「一猜就中。」

「可是，老關啊！年成不好，放債的也難啊！」

「大相公，如果這個難字出自別人之口，我就信了，祇是您說，我可……哼！不提了，誰叫我們見到了您，這可是救命的事，您通融通融！」

「不是我不信你啊！老關，咱們早有往來……祇不過……」

在場那一個不知道啊，長安縣週圍百里，除了他錢文俊，誰也不能有富裕錢。再說，錢家是靠放債掙起了份龐大的家業，別看他現在是文士的打扮，聽說是入了庠，其實，誰不知道他是用錢賄賂而得來的，錢文俊眞正的身份是無賴加惡棍。

由於他們等錢用，故而在等人，當然並不是等錢文俊，巧就巧在錢文俊剛由省城歸來，誰都知道：「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這句俗語的含意，等錢急用，而錢文俊有錢，能放他過去？還有，這種推搪，分明是故意的，可能要高些利息，也可能有其他的要求，他們心中全有數，奈何等錢用，只好借了再說。

在城中，那間極有名的晉源飯莊上，坐了五個人，可憐的老人扛了箱籠衣物先行打道回府，至於那位高等人——錢文俊讓四個總兵的家丁親軍請進了飯莊，大魚大肉美酒佳餚的招待着，說是代他洗塵，但是，四個人的心目中却在咒駡，咒他祖宗十八代，駡他親娘老子……

吃了大概有一兩三錢銀子，借十兩，利息先扣，實得九兩，再吃一兩三錢這一頓飯，眞正拿到手的實在祇有七兩七錢，您說，天下可有這樣大的利息，可憐的張文，幾乎與同伴打上了架，說眞的，這不是借債，這簡直是喝了砒霜止口渴。

可是他們的老大哥關榮沉痛的開了口：「張賢弟，你別跳脚，徐家婆媳倆怎麼辦？」

哦！一提起徐家婆媳倆，張文不能開口了，就是其他二人賈奇與李興也呆呆的望着那七兩七。是啊！爲什麼借錢啊！還不是爲了一時伏義，還不是看不上那幾個忘八……對，忍了，走，辦事去。

四個人走到了村頭的一間孤零零的破屋前，剛巧聽到裡面有人喧嚷。

「走吧，憑四個兵油子能拿得出五兩白花花的銀子？再說，人家與妳無親無故，憑什麼代妳倆還債？嘻嘻嘻，找包袱背啊！還是跟我走，今晚拜堂請鄉親，哈，有妳的樂趣，至於這個老婆子，又不是妳親生娘，理她幹什麼？她也沒甚麼指望了，妳呢？嗯……」

分明，有人在相逼啊！張文可發了火，一脚踢過去，把這扇本來沒門的門踢得開了又關，關了又開……然後，他一個騰步，竄進了內堂，定神一看，正是那個專門欺壓平民的衙役周八帶了幾個手下在逼人哪。

一個老婆婆半躺着，祇能哭，而一個穿着破舊衣衫，却補得俐落的少婦正滿臉驚恐，周八祇顧放他

的屁，根本沒看見那少婦手中已暗揑緊了一把利剪，分明她是想死了，由此可見，少婦是個烈性的女子，她是寧死不辱。

「徐嫂子，別那麼傻……」張文可怕徐嫂手快出了事。

「張大哥……我……」

「周八爺，咱們又見了！」

「嗯，張兄弟，什麼？眞的要管這件閒事麼？」

「這是閒事嗎？八爺，常言道得好，天下事天下人管得的啊！再說，是你挑唆他們打官司，把她一家可打完了，而今，你還好意思追什麼手續費、紙張費，說實在，什麼都是假的，是你逼人改嫁，是你要人家一門死絕。」

「你有個完沒有？我可不是來聽你講道理，這理兒能值多少錢？」

「給你錢，五兩銀子，交割清楚，如果再來這裡嚕嗦麻煩，你周八可別怪我不客氣！」

常言道：「有錢的人氣粗」，就這個道理，前幾天，可憐的張文也是既講交情，又說理，周八他就是橫豎不點頭，說實話，周八是故意佈了這個局，讓徐才打了個沒頭沒腦的官司……徐才他那會知道，鼠牙雀嘴，可以毀家，何況，再加上有人從中擺佈，你花錢，對方也陪你花錢，最後，周八的眞正面目露了出來，兩邊才發現全上了當，可惜錢入公門，宛如泥牛入海，焉有回頭？最後，周八還逼着徐才還什麼人情費、手續費、紙張費……徐才眞讓個周八活活的逼死了。照理，該完了吧？不，周八一句「夫債妻還」，就此將徐嫂子桃姐牽入了漩渦之中。

說句實在話，周八這個喪盡天良的畜牲，憑他居然打上了徐嫂的主意，這個才廿歲，又美又媚，又善待家務又能綉花的美人，到那裡去找？

周八是無論如何要將她抬回家中不可，桃姐可恨死了自己，原來，丈夫的家是讓自己這個掃帚星給毀了，她要一死了之。

但，家姑又該如何？爲了這場官司，她老人家已是受盡了折磨！

還好，張文的及時到來，方算解救了這場厄運，而且，張文對周八說了狠話，別以爲張文祇不過是個家丁親軍，他也有他的好朋友，若眞的無理取鬧，張文能打他一個落花流水。

不過，錢，他從那裡來的？

問，當然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張文已是揚長而去。非但如此，還給她婆媳倆留下了一兩碎銀。

桃姐感激萬分，別小看這一兩銀子，小康人家已能支持一段時間，再說桃姐善於綉花，她還能有些收入，祇不過，張文是一個吃餉的軍丁，在崇禎初年，這個營餉不一定準期，即使準期發了，能得多少？還得還了那五兩……唉！桃姐啊！妳那知道，他其實是負了十兩的債啊！

四個人共負擔這一筆債，每人二兩五，可是，他們四人，每個月的月餉一共才六兩，而粗大的漢子，總得有些花費，一來二去，祇能每人每月湊上二錢五，付了利息，不能還本，爲求其他地方有些收入，上賭場……

這一來，四個人更窘，也更難過了。後來，連湊利息也湊不上，無法可想之際，來了個救星，便是他們當初等待而希望向他借錢的那個人——高迎祥。

高迎祥是個肝膽的漢子，並且慷慨磊落，想不到，朝政專尚空話，皇帝又剛愎自用，以爲是天下太平，而他的左右大臣，連幾位丞相全是和稀泥的專家。那可好，你皇帝老子說天下太平，那就天下太平，你說東寇急，即是關外新崛起的大清國，不錯，就是東寇急；你以爲自己英明神武，就是英明神武，其實天下已開始分崩離析了。

爲了東寇，增加訓練軍費，加得那些老百姓死去活來，不成個人形，而他（皇帝）還在加——老百姓還能有個活路嗎？

最令高迎祥棘手的是：取消了驛站。

驛站，是大明朝的一項有力的籠絡手法。所籠絡的全是强有力之人，令他們代驛站辦事，使其肩挑背負，這一來，令天下的有力有氣的，爲驛站奔走，而消耗其歲月。當然，國家是有份口糧發給他們，而這些所謂驛卒，就憑仗這份口糧，可以不受飢餒之苦，看來是朝廷養了一批人，其實，此中大有玄妙，至少，讓他們可以安心度日，而不敢爲非作歹，嘿，有這樣個兵科給事中，此公名叫劉懋，爲求討取皇帝歡心，上了一本，請裁驛遞。

有這樣個糊塗兵科給事中，更有這樣的莫名其妙的英明神武皇帝，一搭一檔，就此闖出了個瀰天大禍了。

不錯，裁驛遞表面看來，一年可以節省數十萬兩銀子，但是，他倆可忘了，秦晉土地貧瘠啊！有不少地方根本無田可耕，而今，再失去了驛站這一項生計，試問：這批標悍有力的驛卒，該如何去謀生？

譬如現在，高迎祥就是個被裁的驛卒之長，他本來好交朋友，更加視錢財如糞土，苦就苦在他手下的驛卒就有不少，有些人這一停職，他們的口也停了。三個兩個求他幫忙，他還可以勉强的應付，人

一多，高迎祥就犯了愁。

尚幸，家中事憑仗侄女兒桂英打理着，唉！你說是虎門有虎女也好，你說女兒家生具個俠義心腸也成，桂英和她叔父有個共同點，寧可自己挨餓，她可看不得別人過不去，故此，這兩三天，她也愁緒鎖上了眉頭。

這個時候，關榮、賈奇、李興和張文來找他了，試問，能有辦法嗎？十兩銀子，現在別說十兩，連個一兩、五錢也得東湊西拼了呢，高迎祥爲了難，四個人更傻了眼，事實俱在，借錢的人，他們找上了你，可以說將希望完全放在你身上，你一個沒有，他們是不是都傻了眼？

關、賈、李、張是明白了高迎祥的處境，他如此的辛苦，還流着眼淚說個「沒」字！這是眞正的沒有了啊！怎辦？不能賴下去，不能讓老高爲難，四人走了。

他們走了，高迎祥幾乎哭了，這可不是假的，高迎祥一生慷慨，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人，上文已說過，他寧可自己爲難，也不肯讓人爲難，今天，他把人推出了門，而這幾個人是來求自己的。

「五叔，你怎麼啦。」是桂英，她如今見到了一件她不能相信的事：「你也會哭！」

「爲什麼我不能哭？」

「你是英雄，你是豪傑。」

「唉！桂英，英雄有淚不輕彈，祇是未到流淚時，妳五叔也是人啊！妳該看見了，那四位全是好人，全是英雄，爲了婆媳倆，免得她們家破人亡，他們借了錢……可背上了閻王債，這世道，哪有理兒說啊！好人，有良心的人得受苦受難！誠如妳說，妳五叔也快自顧不暇了啊！」

「又在發牢騷啦。」門一推，進來一個中等身材、長着一張高貴的面孔、慈眉善面的男人。

「啊！玉峯，你怎麼來了？」高迎祥一見此人，他十分的高興，因爲此人是他的好朋友，是個有主見，有頭腦，處事冷靜的人，還有個特點，沉着，很少說話，但是不說則已，一說必有個宗旨、準則。

「我來找你啊，可能會害了你，也可能讓你豎起桿大旗來。」

「你說什麼？」高迎祥有些緊張了。

「天下該大亂了啊！」

「嗯！」高迎祥也有同感。

「別以爲是裁了驛遞，其實，是官逼民反，試問，這裡附近，有多少驛卒？他們該怎辦？你沒聽說，已經有不少人在暗中計劃，蠢蠢欲動，再加上有錢的逼沒錢的，吃飽的不理沒吃的，如岳兄，瀰天大禍，逼在眼前了啊！」

高迎祥不敢說話，其實，他不是個領頭的人才，他雖然恨那些不平事，實在說，他拿不出個好辦法來，他是個驛長，本來，他是十分的滿足於自己的一切，造反！豎義旗，他造夢也沒有想過，而今天，田見秀——號稱玉峯的至交好友來提醒他，不錯，田見秀是個別具機智的有謀之人，他料事準，反應快，也不至於胡亂說話，但是，今天，他却來勸自己造反，造反可是件大事啊！這不是死一個人兩個人的事，一個不巧，九族全誅。

「你有多少個親人？」田見秀冷靜的問。

這點還比較放心，自己眞正的親人有多少？除了桂英，還有個外甥，在米脂還有個外甥，嘿，離得那麼遠，他們也不至於查出來，不過，造反嘛……他看了田見秀一眼，而田見秀祇是微笑。高迎祥有些奇怪，這又有什麼好笑的？這時，外面却傳來了喧嘩聲。

先擱一擱造反的事，看外邊有什麼事情發生。

開門一看，打羣架，而且還打得挺熱鬧。

「什麼，想走啦，想溜啦，走得了嗎？借了我的錢，哼哼，老實說，少一個崩子兒也別想清了債！」

「可我們……還得還少嗎？」

「還欠多少？好了，別打了！」倒也靈，那位高等人一呼喝，果然，將這場羣架阻住了。

現在關、賈、李、張四人站在一邊，那一邊是錢文俊爲首的十來個人，八個武師像雁翅般向左右分開，關榮已受了些傷，張文更見了血，分明，錢文俊手下動了傢伙。

「好，關榮，我可是認識你的，因你而認識其他三個，銀子是你拿的，借据上當然也有其他三位的名字，否則，我也不能一窩兒扣住，對吧！」

「不錯！」

「好啦，現在，你們欠我的銀子是四十七兩。」

「你說什麼？」張文跳了起來，憑天地良心，先扣、又吃，實際到手是七兩七錢，那會一變，變成了四十七兩？何況，自己已還了八兩。

「八兩是利息。」

「什麼利息？」

「什麼利息？到現在才問，你今年貴庚？」

「什麼？我不會掉文。」

「你今年幾歲？嗯，三十一歲，老大不小了吧，怎能說我騙你們，你們四個人打的手指模，哼！加起來一百多歲，是吧？還問我是什麼利息。好吧！教你們一個乖，拿驢打滾的利息，懂不懂？不懂，拿

銀子來，懂，也得拿銀子來，若不怕事，就打官司。」

「誰想打官司？」有人插了口，那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府台衙門的惡衙役周八。

關、賈、李、張四人這回明白了，周八也在中間煽風點火，四個總兵手下的親軍，能上府台衙門？大明律例中，總兵之官高於府台，但在重文輕武之明朝，文官是看不起武將的，如此一來，如進府台衙門，又有周八從中施陰用刁，四個人誰也別想囫圇出來，他們豈會跟周八去？

錢文俊看出了四人的弱點，他冷笑着威脅四人，而身邊的八個所謂僮僕，其實是武師，還不趁機橫施毒手？

關、賈、李、張四人就此挨了毒打，他們又不能過份還手，因爲他們只求錢文俊能網開一面，加之今日他們可能關餉，所以不能把事情弄得太僵。

錢文俊命他的手下押了四人向兵營走去，周八在笑，是的，他是在等他們進府院衙門，祇要他們一進門，不將四人的雙腿買了下來，他就不姓周了。

現在，錢文俊押了四人去，他心中明白，四十七兩，總兵王國興也無法付得出。而這件事，無論如何轉到了府台的衙門中，那時候他會設計，他會用陰招，不過，現在先得安排用刑的那些手足如何下手，刑具麼，也得重新換過，不如此，那能毀了這四個可惡的傢伙。

高迎祥幾次想出手，可全爲田見秀拖住，他饒有深意的對高迎祥說：「這是個大炸藥包啊，老高！」

桂英何嘗沒看見，又何嘗沒聽見？

可是，當他們這一批人走了之後，桂英却看見有一個披頭散髮的少婦，跌跌撞撞的走過來，這時，另一面又走過來幾個大兵。

少婦正是桃姐，這一場爭執，那會傳不到她的耳中？有些人可能加油加醋，而有些人是實事求是，姑不論如何，桃姐知道了一件事，爲了自己的債項，將幾個好心人困死了，她苦笑着想：好吧！自己還有命一條，如自己死了，事情總該完結吧！

可惜桃姐那裡想得到，五兩銀子，一下子變成了四十七兩。並且，那四個人可憐丘八已付過了八兩銀子利息，現在，豈止是本錢未還，更有四十七兩大數目要算，別說四個當軍吃糧的沒法還，就是稍有家當的小康之家也難拿得出來，你死，還不是白死！

至於幾個軍士，他們聽得自己的同袍出事，心裡更不是滋味。說實話，軍中兵士，他們沒事做還得找事，最近，官府放糧關餉，總有些拖泥帶水，他們心中早已積滿了烏氣，而今好事沒撈到，反而讓個庠生欺侮，那些兵士能忍嗎？

事有湊巧，桃姐也趕了來，受恩深重，她能置之不理？而今剛好全會齊了，更由桃姐一長二短地說了出來，聽完可就炸了，本來是五六個兵士，一個去拘人，四個追了上去，不必說也不需說了，什麼叫道理？拳頭是道理，打了再說。

錢文俊正在耀武揚威，看見來了人，他心中劃了個問號，何況，還有比鬼更精的周八在一邊，他首先將錢文俊拖到一邊，藏了起來。

八個對八個，錢文俊的手下可都是强人啊！加之關榮、賈奇、李興、張文他們又不想打，因他們總希望自己的家主，可以代他們出頭，所以，他們祇是在中間請求別將事鬧大，可惜，能嗎？這四個丘八帶了滿腔怒火而來，而錢文俊的家僮，早就惡名在外，這就更引起了軍兵們的嫉視，這場打，打得昏天黑地，有幾個吃虧在人少，一下子又有三個掛了彩，八個惡奴正大爲得意，怎料有人來了，並且來了一大批，一頓圍攻，試問，這個時候，出手出刀的還能有眼睛？殺啊！殺啊！有如在戰場上打殲滅戰一般，三個惡奴每個人身上中數刀，其餘五人，總算功夫不錯，結成了五方陣式，拚死格鬥。

兵士們終於看見自己的家主來了。

此人正是西安府的總兵王國興。

當時，每一個帶兵官，必有他自己的心腹部隊，王國興何嘗不如此，他當然希望代自己的手下掩蓋，即使不能，也得來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可是錢文俊却狂起來了，他可不怕王國興，早已說過，大明律例一直是重文輕武，即使是個小小庠生，他的家中有的是錢，他老子錢之驥與官場有勾結，本地的府台邢備，就是他老子的好朋友，老實說，他是不怕什麼總兵的，他怕的只是銀子收不回來。

這個世界，有人放債，放高利貸，他們毫不以爲這是不應該的，或者，他們是精工製造的一類後裔，也因此他們有一種希冀用人殉葬的心理。

至於王國興，他不能得罪錢文俊，但是，他還是以他的身份問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啊，錢世兄，不敢動問，這件事那會鬧得械鬥？」

「是貴屬標兵，啊！對，總兵大人是不該問我的，該問他們。」

「但是，據說是錢世兄不肯放鬆他們四個奴才呀！」

「放鬆！哈哈哈，王大人，請問，如果閣下的銀子好心借出，而久索不還，又該如何？」

「喔！原來是爲了銀子之事！」

「本就是銀子轇轕之事。」

「這四個奴才全有份？」

「不錯。」

「借銀多少？」

「結欠四十七兩。」

「啊！」王國興可嚇了一跳，什麼？四十七兩，需知在當時，一個縣官，所謂百里之尹，他的頭也祇值一百兩，大明律例，凡縣令貪贓一百兩，殺！因此，以後民間有句諺語，將人頭稱之謂六斤四兩，如果依舊秤折秤，一斤十六兩，六斤四兩折實爲一百兩。

那麼這四十七兩銀子可就是個大數目啦。

王國興有心弄清這件錢債案，一聽四十七兩，他心中不由爲了難，他即使有錢，也不敢出面啊！但是，他是個明白人，因此，他冷冷的顯示了他的萬分不滿的對錢文俊說道：「說實話，予之家丁甚貧，世兄爲何如此慷慨，一借就四十七兩。」

嗨！這可是個把柄，也可說是個漏洞，王國興到底在官場中打了多年的滾，由一個武人而能躋身爲一府之總兵，自然是經歷過不少的風浪，錢文俊是個地方的刀筆，雖是不至於是破靴虎，可也是個惡訟師之類，說到底，要同官場中人鬥法，他還是欠缺了些。

「錢世兄，依我之見，這件事，不必找你麻煩，由你我各自修書，交由學院公斷如何？」

「爲什麼？」錢文俊可嚇昏了！

「世兄在庠啊！應該由學院判斷，這樣，本總也不算仗勢欺人，而兄台嗎，豈不是得歸學院了案……」

王國興是越逼越緊了，將個錢文俊逼到了角落裡去了。

人，最怕是證據不足，況且這件事是他仗勢欺人，一揭穿，那還得了，聚衆鬧事，擅放高利，身在黌庠，而不勤修書文，反而與兵營親丁勾結，成何體統？不鬧還好，一鬧啊，錢文俊非但革除庠生之名額，反而一個不巧，如有其他的問題滲入，鬧個不可收拾，他到底是少年公子啊，一嚇，犯了愁，立即開了價，這件事別太招搖，他願意出銀三十兩！

不過，他還要求王國興將四人扣押，令他們不可再來麻煩自己！

各位，這又是有錢人的傑作，也可能是：有人，生出來是享福的，如王國興，雖然他可能爲錢文俊所輕視，但是，他還是個人上之人吧！幾個來回，他佔了上風，而今，他眼看有三十兩銀子可以到手啦，他當然的該代錢文俊出口氣。

王國興不算是個太壞的人，至少，他不至於昧了良心，也沒了道義，再說錢文俊雖是放高利貸，他們大可不借啊！借了不還，這就有罪。看在三十兩銀子份上，借四人來立法，因此，將關榮、賈奇、李興、張文引出，在自己的衙門庭訊。

王國興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他沒有好好的將此案調查清楚，在他以爲，四人借錢，無非是賭輸了或者是嫖過了邊借的錢，那想到四人是一時仗義而爲錢文俊的重利所壓。

至於關榮、賈奇、李興、張文四人以爲主子會代作主，所以，王國興問一句，他們答一句，那也好，省得費事，每人笞三十，然後，請師爺來，計劃將四人關禁半年或者三個月。

奇怪，四人在主子的命令下挨了打，所謂卅，是着着實實的卅下，能避免得了？這卅下將四人打得爬不起來，也睡不下。但是，却引起了全營軍士的不滿了。什麼？放高利貸的畜牲沒事，仗義助人者却有冤沒處伸，打了還得受刑，人心能服嗎？

錢文俊這時搖搖擺擺，堂而皇之的出來了，王國興爲了這三十兩銀子，希望錢文俊早日結案，不得不爲了禮貌親自送出了門，這更引起了營軍的不忿。何況，徐嫂還在東打聽，西查問，當她聽說恩人非但不能得到相助，還身受笞刑，又得禁閉，如果換了第二個怕事的女人，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不想這個叫桃姐的徐嫂，別具烈性，她發了狠，也犯了烈性子。

她通街大道的哭訴，訴說王道的不公平！

其實，所謂王道，還不是人道，他說的是上面人的不公平，王國興的不公平！

爲了三十兩銀子，王國興又怎能出面與婦道人家分辯？當然不能，所謂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王國興以爲事情該日久而淡，至少目前，他的三十兩銀子是可以安穩入袋了。

世事就是這樣的難以解釋，一件瀰天的大禍，已迫在眉睫，如今的長安縣城中，等於一個大炸藥包，既鼓足了氣，也塞滿了火藥，祇要稍有不慎，就會爆發。

自然而然的，那個火藥引子出現了，誰是那個火藥引子？就是那個周八。

周八他怎麼做了個火藥引子？說來道去，還不是人性的可卑？而可卑的人性迫使他湊近了那個火藥包。

周八是個衙門中的惡吏役，素來擅長於移東就西，說刑道法，引人入彀，然後，由得他上下其手，從中牟利，最可惡的，他天生好色，本來，徐嫂已可迫其就範，也就是爲了徐嫂，他才借了一個小嫌隙，」引使徐嫂丈夫徐才與他打官司，最後，打得家破人亡，他才乘隙要迫使徐嫂改嫁。

如果沒有這四個兵丁油子，美人已經在抱了啊！哼哼，就是這四個傢伙壞了他的好事，在周八的眼中，四個兵油子比他七世的仇人更可恨，現在，有那麼個好機會，他能放過嗎？還有，當錢文俊與王國興有所妥協時，他已極快，簡直似惡鬼追纏那麼快，來到了錢家。

錢家是富戶，那個現在當家執權的是錢文俊的老子——錢之驥。錢之驥祇有錢文俊一個兒子，而現在，錢文俊又是個庠生，所以，有不少家事，由錢文俊處理，老頭子算是安居納福了。

那想到周八來了，別看錢之驥爲富不仁，他可是老謀深算，還有，他是儘可能不去招惹官府。如有事，自己可以解決的，由得自己解決，打官司，那可太不化算了。爲了這個原因，他與周八極少見面，不過，見面了，老賊也會十分的客氣，這也是老賊的座右銘之一：「備而不用」。

「哈哈，周頭兒，是那陣風吹你來啊！」

「老員外，我可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啊！」

錢之驥聞言打了個冷顫，什麼？出了官非啦，那可不是件小事，更不是件好事！

更巧，他們的話還未說上正題上呢，門外已傳來了喧鬧聲，糟了，原來是那三個被打傷的人抬回來了，錢之驥得看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周八心中有數，一些也不急，心中想，鬧得越大，對他越有利。

該露出來的，怎麼捂，怎麼蓋也辦不到。這三個打手，也不知是本領不及人，還是相打無好手，再不，就是身子淘虛了，淘空了，這一傷，不多久，就死了！

出了人命了，周八却在笑。

錢文俊也趕回來了，他爲什麼那麼心急？是擔心？不，他是爲了那三十兩銀子，他也算是半個官場中人，他知道，答允的事，人家的要求，他也必須辦到，他不能就這樣光說不做，所以，回來取銀子，那想到一回到家，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三具屍體，另外那五個打手，竟是臉色凄惶的看着他們的東家，眼中全有話：東家，你看怎辦？

「錢大少爺，事情可越來越不好辦了吧！」是周八，他說話陰陽怪氣的。說他幸災樂禍也可，說他代人擔心，也未嘗不可。

錢文俊突然有所明白了，周八向來是個老公事，他不會無事而到自己家中來的，這周八在事情的中間，一定是希望從中得利，好，反正三十兩是必出之物，自己還沒有出手，看他有什麼好辦法？如划得來，成！聽他的，如不成，再商量其他計策，對，就是這個主意。

「周八，你看，這人命三條……」他指了指三具屍體。

「該打官司。」

「打官司？」

「人命官司啊！大少爺，現在，這件事可不是總兵王大人能一手包辦得了的啦！而且，即使是王大人想大包大攬，他也不成了，還有，他本身也得有個罪名……」周八說到這裡，用一種異樣的眼神看住了錢文俊！

「什麼？王國興他也有罪名？」

「縱兵行兇啊！」

「縱兵行兇」這四個字可眞能將王國興的烏紗帽也給摘下來，錢文俊他冷冷的看着周八一眼。

「能嗎？」

「爲什麼不能？」

「你能辦到？」

「辦不到，我來幹什麼？」

周八是送上門的，錢文俊心中一動。

可是，錢之驥並不知道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他問了錢文俊，他還着實的教訓了錢文俊一大場，總而言之，他老頭子是怪錢文俊少不更事，爲了區區幾兩銀子，現在，要送出三十兩，而且看情形，這三十兩還收不了場，完不了事。

「何必花這些寃枉錢？」周八又插了嘴。

其實，錢文俊又何嘗想出這筆錢？如今，兩人一拍即合，也就是說，王國興非但沒錢可得，反而得準備打官司，告他個「縱兵行兇」。

至於府台邢大人，周八的意思是送五百兩，嗨，又是奇怪的反比例，以律例來說，重文輕武，但是，送銀子這等事，可就武狠過文了。爲什麼？老實說，文官，他們大多數是窮書生出身，再說是親民之官，貪贓枉法，刑律極重，這也阻止了那些狗官不敢橫行無忌，反是武將，他們吃慣了空額，尅扣慣了軍餉，三十兩還眞不在他們眼中，所以，周八敢代出主意。

他又勸錢文俊給死者撫卹金，每人五十兩，傷者每人二十兩……至於他自己，當然少不了，橫推豎擋的，他實收了一百兩，然後，他去辦事了。

王國興做夢也想不到，三十兩銀子讓個府台衙役中途攔截了去，而且，非但銀子沒有拿到，還與府台頂撞了一次，弄得狼狽不堪。

現在錢文俊是陣容浩蕩，押了三具屍體，屍身後又引來了十多名苦主，死者家屬，再加上十來名好身手的打手，向府台衙門走去，去告狀。

* * *

「如岳兄，出事了！看來，你不出面也不成了！」那位田見秀在與高迎祥低聲說着。

高迎祥——如岳，他素來認識王國興手下的家丁親軍，而且，他對關、賈、李、張四人的仗義行爲極爲欣賞，何況徐嫂的哭訴更令人感動，說實在話，由於是她親身經歷，因此，她說出來是更有說服力，本來，徐嫂準備以自刎以謝罪，可讓高迎祥的侄女桂英勸阻了。

「女人難道是眞的這麼賤？」這是高桂英憤恨之言，也就憑這一言，高桂英變了，本來，秦晉之間，民風慓悍，而女子，或多或少的沾染了些山野尚武之氣，桂英要求徐嫂活下去，她說了一句震人心弦的話：「就是該死，也得拖個墊底的。」

徐嫂突然眼中噴出了火，對……這位妹子說得有理，死，也得拖下個墊上棺材底。

長安城中，有貪官，有汚吏，有可惡的庠生，也有害人的衙役……

長安城中也有一籌莫展的驛卒，有滿腹牢騷的軍丁家將，有受欺凌的婦女，有受壓搾的小民百姓。

就爲捏泥成人，也如抖泥成人……

前途是沒有了，被壓搾的在呼叫。

不用重刑，世界是再沒有辦法了，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呼叫。

火藥庫將被點燃了。

長安城知府邢大人可不是這樣的想法，他此刻的靴尖正踢到了放在桌脚邊的小包，他可是個老公事、老官僚了，而且憑其經驗，一踢就可以揣測出小包裹的銀子不少於五百兩，蠻好，挺會做事，然後拿起了狀詞一看，人命三條，「縱兵行兇」是個大罪——開庭。

邢大人啊，這個庭不好開啊！爲甚麼？因爲，當錢文俊由周八引領之下，浩浩蕩蕩，耀武揚威的走進府台衙門時，自然而然有人向王國興報告，試問，王國興他能嚥得下這口氣嗎？爲了三十兩，他才發落了自己的手下，怎麼？你變啦，你變我也變！本來，他已有軍令傳出，全營不准告假游蕩，現在，他算是自動收了令。

這些營卒心中本來就一肚子的氣，而今，又收回了令，他們甚麼也不問，一鬨，就鬨走了幾十個，有些，去看望關、賈、李、張四人，再問個詳細案情，有些聽說錢文俊向府台告狀，兵卒比較直率，可也說是比較蠻，他們認定了一個理，借銀七兩七，還了八兩，結果還欠四十七兩，他們對這筆賬，無論如何想不通。

何況，還有個徐嫂在哭訴，這說明了他們四人不是好玩濫賭，更不是狂蕩嫖飲……他們是爲了救人，救人該受人同情，而今，非但不受人抬擧，反而挨了打，關了禁閉，錢文俊可還不罷休，走上府台，看來，非要殺了四人不可，他們已經不忿了，如今，高迎祥又出了面，他與田見秀帶了徐嫂桃姐與衆人見了面。

「我祇有命一條，各位大哥，我可以死，其實，我早就想死，是李大哥他們不讓我死，他說他有辦法，誰知，如今鬧成了如此地步！

「是周八毀了我一家，這還不算，他爲了我，而恨上了四位大哥，因此，這件事焉知不是他在從中搞鬼？」

事情越說越明了，這批兵大爺越發的不忿了。

還有，沒有不透風的牆，也沒有不漏風聲的事，田見秀更探聽到，邢大人受賄五百兩，這五百兩銀子由周八送到了……衆人嘩然了。

「誰見到的？」

「不！誰作證！」衆人嘩叫聲中，「我！」有個老人站了起來，啊！有些人是認識他的，他叫老黃，是錢文俊的家僕，對了，就是他挑了箱籠物件的陪其進省，由省回城的那個老人。

他是錢家的自由奴，因此，他不姓錢，不少人叫他老黃，其實他有個名，叫黃和，也因爲這個名字，有人就叫他黃糊塗，客氣的就叫他老黃。

現在，由他出來作證，而且，他更說出了王國興的三十兩就是爲周八這人，東分西散的不見了，而邢府台，他是平空的得了五百兩。

明顯地，在邢府台與周八狼狽爲奸之下，五百兩銀子眞能買得了四人的性命，老黃他不忍，他說了，希望他能有個辦法，救了這四個無辜人的性命。

這還得了，當兵的，又有幾個是好脾氣的？而今，有人證，言之鑿鑿，他們還不氣炸了！也就在這個時候王國興騎馬走過，王國興是應了邢府台之請，去見邢大人，現在，誰也不理他去見誰，他們不需要王國興出頭作主，王國興何嘗不知，邢大人之請，十之八九沒好事，可惜，他是無法推卸而已。而今自己手下要去，那就去吧！仗勢壯膽，未嘗不可。

田見秀雜在人羣之中，一路上你推我擁的，將個王國興擁進了府台衙門中。周八而今是在自己衙門之中，他的氣燄比誰都高，爲了這一百兩銀子，他得向錢文俊有所交代，因此，王國興一下馬，他就皮笑肉不笑地對王國興道：「好大的架子呀！看你如何了結這件人命大案吧。」

那些兵老爺本想發威，卻讓王國興壓了下去，按慣常規矩，王國興祇須上前參見府台，但是，抬頭一看府台的左手卻有隻椅子，上面端端正正的坐了個人，誰？錢文俊！

現在，王國興這個總兵大人得站着回話，錢文俊那個小小的庠生，卻與府台大人平起平坐，即使大明律例重文輕武，也不至於到如此地步呀。

邢大人劈面來了個下馬威，可是，他忽視了王國興的手下，有那麼多的人也等在那裡，他們每個人心頭正有股怒火，本營主子，受到如此奚落，而那忘八的錢文俊，得意洋洋，笑吟吟的，能忍嗎？

更厲害的是田見秀從中慫恿！其中有個好漢劉五，他比別人火氣大，而且見事快，反應敏銳，一見錢文俊，他便想到了反正事主是他，那就殺了他完事，故而一聲怒吼中，人就如隻大鳥般向前撲去。

早已說過，這一次錢文俊也帶來了十幾個武師，而這些武師不比尋常，根本是重金禮聘來護院的，老實說，王國興一到，他見帶來這麼多的兵丁家卒，他早已傳下了暗令，如今，劉五的撲出，他那會束手待斃？立即有兩人跳下，動上了手。

劉五是個武將的胚子，長槍大戟，馬上交鋒，他可算得是員勇將，但如果平地交手，竄跳擒拿，他未免吃了虧。

而錢文俊帶來的，全是江湖上的好手，對於打、捏、拿、撞、擒等小巧功夫，實在有不低造詣，劉五又是以一對二，看來未免勢不均，力不敵，如果不是田見秀的約束，那些大爺們可就會一擁而上，這就變成了個混鬥羣毆，到那時候，王國興的罪名更不小了。

其實，王國興他自己明白，目前想好好的鎭束，壓住那批手足，可說是空口說白話，根本沒有這個可能，他祇希望事情別鬧得不可收拾，就謝天謝地了。

現在，如果劉五出事，便會使事情鬧大，王國興實在不敢保證會不出事，他雖然不至於怕那些江湖人物，可是他不能出手的啊！

好了，劉五總算來了救星，事實上，劉五已讓這兩個江湖好手打中了幾拳，尚幸劉五肉厚皮粗，身子又好，挨幾拳，祇要不是致命要穴，他是渾不當一回事，可是，這樣挨打總不是一個辦法，現在，田見秀不能不出手了，這不是田見秀刁，而是田見秀辦事沉着，就憑此一着，後來李闖部下，唯能善始善終的大將，祇有田見秀一人。

現在，田見秀一個又一個的揍，本不想打羣架，那不太好，可惜，時與勢的形成，你不想打羣架，你希望好好的解決，可辦不到啊！

田見秀一直以來，給人一種溫文爾雅，鄉儒不如鄉儒，老農不如老農的形象，誰也想不到，他的武功精湛，更想不到他是個雄心壯志的有心人，他一上場，祇是笑嘻嘻的說道：「罷手，罷手，自己人打些甚麼！」

自己人？錢文俊的手下，那兩個打手首先被弄了個不明不白，那來的自己人……唉！兩位，你們可不是小孩子啊！至少，在江湖上奔走多年了，打架交手，能呆得一呆，停得一停嗎？就在一呆一停之際，一個較胖的武師，首先爲劉五一個衝拳，打了個金星亂冒，另一個，就此爲田見秀一個背摔，摔了個大王八撞石碑，幾乎撞斷了腰骨，這一下可亂了，府台裡的衙役，快手，錢文俊的打手，你來我往的亂了一窩。

「王國興，你好大的膽子！」

「住手！住手！」王國興大聲的喝阻。

一個是邢府台的喝罵，另一個是王國興的喝令，本來，那幾個家丁親軍，譬如劉五等等，志在殺錢文俊，而現在錢文俊被那些狗腿護了起來。

邢府台可是發了大火，要嘛，王國興他自己也豁了出去，不做這個受氣受累的勞什子的官，那就好辦了，但是，王國興能夠嗎？看來未必。

劉五是個血性漢子，他眞有那個心，誠如兩廣人言：「幾大就幾大。」可是，現在是拚命的時候嗎？

劉五是莫名其妙的讓人拖住了，劉五一看，拖住了他的人，正是出手相助的人，當然臉目陌生，不過，看得出此人有本領，又是個好人，他拖住自己，一定有他的道理，現在人聲喧嘩，誰也不知誰在講甚麼。

還有，根本分不出說些甚麼，亂成了一窩蜂，對，何必在這個地方和在一塊兒，他拖自己走，走就走。

因爲亂，事實上也不至於有多少人眞正的注意到走了人，還有，府台大衙門啊，幾時出過這種事？王國興，他又不想鬧得不可開

交。

邢府台有些慌亂了，甚至於他想閃避，他想竄入內室，甚至關上了府衙大門，尚幸，他是個老官僚，他並沒亂得不成章法，首先，他看見周八引了一批快手，將他護住了，他可眞正的感激，其次，他又看到了王國興在鎭壓自己的親丁，那更可欣慰……

「與我一個個的縛起來！」邢大人的官威又來了。

「邢大人，這是誤會！」王國興再三解說。

「甚麼誤會，你還好意思說這是誤會嗎？」

「邢大人，說實在的，他們以爲錢先生……」

「王大人，住口，即使與錢先生有涉，也該兩邊對質，有話可當庭直說，豈容如此大膽！王大人，你縱兵行兇，可是罪眞情實了，來人呀！」

邢大人一聲斷喝，那些兵丁因爲本兵主的命令，他們不得不遵，可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一個奉命就縛，接下來的是各打卅大板。

也不知誰是不幸，因爲，周八他決心是要買關、賈、李、張四人的腿，他想不到一打，先打了個滿堂紅。而新板子——那要人腿的板子，尚浸在人糞中，現在，還沒有浸透，再說，打人太多，實在，用不得這副陰毒刑具，這就便宜了這些丘八爺子。不過，接下去，可就是那些爲虎作倀者的不幸了。

一打個滿堂紅，這可算是打了王國興，下了他的台，削了他的面子，王國興那會不明白，那會不懂，武人，一個面紅，再不求甚麼，拂袖而去。

「看見了沒有？」是田見秀在府院前的一個小衙中，與劉五說話，當然，他們不會聽不到府院用刑聲，而今，又看到了本兵主的悻然而去，田見秀低聲向劉五說了幾句，然後，兩人拱手而別。

高迎祥見田見秀回來了，他可是眞正的高興。

「玉峯啊，沒事吧！」

「沒有，唉！如岳啊！看來，事情越搞越大了，怪不得古人有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在說甚麼？」

「天下該變了！」田見秀深沉的說道。

「五叔，你說得對。」桂英接上了一句。

「女孩子家懂得甚麼？」高迎祥斥責着姪女桂英。

「女孩子，女孩子，難道女孩子生出來就該受苦受難嗎？還有，五叔，以前你是怎麼教我的？說甚麼洗夫人，說甚麼花木蘭，你啊！祇是說幾句空話，騙騙人罷了，我可不服，女孩子就不是人嗎？」

「哈哈，女孩子能封侯拜帥嗎？嗯！」

「就算我不能，我也不氣餒，不信就沒個女人幹不上……」桂英說的話是眞誠的，別看她這一番話，將來，她眞擧起了闖字大旗，馳騁在沙場上。

如果眞的能翻閱明史，那麼，也眞能看到了當時，那些昏君庸臣的胡作非爲，去了一個魏忠賢，總以爲可以勵精圖治了罷！不！非但沒好好的辦些與民有益的實務事，反而你欺我詐，將老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朝廷之粉飾太平，地方有地方的你貪我詐，百姓已到了無路可走之地，不反更待何時。

一直說，中國的老百姓是最可愛的，中國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治理的，中國人祇求四個字：「安居樂業」如此而已，可恨的是，他們——所謂揑泥而成之輩，祇是一味的搜刮，拚命的享受，驕奢淫侈，到了亡國在即之際，他們寧可抱住金銀珠寶而死，也不肯散予百姓共享。到了清朝，竟然更有甚者，「寧予外寇、不予家賊。」試問，這批自命爲上等人輩，可惡不可惡？

田見秀，這個出入佛儒兩門中的有心人，他不希望造反，但是，不造反又該如何？這時的清朝，邊寇越來越强盛，關外的名城，失了又失，而自己的朝廷又如何？一個魏忠賢走了，又有多少個魏忠賢仍在朝中、宮中？

他看透了，爲了解民於倒懸，祇有一條路，就是造反。

當朝廷莫名其妙的信了劉懋的建議，裁減驛遞之後，田見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了，天下大亂應該開始了，實在有太多太多的驛卒，他們糊口無術，與其坐以待斃，何不鋌而走險？而這麼多的驛卒，他們個個孔武有力，如果將這批人聯絡在一起，這將是一股多大的勢力！老百姓實在是苦不堪言，還要加上那些土豪劣紳的壓搾，這不等於百上加斤，敲骨吸髓。

反了吧！

田見秀的造反念頭，越來越堅定了，他並不是單爲了自己，他是爲了更多的人，田見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希望自己爲首，因此，他要求高迎祥來領導這一支起義軍，因爲高迎祥在驛卒中別具威信。

可惜的是，高迎祥其實並不是個眞正的領導者，不過，田見秀卻在代他東奔西走，代他策劃一切，目下，他已將個劉五安排成了一隻重要棋子。

劉五在營中有他的威信，本來，他要在府台衙中陪自己弟兄一

塊，苦樂與共，但是，田見秀比他更有見地，一句話將蠻牛般的劉五牽了就走。

「難道陪他們一塊兒死？」

劉五被點醒了。

然後，劉五見到了王國興怒衝衝的出衙門，他想到了田見秀的話被驗証了，現在，他該去說動兄弟們翻牢劫獄了，還有，他希望拖本兵主王國興一起落水。

經過劉五這一說，營中大亂，誰也不甘心劣紳土豪欺凌自己的兄弟，劉五說劫獄，他們異口同聲一個字：「劫！」。然後一隊隊、一行行的準備出營！

劉五卻趁此一時機，他去拜見了王國興。

「稟大人，營中兄弟，因邢府台處置不公，羣情大爲不滿，他們可能有越軌行動！」

王國興聽了劉五的話，連臉孔都變了色，兵變是最可怕的事，姑不論變成與否，他本人就是大罪，不能，他決不能擔此大罪，因此，他立即傳下了急令，要劉五壓住營中兄弟，即使要變，也得等他回來，也就是說，他得與邢大人作最後一次的談判，如果這次談判破裂，那麼，他是可以卸去極大的罪名，至少，邢大人他本人得擔負全部的罪名，「逼使兵變」。

王國興飛馬來到了府台衙門，其時，邢大人吃了一頓極豐富的午餐，正躺在張安樂椅上，閉目養神，王國興之來，令他感到十分之討厭，但是，聽說是有緊急的公事回傳，他擺了擺手，懶懶的走出花廳。

「大人，這事卑職無能。」

「你本來就是無能，哼哼，此事，下官別有處置。」

言下之意，他可能還有其他的手段對付王國興，但是，王國興目下根本不理邢備該怎麼辦，他祇有一個想法，別讓事情越搞越大，甚至於一發不可收拾……

「目下兵營嘩變！」

「甚麼？」邢大人也有些愕然。

「依卑職之見，此事不宜迫逼逾分，希大人赦四人之罪，還得有……」

「住口，你縱容家將兵變，這是造反，這是造反，哼哼，你領兵無力，還敢來威脅本府，須知，下官這白簡無情，爾可回去聽參……」

以文參武，並且，還事出有據，王國興所求的就是這一句話，如果邢備上參，那麼，他非但不必擔負兵變之罪責，反而，可借這一參摺，而自辯己之無辜。不過，場面上，他還得喏喏而退。

王國興一出府衙，他苦笑了，到底他是武人出身，他也知道軍丁的脾性，十個八個，他們不至於鬧出大事來，怕就怕成了羣，結了帮，還有，道理在軍卒的手裡，現在，王國興也認爲道理是在軍卒之手裡了。說來說去，是三十兩銀子作怪，更重要的是，王國興自以爲這批軍丁無論如何總是自己的家軍親丁，事情鬧到了最後，依然得自己來料理，除非他們不想吃這份糧。

其實王國興也看錯了，這一次兵變，不變則已，一變，他們便不想吃這一份管頭管脚，諸多限制的兵糧了，他們寧可上了門，犯了案，他們要造皇帝的反了。

現在的劉五，已看清了王國興的能耐，想必他也無法說服那個貪官，好吧！動手吧！

首先，劉五率領了手下兄弟，出大營，別看祇有四百五十來個，卻也兵分兩路，一路去翻牢劫獄，準備放出關、賈、李、張四人，而另一路由副正劉國能率領，去包圍錢之驥一家。各位，這個劉國能是一員虎將，後來，着實的幹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來，而現在，他祇不過是個卒正而已，由此可見「人才」兩個字之可憐、可笑，誰也會說，人才難得，其實，有多少人才是被活糟蹋了。

誠如韓愈的千里馬之說：「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那裡是天下無千里馬，實在是不識千里馬而已。

言歸正傳，錢之驥老了，他根本不太理家務事，而錢文俊則自己以爲事情告一段落，心中毫無準備，他那能知道，今夜，將是自己的末日……

劉五這邊，現在已來到了大獄之前，說實話，獄卒等人，他們也有份江湖義氣，他們明白關、賈、李、張四人是借了個寃孽債，讓惡霸出錢押進來的，所以，也沒有人送錢打招呼，他們一樣的好食好住好招呼，更且代他們敷上了獄中的「氣煞官」，甚麼叫做「氣煞官」？是一種監獄中獨有的秘方靈藥，敷上這種藥，那麼別說是小小棒傷，就算是非刑拷打，將人打得不似人形，甚至無法可以飲食，嘿嘿，祇要一用「氣煞官」，不過十二個時辰，包保還你一個好人……

這種靈藥，沒有幾個人會合、會配、會煉、會製，甚至會用！一般人要用，還得有機、有緣、有錢、有運才能碰上！否則，別說用，大有可能你看也看不到。

今日，卻有人代爲四人敷上了這種藥。那些牢頭禁子對於來劫獄的，個個側側膊、歪歪嘴，有兩個還交出了鎖匙，根本沒有費多少力，四個人便被帶了出來。

本來四人肚中有着一股衝天的

怨氣，如今有人來解救，並且聽說還有一支人馬守住了錢文俊的家，報仇之心更切，反正敷了藥，那是打在肩背之上，痛也算是止住了，脚還能走嘛，走，上錢家去！

很快的，兩支人馬會了面，如今便看出了劉國能的精幹厲害處。

「大劉！」劉國能一直呼叫劉五爲大劉，「咱們可是冤有頭，債有主，殺，也是殺那些老虎，或者幫老虎吃人的奴才，其他人，我們可不能亂殺亂砍……」

「對，我們是報仇，我們又不是强盜、土匪。」

「兩位！」哦，又有人出主意了。誰？田見秀道：「我看，兩位這一次率衆而變，不反也是反了，難道眞的還想吃糧、當兵？」

這一問，可將不少人問啞了，他們是當兵，除了當兵，還有甚麼個好辦法？

「我可眞怕你們上當，糊里糊塗的死啊！」田見秀借天際星光，看了那些人一眼，「劫獄，是大枉王法的事，那些做官的能放過你們？」

劉五點了點頭。

「何況，爲了報私仇，你們攻打錢家莊，一攻一打，勢必有傷有亡，那又是甚麼樣的罪名？那些做官的暫時不至於也不敢得罪你們，甚至於，他們會出告示安撫你們，然後，待你們乖乖的放下了刀，他們便將準備好了的火箭、火牌發出，將附近的軍丁兵將招了來，城門一關，甕中捉鼈，別說大劉五，那怕小劉三也難脫身，到時候，官字兩個口，不殺一批，他們又怎麼樣向皇帝老子交差？你們說是不是？」

田見秀的見解獨到啊！再說，劉五、劉國能，即使關、賈、李、張等人，他們何嘗不是一點就明，事情是逞一時之火氣，幹了就幹了，當眞的，那會有個深思熟慮，圓滿的計劃？田見秀一說，他們可就擔了心，眞有此可能的啊，也眞能要了他們的命啊，怎麼辦？

現在輪到他們面面相覷，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了。

「反正，仇是非報不可！」田見秀怕他們半途而廢而不衝進錢宅，事情來了個虎頭蛇尾，更不值得，所以，他補了一句，關、賈、李、張四人首先是被挑起了火，對，殺反正是條路，何不殺幾個墊墊屍底，四人一聲喊，向錢宅大門撲去。

他們一動，四周圍的人還能不跟進的？殺啊！一片吶喊驚動了四週，一刹那，犬吠鷄叫，亂了個不可開交。

錢文俊首先得到了消息，好在他們僱有護院打手，而且，人數實在不少，所以，一有風吹草動，他老人家毫不放在心上，土匪流賊，怕甚麼？

不料，家丁屢次的報上來了，不是土匪，更不是甚麼流賊，他們是軍營中的兵丁，錢文俊首先打了個突，說實在，自己事自己知，他怕了，怕那些營兵來報仇……如今果然是關、賈、李、張四人引衆來襲，他也突然間有所警覺，他開始怨恨周八了。

三十兩，他以爲是王國興教唆手下來還以顏色，他現在也不能再死捧住銀子了，他甚至得看事辦，弄得不巧，還得加碼，五千、六千……當然，現在他也不在乎了。

錢文俊是個敗家也好，是個土豪也好，他有他的狠勁，至少，他不是一般的紈袴子弟，他也懂得，錢該花則花，不可心痛。

不過，他無論如何想不到，幾兩銀子的債項，會鬧到如此的田地，你以爲他會後悔，不！他不會，反而他在想，這個援兵之計成功後，如何設法報仇。

＊　＊　＊

最後一次警報傳來了，要他大少爺快走，因爲門已被打開了。

錢文俊這一下可眞的怔住了，他，活到今天，還沒有碰到過用錢行不通的事，至於叫他走，他那能走得動？憑仗兩個心腹家僮的攙扶下，他勉强的走了三步，卻爲人阻住了。

「是關……關……大哥……」

「誰是你的關大哥！」

「誤……會，關大哥，啊！還有……其實，我不是不拿出這個三十兩……」好了，錢文俊可越來越說到了夾縫裏去了。

「全是邢大人，不，實在是周八，他在中間挑撥……我……一個小小的庠生……我那敢與府台爭，對吧？王大人在哪？我去見他……當別說三十，五十兩，我都認了，當然，皇帝不差餓兵，對你們……我也有心意，各位，我再送一千……誤會……」

還在說誤會，關榮突然的一聲怒吼，「誤會個屁，小子，你有你的錢，老子有老子的刀！」

錢文俊發覺不妙，想跪下，想叩頭，「刷」的一刀，血光迸現中，錢文俊已給關榮砍去了半邊腦袋，他這裡半聲慘叫，那邊可傳來了一聲狠嗥般的悲鳴。

原來，錢之驥剛剛聞訊出來，正好，讓他親眼目睹，看見了兒子給人殺了頭……

一殺開，還能有個好？錢之驥若不來，還有一綫生機，既然自動投到，能饒你？「刷」一聲，鑾方便，又死了一個，這一來，東奔西走，可憐那些家奴厮僕，你逃我

叫……殺啊殺的……反正殺紅了眼，見人就砍了，其中有該死的，當然也有罪不至死的，沒辦法，誰叫你們與惡人爲伍？在當前情形，死了也是活該，對不對？

然後，殺進了內堂，這裡就由田見秀起決定作用了，他不喜歡濫殺，將來，即使是闖王營中，田見秀的手下依然是軍紀最嚴的隊伍，在失魂落魄時，他也是如此，到了成功時，連闖王自己本身開始腐化墮落時，他還是如此，田見秀是個不世奇才，可惜，他不爲世人所察覺，當然，有壞也有好，田見秀是唯一的全身而退的闖營一將，現在，他阻住了殺紅眼的軍卒。

他的命令是簡捷的，明白的，所以，阻止了他們去殺女眷，不過，民脂民膏、借契文券，搶的搶，搬的搬，毀的毀，燒的燒……錢宅中的女眷祇有哭號的份兒，大概精工製造出來的人，開始向抖泥而成者低頭了，哭泣了，而此等人卻在笑，也笑得挺暢快。

火光中，突然有一個人，披頭散髮的向他們奔來，這是個女人，手中還拿了把傢伙，甚麼傢伙？終於看清楚了，是一把剪刀！

有人認得，是徐嫂桃姐，她來幹甚麼？

「我要報仇，我要報仇……」她一邊奔，一邊叫，叫到後來，簡直連叫的氣力也沒有了，聲嘶瘖啞，人已屬於亢奮過度的情況，如果不是田見秀，她眞的會亂走亂闖，然後闖進地獄也說不定。

「我婆婆死了，我丈夫死了，都是因爲我害死了這麼多人，我也是該死了……不過，死，我也要拖個……墊屍底……」她又哭了起來，田見秀比較清楚桃姐的事，他不禁眼中有淚，唉！天何不公？一個好好的婦道人家，現在變得像個甚麼？她說得不錯，爲了她引起了周八的垂涎，打下沒來由的官司，毀了全家，現在聽她所言，婆婆也不知怎麼死了，她便把所有的責任，全往她自己的肩頭上壓……

「還有恩公……李大叔！大爺們……」她莫名其妙的跪了下來叩頭，頭碰在砂石的地面，開始沁血，血流進了砂石中，她的臉也滿是鮮血，可是她不理，一股勁的叩頭，「救救他們，救救他們，四位大叔也是我害的……」

田見秀一個「凌空點」，現在，他算是眞正的露出了自己的身手，劉國能可是個有心人，他這才明白，自己伙伴之能如此輕易殺進錢宅，全靠他暗中出手幫助，否則，還得需要加倍的力氣。

現在劉國能對田見秀是奉命唯謹，在他的囑咐下，叫來了錢宅的幾名丫環，由她們看着桃姐……然後，再聽田見秀的安排。

關榮、賈奇、李興、張文四人也出來了，他們滿身是血，人也殺了不少……當他們看到了滿臉鮮血的桃姐時，他們正想與她打招呼，想說幾句話，可讓劉五阻止了。

現在，該如何走第二步？

「人殺了不少，唉！咱們殺了人，不是甚麼好漢子，好漢子是應該能救人……」

話一開始，就將幾百人鎮住了。

「剛才我說過，他們文武官員串通一氣，有不少人也聽見了，錢文俊還以爲是王國興爲了三十兩銀子派兵前來！唉！弟兄們，想想看，你們爲了主帥拚命，而他如何？出賣了你們，私下收了三十兩，當然，三十銀子沒收到，也給人誤會是『縱兵行兇』了。現如今，如果王國興知道了這些後果，他能放過你們？」

「對，他們全是當兵有年的人啊！主帥的隱私，誰知道誰倒霉，眞讓老田說中了，文武再一合計，誰也討不到好結果。」

「事情鬧大了，就該豁出去，其實，不豁出去也不成了，咱們可要捨得拋了這份口糧！唉！請問，這份口糧有多少？喝茶嫌淡，喝酒不醉，別說不能如期發，就是那種不尅扣，也令人心中不快。那個官不剝削？文官刮百姓，武官尅小兵，再不，遇上那個官上個奏本，裁減多少也得忍。譬如；驛卒不是讓個劉大人一奏即准，一准即裁，裁了以後，做官的可以吃餘糧，咱們吃甚麼？」

田見秀越說越明白，越說越在情理中，雖說祇有幾百個家丁，也讓他說得鼓噪起來了。現在，那些人是連親娘老子姓甚麼也不想了，祇想以後應怎麼辦？

「造反！」

千句併作一句，反了他這個當皇帝的！

「先報仇！」桃姐鎮定了，她祇有一個念頭，報仇！

關榮、賈奇、李興、張文可聽見了，四人走近前，現在的桃姐極之冷靜，不過，眼中有着一種寒光，說不出的冷凄、狠厲，她看到了四人，她一笑，不過笑得太過勉强，然後說：「我婆婆死了，死得可憐，死得很寃……」

「啊，老大媽怎樣死的？」

「吃了藥，她臨死前說過——報仇，還抓住我的衣袖……叫我不可死，她不如我，老了，又多病，兒子死了，她的心也死了，婆婆是個好人，她說得對，要我報仇，我答應了，我會報仇！誰給我刀，沒刀，這把剪刀也能殺人，再說，殺不了別人，還不能讓人來殺

我……」說得斯文淡定，說得堅決沉着，聽的人，都忍不住心中的淒酸。

代她報仇，找那個周八，那個罪魁禍首的周八。

劉國能突然有了警悟，這些人一轟而來，一轟而去的，憑甚麼？憑一時之勇，現在叫他們赴湯蹈火，全行，但是如果火性一降，又會變成個甚麼樣？造反，說說方便，怕就怕在反沒造成，落一個東分西散，到那時，成了散兵游勇，大家得不到個好死。他兩條濃眉緊皺了，走是在走，心中可在想着心事。

周八做夢也想不到，報應來得那麼快，他自以為是一個衙門中有頭有面人物，說句眞話，他不找人晦氣，已是此君之便宜，誰又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人不能太自恃，歷史也告訴我們，有多少人是死在「自恃」兩個字之上，又何況你小小衙役！

門外傳來了人聲喧嘩，周八還想打發人去彈壓，不想，大門為重物撞破時，他心驚了，莫非出了甚麼事？走，不理有事沒事，先走為上，當他走出府衙時，一疊聲的殺聲傳過來，周八嚇了個冷汗直冒，再聽到有人招呼賈奇，有人大叫李興，他明白了，此時是冤家對了頭，分明四面已為人包圍了，他立即走進了暗弄，也是狗洞，大丈夫能屈能伸，但求不死，將來，還怕不能翻身報仇？

他鑽啊鑽的，想來是鑽出去了，他噓了一口長氣，大難不死，哈哈，必有後福……忽然背後一陣劇痛，抬頭一看，月光下，一張俏麗的臉容對準了他，是桃姐，桃姐饒命！背後又是一痛，啊啊……桃姐像發了瘋般的，一剪刀又一剪刀的，直刺周八的背部，桃姐祇顧亂刺亂剪，這利剪決不能刺死一個人，因為，用力不對，用勁不穩，實在，周八他嚇昏了，驚呆了，否則，周八沒死，桃姐反而會死在他手上。

尚幸，四週火起，有幾個兵丁看見了桃姐的瘋狂行動，這一來，周八死得極慘了，背上，他已受了不知有多少剪刀，現在，又碰上了個刁鑽促狹的傢伙，將他的雙臂斬斷，家宅失火，他連爬的機會也沒有了，是痛死，是燒死，是燻死，誰也不理，不過，就是死定了，桃姐她算報了大仇。

天明時分，城中起了鬨，甚至於有不少店舖不開門，為甚麼？怕兵劫！

王國興躲了起來，因為他不能在此時出面，他明知現在這批軍士在火頭火勢之上，何況，城中祇有

這五百兵丁，聽說是全反了，一個或幾個人能鎮壓得住他們？當然不能，既然不能，又何必去討苦來受。

府台大人到了這時，已是領略了兵變之厲害了，他閉門思過，靜候大人的彈章參奏，試問，現在的邢大人他敢參奏些甚麼？錢氏父子，幾乎是滿門被殺，周八更慘，燒了個片瓦不存，一片頹垣敗瓦，本來，周八還可以代他作幾分主，現在怎辦？發告示，安撫為先。

邢大人，你也太不爭氣了吧！唉！果然不出田見秀所料，出告示安撫軍民了，說甚麼一時不愼，誤信刁民之言……等等，那些軍丁那會不明白，現在，因為錢氏父子死了，周八也遭了報應，他將這些事情全推在他們身上，誠如田見秀所說的，做官的又該如何？殺了個庠生，又是個大富，還有衙役一門，能不了而了嗎？當然不能，那麼以後又該如何？還不是發牌召兵，閉門大搜索，五百人中，起碼也得死個十來廿個，徒刑五十或一百……還有，其他的也得按案情的輕重而發配，至不濟，發往邊地效力。

沒有人慫恿，他們已是心有不忿，現在，有人在煽動，他們更不能上這個當了！此刻，劉國能與劉五等人正在商量着後事。

「誰也不能死，誰也不該去頂那個罪，反！反！」劉五說。

「反了！」劉國能冷冷的說道。

「不反成嗎？」

「反，能成嗎？」

劉五看了劉國能一眼，他有些不明白了。

「大劉五啊！你看，咱們這些人，成得了些甚麼？一哄而來，一哄而去，唉！沒個頭，成嗎？唉，你又會說，你大劉五不是個主嗎？好，大劉五，你是主，該出個主意吧！憑良心說，你有甚麼主見？」

劉五可眞讓劉國能問住了。

別以為造反，造反，一反就得，沒個眞主意，還眞成不了大事，至少，現在如何？將來怎樣？全得有個好好的安排，沒些主張，還不是將他們引向死路！

哦！有了，劉五突然拍拍桌子，「找個人來，我說，該找個能人來……」

劉國能點點頭，這話說得有門兒了，他不着急的問道：「找誰？」

「田見秀！」

不錯，兩個的意見是英雄所見略同啦。

巧！田見秀他來看兩劉，說實話，他兩面奔走，而且，他更看出來了，該到了火候啦！哈！哈！兩劉一見他，就將他拉住了，劉國能想跪，可讓田見秀雙手一托，劉國能硬是用勁，也是無法下跪，「田先生，你眞好功夫……」

「不過是三脚貓功夫！劉兄弟，你倆讚我，簡直是臊我呀！」

「唉！田先生，俺可是個粗人，不會說轉彎話，對你，俺是眞心誠意的服啦。」

「俺也是。」劉五湊了一句。

「現在，咱們倆已商討過啦，若沒有你呀，咱們遲早死路一條，甚麼事也做不成。」

「不想反啦，聽招安啦？」

「招安？那是軟刀子殺人的手法，咱們能信？看……」劉國能推了推桌子上的紙張，「這是那狗官的招安榜文，讓咱們撕了下來，他們貼到那兒，咱們撕到那兒，就是不能上這個當。」

「那該怎辦？」

「你作個主……田先生，祇有你能作咱們的主……」

「不，誰也能作主，不過，要有個眞正的主兒，可不是容易事，劉兄弟，咱們人不多，還有，你們可有人去探聽外縣的動靜？」

這一問，兩個姓劉的全啞了。

「不能這樣大意呀！這是等人來砍咱們的脖子……」

對，這話教訓得對。

「告訴你，高大叔已派了人，沿江沿驛的打探着，為了你們，他可是暗中代你們着急，你們祇有五百人，他也祇有幾十個好兄弟，全是驛站上裁下來的，為了你們，高大叔想聯合起來幹！」

好，聯合起來。

田見秀將個高迎祥順理成章的抬了出來，高迎祥有江湖脾氣，他善交朋友，還有，這一次的四個闖禍胚，關榮、賈奇、李興、張文與他全有交情。如果有他，還眞能成點事，劉五、劉國能同意了。

有十來個算是軍卒中的頭兒，包括兩劉，來見高迎祥，他們是江湖子弟，說的是江湖道義，要的是江湖正理……他們為了救人而造反，高迎祥說得清楚明白，「弟兄們看得起咱，咱就來當起這個家，但是，醜話說在前頭，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替天行道，不能殘害無辜，該殺的，非殺不可，不可殺的，決不能胡亂濫屠，還有，咱們自己可是被逼無奈，出此下策，就不能逼別人有冤無路訴，對吧……」高迎祥的話眞有氣魄，當然，田見秀暗中點撥他不少。

劉國能句句入耳，字字留心，他認為高迎祥的話有理，他欣然從命。第二天，他帶了所有軍卒到了東山聽令。

高高大旗已豎了起來，今日，高迎祥全身披掛，一匹烏騅馬，一支銀槍有人代他牽着拄着，他身旁卻有着不少驛卒，數量有那麼七八千……這可令劉五、劉國能更為興

奮，三道鼓歇，高迎祥上了那塊大石，左邊有個瘦長的壯漢，劉國能一看，呆了，他不是開清眞館的老回回？而右邊的是田見秀。

「衆位兄弟，咱們被逼無奈，要是不反就沒路可走，看看，人可有了近萬，好吧！每人每天吃二升米，該多少米？咱們那來的餉，那來的米，還不是該借則借，該搶，也得搶了，對不對？」

當然對啦！不搶，喝西北風？

「對啦，我們可能會喝西北風，但是，我們可得記住，一不姦淫，二不枉殺無辜，如有犯律，立斬無赦，各位，這位馬爺就是執法者，至於那些惡霸、劣紳，那可不必客氣，我還是那句話，該殺則殺……」

衆人轟然的應了一聲！

「咱們必須軍行有列，首先，所有人分列爲十營，以後，看情況需要，再行分配。今天，咱們先往城中借糧，注意，咱們是兄弟，咱們同心協力，咱們誰也不能有私財，犯令者斬！」

第一次的行動出發了。西安城從來沒碰見過這種事，他們那些做官的，有錢的豪紳闊佬們，誰也不會相信，區區的幾兩銀子，引起了浩大的一重災禍來。

至於朝廷，那個自以爲英明威武、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更想不到，自己爲了貪一點小惠，准了一本裁減驛遞的本，會將他的龍廷推倒！

誠如田見秀所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大軍已進入了城中，別看人多，他們卻秩序井然，有些向東大街，有些向察院場，他們有些走進了糧行，有些進入了車騾店，甚至於有些人到了打鐵、磚瓦等店中，城中本來有營軍的，因爲文武不睦，王國興一心看好戲，這就等於沒有，何況，他實在找不出太多的兵丁來。

邢大人衹有捧着了官誥大印跑了，跑到那裡去，誰也不知道，至於來不及走的官吏紳商，衹有眼睜睜的看着那些兇神惡煞，翻箱倒櫃，予取予携。

當然，也有不守紀律的人，他們以爲玩玩而已，因此，有調戲婦女的，乘機强姦也不少，不過，若剛有婦女的號叫聲傳出，便立即有一隊青衣女子出現，爲首的一個少女，生得不算美，但是十分沉着、嚴肅，她手下人不多，大概有廿來個人，可是個個精悍靈捷，這一隊女子，正是高迎祥的姪女高桂英率領的，她叔父說女人無用，高桂英她偏要表示，女的何嘗沒用。

此刻高桂英及其手下，正將兩個仗勢行兇的傢伙扣押出來，這兩個傢伙可不服氣，一出門口，剛巧老回回馬守應的執法隊經過，問明情由，也不多說廢話，兩個犯規者，就在大門口就地正法，兩顆首級刺在槍尖上遊街示衆。

常言道得好，軍無法不成軍，又道是軍令如山，別以爲殺的是兩個人，可將整個軍隊鎭壓住了，即使有心逞兇者，他們也明白，說的是法，行的是律，稍有差池，那就得以身試法。

劉國能認出被殺者是軍營中人，劉五有些不服，劉國能可說得有力，「不如此，能有個法？咱們是救人，可不是來害人的。」

別以爲殺了兩個人是小事，可將那些店行的人也鎭住了，有米的獻米，有糧的獻糧，甚至於有不少工匠，他們已受夠了壓迫之苦，現在，他們收拾了家當，跟了高迎祥一塊兒走了。

* * *

據正史記載，就此高迎祥立起了「闖」字旗，他自稱爲闖王，至於劉五，號爲過天星，劉國能是闖塌天，其他是老回回馬守應、曹操羅汝才等等，可就不見田見秀，他始終退居第二線。

至於高迎祥的姪女高桂英，她更是從闖王營中鍛練成材，成了個傑出的女中英傑。

也許，連女媧娘娘也會有所驚奇，難道，她抖錯了山籐，連這些粗製濫造之人，竟然也會殺了高貴的後裔？

可是，歷史告訴了我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衹是燒了，而會完全毀了！對誰也沒有好處，不論是高貴的，還是下賤的。

（完）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畏殺手

面具人重金禮聘　出家女哭訴往事

一百個殺手，幾乎有九十九個對自己之身份予以保密，而且都活在朝不保夕的緊張狀態中，唯獨小楊例外。

「無畏殺手」楊開心他跟其他殺手不一樣，他快樂，無憂愁，光明磊落，從不諱言自己的家當是替人殺人而賺來的！這在武林殺手史上，他是第一位，以前從未有人能像他這樣，以後恐怕也沒有人能夠學他。

楊開心敢公開自己的身份，因爲他有許多別人沒有的條件。他沒有親人，他有很多朋友，但似乎沒有一個能令小楊爲他灑熱血、兩脅插刀的知己，他有錢，但他不奢華，也絕對不吝嗇，他幾乎把殺手賺來的錢，全部捐給窮人，或修牆築路，他不殺忠臣烈女，不殺俠骨義膽的人，他有當殺手的堂皇理由！

一個學武的人，能替窮人做點好事，唯一的辦法是賣藝拚命，而這當中最能賺到錢，使他達到理想的，唯有當殺手！

幾乎所有黑白兩道的武人都痛恨殺手，但武林中敬佩他、崇拜他的人絕對不少，有人甚至以大俠稱之。遇到這種情況，他往往一本正經的答之：「我不是大俠，我只是個殺手！」

有人敬佩他，自然也有人痛恨他，痛恨他的人或組織多次暗殺他，但都不成功。

當殺手，外人只知他有與衆不同的原因，他自己當然還有其他外人不知道的理由，但不管如何，人人均知他是位殺手！武林大家有什麼喜慶大事，大發英雄帖的，楊開心也經常接到，有一次崆峒派掌門在沒選好繼位人之前，突然暴斃，門下弟子分成兩派，結果還請七大門派調解，赫然也有他一份。

做殺手做到像他那樣，這輩子實在沒有白活。是以楊開心，人如其名，永遠都開開心心，日子過得十分瀟灑。

* * *

楊開心住在蘇北泗陽，那是座小城，他的宅子不算大，但在泗陽卻是數一數二的了。

楊開心今年二十七歲，尚未娶妻，但最少已跟二十七個女人睡過覺，他家裡只有四名男僕，兩名女僕，兩名侍婢，各司其職，說忙不忙，說閑不閑。

男僕楊忠負責門衞，楊勇負責打雜跑腿、楊仁負責花草修葺，楊智負責賬房，女僕楊賢負責燒飯買菜，楊淑負責洗滌淸潔，女婢楊德和楊慧則負責伺候主人楊開心。

楊開心的祖父中過舉，是以他讀了不少書，他父親從武，當過守備，是以他三歲起便接受他父親的

訓練，七歲從師學藝，十二歲後隨師到深山苦練，十九歲下山行走江湖，二十三歲父母雙亡，二十四歲開始當殺手。

楊開心父親在生時，一家有五十多口，但父母一死，楊開心只留下忠、勇、仁、智、賢、淑、德、慧八人，其餘全部遣散。

認識楊開心的人很多，但無人知他師從何人，不知屬何門派，他自稱乃師自號無名老人，從沒涉足江湖，他師父死後，他才下山。

楊家歷代單傳，到這幾代連母親娘家人丁亦十分稀少，是故楊開心除了八名僕人外，似乎再無一個人跟他有關係。

楊家八僕十分忠誠可靠，絕不向外人提起半句「家」裡的事，來楊家做客的人很多，但絕不能過夜，這是楊開心訂下的規矩，楊開心不在家，必定是門窗深鎖，八僕絕不放任何人進去。

楊開心光明磊落，但楊府却有點神秘，使人們增加一點茶餘飯後之談資。

*　　*　　*

春雨綿綿，楊開心已窩在家裡兩天兩夜，足不出門。

除了楊德及楊慧之外，其他僕人幾乎也沒見過他，這情況時有發生，僕人已司空見慣，也不以為意。

其實楊開心這兩天表面上是在看書，其實是在養傷。

日上三竿，楊德輕輕推開楊開心的房門，把藥膏及熬了一個時辰的藥湯放在桌子上，此時，楊開心已醒來，「少爺，請喝茶換藥了。」

楊德已三十出頭，身材豐滿，對這位少爺，就像是大姐對弟弟一般。她輕輕揭開棉被，只見楊開心全身赤裸，身上傷痕纍纍，左腿、右肩及脅下均紮着紗布。

精壯男子剛睡來，下身甚不雅觀，但楊德不以為意，慢慢替他換藥。「還痛不痛？」

楊開心笑嘻嘻地道：「痛不痛不打緊，只是下面漲得實在難受，姐姐幾時可憐我，救我於烈火之中？」

楊德輕啐了他一口，雙頰微微發紅，道：「待你身子好了，就隨你！」敢情兩人關係不尋常。

「今天已好多了，晚上……」

「不行，少說也得再躺三天！」

「三天？那我只好找小慧了！」

「她也不會答應你！」

剛說畢，房門又被人推開，楊慧道：「大姐說我不會答應少爺什麼？」

「少爺說今晚想找你伺寢，你看如何？」

楊慧看了楊開心兩眼，道：「今天還不行，再過幾天我跟大姐一齊陪你吧！」

楊開心輕嘆道：「你們兩個服伺了我幾年，連個起碼的名份也沒有，眞難為你們！」

「少爺這樣說便太生份了，事實上咱們也配不起你！也幸好少爺格於形勢，不能娶妻，咱們才有這個福份！」楊德頓了一頓，道：「少爺，早幾天我去沈婆家看到小滿了，他長得可壯了，幸好不很像你，要不遲早會露出風聲！」

原來楊德雖然沒有名份，却秘密為楊開心生了一個兒子。楊開心伸手在她乳峯上輕輕捏了一把，「多謝你！看小慧什麼時候也替我生一個！」

楊慧紅着臉道：「少爺，我進來是有正事要問你，可不是來跟你調笑的！」她見楊開心望着自己才道：「外面有一個人求見，但陌生得很，楊忠叫我來問你……」

楊德道：「瞧你說話沒頭沒尾的！那人叫什麼名他應該會自報吧？」

「他就是不肯說，說非見到少爺不會說！楊忠把門關上，他便一直坐在門口。」

楊開心十分奇怪，問道：「此人長相如何？」

「年紀已逾五十歲，矮矮瘦瘦，但看來還精神得很，楊忠說他是練家子，奇怪的是那廝竟一口交定少爺已經回家，是故死賴不走，楊忠拿他沒辦法，才請示如何處理。」

楊開心轉身向內，讓楊德替他脅下傷口換藥，淡淡地道：「先別管他，且讓他在外面坐幾天！」

楊德道：「不錯，此人來意不明，你又養傷，還是小心為妙！」楊慧出去回話，楊德替他換好藥，又餵他把藥喝了。他若不說，她從來不問他是如何傷的，誰將他打傷的！只要他活着回來，她便心滿意足了。

下午，楊開心剛練完內功，楊忠親自進來了，遞上一封疊好的信，「少爺，那廝給你的信！」

楊開心打開一看：楊大俠開心仁弟台鑒，愚兄已知府上地道之出口，你若不肯接見，愚兄便將秘密公佈出去！事實上，你我相見只有好處，而無壞處！

信無下款，他看畢，楊忠又道：「少爺，他是將信拋進牆頭的，不吭一聲，大概料小的必會守在門後！」

楊開心不禁被對方撩起好奇之心，沉吟道：「好吧，我換了衣服便去見他！」

*　　*　　*

楊開心不是開門出去，而是由秘密地道出去，再走回城裡，到得大門外，見有一位五十出頭的漢

子，悠悠地坐在石階上，乃抱拳道：「在下楊開心，不知閣下何人，坐在寒舍門外，是否有事？」他邊說邊打量對方，這一看方看出，他戴着一張製作十分精巧的人皮面具！

那人雙眼露出詫異之色，但隨即恢復常態，道：「某正要找你，這件事除了你之外，恐怕別人不敢做！」

這次輪到楊開心驚愕，忙道：「天下間有什麼事無人敢做？你要找我殺人？」

「不錯，但這個人與衆不同，只有『無畏殺手』敢動他！是以某在此等了你大半天了！」

楊開心心頭一動，却笑嘻嘻地道：「你不必多說，我最近手頭寬裕得很，而且沒有空閑的工夫！」

「你殺人賺錢從來不是為自己，跟你手頭鬆緊，完全沒有關係！你忙只因你須趕去武當參加第八代掌門繼位典禮而已！我正要你去武當殺人！」

「什麼？」楊開心脫口問道：「你說什麼？」

「我再說一遍：我要你去武當山上殺人，而且我保証武當派的牛鼻子不會為難你！」

「你憑什麼跟我作這個保証？」

「你若答應接這宗生意，我自然會告訴你！」

「你要我殺武當新掌門？」

那人搖搖頭，「若是這樣，不是坑害你麼？要殺的人絕對不是武當派的人！代價是一萬伍仟兩銀子！」

這個數目夠吸引，那人不等楊開心開腔，又道：「這個數目相信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代價！」

「肯為一萬伍仟兩銀子拚命的人，絕對不少，你何必找上我？」

「理由我已說過了，不必重復，看來你該請我進去詳談了。」

楊開心吸了一口氣，問道：「你可知道我殺人之條件及規定？」

「不知道又怎敢找上門來？」

「好，我且相信你！你隨我進去，」楊開心伸手拍門。「楊忠快開門，少爺回來了！」

楊忠「呀」地一聲，將大門拉開，「少爺，你怎地來得這般快？」他邊說邊向楊開心打眼色。

楊開心會意，淡淡地道：「因為老朋友不在家，是以提早回來！」他領那神秘客進大廳。雙方分賓主坐下，楊德送上香茗，出去時，隨手將門關上。「此刻無人，希望閣下開誠佈公！」

那神秘客喝了一口茶，道：「我要你殺的是華山派掌門人胡樹華！」

楊開心大吃一驚，脫口道：「梅花劍胡樹華？他俠義滿西北，你不是跟在下開玩笑吧！」

那神秘客一字一頓地道：「不錯！就是梅花劍胡樹華！你不敢動手？」

楊開心不悅地道：「不是不敢！而是不符合我殺人之條件，他有必死之道？」

「當然有！屆時我會給你証據，有物証有人証！而且絕對該死！」

「如果他一口否認，你有辦法令別人相信証人所說的話麼？」

神秘客不假思索地道：「當然有！只是一定要在衆人面前先掃掉他之威風，打倒他，才可以收到效果！人証、物証，等你到了武當之後，我便送上！」

楊開心活得開心，無憂無慮，那只說明他樂觀，而非無腦袋！「既然胡樹華有必死之道，就在半路殺死他便行了，何須要他上武當？」

「哼！我不但要他死，還要他身敗名裂，臨死之前，受點折磨！若非如此，我何須出這許多銀子？」

「是你顧我殺他的，還是你只是中介人、牙子？」

神秘客冷冷地道：「請勿破壞殺手的行規！」

「對不起，因為胡樹華不比別人，假如弄錯了，不是楊某一個之榮辱生死，而是害了華山派！故不得不小心一點！」

神秘客道：「某家不會害你！你若不是有困難，我何須來找你？你到底接不接？」

「那得要我看過了物証，要跟証人談過之後才能決定！」

「我今日來找你，只要你一句話，接不接！就算你答應接，到武當山下，見過証人之後，若有懷疑，尚可推却。不過，你得替我守秘密！某家先付你兩千兩銀子，到武當山下，若你肯接，依例再付你伍仟伍佰兩，若你改變主意，兩千兩不用你退！這種條件，恐怕找不到第二宗了！」

楊開心想了一陣，又問：「若我到了武當山下，突然改變主意，你還有辦法殺胡樹華？還要在武當山上動手？」

「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必擔心，不過，至今為止我只找你一個人！」

「還有一個問題：証人能夠上武當山麼？」

神秘客道：「屆時我自會想辦法，若証人上不了武當山，你可以不動手！一半的訂金也不用退！」

楊開心想想的確找不到比這更有利的之條件，雖然胡樹華絕對是個扎手的人物，但壹萬伍仟兩的酬金，實在太具吸引力！

只聽神秘客又道：「還有一點，我今天來找你，是希望你事先做好準備！到時，未必有人肯幫你，需由你獨力應付，故最低限度，你須先了解一下華山派之梅花劍法！對梅花劍法比較有研究的，是雲夢老叟，某家知道你跟他有交情，是以你必須提早上路，未上武當，先到雲夢找雲夢老叟！」

看來神秘客事先對自己還作了不少調查，楊開心終於答應，「好，我接！屆時我如何與你聯絡？」

「你不必找我，有需要我自會現身，萬一有變，彼此以四瓣梅花爲記！」神秘客丟下一張四海通的銀票，拱拱手便快步走了。

楊開心沒有送客，他目光直至神秘客之身影已消失在大門外，仍收不回來。

* * *

楊開心算過日子，他在家裡再呆了兩天才出發。他不是獨自出發，而是帶上楊德及楊慧，只是她們是由地道溜出去，還女扮男裝，在前頭等候楊開心。

在路上他們絕少交談，假裝不認識，且兩位侍婢一直在前開道。

楊開心藉路上乘馬車時養傷。

待楊開心到雲夢，已經傷疲盡去，精神抖擻，兩婢已早他兩天到達雲夢老叟居所，楊開心祖父對雲夢老叟家有恩惠，故他敢來求指教。

雲夢老叟武功並未臻一流境界，但他窮半生搜羅天下劍譜，並加以研究，然後挑出七種劍法精研，梅花劍法是他研究最深的一種！此人嗜武，但又不喜在武林打滾，是以知他的人不多，更少有來往之朋友，楊開心算是與他最常來往的忘年交了。

雲夢老叟聽說楊開心來請教梅花劍法，便興緻勃勃地向楊開心講解了三天三夜，又花兩天來研究破解之術。

一共六天，雲夢老叟讓出竹舍，讓他們三人好好親熱一下，然後楊開心才獨自上路。

武當山下有個地方叫老營，據說以前有軍隊在此紮營駐紮過，因以爲名。老營只是座小集。由於去武當道賀及觀禮的人着實不少，是故小集內的兩家小客棧早已住滿了人，但已有人替楊開心預訂了兩天房。

晚飯過後不久，楊開心先洗了個澡，算算時間，後天下午方是繼位大典之時候，楊開心準備先好好睡一覺，不料剛脫下靴子，房門便被敲響。

楊開心把門打開，進來的不是神秘客，而是江湖女俠馮素娥！馮素娥人美武功高，並且俠譽甚佳，只因眼角太高，已屆花信之期，仍無婆家，她跟楊開心有一面之緣，對他大爲傾心，可惜神女有意，襄王無夢，是故楊開心一見是她，故意道：「馮女俠深夜造訪，眞教人意外，不知有何指教？」他故意站在門邊，不讓她進去。

馮素娥見狀有點尷尬，期期艾艾地道：「適才見楊大俠進房，匆匆一瞥，未敢肯定，如今方……啊，你也是要上武當山觀禮？」

「不錯，馮女俠一個人上山？」

馮素娥撇撇小嘴，道：「小妹名頭不如大俠，是次乃跟家師來的！嗯，家師的名號，不知大俠知道否？」

「尚未請教！」楊開心拱手道：「以後請女俠不要以大俠稱呼在下，以免在下無地自容！」

「哼，你光明磊落，專殺奸人，比很多自稱大俠的人還要俠義心腸，爲何稱不得大俠？」馮素娥放軟了聲音：「家師『白髮神婆』！」

「失敬失敬，名師出高徒，難怪女俠武藝高强，更勝鬚眉了。」

「你是在讚我還是在諷刺我？」

「在下豈有諷刺女俠之道理，嗯，楊某因連日兼程趕路，十分疲累，今夜想早點休息，明早再見如何？」

人家已下了逐客令，馮素娥還能如何？只好悻悻然地告別。楊開心噓了一口氣，把門關上，一回頭，却見床上坐着一個人，可不是神秘客？

這一驚非同小可！雖然剛才他在跟馮素娥交談而分心，但居然連神秘客在什麼時候進來也不知道，可見此人武功絕不尋常。

「你跟馮素娥有交情？」

楊開心搖搖頭，神秘客不悅地道：「希望你不要跟她來往，此人既好管閑事，口風又不緊，遲早會連累你！」

「在下自有分寸，請問你的証人呢？」

「物証先給你。」神秘客自懷內掏出兩塊布來，一是粉紅色的碎布，似自人身上扯下來，另一塊則是白色的，上面有血跡。

「這算是什麼物証？」

「白色的這塊是受害人之落紅，另一塊是自胡樹華身上扯下來的！換而言之，胡樹華强姦了一位女俠，毁了她的貞操！」

楊開心抓抓頭皮，「這東西他可以一口否認！穿粉紅色衣服的，不只胡樹華一個人，而且女人穿的更多！」

神秘客把布塊反過來，只見後面有以金線綉成的一個殘缺圖案，一看便知綉的是梅花。楊開心搖搖頭，「就算這塊布能証明是自胡樹華衫上扯下來的，也不能証明胡樹華强姦人！」

神秘客淡淡地笑道：「我當然還有辦法，受害人可以說出胡樹華身上的特徵，那特徵不是人人均有，平常人也看不到，必須胡樹華脫光衣服才看得到！這樣夠不夠？」

楊開心吸了一口氣，問道：「你可否說清楚一點？」

神秘客沉吟道：「對別人某家沒有信心，對你可以！」他附耳對楊開心說了幾句話，只見他不斷點頭，「你有沒有信心？」

「若是那樣，當然足以証明胡樹華是害人精！想不到他是這樣的人！証人爲何不來？」

「她已來了，明天會跟她師叔一起上山，屆時她會跟你聯絡……」

楊開心截口道：「那不行！我事先不知其身份，萬一有人假冒，屆時鬧出笑話來，可是天大的事！」

神秘客輕聲在他耳畔道：「受害者是峨嵋派的女弟子清音！」

楊開心不由輕啊了一聲。這清音是峨嵋派弟子中，在江湖上走動最多的人，俠譽甚佳，年紀已在廿七八歲，一向嫉惡如仇，好打不平。

神秘客輕嘆一聲：「老天爺眞是無眼，教這麼一個好人受此奇辱！你說她可不可憐？」

楊開心熱血沸騰，咬牙道：「這種披着人皮的野獸不早點解決，還不知要有多少無辜者受害！」他心頭一動，忍不住問道：「你跟受害者有何關係？」

「你又忘記行規了！」神秘客冷冷地道：「某家家財萬貫，又同情她，是以甘願替她做點事，讓人間少些不平事！」

楊開心突然升起一股衝動，恨不得扯下其人皮面具！神秘客似乎看出點不妙，連忙長身道：「今日到此爲止，到武當山，清音自會找你！記住，你必須在人多之時，揭露胡樹華之暴行，並殺了他！」

「以後你不再見我？」

「沒有必要便不會見你，等你殺了胡樹華，自會把另一半酬金送上！」神秘客往床上拋下一張伍仟伍佰兩的銀票，推開窗子縱了出去，輕功十分了得，看得楊開心目光發亮！

夜漸深了，楊開心躺在床上，却沒法睡得着，就在此刻，房門突被人敲響，他霍地坐了上來。「誰？」

「楊兄，是小弟陸鹿齡！」

陸鹿齡也是江湖名人，豪邁爽直，義氣熱血漢子，三十左右，尚未娶妻。他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不拘小節，淡薄名利，一般名門正派的弟子，都找機會攀附武林大豪，唯獨陸鹿齡喜歡跟三教九流的人來往。楊開心跟他很談得來，是以外衣也不穿便把房門打開了。

出乎意料的是陸鹿齡背後還站着一位身穿粉紅色外袍的中年人！「楊老弟，這位是華山派的掌門胡樹華，你們親近親近！快穿衣服，俺還沒吃晚飯，也沒地方睡，咱們出去吃夜宵，索性喝到天亮吧！」

楊開心伸出去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以前從未有此種遭遇，過兩天便要殺他，今天還跟他喝酒，而且還不能發作，不能露出半點破綻！

陸鹿齡推了他一把，「快穿衣服，別獃了！」

* * *

世上沒有比這頓夜宵更難吃的飯了！何況楊開心又不擅掩飾，連陸鹿齡也看出有點不對。「兄弟！你有什麼心事？」

「肚子有點不舒服，兩位請便，我已吃過飯了！」

陸鹿齡道：「那咱們便不客氣了！」

胡樹華含笑道：「大概楊兄弟跟在下比較陌生吧？敝派弟子沒有得罪過你吧？」

「沒有，掌門想到那裡去了？您大名鼎鼎，華山又是武林八大門派之一，今日難得相會，在下高興還來不及，只是肚子不爭氣，是故無法陪伴，尚請體諒！」

陸鹿齡喝了一口酒，問道：「老弟，最近殺了些什麼人？」

「很久沒操此業了，大概壞人是越來越少了，弄至生意清淡！」

陸鹿齡笑道：「那只是宗好事，咱們也希望如此！嗯，你成親了沒有？胡掌門說他門下女弟子很多，你若有興趣，他可替你做個媒！」

楊開心强笑道：「多謝了！你也知道我幹此業，不宜有家室之累，且小弟不願受約束，孤家寡人，活得更加愜意！你自己爲何還沒成親？爲何不找胡掌門做媒人？」

胡樹華笑道：「胡某已跟陸大俠說妥，把我大弟子許配給他！她跟拙荊一道走，明天準能在武當山上見着！正因爲他已改變了主意要成家立室，才會勸你收收心性！」

陸鹿齡有點窘，「隨隨說說而已，憑我這號人，駱小姐又怎會看上我？」

「是駱雪？那可是華山派下一代的表表者啊！恭喜了！」

「十劃還未有一撇呢！你既然肚子不舒服，咱們這就回去吧！」

陸鹿齡隨手拋了一塊銀子在桌上，「今晚咱們找不到地方落脚，

只好在你房裡擠一晚了！」

楊開心暗暗叫苦，嘴上却道：「都是男人，有甚打緊？歡迎之至！就怕你倆不習慣！」

胡樹華道：「咱們也不用睡覺，打個坐養養神，天亮便走了！」

* * *

次日一早，客棧飯館已坐滿了人，十之八九是武林人士，馮素娥與乃師「白髮神婆」兩個人坐一張桌子，向楊開心招手，「楊大俠，這邊坐吧！」

楊開心道：「咱們有三個人，坐不下！」

馮素娥道：「除此以外，那裡還有位子？這種小地方，遷就一下吧！」

陸鹿齡一看便知此姝對楊開心有意思，乃點掇他過去，「白髮神婆」不很願意地挪出位置，冷冷地道：「娥兒，這三位是什麼大人物，妳還沒替爲師介紹！」

馮素娥微窘地道：「師父，俺只認識這位楊大俠楊開心！」

「哦，『無畏殺手』也成了大俠，這年頭大俠可眞多！」

「不錯，在下從來不敢自承是大俠，我不過是位殺手罷了。只是令徒錯愛，硬要以大俠相稱！前輩若不屑與在下同桌，咱們也不會勉强。」

胡樹華也不願與「白髮神婆」同桌吃飯，附和道：「不錯，五個人坐一張四邊的桌子也太擠了！」言畢三人走到另一邊去。

陸鹿齡道：「爲免躭誤行程，咱們三人分開坐吧！」其餘兩人沒有異議，乃各自找個位子坐下。

楊開心的座位剛好對着馮素娥，他故意向她扮了個鬼臉，只見她小嘴噘得老高。

過了一陣，飯館裡的食客逐漸離去，楊開心特地多要了六個肉包子，一包鹵肉，揣在懷裡，跟陸鹿齡先走了，「老胡有好友在場，咱們不用管他了！」

楊開心問道：「你什麼時候跟他拉熟的？」

陸鹿齡不答反問：「咦，你對他好像有心病？」

「沒有，只是看不慣沽名釣譽的人，一向如此，不是針對他！」

「奇怪，他是個沽名釣譽的人？你有憑証？」

「沒有，你看上人家的徒弟，就聽不得對他有半句批評！嘿，你娶了他徒弟，不是矮了他一輩？我看他祇大你十年吧？」

「好像是！俺才不管這個，我要娶的是他徒弟！又不是要娶他！其實俺在兩年前已認識他徒弟了，她對我印象好像還不錯！」

「聽說駱雪艷若桃李，冷若冰霜，你吃得消？」

陸鹿齡哈哈大笑，「你看俺像老婆奴的材料？她會是我陸家的好媳婦！喂，你眞的不討媳婦呀？」

「幹我這行的，能有家室麼？豈不害人害己！」

「你還想幹多久？賺的錢還不夠？」

「你也認爲我賺了很多錢？我賺的錢全部潑出去了！別人不知，你應知道。」

「聽你的語氣，似乎是想再撈幾宗，爲自己下半輩子作安排！」

楊開心哈哈笑道：「小弟才沒想得那麼遠！如今不是活得很輕鬆麼？」他忽然長長一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世上的事，誰敢說得準？」

陸鹿齡也是位豪邁的男子漢，說話只點到爲止。「其實我是相信老幹此行，十分危險！不過人各有志，若你認爲值得，別人亦沒法勸你！唔，咱們說些別的吧！早八天，愚兄在樊城遇到『一劍七刀』傅高陽傅大俠，他也提到了你！」

楊開心急道：「他也上武當山？」

「不，他只是路過樊城而已，老傅成親以後，比較少在外面跑動了。」

楊開心笑道：「看來你還要學他，日後江湖上又將少了一位好打不平的大俠了！」

陸鹿齡故意扳着臉道：「胡說！」兩人相處的時間雖不多，但正所謂「白髮如新、傾蓋如故」，有時覺得有說不盡的話，但有時又覺得一切盡在不言中。

武當山綿延數百里，但上紫霄宮的路却沒幾條，是故入山之後，賀客越來越多，許多都是認識的舊友，尤其是陸鹿齡識人更多，常被人拉到另一羣人中，楊開心反覺方便，乃高聲道：「陸兄，小弟先走一步，咱們在紫霄宮再見！」

* * *

武當派自張三丰創立至今，已有百多年歷史，歷代弟子同心協力，使武當在武林之地位逐年提高，終與少林派齊名，同被尊爲武林之「泰山北斗」。

由於武當派地位崇高，連帶其掌門人亦更受同道尊敬，今番是武當派現任掌門將權交給下一任掌門的盛會，這不但是武當的頭等大事，也是武林盛事，是故幾乎所有接到請帖的嘉賓，全部撥冗，不辭長途跋涉，齊來道賀。

武當山的道觀甚多，但一來分散，二來恐受損壞，故武當派特別在紫霄宮附近搭了許多簡陋的茅屋，以接待一般賓客。至於各大門派掌門人及主要代表、武林大豪、名動江湖的大俠，自然住在紫霄宮

內。

楊開心當然沒有資格住在紫霄宮內，但却也不必住茅屋，他住在廣場上建的木屋。由於高山潮濕，地上先鋪了一張棉被，再放上草蓆，每間木屋住四個人。

每個嘉賓到解劍池之後，便需遞上請柬，換取一張住宿的腰牌，腰牌一定要懸掛在腰上，直至離開武當山爲止。由於一切由大會統一安排，故楊開心跟陸鹿齡無法住在一起。

與楊開心同屋而居的現已有兩個，一個是江南「地趟門」陸將星，此人一套地趟刀法獨步武林，五短身材，但看來十分精壯，一對眸子閃閃生光，另一位是來自東北關外的「雪上飄」魏東門，輕身功夫堪稱宇內數一數二，這兩人都沉默寡言，識人不多，整天窩在屋內，楊開心跟他倆打了招呼之後，便信步走出廣場。

廣場外面，是道高高的圍牆，出了山門，外面有塊空地，草木甚盛，如今整理得十分整齊，還放着好些長櫈，供嘉賓納涼。再出去便是解劍池，左側有山路上烏鴉嶺，再上去便是捨生崖，可資遊覽之地頗多，許多人都乘機到各處攬勝。

武當金頂，高聳入雲，自烏鴉嶺往上望，連山峯的影子都看不到，但見烟雲之中，不時發出金燦燦的光芒，據武當弟子介紹，那便是武當山金頂(實則是一座銅鑄的神殿)，在斜陽下閃鑠。

楊開心根本無心上金頂，他出來走動，只盼見到峨嵋派的清音，也就是他是次刺殺胡樹華的人証！

站在嶺上遠眺，羣山就似飛龍在天，遠山在雲烟中蜿蜒，往下望人就似螞蟻一般，難怪遊人上泰山，都有一覽羣山小之慨。

日頭將落，殿宇不時傳來鐘磬之響聲，大概道人們開始做晚課了，楊開心乃覓路下山。

就在他由小路將轉出大路時，倏見路口站着一位二十多歲三十不到的女尼，高佻身材，悲愁之中不掩靖麗，眉黛深鎖，正以眼望着自己。

楊開心心頭一動，慢慢走過去，也以眼詢之。到得女尼身前七尺，她終於開口了：「施主是楊開心？」

楊開心拱手道：「正是在下，師傅如何稱呼？」

「小尼正是施主要找那人，請跟我來！」女尼轉身折入另一條小徑，石級蜿蜒而下，下得五六丈，只見倚山建着一座小殿，十分清靜。

此殿年久失修，無牌無匾，看來尚有人住持，只是規模太小，道人可能到別處去做功課，是故殿內無人。

楊開心瞪着對方：「師傅就是清音，來自峨嵋山？」

「正是，清音是位孤兒，當年被父母拋棄在峨嵋清音閣外，家師拾得撫養成人，賜法號清音，小尼的事，諒施主都已知道？」

楊開心頷首問道：「不知師傅有何証據証明你身份？」

清音苦笑一聲，「出家人有何証據？但憑施主信任就是！施主若是不信，請隨我回紫霄宮，認識貧尼的人，料不在少數！」

「既然如此，在下且相信你！」

楊開心忽然踱起步來，「萬一我向胡樹華發難，師傅不肯出面指證，在下將便身敗名裂，是故不得不謹愼一點……」

清音不待他說畢，已跪在地上，當天咒下毒誓，「施主再不相信，貧尼也沒辦法，只能嘆聲所託非人！我受此奇辱，恨不得啖其肉，寢其皮，還會害你？」

楊開心聽後反覺不好意思，連忙道歉，「不知在下可否先聽聽當日你受害之情況？」

「一年半之前，貧尼獨自出潼關……」

楊開心截口問：「峨嵋離潼關數以千里，你何自出關？」

「貧尼二十二歲下山找尋生身父母，這是家師答應的，我到處找了三年，毫無收穫，因此決定到西北試試看……」

她未說畢，楊開心又再截口問：「師傅被拋棄時，諒尚在襁褓之中，你如何找尋父母？莫非另有憑証？」

清音自懷內取出一塊玉墜來，楊開心接來細看，只見白銀「含口」刻着一個小字：范。換而言之，這很可能是范家之物，再看那玉墜，雕的是一個胡蘆。十分別緻。

清音道：「這玉墜一直爲家師收藏，直至我十八歲，家師才交給我。以此猜之，貧尼之父母很可能有一個是姓范的，貧尼更可能是范家之後，當時包着貧尼的襁褓尚有血跡，但據家師稱，當時附近並無人跡，而當時貧尼在睡夢中。」

「好，請你說正事。」

「那天貧尼在華山附近，遇到大雨，便入一山廟避雨，不久，廟外來了一位中年漢，也是來避雨的。由於大雨下個不停，他便向貧尼搭訕，問我之法號，何家弟子，貧尼不能不答，俺反問他是何人，他答說是華山派掌門胡樹華。

「過了一陣，天色漸黑，雨仍未歇止，胡樹華徵詢貧尼，他想燒個火，貧尼自不會反對，奇怪的是火燒了之後，貧尼忽覺頭有點昏沉，大吃一驚，知道中了道兒，連忙閉住呼吸，知此時必非對方之

敵，乃冒雨衝出山廟……」

清音說至此，神情有點激動，急喘兩口氣方續道：「可是貧尼只跑了十多丈，便頭沉眼黑地暈倒在地……待貧尼醒來之時，已在廟內，但覺下體疼痛，一個男人正在穿衣，褲子還沒穿上，由於他背着貧尼，是以貧尼清楚看到那斷左臀上有一塊青色的胎印！

「後來那惡魔轉過身來，貧尼裝作仍在暈迷，他赤着下身走過來，伸手在貧尼身上摸索，邊發出淫笑，貧尼因藥力尚未褪，知道此時反抗必然只有被殺，因此，一動不敢動，只微睜一條縫，暗中偷窺，是以，是以……貧尼還看到那惡魔那話兒長着幾顆痣！」

說到這裡，清音雙頰通紅，把頭轉到一邊去。「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馬蹄聲，那惡魔大驚，執起褲子，急奔而去……貧尼也得以活下來，可憐的是，不久之後，貧尼發現自己懷了孕，不敢返回師門，直至把孽種生了下來，寄在農家餵養。三個月後方回師門……」

楊開心問道：「你在後來有否看清楚，他便是胡樹華？」

「此事非同小可，貧尼豈會疏忽！不但如此，今天貧尼還在紫霄宮看到那斷，他的確是華山派掌門胡樹華！貧尼自己受害，豈會連累楊施主？」

楊開心咬牙道：「像這種衣冠禽獸，不殺之天無眼！嗯，此事貴派是否已知道？」

「不知道！貧尼一上山，家師便接到武當請帖，她老人家正要閉關，是故令貧尼代表她，隨師叔靜杏來此道賀！」

「知道此事的人，有多少個？」

清音沉吟道：「除了貧尼及惡魔之外，大概不會超過三個人知道！」

「他們是怎會知道的？」

清音沉聲道：「對不起，貧尼再說下去，便會洩露熱心者的身份，他再三警告貧尼，不得洩露其身份！」

「是你求他報仇的，還是他因同情你之遭遇而主動要除魔的？」

清音脫口道：「是後者，施主還有什麼疑問？」

「沒有了！」楊開心又道：「明天下午大典便開始，在下將在新掌門人繼位之後，下場指責胡樹華，請你務必現身作証！我沒有十足之把握殺胡樹華，因爲這不同以前，我不能衆目睽睽之下，使用其他手段，若你一定要殺死他，假如在下力有不逮時，望你拔劍相助！」

「這個自然，施主放心，我豈能放過他！」

楊開心吸了一口氣，續道：「在下還有一個疑問，憑貴派的實力，絕對可以殺得此獠，爲何捨正道而弗由？」

「敝派與華山派關係不比尋常，此亦是貧尼當天在山廟對那惡魔毫無防備之原因。若交由敝派解決，有兩個可能，一是顧念面子，大事化小事，二是大興問罪之師，引致兩派火併，最後即使殺得惡魔，兩派亦必元氣大傷，不管是那一種結果，都非貧尼之願，故另採方法私了！天色不早了，施主若有疑問，請早問之，貧尼須回紫霄宮，以免師叔到處找不到我！」

楊開心忙讓開道：「沒有了，咱們便此決定，明天依適才所定動手，師傅先請！」

清音走後，楊開心又在附近走了一忽方回去，此時，廣場上開了數十張桌子，賓主入席吃齋飯，楊開心匆匆塡飽肚子，因恐朋友們瞎纏，楊開心一早便鑽進木屋。

只見木屋裡多了一位老頭，睡在左角牆邊，楊開心也不管他是誰，便躺在右角牆邊自己的舖上去了。

他以臂作枕，閉上雙眼，將整件事仔細推敲了一遍，覺得清音沒有陷害自己之理由，而她所說的亦無破綻，捨正途而弗由，理由十分充足。

他腦海裡隨即升上梅花劍法來，耳畔響着雲夢老叟的話！不錯，大戰前夕，他應該重溫一次梅花劍法，屆時方能破解之！

不久，同屋而居的陸將星及魏東門亦回來了！魏東門問那老漢：「尚未請教大名，你吃過晚飯否？山上可沒酒家飯店！」

「老漢一到便先吃了，多謝！老朽藍孟南，三位高姓大名？」

陸將星報了姓名，又指着楊開心道：「這位是『無畏殺手』楊開心！」楊開心眼睛連睜也不睜一下，陸將星輕哼一聲：「這年頭，殺手比大俠的架子還大！」

藍孟南哈哈笑道：「他這位殺手跟別人不一樣！天下只此一家！」

魏東門道：「前輩向在何處活動？請恕在下孤陋寡聞，尚未聞過大名！」

「老朽向在西南，蟄居於苗寨，又無名氣，兩位不認識有何奇怪！」也難怪魏東門奇怪，能夠住在木屋的嘉賓，一般來說都是出了名的人，但藍孟南這三個字，實在陌生得很！

那老頭也往蓆上躺下，「老朽連日兼程趕路，有點累了，要休息了，兩位請！」言畢他也閉上眼睛。

陸將星低聲道，「又是一位怪人！」不料楊開心這時候反而坐了起來，盤膝在蓆上運功調息。

＊　＊　＊

次日吃過早餐，楊開心又上山，走至一個無人的地方，練起刀法來，一直練至靠午，才停下來運功調息，然後把昨天那六個肉包子及鹵肉，一口氣吃光。

這是他多年來形成的習慣，殺人之前多吃肉，吃飽之後，在山上散步，便身心盡量輕鬆，看看時間差不多，他才下山，返回紫霄宮。

但見廣場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影，楊開心盡量往前擠，直至前面，此刻，鐘聲響起，原來吉時已屆，亂哄哄的廣場立即靜了下來。

一位穿黃色道袍的老道走了出來，站在宮殿前之石階上，高聲宣佈：「武當派第八代掌門人接位大典，開始！」

圍牆外響起一陣震耳的鞭炮聲，緊接着，禮樂聲起。鞭炮聲止，禮樂亦停了下來，隨後又在一陣銅鈸及銅磬響聲，聲音雖響，但卻使人覺得心境平靜。

黃袍老道輕咳一聲，鈸磬之聲又停下了下來，「吉時已屆，請本派第七代掌門一葉道長及第八代掌門候任人三竹道長登壇！」

廣場上響起一陣震耳掌聲，一位鬚眉俱白之黃袍老道站在壇前，他稽首道：「諸位施主不辭千里之途，長途跋涉，前來道賀，此實乃本派之榮幸，敝派上下弟子，無不感動五內！」

說至此，他雙眼往廣場環掃一下，續道：「貧道任上，承蒙諸位同道錯愛，無驚無險經歷二十多年，這份情一葉生受了！而這二十多年來，武當固然平靜，武林亦相對來說，比以前平靜，此實仗諸位之努力，一葉卸任在即，希望諸位仍本前志，共同維護武林安穩，更望諸位繼續支持武當派，及新任掌門三竹，一葉在此先行致謝了！」

他仙風道骨，但說話中氣十足，廣場上數千人，人人均聽得清清楚楚，就像老道就在耳畔娓娓傾談家常一般，毫不費勁，識貨的人都暗讚他內功了得，了解他的人，更認爲他內功比前精進，更上一層樓。

廣場內再度響起一陣歷久不散之掌聲，一葉又稽首致謝，司禮高聲道：「請三竹道長上壇！」

掌聲中，壇上又多了一位中年道長，只見他蓄着三綹短髯，腰杆挺得畢直，英氣勃勃，許多沒見過三竹的人都十分詫異，怎地這次武當派選了一位這麼年輕的人當掌門？

一葉舉起一隻金光燦爛之金鈴，此鈴與其他的不大一樣，木柄特別長。「這是本派掌門人的信物，如今貧道將此交給三竹，本門弟子有沒有人反對？」

他連呼三遍，沒人反對，於是把金鈴交給三竹，廣場中之掌聲更加熱烈。

三竹接過金鈴，亦十分興奮，用力搖晃了三下，看得出他極力控制自己之情緒，「多謝掌門錯愛，三竹一定竭盡全力，爲武當做事，爲武林盡一點力量，今日更多謝諸位前輩、同道到敝派觀禮，三竹感激之至，日後若用得着武當的地方，本派弟子將盡最大之武林道義，謝謝諸位！」他高舉金鈴稽首。

司禮高聲宣佈：「本派傳位大典禮成，希望諸位在武當多盤桓幾天。」

掌聲中，忽然有人高聲叫道：「且慢！」

事出突然，全場寂靜，紛紛找尋高呼的人。

司禮沉着臉問道：「不知那位對本派有意見？」

楊開心排衆而出，抱拳道：「道長誤會了，對於武當派之一切，楊某一向十分敬佩，相信在場的人也都一樣。不過，今日在下斗膽借此場合，解決一點事！」

司禮一木問道：「請問施主是誰？是何原因要借此場合？要解決什麼事？武當派處事一向公平，但絕對不允許別人利用本派！」他說得軟中帶硬，實是武當之特色。

楊開心已豁了出去，高聲道：「道長，武當新舊掌門以及各位同道前輩，在下先問諸位一件事，如果有個欺世盜名的人，做下了令人髮指的事，而他又恰好在場，請問諸位是贊成在下在此將其罪行公佈，還是讓他下山，然後再找他理論？還有一點，此人平日俠譽甚佳……」

人羣中已有人叫道：「如果有這樣的人，當然越早將之揭發越好！而且最好不要讓他下山！」

一木道：「今日到此的都是本派之嘉賓，本派不希望日後被人閑話！」

陸鹿齡高聲道：「今日道長若果阻撓，日後閑話更多！說不定有人會懷疑貴派有意袒護！」

楊開心道：「此事與武當派無關……」

陸將星道：「其實今日此事最好徵詢武當新掌門之看法。」

三竹低聲問站在第一排之少林上慧禪師。上慧合什喧了一聲佛號，道：「這個最好由掌門決定，若以老衲之意，最好當場宣佈，因爲老衲最痛恨兩面三刀的人！」

三竹有了少林之支持，便大着膽子道：「楊施主，貧道也不反對有人揭穿欺世盜名的人，今日，你便宜行事，不過……」說至此，他神色倏地嚴肅起來，語氣亦强硬了

許多。「不過，假如你沒有眞憑實據，可知對人傷害有多大，而你也要負起一切責任！」

楊開心抱拳道：「如果沒有証據在下絕對不敢放肆，是以請掌門的放心。」

三竹道：「有時候表面上的証據，未必是眞實的。施主是否做過調查？做過求証？」

「在下都已做過，若有錯誤，一切後果由在下負責，如此掌門放心了吧？」

三竹道：「既然如此，施主請便，武當派弟子請退開一點！」他今日剛當上掌門，但處事十分成熟老練，不但武當弟子都鬆了一口氣，在場嘉賓更加羨慕武當派人材輩出。

陸鹿齡高聲道：「小楊，掌門已默許，你快宣佈吧！這兩天你心緒不寧，我早知道你有心事了！」

楊開心道：「不錯，這個月來，我心情都很不好，既不願意承認他，但偏偏這又是事實，相信除了我之外，無人敢在此地殺他，伸張正義！而且這個人你不但認識，還是你的好朋友！」

陸鹿齡大吃一驚：「是誰？」

「最近你一直跟他在一起的人！」

陸鹿齡連聲音也變了，「那到底是誰？你快說！」

「華山派掌門胡樹華！」

這句話就像一碗水潑進油鍋裡般，一下子炸開了，三竹道：「請諸位靜一靜，楊施主，胡掌門爲人如何，武林早有公論，你可不能信口開河！」

「我說過，一定有証據！」楊開心取出兩塊碎布來，「這一塊是自胡樹華身上扯下來的，這一塊是被害者之落紅！胡樹華在華山附近的一座破廟，强姦了一位女子，他是衣冠禽獸！這塊粉紅色的破布上有梅花的標誌，可否請峨嵋派的靜杏師太或少林之上慧禪師鑑定一下？」

「一派胡言！」只見胡樹華滿臉怒容，排衆而出。「在粉紅色的布上，綉着一朶梅花，便可誣衊胡某？楊開心，誰付了酬金要你殺胡某？你想殺我，很簡單，彼此刀劍見高低，但你若想誣衊胡某，可沒那麼簡單！在場嘉賓，均是武林精英，誰會相信你信口雌黃？」

「我當然還有人証，諸位可知受害者是誰麼？她便是峨嵋派的清音師傅！」

廣場上再次鬧開了，胡樹華急怒攻心地道：「楊開心，你今天若不把話說清楚，不肯替胡某挽回名譽之損失，此處便是你葬身之所，只可惜武當聖地爲你之鮮血所污！」

楊開心表面上鎭定，其實內心亦十分緊張，生恐清音沒有膽量出來指証，而臨陣退縮，是以高聲道：「請清音師傅出來！」

幸好清音迅速排衆而出，她戟指罵道：「惡魔，你還認得我麼？」

「胡某從沒見過你，怎會認識你？」

楊開心怒道：「她兒子都替你生了下來，你竟然不認識她？清音師傅，請你把當日之情況說一下，好讓同道知道！」

清音苦着臉，將當時之情況說了一遍。「惡魔臨走時，我一把抓住其外袍，希望騎馬的人進廟，可以助我立即報仇，但可惜我當時氣力未恢復，只能扯下他這塊布來！後來馬蹄聲在廟外經過，並無人進來，再過了半個時辰，貧尼才可以下山！」

楊開心冷笑道：「胡樹華，如今你還有什麼好說的？在下並沒有誣衊你吧？你自說該不該死？」

只見胡樹華一張臉忽晴忽陰，忽白忽紅，久久說不出話來，廣場上雖有數千個人，但靜得只聞呼吸之聲，上萬道目光，全部落在胡樹華身上，空氣似要凝結！

忽然人羣中響起一道女人之尖叫聲：「不，你們是誣衊他的！家師絕對不是這種人，華山派女弟子衆多，我們都可以做証！」

楊開心冷冷地道：「出聲者大概是華山派大弟子駱雪姑娘吧？可惜事實勝於雄辯，當楊某聽到此消息之後，亦難以接受，何況是華山派弟子？是以在下完全理解姑娘之心情！不過，每個人都要對自己之行爲負責！」

胡樹華臉色鐵青，身子不斷發顫，忽然喃喃地道：「我胡樹華雖然不肖，但絕不會做出這般傷天害理的事來！」

楊開心高聲問道：「請問上慧禪師及靜杏師太，你們對手中之布片，鑑定結果如何？」

靜杏厲聲道：「好一個人面獸心的胡樹華！峨嵋派幾時做過對不住華山派的事？你今日居然對本派女弟子下此毒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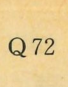
駱雪排衆而出，道：「且慢！假如你倆是串通的，家師不是要受寃枉麼？」

楊開心反問：「你幾歲上華山投師？至今多少年？」

「我七歲上山，入門已十五年，家師爲人如何華山派弟子知之甚詳，家師絕不是那種人！」

「好，我且問你，你上華山十五年，可知令師左後臀上有一塊碗口般大小的胎印？」

（未完・一）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報仇心切入深山　當年話緣血出道

上文提要：一班跑解賣藝的人到大皇莊耍把戲，離開後又潛進于家，原來他們是來找于家報仇的，他們殺死了于阿坤的父母等人，以報于阿坤爺爺于玄當年結下的仇恨。四更天出去練功的于阿坤得以倖免，他爲失去爹娘悲痛不已，便用師父教的幾招武功打死了拿刀要宰他的一個大漢，後跟着趕來的飯桶和尚回大皇莊，準備將父母的屍體掩埋起來……

于阿坤心中是這麼想，他可不敢說出來，前面已上得大半石階！

忽見大和尚回過身來，一把拉住于阿坤的手，道：「于阿坤，你可知道我今天爲什麼帶你來這裡？」

于阿坤道：「我不知道。」

大和尚道：「你既然不知道，我便告訴你……」

大和尚看看庵門，又道：「還是別告訴你，且進去再說吧！」

欲言又止，顯然事情很難啓齒，于阿坤道：「大師父，我要報仇哇！」

大和尚道：「我要你先見個人！」

于阿坤道：「你叫我來見尼姑幹什麼？」

大和尚道：「你以爲我是帶你來看尼姑？」

于阿坤道：「這裡是尼姑庵，當然是來看尼姑了！」

大和尚沉聲喝道：「你少瞎猜！跟我走！」

于阿坤道：「只要你幫我去報仇，叫我去那兒我便跟你去那兒，走就走！」

兩個人來了庵門前，大和尚回頭對于阿坤道：「于阿坤，兩件事情你要記住了。」

于阿坤見大和尚一本正經，便點點頭，道：「大師父，你說吧！」

大和尚道：「進去之後要有禮貌！」

于阿坤道：「另外一件事情又是什麼？」

大和尚道：「不可亂說話，有人問你必實話實說！」

于阿坤但求報得血仇，這時候叫他幹什麼都願意……

重重的點點頭，于阿坤道：「大師父，今日我聽你的，你要幫我報仇！」

大和尚道：「你叫仇恨衝昏了頭，于阿坤，這是佛門地，別提報仇事。」

于阿坤道：「大師父，你要是如此說，于阿坤便站在外面不進去，你請吧！」

大和尚一楞，道：「無禮。」

于阿坤道：「這時候便天王老子也擋不住我于阿坤報仇，大師父，包括你在內。」

大和尚一瞪眼，道：「不要命的小子。」

于阿坤根本不懂大和尚這句話的意思，聞言抗聲道：「我于阿坤便是鷄蛋，也要碰賊人一身黃湯子，大師父，你等着看吧！」

大和尚道：「進去再說吧！」

大和尚伸手拍門，便聞得裡面傳來一個女子聲音道：「外面是誰？」

大和尚道：「海音師父嗎，我

是飯桶。」

裡面已在拉門閂，傳來女子聲音，道：「原來是飯桶師父來了，今晚齋飯多做了些，你來得正是時候……」

於是，「嘩啦」一聲門拉開了……

大和尚高大的身子剛進門，身後面于阿坤已驚異得張口說不出話來……

開門的尼姑先一楞，旋即笑嘻嘻地道：「怎麼是你？小施主，你還認識貧尼嗎？」

于阿坤摸摸自己的右臂，道：「認得，妳那一招果然高明，就差沒廢了我這條臂！」

原來開門的正是海音女尼，那日海音路過洛城，在街上化緣賣藝，正巧遇上了于阿坤與管家二人也來洛城辦過節日的貨物。

于阿坤一心要與海音比高低，兩下裡便打了起來，若非于阿坤說出飯桶和尚名號，後果必然不堪想像。

如今二人竟然會在這兒碰上面，海音女尼立刻上前拉住于阿坤，道：「走！我們進去吃齋飯！」

于阿坤被海音拉住，不由想掙開手，但見大和尚已往屋子走，便只得跟着他往裡面走進去。

邊走，海音女尼道：「小施主，那日我就對你小施主說過的，我們原是一家人，你偏要打下去，小施主，我是被你逼的。」

于阿坤沒開口，因爲迎面屋子裡面走出三個人——兩個尼姑，一個白髮老婆婆。

大和尚先向年長的尼姑稽首，道：「阿彌陀佛，飯桶拜老師太。」

正中央站的老尼姑點點頭，道：「飯桶，來了就好，這位小施主是……」

大和尚一橫身，立刻對手柱拐杖的白髮老太婆，道：「娘。」

老太婆點點頭，道：「他是誰？」

大和尚看了于阿坤一眼，道：「過來，給你關奶奶叩三個見面頭。」

于阿坤怔了一下，道：「爲什麼要叩三個頭？」

大和尚沉聲道：「不許多言！」

于阿坤直不楞走近那老太婆一跪到地，一連便叩了三個頭，道：「關奶奶。」

老太太臉色一寒，道：「梵各，這孩子是誰？」

原來大和尚並不是叫飯桶，他的眞名叫梵各……

只見梵各拉住于阿坤，道：「娘，他叫于阿坤，于天保的兒子，也是于玄的獨孫子……」

重重的拄杖有聲，姓關的老太婆沒開口，梵各又道：「娘，于家果然完了，我沒有能及時幫他們……」

于阿坤突然問道：「大師父，你還有老娘呀！」

猛瞪一眼，梵各叱道：「你又胡言亂語了，那個人沒有爹娘的？」

于阿坤道：「那麼誰又是你爹？」

梵各全身一震，便站在面前的關老婆也是一哆嗦，一邊三個尼姑便臉上一陣黯然之色……

于阿坤心中却又在想——尼姑庵裡養兒子，他爹準是個老和尚，嘿……順理成章之事嘛……

突然，關老太婆拉住于阿坤，她顫抖着手，道：「孩子，可憐的孩子喲！」

于阿坤頓了一下，道：「老太太，別替我可憐，他們殺了我一家，我照樣也會要他們的命，我不怕那幫人！」

關老太婆嘆口氣，道：「眞是你爺爺的口脗，唔……太像了！」

于阿坤道：「妳還認識我爺爺？我可並沒見過我爺爺是什麼模樣！」

于玄死了二十年，于阿坤今年十四歲，他當然沒看到過他的爺爺……

關老太婆突然露出慈愛的神色，一把摟住于阿坤，道：「孩子，你們于家……唔……這或許就是冥冥中的輪廻吧！」

于阿坤突然有着想大哭一場的衝動，但一想起大和尚不許他哭，便拚命的咬着唇不開口了。

一邊，老尼姑低誦一聲：「阿彌陀佛，我們進去吧，他二位也已餓了，大家先吃過齋飯再說。」

于阿坤幾乎是被關老太婆抱進屋子裡去的，他想掙脫，但見老太太一副關愛備至，便也任其扶抱了。

一頓齋飯充滿了無限酸楚，誰也沒開口多說一句話，便是海音尼姑與另一年輕尼姑也一句話不說……

此刻，姓關的老太太坐在于阿坤面前，她把于阿坤的椅子拉在近前，一雙眼神盡在于阿坤臉上掃視着。

便在這時候，突見海音小師太走進來，她低聲對關老太婆道：「梵各走了，也沒有來向妳老人家辭行，因爲他還有另一樁事情趕着去做……」

關老太婆點點頭，道：「隨他去吧！」

于阿坤突然長身而起，道：「飯桶大師父走了？不，他答應要幫我報仇的，他怎麼拍屁股不管了？」

笑笑，關老太婆道：「孩子，

他把你領到我這裡來，就是在幫你報仇，你懂嗎？」

于阿坤道：「飯桶大師父知道那批强盜去處，他這一走，我去那兒找强盜報仇？」

關老太婆道：「我也知道那批人在哪，你還擔心什麼？」

于阿坤睜大眼睛，迷惘不解的道：「老太太，你們好像都很清楚這件事，飯桶大師父知道，連你身住荒山裡也知道，那好，妳快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點點頭，關老太太對一旁的海音小師太點點頭，便見海音女尼一笑，回身走出房間，且又輕輕的帶上房門。

房間裡只有關老太婆與于阿坤兩個人了。

于阿坤睜大眼睛，等着面前的老太太細說從頭。

關老太太摸摸于阿坤的頭，嘆口氣，道：「孩子，我先問問你，你身邊可帶着一隻精緻的紋玉雕像，雕的是羅紋跨獅玉像？」

于阿坤邊自脖子下抽那紅絨繩邊道：「有，奇怪的是飯桶大師父也有一隻，一模一樣的。」

關老太太見于阿坤取出那隻雕像，立刻托在掌上看，燈光之下她連連點頭，却也點出幾滴眼淚來。

于阿坤怔了一下，道：「老太太，妳怎麼哭了？」

關老太太伸出黑衣袖拭去淚水，勉强擠出個笑，道：「是的，孩子，我怎能不哭？」

于阿坤道：「老太太，你們既然知道那批强盜，一定知道强盜爲什麼要殺死我爹娘，快告訴我……」

關老太太嘆口氣，道：「是的，我知道，二十多年前我便知道了！」

于阿坤驚異的道：「什麼，二十多年前妳就知道那夥强盜了？他們爲什麼要等到二十多年後殺我一家？」

關老太太道：「不是等二十多年以後才對你家下手，而是他們並不知道你家搬到什麼地方。」

于阿坤道：「什麼樣的仇恨，他們竟找了我家二十多年？難道……」

關老太太道：「孩子，你可聽你爹說過你爺爺的事蹟？」

于阿坤道：「沒有，但我娘告訴過我，爺爺曾當過知縣，而且也是個淸官。」

關老太太點點頭，道：「不錯，你爺爺確實是一位難得的淸官……唔……那些年月裡，他確實幹得不錯。」

于阿坤道：「老太太，你也認識我爺爺？」

關老太太雙目一亮，道：「何止認識。」

她雖然只說了四個字，却也充滿了無限的懷念與辛酸。

當然，于阿坤是看不出來的。

關老太太又道：「你爺爺于玄原在商城縣任知縣，十萬大山裡盜賊出沒無常，方圓五百里縣境民不聊生，其中就屬惡水灘的一批强盜最厲害。」

她喘息一陣，對于阿坤道：「把你紋玉雕像收起來吧！如果你不累，我就把事情仔細的告訴給你知道。」

于阿坤收起玉像，道：「老太太，我不累，妳快把事情告訴我。」

關老太太看了于阿坤一陣，笑笑，道：「孩子，你一定是累了，我看得出來。」

其實，于阿坤怎會不累？一個人從昨晚四更起，先是一陣狂跑，再到莊上救人不成，便抱走父母屍體，且又趕了那麼多路，他怎麼會不累？

不過，于阿坤就是于阿坤，如果他不把事情弄明白，再累了他也睡不着。

立刻，于阿坤雙手揉揉眼睛，道：「老太太，妳快些說，我眞的不累！」

關老太太道：「好，我說！」

她似是在整理着一件久藏在內心深處的往事，那塵封已久的往事，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能理出頭緒來。

嘆了一口氣，關老太太道：「我與你爺爺于玄認識最早，他還未涉入仕途的時候，我們便認識了。」

不感興趣，于阿坤只想知道那批强盜下落，誰還有心情知道這些老掉牙的前塵往事了。

但關老太太却對這幾句話，表現出一片難掩的愉悅。

她重重的又道：「那時候我與于玄二人眞是合得來，當時在我們的心中，此生大概定了，我們一定能結爲夫妻的，因爲我們都有信心。」

于阿坤道：「那麼妳就是我奶奶了？」

臉色突然一寒，關老太太道：「可惜我不是，于玄並沒娶我。」

于阿坤道：「你們既然好，怎麼又不能結爲夫妻？難道是我爺爺辜負妳？」

關老太太咬咬牙，道：「你爺爺對我好，他一直對我很好，可惜的是你們于家，你曾祖力持反對，他硬起心腸活活拆散了我們。」

于阿坤道：「爲什麼？」

關老太太道：「你曾祖反對我們關家，他持的理由是我們關家都是練武之人，尤其是我，一個女子

練武，在你曾祖眼裡簡直亂來，娶個會武功的媳婦像什麼話。」她一嘆又道：「于家世代書香門第，他們看不起關家，因爲……」

于阿坤臉皮一緊，道：「老太太，我站在你一邊，你知道，我看見書本就頭痛，見了老夫子便不由得想整治，什麼人之初性本善，我看那些老夫子沒幾個是善的，要銀子嘛……」

關老太太一笑，伸手拉住于阿坤的手。

于阿坤又接道：「老太太，我整那些老夫子很有一套，半年不到我便趕跑了七個老夫子，哼，他們誰敢再上我家門？」

他一頓又道：「當然現在他們更不會去大皇莊了，我家都完了。」

關老太太道：「孩子，人不能不讀書，但也不能變得迂腐呆老頑固。」

于阿坤道：「老太太，反正我不喜歡讀書，要是我曾祖遇上我，哼，他照樣對我沒法想。」

關老太太搖搖頭，道：「你爺爺可不是你這樣，他不敢違抗，便也把我們的情感忍痛拋棄了。」

于阿坤道：「是我爺爺不夠種，還當什麼縣太爺！」

他一頓，又道：「要是我，一定來個家庭造反。」

關老太太道：「不過你爺爺讀書有成，他終於當了知縣，而且政績不錯。」

于阿坤突然關心地道：「我爺爺當了縣太爺之後，老太太妳怎麼辦？」

關老太太喟然一嘆，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你曾祖看不起學武的，我偏偏做給他看。」

于阿坤道：「看什麼？」

關老太太道：「我仗劍走江湖，殺奸除暴盡我所能，當年道上傳言的黑衣女俠便是我了。」

于阿坤立刻肅然，道：「原來是妳老前輩？」

關老太太道：「二十年前，提起黑衣女俠關天鳳，誰人不知何人不曉？論成就我不比你爺爺差。」

于阿坤拍手道：「我就是這樣的性子！那最好！」

關老太太……嗯，當年縱橫大江南北的黑衣女俠關天鳳，黑白兩道只要一提起她的大名，無不豎起大拇指發自內心的說一聲「好樣的」。

關老太太道：「那年我路過商城縣，被衙門的捕頭請進了衙門，你爺爺一見我便力邀我替他辦一件棘手大案，我答應他了。」

于阿坤道：「是什麼大案子？」

關老太太道：「他要我捉拿『翻天手』鐵成金夫妻二人。」

于阿坤道：「誰是鐵成金？」

關老太太道：「惡水灘大當家，也是十萬大山裡面一股實力最大的盜匪。」

于阿坤雙目一睜，道：「老太太，妳眞不含糊，我于阿坤最是佩服妳這種有本事的人了。」

不料關老太太黯然一嘆，道：「其實我不幫他誰幫他，孩子，那時候我已有個十來歲的孩子，而且……這個孩子又是……咳，我對你說這些做什麼。」

于阿坤道：「那個孩子一定是飯桶大師父了？」

關老太太道：「他也是你爺爺的孩子！」

于阿坤聞言吃一驚，他幾乎就要彈身跳起來了。

關老太太却又顯得十分平靜的道：「這是一段孽緣，是我不好，我太任性了。」

于阿坤道：「我爺爺一定不知道。」

關老太太道：「他知道，所以他把一對羅紋獅像中的一隻送給我，此生不結合，且等來生吧！」

于阿坤聽得幾乎傻眼，他重重的看着關老太太，道：「飯桶師父爲什麼要出家？他應是我們于家的人哪！」

關老太太搖搖頭，道：「不能，要知道你爺爺于玄官聲最好，如果有人知道他與大名鼎鼎的黑衣女俠關天鳳生了個野孩子，便我關天鳳也將無顏見人了。」

她說得沉痛，一切也是實情，其中道理，于阿坤有一半難以懂得，因爲他太小，人生中許多酸甜苦辣之事，他也只是嚐到酸與苦。

睜着一雙大眼睛，于阿坤道：「可是這與飯桶師父出家有什麼關係？」

關老太太道：「是我把這段不正常的孽緣告訴了他，使他倍感人生乏味，他便出家了……唉，我並沒勸阻他，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于阿坤突然道：「關奶奶，如今于家只有我這麼一個人了，如今我承認大師父是我們于家的人，我叫他叔叔，妳看可以嗎？」

關老太太已張開雙臂，狠命的摟抱住于阿坤，道：「唔，我的乖孫，這十年來，我所不敢想的事情，想不到竟自你的嘴巴說出來，我眞的好高興，即使梵各聽了也會高興的。」

于阿坤道：「關奶奶，妳怎麼住在這尼姑庵裡來？」

關老太太道：「那年我殺了幾個山寇，不久便活捉了『翻天手』鐵成金與『巧巧刀』李三娘，唉，令人遺憾的是那李三娘已懷孕了，爲此就曾向于玄求過情，等李三娘生過孩子再問斬，可是他很固執。」

于阿坤道：「我爺爺殺了那孕婦李三娘？」

「是秋決！」

于阿坤道：「原來是我爺爺惹的禍。」

關老太太道：「他是公事公辦，鐵面無私，我却心中難過，封刀在這尼姑庵再不出世。」

于阿坤道：「關奶奶，你們又是怎麼知道那批人在找我們于家？」

一聲苦笑，關老太太道：「我雖隱退江湖，可是江湖中發生的事情還是會知道，至少這兒有海音海聲兩位小師太爲我探聽，何況梵各也常常來看我。」

提起海音小師太，于阿坤便想起在洛城時候，只爲了自己好勝心強，幾乎斷了一條右臂，如今又聽這兒還有個海聲小師太，一定就是另一位小師太了。

關老太太淡淡的又道：「他們的武功皆是我傳授的。」

于阿坤肅然，道：「關奶奶，原來海音小師太與飯桶師父的武功均由妳傳授的，妳眞了不起。」

他心中在想，也難怪那日在洛城與海音小師太動手過招，她只一看便知道是自己人，不打了。

于阿坤臉色一苦，道：「那批玩把戲的強盜出現在我們大皇莊上，你們已經知道他們的企圖了？」

關老太太道：「二十年前我們便知道郭魁與陶津那幫人的企圖了。」

于阿坤吃驚的道：「已經那麼久了？」

「是的，很久了！」關老太太嘆口氣，又道：「你爺爺于玄有自知之明，他殺了太多的人，雖然那些人該殺。於是他在暗中辭官之後，便立刻遠走他鄉隱居起來，便我也不知道他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于阿坤道：「所以關奶奶又暗中在找我們？」

「不錯，我命梵各暗中跟着這批人，每到一個地方，梵各就先自四出打探姓于的，不幸……唉……」

于阿坤道：「我明白了，那日大師父就問起我爺爺，可是我爹怕事，他故意讓我講爺爺叫什麼于大天的。」

關老太太道：「如果他知道你們就是于玄後代，他一定會盡力保護你們一家，只可惜……」

于阿坤道：「大師父也只一個人，能狠難敵衆犬哪！」

一笑，關老太太道：「他可以回來找海音與海聲兩位小師太，還有抱虎寺的老法師……」

一驚，于阿坤道：「怎麼，連抱虎寺的老和尚也是武林中人？」

關老太太道：「抱虎寺老法師出身少林寺。」

于阿坤沉默了，算了，連抱虎寺住着一位高人，自己也不知道，沒事的時候盡往寺中去逗老和尚，那一張凹凹嘴巴，下唇一伸可以掩住鼻尖，蠻逗人的……

想起過去，再看看現在，于阿坤忽然跪下來，他拉住關老太太，道：「關奶奶，妳幫我找那批強盜去，我要以牙還牙，找他們報這血海大仇。」

抖着雙手未開口，于阿坤又道：「我爺爺雖然狠了些，但他是爲一方百姓，他們不該殺我父母燒我們的家，我誓不與他們甘休。」

關老太太道：「我已封劍二十多年，不會再下山了，孩子，你要體諒我……」

于阿坤道：「關奶奶可以叫兩位小師太助我。」

一聲苦嘆，關老太太道：「她們學武防身，從沒殺過人，只怕她們也不會助你。」

于阿坤頓感彷徨無依地道：「飯桶和尚又走了……」

關老太太道：「這些惡人之中，實際就屬陶津與郭魁最是難纏人物，他們能以陶家班的名義奔走五湖四海去尋找姓于的，探聽你家下落，我知道他們的決心不容忽視。」

咬咬牙，于阿坤道：「他們難鬥，我于阿坤偏不信邪，但有一口氣在，且看我怎麼折磨他們吧！」

關老太太驚異的一瞪眼，道：「孩子，你起來，無論怎麼樣，你我也算一家人了，你如今又是于家唯一的一條根，你難道就不能把武功學精了再找他們？」

于阿坤冷冷道：「現學已經來不及了。」

關老太太一怔，道：「決心可嘉，行爲愚鈍，孩子，要報仇不在一時。」

于阿坤低頭不開口了，因爲他抱了決心。

雖然決心是有些危險，但他的鬼板眼却十分靈光，他不相信自己打不過那一批強盜。

關老太太也似乎看出來了，她嘆口氣，道：「孩子，我相信那些人在報得大仇之後必又回到惡水灘去了。」

于阿坤仍沒開口。

關老太太又道：「據我關奶奶所知，如今陶津成了當家的，二當家叫郭魁，是個大鬍子，這人原本出身山東響馬，至於三當家，好像姓白，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這個女人陰得可狠哪！」

于阿坤雙目泛赤，他仍然緊閉嘴巴！

關老太太道：「他們的四當家

叫路千里，關洛道上的大豪，啃吃一方的梟霸，舞得一手好刀法。」

不料于阿坤仍然不開口。

關老太太嘆口氣，道：「一個小孩子，又怎能鬥得過這些凶神惡煞？」

她看于阿坤不開口，知道嚇不倒他，便起身走到床前幔子後面，她取出一個鹿皮帶子，只見帶子上面插了五把柳葉刀，刀長五寸，支支冷芒閃耀。

于阿坤正愁沒武器，見這五把柳葉刀，便臉色一緊，道：「關奶奶，妳這些刀……」

關老太太道：「給你吧！」

于阿坤伸手去接，關老太太道：「別忙，你仔細看這上面有幾把刀？」

于阿坤道：「一共五把。」

搖搖頭，關老太太道：「這裡藏了一把，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能抽出這把刀的。」

于阿坤接過，臉呈感激之色。

關老太太道：「我給了你這些柳葉飛刀，你可得在這裡加緊的學，如果學會了，我便不攔你。」

于阿坤點點頭，道：「關奶奶，我聽妳的。」

於是，這一次暢談，便也化解了于阿坤心中諸多疑團。

原來飯桶與爹爹是同父異母，自己以後見了，再也不叫他飯桶大師父，要改口叫他叔叔了。

這夜，于阿坤就睡在關老太太的房裡，那關老太太果然對于阿坤呵護備至。

于阿坤初時還不習慣，但見關奶奶如此關懷，便也感激涕零的沉沉睡去。

于阿坤這一睡直到第二天正午，還是海音小師太把他叫醒過來的。

于阿坤走出房門，佛堂上只見關老太太同那老尼姑並肩走出來。

一見于阿坤，關老太太便吩咐道：「孩子，快去先吃飽肚子，山門外我已替你豎了個草人，吃飽了去練飛刀吧！」

于阿坤吃過飯並沒去練飛刀，他卻拉着關老太太，逼着她說出練飛刀的口訣。

關老太太不知于阿坤存的什麼心，便自懷中摸出個紙箋，笑道：「本來要你自己琢磨苦下功夫，然後再以口訣加以改正，如今你既然要先學口訣，就拿去吧！」

于阿坤接過來，他勉强的唸出上面幾行大字。

「動道是腕力五指爲方向，眼視目標，意念在心中，提縱騰躍，隨心所慾。」

于阿坤不知這是打飛刀的上乘口訣，只看了一眼便藏入懷中。

于阿坤這天就在尼姑庵外面苦練飛刀，他本來武功已不錯，千斤石滾推三圈，手腕早有力道。

只可惜他求快心切，一個草人他站在五丈遠就是很少打得中。

于阿坤心中着急，這要是在此苦練下去，練到幾時才罷休？

於是，他下了個決心，他要盡快的離開，一路去找那些强盜，一路上再苦練飛刀。

誰也想不到于阿坤在半夜裡溜出尼姑庵。

海音與海聲小師太不曾想得到，便關老太太也以爲于阿坤至少也要苦練個十天半月以後，才能稍有成就。

然而，于阿坤還是走了，到現在他也才明白，爲什麼飯桶和尚在雙鳳坡埋葬父母的時候，要老秦挖三個坑，原來是爲關老太太預留的墓地。

大山裡走了一整天，于阿坤匆匆溜走沒帶吃的，他甚至連一些碎銀子也沒有。

薄霧自山下升起，一縷灰煙往天上升，好大好圓的日頭，宛似剛從火爐裡取出來的烙鐵一樣紅。

望過去，隱隱的在山前有間草屋，于阿坤不加思索的便走過去。

他如今飢腸轆轆，口乾舌燥，感覺是又飢又累，快要寸步難行了。

于阿坤舐着乾澀的舌頭來到這草屋前，他才看清楚這草屋十分破爛，有人住在這兒，怕也是三餐難繼的貧窮人家了。

破草屋頂在冒煙，破屋內當然會有人。

于阿坤伸手去拍門，突然門從裡面拉開來，于阿坤嚇得幾乎坐在地，他吃吃的道：「妳……妳……」

破草屋子門內站着個俏尼姑。

不錯，這俏尼姑當然是海音小師太。

是冷笑，也是訕笑，海音小師太道：「于阿坤，你好沒良心哪！」

于阿坤期期艾艾的道：「小師太，妳說我沒良心？」

「不錯，你沒良心。」

于阿坤道：「我有良心。」

「良心只怕給老鷹叼走了。」

海音雙手叉腰，又道：「關老施主幾乎是爲你們于家而活着，她可是處處都在關心你們于家，雖然這次沒能及時救了你父母，但那並不能怨她老人家，是你們不把你爺爺的眞名字告訴梵各的。」

于阿坤道：「我不會埋怨關奶奶的。」

「那你爲什麼不辭而別，害得我繞道追來，還要在這兒替你燒飯吃。」

于阿坤一怔，道：「妳知道我會走這裡？」

海音小師太道：「這兒附近我

比你熟多了，你不走這兒走那裡？」

于阿坤道：「我……我……」

海音小師太沉聲道：「別我……我了，快進來吧！」

于阿坤跟着海音小師太走進破草屋，只見一隻鐵鍋上面正熱着東西，有一股香噴噴的味道撲過來，令于阿坤直流口水。

海音指着鍋子，道：「吃去吧，我爲你殺生，替你打了一隻野雞。」

于阿坤到了這時候也就不管了，他搓搓雙手走過去，果見鍋內正有一隻煮熟的野雞，便不客氣的取出來。

于阿坤撕下一隻腿，對海音小師太道：「妳也吃。」

不料小師太已自懷中摸出一張軟餅，三根大葱，笑道：「我吃這些。」

于阿坤道：「大餅湊雞腿不是更好吃？」

海音小師太道：「出家人不吃葷，你自己吃。」

于阿坤道：「眞沒意思，要是不吃肉我才不幹什麼和尚、尼姑的。」

海音小師太忙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于阿坤你快吃吧！」

于阿坤道：「也好，也好，這隻野雞剛好夠我一餐吃，小師太，我不客氣了。」

于阿坤撕着吃，他坐在海音小師太身邊，邊吃邊道：「小師太，記得上回在洛城的事嗎？」

「記得，當然記得。」

「妳好狠啊！差一點沒斷了我的臂。」

「是你逼着我不放手，一定要拚個結果。」

于阿坤道：「可是妳也不能太狠心哪！」

海音小師太道：「你受點傷身邊有個管家可照顧你，我可不同了，我要是受了傷誰管我？」

于阿坤道：「妳說的有理，不過，我們可以打個平手，誰也不輸，那多有面子。」

一笑，海音小師太道：「當時你絕對不會這麼想，因爲你一心要打敗我，對嗎？」

「不錯，我當時是這麼想。」

「所以我只有乘機對付你下手了。」

于阿坤道：「你的下手令我吃足了苦頭。」

說完，他已把野雞吃完，拍拍手站起身來，又道：「小師太，我們再過過招，如何？」

一怔，海音小師太道：「這時候你還有心比試？」

于阿坤道：「我要看一看那招龍捲風到底有沒有進境，小師太，那次是在這一招上輸給你的。」

海音小師太搖搖頭，道：「那時候你在這招上尚不夠火候，如今一定不同了，我打不過你了。」

于阿坤道：「試試又何妨？」

不料海音一瞪眼，臉色寒寒的道：「我老實告訴你，那一招龍捲風最是厲害，比之你學的前兩招還狠，不信你日後自然知道。」

于阿坤洩氣的道：「好嘛，不比就算了，妳又何必生我的氣？」

海音小師太低沉的道：「你學不學飛刀？」

「學呀，妳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你既然要學，就跟我回去！」

搖搖頭，于阿坤道：「我是不會回去的。」

海音小師太道：「你那點本事就想去報仇？」

于阿坤道：「我用我自己的方法，看吧！我一定會把那批强盜整個稀巴爛。」

一笑，海音小師太道：「你怎麼整治他們？」

冷冷的，于阿坤道：「小師太，讀書人同學武的人誰最厲害？」

沉思了一陣，海音小師太道：「你怎麼會問這個問題，什麼意思？」

于阿坤道：「妳回答我，二者誰厲害？」

海音小師太俏嘴一牽，婉轉的道：「武人耿直，文人心眼最多，兩種比較，武人常吃文人的虧，嗯……就算是文人厲害吧！」

于阿坤立刻笑道：「這不就結了！小師太，我老實對你說，我曾把七個迂腐的老夫子氣得七竅生煙，哭着逃走的，妳想想，我能把讀那麼多書的老夫子整得哇哇叫，還怕幾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粗强盜？」

海音小師太冷冷的道：「這幾個强盜不尋常，單是他們的決心就令人不可忽視，而你的那點小鬼點子，怕是很難整得了那些人。」

于阿坤道：「不信妳等着瞧！」

海音小師太道：「等着瞧什麼，瞧你被人殺死？還是……」

于阿坤立刻「呸呸呸」連連「呸」的道：「烏鴉嘴，烏鴉嘴，反正我是不會再跟妳回去了。」

海音小師太搖搖頭，道：「關老施主果然猜中了，她料準你不會回去的。」

于阿坤道：「既然知道我不會回去，還派妳來追我幹什麼？多此一舉。」

海音小師太道：「如果我不來，今晚你吃什麼？」

于阿坤一怔！

海音小師太又道：「是你關奶奶的一番慈悲。」

她說着便自懷中摸出兩錠銀子，又道：「你關奶奶知道你身邊不名一文，特地叫我送來二十兩銀子，你路上省着用吧！」

于阿坤全身一哆嗦，他幾乎落下淚來。

于阿坤道：「不錯，我是溜了，小師太，關奶奶不逼我回去了吧？」

海音小師太搖搖頭，道：「她知道你報仇心切，更瞭解你的個性，知道叫也是白叫，沒得倒叫你不高興。」

于阿坤道：「關奶奶很叫人佩服，我……」

海音小師太拍拍于阿坤肩頭，道：「不過有件事你一定要答應關老施主。」

于阿坤道：「我關奶奶叫你對我說什麼？」

海音小師太沉思了一下，說道：「是這樣的，于阿坤，你不是要去找那批玩把戲的人報仇嗎？」

于阿坤點點頭，道：「不錯。」

海音小師太道：「關老施主要我特別對你說，你一定要聽她老人家的吩咐，于阿坤，那可是爲你好。」

點點頭，于阿坤道：「我一定照關奶奶的吩咐就是。」

海音小師太道：「好，你可要聽清楚了。」

她一頓又道：「此去二十里有個『遮陽洞』，一片水簾自山上流下來，從外面看向水簾子，隱隱約約可見山岩，關奶奶要你以石爲刀，向那水簾擲石頭，如果你能十次中七次，打中水簾後面那塊石頭，你就可以使用柳葉飛刀了。」

于阿坤一想，這個容易，只要不逼自己留在山中躭誤時間，擲石頭沒問題。

立刻，于阿坤道：「好，我答應去擲石頭。」

海音小師太又道：「學成之後去找仇人，關老施主特別要你留心，敵方的人多，可千萬別動手，憑你現在的修爲，只能一對一，但還不能正面找上陶津與郭魁、路千里他們，那可是三個難對付的人物。」

于阿坤道：「我記住這話就是了。」

海音小師太點點頭，道：「于阿坤，如今你已知道關老施主的身份，你認爲她對你們于家如何？」

于阿坤道：「關奶奶一定對我爺爺于玄很好，我認爲是我們于家對不起她老人家。」

海音小師太道：「老人家爲情苦了一輩子，也眞的難爲她了。」

于阿坤道：「可是……我認爲關奶奶不應該答應她兒子出家當和尚，幹什麼不好，偏去幹和尚……」

海音小師太沉下臉來，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以爲出家不好，我認爲凡人的煩惱多，梵各師父一鉢一瓢遊四海，多自在呀！」

于阿坤道：「要妳這麼說，世人都出家好了，有那麼多的寺廟尼姑庵嗎？」

海音小師太一怔，道：「于阿坤，你在强詞奪理了。」

于阿坤道：「妳生氣了。」

海音小師太俏嘴巴一翹，道：「歇着吧！天都黑了。」

于阿坤道：「破草屋裡什麼也沒有，怎麼睡？」

海音小師太把一堆木柴燒起來，道：「就躺在火邊睡，明日一早就帶你去『遮陽洞』練擲石子。」

于阿坤橫身躺在一堆乾柴草上面，他睡了，睡容很凄慘，因爲火光中只見粒粒淚珠子流下來。

他，于阿坤正綿密哀傷在睡夢裡，便海音小師太也暗自一聲嘆息。

* * *

「遮陽洞」就在附近一座高山前面，從七八里外便可看到一條白得泛青的瀑布，從高踰百丈的山頂垂下來。

海音小師太領着于阿坤往「遮陽洞」趕過來，三里外便已聞得水聲似打雷，猶似萬馬奔騰，氣壯山河。

站在「遮陽洞」的小山坡前，海音小師太遙指着那道寬約五丈的瀑布，笑對于阿坤道：「到了，『遮陽洞』就在那條瀑布後面。」

于阿坤但求快去擲石頭，便點點頭，道：「小師太，快去呀！」

海音小師太道：「急什麼，我先帶你去看看住的地方，就在……」

于阿坤楞然的道：「還用得到住的地方？」

海音小師太道：「十天半月算是最少了。」

于阿坤道：「要住那麼久？」

海音小師太道：「算是最少的了。」

于阿坤心中開始憤怒了。

是的，如果需要那麼多天，自己何不在尼姑庵由關奶奶直接指點教導，還用得着跑來這大荒山裡活受罪？

心中在憤怒，于阿坤還是跟着海音小師太走向一處斷崖下。

只見海音小師太指着斷崖上面，道：「于阿坤，你抬頭看，上面有個一丈多寬的石洞，晚上在那上面睡覺，既涼快又安全。」

于阿坤根本不看，因爲他打定了主意快走。

隆隆的水聲中，海音小師太指着大瀑布高聲道：「于阿坤，你看那些濺下來的水勢。」

于阿坤雙耳嗡嗡響，湊近海音小師太，高聲問：「妳在說什麼？」

海音小師太指着瀑布高聲道：「那條瀑布後面有一塊突出的石頭，你去仔細看看吧！」

于阿坤立刻奔到小潭望過去，五七丈遠的飛瀑後面，果然看到一塊尖石頭閃閃發光，便回頭笑道：「就是那塊石頭？」

點點頭，海音小師太道：「我先去幫你檢石頭，你就站在這兒丟，今天看你若能擲中那石頭，也就不錯了。」

于阿坤聳動雙肩，心中琢磨，這有什麼難？

不旋踵間，海音小師太已抱了一堆拳頭般大小的石頭堆在水潭邊，笑對于阿坤道：「擲吧！且看你的了。」

隔着瀑布擲石頭，于阿坤感到很好玩。

此刻，若不是爲了替父母報血仇，而是回到青田莊與太乾他們比賽，那該是多麼的有意思。

伸手撿起一塊石頭，于阿坤掂了一下，然後振臂猛往瀑布後面擲過去。

怪了！連一點水花也沒激起來，別說是擲上那大石，便連穿過瀑布也不易。

怔了一下，于阿坤不信邪的又拿起一塊石頭，這一次他運足了內力。

于阿坤如今雖只有十四歲，但他的臂力已相當驚人，不比一個壯年人稍差。

于阿坤大吼一聲：「哈咳……」那石頭箭一般穿向瀑布，但也只是激起幾粒水珠飛濺，仍沒擊中瀑布後面岩石。

其實那瀑布除了垂下的水流洶湍之外，且厚逾五尺，如果臂力不驚人，力道不會用，實難把石頭擲中後面的凸出岩石上。

于阿坤傻呼呼的不服氣，就站在水潭這邊猛擲一通，另一邊，海音小師太臉露得色却冷漠的不開口。

一堆石頭擲完，海音小師太道：「好了，好了，你先歇着，我再給你撿石頭去。」

于阿坤怔怔的在喘氣，他雙目直視着那塊大石頭，心中却在想：奶奶的，我于阿坤不信邪……

又是一堆石頭堆在面前。

海音小師太道：「于阿坤，你答應我的，一定要擲中石頭之後才能走的，我這就去替你弄吃的，也許你餓了沒有力氣，等吃過東西以後再擲。」

于阿坤點點頭未開口。

海音小師太道：「于阿坤，你怎麼不說話？莫非你感覺不行了，想溜？」

于阿坤沉聲道：「誰說的？」

海音小師太道：「你爲何不說話？」

于阿坤道：「說也白說。」

海音小師太道：「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于阿坤道：「我不說，可以嗎？」

海音小師太一聲笑，道：「生氣了？」

于阿坤道：「小師太，妳擲一次給我看看。」

海音小師太一怔，道：「于阿坤，你果然鬼靈精，怎樣倒考起我來了？」

于阿坤道：「就算是你教我吧，總也得先擲給我看吧！」

海音小師太道：「如果我不行呢？」

于阿坤搖頭道：「你騙人，你能帶我來此，一定也學過這一手擲石頭，對吧？」

海音小師太美目一挑，道：「不錯，學是學過，只是我們女子受先天影響，臂力絕不比男人强，我也只能把石頭擲穿瀑布，要想碰上那塊石頭，實在不易。」

于阿坤道：「也好，就擲給我看看。」

海音小師太撿起一塊石頭，她來一個半蹲身猛古丁振臂擲去，那石頭挾帶着呼呼風聲，似流星，又似怒矢，颯的一聲穿進飛瀑中。

于阿坤正要拍手叫好，不料那石頭在穿過瀑布之後便無力的又隨水流落入潭中。

海音小師太道：「于阿坤，我沒騙你吧！」

于阿坤楞楞的道：「水流太急了。」

海音小師太道：「也太厚了。」

是的，如果瀑布只有半尺厚，再擲石頭便太輕易了，那也只有把準頭練好便行了。

于阿坤道：「如是這樣，怕很難了！」

海音小師太道：「你以爲一門武功是一蹴而成？哼，那得要吃上多少苦呀！」

于阿坤拉住海音小師太，道：「小師太，妳說笑話，妳練了多久？」

海音小師太道：「半年多。」

于阿坤訝然的道：「那麼久？」

海音小師太道：「我還沒練成哪！」

于阿坤道：「這麼一來，害我一家的那批强盜早已不知去什麼地方了。」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孫魚和梁何爭辯，孫魚不想兩敗俱傷，梁何慨嘆機關算盡失天機，到頭來免不了像蘇夢枕的下場，雙方按着刀劍不動，面對面的對峙。那邊白愁飛和王小石鬥起來了，却不防何小河從旁施放暗箭，想將二人殺掉，白愁飛來不及彈開射向自己的箭中箭，只以指勁將另一箭轉射王小石，王用石子撞歪，却難避背後的箭，二人都受了箭傷……

傷心小箭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眾叛親離失心腹　孤立無援臨絕境

王小石卻坦然道：「我只是顆小石頭，做我喜歡做的事，我可沒意思一定要當英雄、梟雄！如果我覺得那是對的，當當狗熊也無妨。你知道世上什麼人最痛苦？那就是平凡的人想做不平凡的事，以及沒本領的人想當不凡的人。當英雄有什麼好？煩都煩死了。我只要小石頭。話說回來，唯大英雄能本色，錙銖必較，睚眥必報，這算什麼英雄？在這紛爭互鬥的京城裏，誰背後沒給射過箭？誰心中沒給人扎過刀？刺一刀，着一箭就一口咬死不放過，那也不過是逞凶本色，禽獸本能罷了，何苦來哉？」

白愁飛嘲謔的望了望王小石、何小河二人：「你也學人來說英雄本色？我看這是英雄好色吧——你要護花，你不殺她，我可不。」

王小石一笑：「你要殺她，得先殺我。」

「殺你有何不可？」白愁飛嘯道：「我本來就要殺你！」

他忽然單拳舉起，向天。

這不只是一個動作，也是一道命令。

這命令是向七個他專誠請回來的高手而下的：圍殺王小石！

白愁飛已決心殺死王小石。

這決心一早已然滋生。

他新下的決定是：

圍殺王小石！

* * *

對付敵人，在公平決戰下殺之，是英雄所爲，但梟雄大可不講這些：只要把敵人殺死就好，管他用什麼手段，管他公不公平！

此地是「金風細雨樓」。

他的地盤。

他身邊有的是他的人，他的手下，他手上的高手。

他只要一聲令下，這些人都會對王小石羣起而攻之，就算這些人殺不了王小石，累也會累死他，累不死他，自己只要施施然的出手，縱有十個八個王小石都屍骨無存了！

總之，殺王小石是唯一的目的！

他對此人已忍無可忍，務必除之而後快！

至於以英雄式的決鬥，已不必要，他要的是他死，而不僅是勝利。

打敗一個人的勝利只是一時的，把敵人殺了的勝利才是永遠的。

他已不耐煩，尤其是剛剛聽到王小石居然可以容忍、包容、保護一個刺殺、暗算、射傷了他的人之時，他就覺得，決不可以讓這個人活下去！

一刻也不能讓他活下去！

殺死他！

這個人的存在簡直是反映出他的小氣、殘狠、不仁！

殺死他！

王小石活着好像就是爲了証實他的人緣比自己好！

殺死他！

殺死他！

不管如何，不讓他有任何活命的機會！

* * *

他雖令下，但「風雨樓」的子弟，不是個個都想殺王小石，不是人人都想與王小石爲敵的。

但起碼已立即有幾人圍了上去。

七個人。

七個非同等閑的人。

這七個人聯手，就算是當年的元十三限、諸葛先生，只怕也難以應付，事實上，諸葛先生當日也曾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擊敗其中六人，而元十三限對付其中最厲害的一個，也險些喪命。

他們有個外號，就叫「七絕神劍」。

他們是：

劍神、劍仙、劍鬼、劍魔、劍妖、劍怪、還有劍！

他們一齊拔劍。

「劍神」溫火滾的劍極有神采，握在他手上的，不只是一把劍，而是一件神兵！

「劍仙」吳奮鬥的劍很有仙意，拿在他手上的，不像是一件利器，而是一種意境！

「劍鬼」余厭倦的劍在手，馬上鬼氣森森，像隻見人而噬的鬼魅。

「劍魔」梁傷心一劍在手，宛似羣魔亂舞，魔性大發。

「劍妖」孫憶舊的劍很有妖氛，他手上的劍像一隻活着的妖物多於像一把劍。」

「劍怪」何難過手上的簡直不似是劍，而是會變形的事物，有時像一間房子、一雙屐子、一把扇子、一支鏟子、甚至是一隻鐘！

至於「劍」羅睡覺，手上根本沒有劍。

但他的人站在那裡，發出了稀有的劍芒。

他本身就是一把劍。

「劍」就是劍。

他已無需再用劍。

* * *

他們原受命於蔡京，但蔡京刻意培植白愁飛，成爲他佈在京城武林的主頭人，是以白愁飛急召他們來助拳，他們也只有聽令。

他們已包圍了王小石。

他們都拔出了他們的「劍」。

既然他們已拔出了劍，就務必要取敵人的命！

* * *

王小石帶來的人，只有秦送石、商生石和夏尋石，另外就是溫寶和何小河，以及十數名「象鼻塔」的子弟，由「掃眉才子」宋展眉領導着，這時候，已給「頂派」屈完、「浸派」巴哈、「海派」言衷虛及「托派」黎井塘領派裏徒衆分別包圍、衝散。

王小石絕對可謂勢孤力單。

就在這時候，郭東神(雷媚)急掠而至。

她急得簡直有點兒氣急敗壞！

她來不及行禮，已急於向白愁飛報告：「象鼻塔的人，由朱小腰、唐七味等領隊，大事包圍這兒，叫囂放人，否則便立攻進來。」

「來的有多少人？」

「恐怕是傾巢而出。」

「再探！」

白愁飛略爲估量一下：趕不趕得及在敵人殺進來之前，先把王小石抓起來或殺掉：不管擒住或殺了，定能擊潰敵軍鬥志。

無論如何，他都矢志要在此役殺了王小石。

否則，就寧可自己死在這一戰中！

決不再拖。

絕不可延！

再延必使王小石壯大，象鼻塔强盛，遲早定必取而代之！

於是，他再度舉手。

左手。

四指握拳，中指向天！

他喊出了一句：「是眞名七士風流！」

這當然是句暗號。

也是句命令。

他要發動他的精英、精兵，先行阻擋「象鼻塔」的攻勢，就算阻得一陣子也好。

只要一陣子，他便可以先行除掉他心中的頭號大敵：王小石！

* * *

按照道理，他既喊出了這一句，立即會有回應：

「唯大英雄能本色！」

那應該是一百零八人的齊聲應話。

不，應是一百一十人。

因爲包括了孫魚和梁何。

這「一〇八公案」正是由他們二人領導、訓練、看管。

就算孫魚已死(他已下了決殺令)，至少還有梁何和他那一〇八名部下會馬上聽令即時作出反應。

可是，沒有。

沒有回應。

一聲也無。

在這重要、重大、生死關頭，他的親兵、精兵、精銳之師，去了那裏？

* * *

便在此際，一向鎮定沉着的歐

陽意意，自「風雨樓」前線「黃樓」急旋而下，急投而至，急報白愁飛：「報告樓主，他們已攻入樓裡！」

「怎麼？」

白愁飛不敢置信：「就憑『象鼻塔』那幾個毛頭能攻得入雷池半步？」

「不！」杜仲驚魂未定：「除了『象鼻塔』的傢伙，還來了一批人，他們……人多勢衆！」

「黃樓駐有重兵，沒道理一時三刻也守不住！」白愁飛怒叱：「來的是什麼人？」

「好像是……『六分半堂』的人！」

「六分半堂？」白愁飛吼道，「他們也來淌這渾水，去他……叫『八大刀王』死守！」

「樓主，守……守不住了！」杜仲喘道：「因爲他們是在兩人帶領下衝進來的……那兩人，大家都不敢跟他們交手。」

白愁飛心猛地沉了下來。

他只問了一個字：「誰？」

「楊無邪和莫北神。」杜仲苦着臉說，「他們都是樓裏的老幹部、老臣子，很多老兄弟都不敢……不想跟他們動手……」

「啊。」白愁飛還未及應變，却見「小蚊子」祥哥兒又駭然生怖的急縱而至，人未到，已喊道：「不好了！」

白愁飛深吸了一口氣，全身都膨脹了起來，他揚着眉毛，挺着胸膛，緊咬着唇，問：「什麼事？」

祥哥兒臉色青慘，像剛見到了鬼一樣，不，應該說，是見到了比鬼還可怕的事物，才足以讓這個瘦小膽大的人如此駭怖驚慌。

＊ ＊ ＊

「什麼事？」

祥哥兒驚魂未定，還沒來得及回答，「轟」的一聲大爆炸，地動樓搖，土揚塵飛，白愁飛立即分辨得出來，那爆炸聲響自當年「傷樹」之所在。

他心中一沉。

他已警覺到一些什麼。

他不希望完全成爲事實。

千萬不要，他什麼都不怕，就怕這個，就怕這件事，就怕面對這個事實。

可是不管怕與不怕，事實就是事實。

事實往往是殘酷的。

＊ ＊ ＊

眞實通常也是冷酷的。

但眞實通常也跟月亮一樣，有兩面的：一面光一面暗。

是以，這事實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是殘酷的打擊，對另一些人來說，却是意外的驚喜。

至少，對王小石却絕對是後一種感覺。

而且對場中其他「金風細雨樓」的弟子，有的是第一種感覺，有的是第二種感受，唯一相同的是人人都感驚奇、震詫！

＊ ＊ ＊

一行人自塵土瀰漫的青樓舊地步出。

一羣人，簇擁着三頂轎子，佈陣而出。

三頂轎子中，有兩頂，一左一右，不掛轎簾，一目了然。

一男、一女。

男的低頭。

女的美而清純。

中間那頂轎子，垂着深簾，轎裏的人大可看清場中一切，場裡的人誰也看不清轎裏是什麼！

白愁飛只覺一陣悚然。

他知道這兩人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因爲這兩人不是誰，却正是跟「風雨樓」敵對多年、爭持不下的「六分半堂」裏的兩大領袖：

署理總堂主(大堂主)「低首神龍」：狄飛驚。

眞除總堂主：雷純！

以這兩人之尊，以及在「六分半堂」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如果不是全力一搏，如果不是有充份把握，這兩大敵對派系的「巨頭」又怎會在今夜一並「深入虎穴」、「直搗黃龍」？

深明這一點關鍵的白愁飛，深深的、徐徐的、緩緩的吸了一口氣。

風很狂。

白愁飛衣袂亂飛。

他，眞的飛得起麼？

雪下得很稀疏。

像一隻隻斷了氣的小白鴿，折落於地。

想飛之心，眞的永遠不死麼？

＊ ＊ ＊

「你們好。」白愁飛居然招呼道，「你們來得好！」

雷純的雙眸亮得像兩盞燈，除了有過份濃悒的愁色外，她的眼就像小貓小狗的瞳孔一樣亮，一樣精靈、一樣的可憐。

狄飛驚依然垂着首，像在尋思，又像是在他脚下三尺，正埋着一座寶殿皇宮。

白愁飛估量一下：這一行有三十口人，他是不能夠作出密集而快捷的襲擊，在敵人聚集兵力攻入之前，迅速摧毀或生擒了這兩人……只要他能做到這點，就大可穩操勝券。

能嗎？

不能。

主要是：

他無準確衡量出狄飛驚的武功和實力，另外，這一行人的帶隊，是一個人：

一個可怕的人。

一個他確以爲已經在當年雷損命喪「紅樓」時就陪殉了的敵人：雷動天！

＊ ＊ ＊

白愁飛見雷動天出過手，他也曾跟雷動天交過手，這個「六分半堂」的二堂主，曾在雷損死後，一力死抵整個「金風細雨樓」，保住「六分半堂」的主力精英衝出重圍，以致身負三十七道重創，却沒想到他仍沒死！

他不認爲自己能夠迅速解決雷動天！

＊ ＊ ＊

雷純笑了。

她的酒渦很深。

「你的背傷好了嗎？」

白愁飛聽了這無頭無尾的一句，如遭電殛，臉色刹那紅如赭色。

她那一句平白無端的話，彷彿要比何小河當胸射他的那一箭，更具殺傷力！

原來是她！

在白愁飛還沒來得及作答之前，雷純已然說了下去(她是跟狄飛驚說的吧)：「我想，白副樓主對我們的出現，定必感到十分意外，相當震訝的了。」

「我是意外，」白愁飛冷笑道，「沒想到你們會來自投羅網，忙着送死。」

狄飛驚望着鞋尖，悠悠的道：「我們既能來得讓人毫無警覺，就能來去自如不受制。我想，白二樓主最驚詫的，還是我們不遲不早，不偏不倚，却在這時候來到。」

雷純幽幽接道：「我看，白老二眞驚訝的是，我們居然是從他以爲毀了的地下通道裏炸上來的。他就怕這個。」

白愁飛瞳孔收縮，沉聲道：「你們是什麼意思？」

「眞不好意思，」雷純目光幽然，語音也悠然的說，「我們在你以爲已全然控制局面，掌握大權，正寬心飲酒寶帳坐之際，收留了一個你亟於置之於死地的人。」

白愁飛只覺腦門又給轟的炸了一記，只覺心跳急促，眼前金星直冒、雪映烏光：「你……你說什麼？」

「我？」雷純悠然的說，「我只是給你帶來了一位朋友。」

她頓了頓，幽艷而憂鬱的笑了，「一位老朋友。」

她說到這裡，就有一個在出現之後，一直守在轎前，不住取濕毛巾抹臉的俊秀(但卻有個中年人凸顯的小腹)漢子，掀開了那頂中間轎子的黛色深簾！

轎簾一打開，王小石一口心幾乎飛出丈外，忘形的大叫一聲：「大哥！」

＊ ＊ ＊

轎簾掀開，蘇夢枕也沒有先看白愁飛、雷純、狄飛驚，還有任何別的人……

他第一個看到，看見的，也是王小石。

他一見着自己這個兄弟，就笑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已多久沒有眞正的笑容，他甚至已以爲自己忘了怎樣笑了。

「小石頭！」

可是笑容一現即凝住了。

「你怎麼了？」他驚問：「怎麼五官都淌血？」

轎子的簾一旦掀開，白愁飛只覺自己折了翼，完完全全的掉落在冰窖裡。

一種深刻的恐怖，襲擊了他向來的憂慮，重大的心結，無盡的陰影！

蘇夢枕沒死！

他回來了！

＊ ＊ ＊

轎簾掀開。

正如打開了門、窗或封蓋一樣，另一個世界就會出現在眼前。

當轎簾掀了開來。

＊ ＊ ＊

乍聽，王小石也懵然。

他用手在鼻端一抹，才知一手是血。

何小河適時遞上一面鏡子，他照看了，才知道從耳、眼、鼻、口都滲出了血絲。

他怔了一怔，畢竟是深諳醫理，這才省覺：自己先是背上着了一箭，又乍見蘇夢枕活着，驚喜過度，血氣翻騰，而又忘了斂神自抑，以致血流逆衝，五官淌血，而不自知。

他當下便說：「這不打緊。大哥，能見到你，那就沒比這個更好的了！」

「是的，」蘇夢枕喟息道：「能再見着，也眞不容易。」

王小石興奮未平，「不過，我們仍然相見了！」

「是的，」蘇夢枕的語音也激揚了起來，「咱們終於相見了！」

然後兩人一齊望向白愁飛。

白愁飛仍在深呼吸。

他像忙着呼吸，急着呼吸，爭取着呼吸。

「我終於找着你，」他對蘇夢枕說，然後又向王小石道，「我也成功把你引入樓子裏來，加上雷純和狄飛驚自投羅網，我正好一全過把你們這干狐羣狗黨一網打盡。」

王小石與蘇夢枕對望了一眼，王小石道：「放下吧，二哥！」

白愁飛咄道：「放下什麼？」

王小石道：「放下執着。」

白愁飛冷哼：「我放不下，我也不放。」

王小石道：「你犯不着爲妄念送上一命，老二，到這個地步，有什麼拿起來還放不下的！」

白愁飛道：「我現在還能放麼？難道我會求你們放過我？何況，我根本沒有敗！你們人在風雨樓裡，生殺大權，仍操在我手上！」

雷純的長睫對剪了剪，悠然的問了一句：「是嗎？」

然後她接着問：「你還認爲『金風細雨樓』的弟子都爲你賣命嗎？」

她緊接着問：「如果他們仍都願爲你效命，你不是訓練了一支精兵，叫『一〇八公案』的嗎？現在都到那兒去了？嗯？」

她不待白愁飛回答，又問：「你的心腹大將梁何呢？孫魚？都去了那裏？」

她還再度追問：「像你這種人，只顧背叛奪權，誰賞識你，都沒好下場，誰跟從你，也不會有好結果！你以爲相爺不知情嗎？當日你加入『長空幫』，梅醒非特別識重你，你却爲了奪取『長空神指』指訣，不惜下毒暗算，殺盡幫內元老，然後，江湖上才出現了白愁飛，並把『長空神指』轉化爲『驚神指』，企圖掩人耳目，亂人視線！你殺人毀幫，不必償命，還儼然以俠道自居，枉費蘇公子一手提拔你，跟你義結金蘭，你又重施故技，弒兄篡位！像你這種人，你以爲你的盟友援軍，還會相信你？支持你？力助你？」

白愁飛詫訝至極，禁不住張大了口，「你……你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英雄慣見亦尋常，更何況是你這種貨色！」雷純鄙夷的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的心腹大將：梁何，本來就是『長空幫』的弟子，他曾助你完成那件鄙惡的事，而我早就收買了他。」

白愁飛張口結舌：「你……你……」他現在才知道自己完全低估了這個女子。

「豈止梁何，何小河那一箭，也是我着她射的！」雷純不徐不疾、有條有理的說，「她一早就是我的結拜姊妹。我跟你們初識於漢水江上，就是爹暗中派我去江南江北聯絡各路英雄豪傑之時。當時江上遇的强梁者、老大那些人，就是『迷天盟』派出來意圖阻止我的計劃殺手。我一早已暗裏處理堂裡事務，何小河本來不識武功，是我央人教她的，她學了武功，才不致在青樓裏無法自主，被迫淪落！我也曾救了她一命。所以，她欠我兩個情。我要她放兩支箭，去殺兩個人——且不管是否得手，我只要她盡力。」

這次是王小石接問：「所以，她剛才發了兩箭，還清了情？」

雷純笑了：「你一定覺得奇怪，我爲何要何小河既射王小石，但也不放過你了。其實這天公地道。你和他都是我的殺父仇人——沒有你們聯手，我爹爹也不必死了。」

白愁飛抗聲道：「這沒道理！你要射殺我們，卻救了你的首號大仇人：蘇夢枕！」

「我是救了他，」雷純柔柔的笑道，「若不救他，怎麼才能拿回金風細雨樓的大權？靠打硬仗？一仗功成萬骨枯！我們還活着的有幾人？你們剩下的有誰人？如果元氣大傷，互相殘殺，對誰有好處？有橋集團正在虎視眈眈，迷天盟亦正暗中招兵買馬，準備重整旗鼓，打硬仗是你們男人的事，講智謀才是我的本事。」

「沒有十足的把握，我是不出擊的。」雷純又說，「你們現在兩隻都是負了傷的老虎，而你……」

她向白愁飛不屑的道：「非但受了傷，連爪牙都沒了，看你還凶得到那兒去！」

這回連王小石都倒吸了一口涼氣，覺得風特別狂，雪特別冷，不由得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無論如何，妳都是救了蘇大哥……」王小石衷心的說，「我還是十分感謝你。」

「我倒要謝謝你的提省。當日，你着何小河跟我說：『昔日秦淮河畔的藉醉狂言，而今恐怕要成眞了。』我想，這裡邊大有蹊蹺。第一，我們只相遇、相處於漢江水上，沒會於秦淮河畔。第二，秦淮河畔的烟花之地，反而是以前白愁飛常去尋機會的地方。第三，我們四人在漢水行舟，倒是聽你們趁興提過，白愁飛有意問鼎中原、雄霸天下，你曾勸他不必太執着，當來玩一趟就好，要是傷人害人才得天下，那麼有了江山也失去了本性，化不來。白愁飛當時也表明想要跟你一較高下，你擺明不想有這一天——我想，你指的就是這件事。向來你記憶都好，不可能記錯了地方，且錯得沒有譜兒。我覺得你其中必有暗示。」

「我跟白二哥畢竟長期相處，長時間共事，對他一切，多少也有瞭解。」王小石語重深長的道，「我覺得他對你始終有非非之想，希望能藉此警示你小心一些。我知道你是個極聰明的女子，我這樣說含蓄些，也不怕你不明白。」

「我明白。我從那時起，就已經着意調查他的身世和來歷。後來加上楊無邪，更加如虎添翼，何況

我們還有來自梁何的情報。」雷純娓娓道來，不無感觸，「有的事，先一步做和遲一刻爲，誠然有天淵之別。當時，要是爹已先一步成功的收買了莫北神，在那一次蘇公子和你們兩人上三合樓來見狄大堂主之際，以『無法無天』小組和『潑皮風』部隊的實力，大有機會收拾你們。可惜爹遲了一步。他就在那一役中覺察中莫北神的實力，才全力拉攏，但已不及扳回乾坤，終致身歿。說起來，我因你一語警省，再調查白老二的來龍去脈，雖然得悉了不少秘密，但仍算太遲了些，吃虧難免。我受到這事的教訓，便永遠記住了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的道理。你對蘇樓主先下毒手，我便對你先發動了攻擊。」

「你以爲你是什麼大家閨秀、名人淑女，說穿了不過是個爛了幫的鞋，送上門的貨，別一副玉潔冰清，首領羣倫的矜貴模樣！誰是騷狐子投的胎，窰子裏下的種，誰的心裏可一清二楚！」白愁飛忽然破口大駡，更遷怒於王小石：「王小石，你這還算什麼兄弟，我跟你說私己的話，你却把我的戲言當斤論兩的出賣！我是說過要是討得雷純作老婆，就如同拿下了『六分半堂』的大權；我也說過只要拿下了溫柔，就可以制住洛陽活字號溫晚的外侵——可惜我只說，沒有做。」

雷純也不動氣，只溫順的反問了一句：「你沒有做？你剛才不正是困住了溫柔嗎？」

白愁飛冷哂道：「那是她自己心甘情願的來，我可沒叫八人大轎抬她過來，也沒找人去把她綁進來！」

雷純動人的笑了一笑，好整以暇的道：「那你何不放了她？」

「放了她？」白愁飛倒似給一言驚醒似的，「來人啊，拿下她，或殺了她！」

自從王小石進入風雨樓後，白愁飛自把戰志全集中在這首號大敵身上，俟雷純與狄飛驚出現之後，白愁飛更無法兼顧溫柔、張炭那一頭，及至蘇夢枕重現眼前，他意亂神駭，早已無法分心，溫柔和「留白軒」的事，暫丟一旁，不復兼及。

而今雷純這樣一提，倒是提省了他，若拿住溫柔，可以脅持蘇夢枕、王小石和雷純，不然下令把她殺了，至少也可分敵人的心。

他處於劣勢，應付之法，已不能事事力求完美，能做的，就得馬上進行，穩不穩實已是另一回事。

他這一聲令下，背後的兩人，利小吉和朱如是立即相應。

王小石怒道：「你……」便要掠身相截。

白愁飛長身一攔，已擋住了他的去路，只疾向他兩名手下吩咐道：「快去！」

但朱如是和利小吉並沒馬上就走，利小吉問：「還有張炭呢？蔡水擇呢？要殺了還是擒下來？」

白愁飛道：「那兩個跟屁蟲、飯桶？殺了！不必容情！」

到這時候，這地方，白愁飛雖然深受挫折、數面受敵，但他依然戰志旺盛、鬥志頑强。

朱如是又問了一句：「要不要把紅樓裡的『神油爺爺』葉雲滅也請出來？」

白愁飛仍注視着王小石的一擧一動，口裏吩咐：「連『驚濤先生』吳其榮都來了，葉神油怎能閒着？叫祥哥兒快速去請！」

朱如是、利小吉一齊都答：「是！」

突然之間，一齊出手！

一起向白愁飛出手！

* * *

他們都一齊朝白愁飛的背後出手！

成敗興亡一刹那，這片刻間，白愁飛從全勝者的姿態，屢遭挫折，迭遇打擊，且遭「象鼻塔」、「六分半堂」夾擊，背腹受敵，頭號大敵王小石和敵對派系的頭子、首領，一起殺進潛入自己的大本營來，加上自己最顧忌的仇家蘇夢枕，居然未死，重現眼前，而兩大愛將梁何、孫魚，又一齊背叛，在白愁飛眼前的，不但四面楚歌，簡直十面埋伏，如同死路一條！

但白愁飛依然頑强。

他不認輸。

他還要鬥下去。

却沒料反撲的命令才下，他身邊的「四大護法」：「吉祥如意」中竟有兩人對自己發出了暗襲！

一向只有他偷襲人的白愁飛，而今竟一再給他身邊親近的人暗算，他心中可是什麼滋味？

你說呢？

* * *

且先避得過去再說吧！

人生裡遇上的劫，首先是要先渡得過去，要是過不去，那就什麼都不必說了。

* * *

然而當日「金風細雨樓」的主人，因其重用而一手擢拔的白愁飛叛變而受盡了苦的蘇夢枕，却依然安然端坐簾後轎內，在他那微藍帶綠的瞳孔裏，彷彿已看盡了一刹那間的成敗，一瞬息間的興亡，而今只安然寬心寶帳坐，那管他眼前小小江山，繼續前仆後繼的興興亡亡下去。

利小吉使的是「子平飛簾」，他的七色簾布，彷佛怪蟒騰雲，神龍翻空，抽擊向白愁飛背門！

朱如是的「鐵板神索」，急取白

愁飛背後十三道要穴！

白愁飛尖嘯一聲，在朱如是與利小吉發動攻擊的同時，突然臉色煞白一片，如受重擊，整個人像是飛空中的一片無依而墜的落葉，左手夾於右腋之下，右手五指，狂抖不休，人却急掠而起。

利小吉外號「一簾幽夢」，功力高深的要是着了他一簾抽擊，只怕也得在床上養個七八年的病，何況他這回是七簾齊出！

但這七簾抽打在白愁飛身上，卻如擊朽木，飄不着力。

非但如此，連「一索而得」朱如是的「鐵板神索」，也只能把白愁飛背部的衣袍絞得破碎，但卻不能傷他分毫。

然而白愁飛人在半空，宛如飄雪，他左手五指，忽自腋下如拔劍一般抽了出來，急彈而下。

一時間，長空充滿了漫天絲絲之聲。

利小吉和朱如是的武功，無疑已近一流高手之列，何況二人襲擊在先，絕對可以說是穩操勝券。

不過動手的結果顯非如此。

白愁飛人同腐木，如紙飄飛，並發出了像觀音楊枝灑水的白光指風，不一樣的是，這密集如勁雨的指風，旨在殺人，並非救人。

就在這時候，忽然，在轎裡的蘇夢枕，目光綻出一種說不出的，詫異得接近恐怖的寒綠來。

他陡地叱道：「足三里！上巨虛！」

白愁飛在半空如受電殛，看得出來他猛然一震，身形一挫，驟地半空一個翻身，左手尾指、中指指風陡滅，但是他三指指勁依然不滅。

蘇夢枕遽又疾喝了一聲：「鳩尾！廉泉！」

白愁飛在半空的身子猛地一彈，像乍然置入熱鍋中的鮮魚一般，打騰了一下，好像那四個字是兩枚鋼鏢，一齊切在他指上一般：他的無名指和食指的指風，也陡然消失了。

只剩下一縷拇指指風，居然一分為二，如勁箭一般分射利小吉與朱如是額心，勁度竟還炸出了火光。

就在這時，「嗤嗤」二響，王小石雙手一揚，各發出一枚石子！

石子分別截住指勁。

「波！波！」兩聲，石子給指勁激裂，粉碎。

白愁飛這才自半空落了下來。

他連彈五指，其中四指甫發，罩門已給蘇夢枕喝破，要是他還要硬攻，敵人只要照蘇夢枕叱破的穴位出擊，他就必吃大虧，所以他只好立即收去了四道指勁，然而剩下的一指，依然有莫大神威，却為王小石二石所破。

白愁飛落於丈外，狠狠的盯着蘇夢枕和王小石。

王小石喜孜孜的道：「大哥，我又和你聯手了！」

蘇夢枕喟息道：「是的，人生在世，能跟兄弟朋友聯手對敵，已是一種幸福。」

王小石喜孜孜的說：「只要大哥喜歡，小石頭永為你聯手應敵！」

蘇夢枕道：「小石，一生中最重大的戰役，大都得要孤軍作戰的。」

王小石呆了一呆，卻聽雷純說：「你剛才情急所使的，已沒多少所謂『驚神指』法，而分明是『長空神指』的運功法。」

白愁飛悶哼一聲，「我是毀了長空幫，為的是要奪『長空指訣』，但我沒有殺梅醒非。」

雷純又道：「你背部仍留有爪痕，那是我抓傷的，你做了什麼虧心事，心知肚明。你剛才還說只說不做，那是瞪着眼說瞎話！」

白愁飛狠狠地道：「我做了又怎樣？妳早已是我的人了，我說什麼也是妳的入幕之賓，膽敢謀殺親夫不成？」

雷純寒起了臉：「你少來不要臉！你在那齷齪巷子裡做的事，我發誓要查分明。那次，狄大堂主因受命於爹，把我和溫姑娘點倒後，暫交『破板門』，爹是希望我不要直接受到兩幫仇殺的衝擊。我查過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除開狄飛驚和爹爹之外，知道我給送往『破板門』的，只有林哥哥，林示己林己心一堂主二香主，林堂主當時隨爹出擊，二林香主不久後亦退出『六分半堂』，至今仍不知去向。爹後亦在這兒受阻，臨歿他叫我如要報此大仇，只要看定你……」

白愁飛怔了一怔：「我？」

「對，你！」雷純道：「我那時才知道，原來爹一早已收買了你，以為你會在他攻打金風細雨樓時你會出手相幫，他才敢胸有成竹，深入虎穴，直搗黃龍，但你在重要關頭，並沒出手，反而跟蘇夢枕同一陣線。也許你是覺得推翻蘇公子的時機尚未成熟吧？或許你認為先要把六分半堂的實力挫下後才再背叛蘇夢枕奪得大權吧！又或者你還需要時間來培植自己的實力，不過，爹亦看出你對蘇樓主必有貳心，算定你終會奪蘇夢枕之權，你那時不出手，不代表永不背叛，只是你的時機尚未成熟。他叫我留意你，因蘇樓主的基業，遲早要敗在你這個野心家的手裡。我那時就知道：你趁爹要籠絡你之便，偷偷潛入『破板門』，收買『禁忌二使』：林己心和林示己，要待爹如在成功打垮風雨樓，便另謀一場裏應外合的叛變。」

白愁飛只聽得一味冷笑不已。

「可惜你沉不住氣，你為往上爬，作過不少孽。為得『長空指訣』，不必毀掉『長空幫』。你也長期勾留煙花之地，加入『金風細雨樓』後，自珍羽翼，不再留連風月場所，潔身自好，但野性獸心，難以久抑。」雷純說到這裡，一雙水靈靈勾人魂魄的大眼睛，也充滿了怨毒的恨意，「你跟雙林香主聯絡勾結時，發現我和溫柔就給關在那兒，於是起了卑鄙之心，故意弄得邋遢骯髒的，希望不讓人認出是你，你才放膽去做那禽獸不如的事……」

白愁飛聽到這裡，忽然哈哈大笑起來：「是我做的，怎樣？都是我幹的，又如何！我已成功的累死了雷損，扳倒了蘇夢枕，還強姦了你……我已玷污了你的身子了，我賺了，你失貞了，你又能奈我何！」

王小石吼了一聲，還沒說出話來(因太激忿之故)，雷純已平平靜靜閒閒淡淡的接道：「這是什麼時候！我是什麼人！你看扁了我了。那算什麼？你以為我會尋死？從此心繫於你？告訴你，我當是給狗咬了一口。我是江湖兒女，不在乎這些。我只會伺機報仇。今日，我就証實了確是你所為；現在，就輪到我報仇！」

白愁飛冷笑道：「你少賣狂，今日鹿死誰手，尚未得知，說不定，我還要感謝你把蘇老大和六分半堂一併兒奉送給我呢！」

雷純婉然一笑，「蘇夢枕、狄飛驚、王小石都在這兒，你的勝算極小！」

白愁飛傲笑道：「我還有『八大刀王』、任勞任怨、四大護法、四派掌門、七絕神劍、六大殺手、神油爺爺、天下第七、郭東神……你們豈能一一對付得了？我有的是高手！」

他越說越有信心，同一時間，祥哥兒已領着一名臉披長髮、腳著白靴，嘴唇成古怪「凹」字型的中年人急馳而至。那在轎前以濕布抹臉的中年人一看，眼睛立即發着光。兩人一朝相，好像在眼色裏已乒乒乓乓交手了幾招，打得轟隆作響。

雷純婉然笑道：「你的四大護法，已叛了一半，兩大心腹，已把你的精兵『一〇八公案』化友為敵。四派掌門，豈是『六分半堂』雷動天雷二堂主和魯三箭、林哥哥、莫北神、楊無邪上鄧蒼生、任鬼神之敵？蘇樓主出現了，王小石回來了，我『風雨樓』裏還肯為你賣命的部屬，只怕不到三成！神油爺爺雖然來得及時，但自有驚濤先生侍候着！六大殺手那一票人，能敵得住『象鼻塔』精英？至於任勞任怨、天下第七、八大刀王、七絕劍手……你以為他們一定會為你出手？」

白愁飛怒笑道：「不然怎樣？難道幫你？」

雷純淡然笑問：「他們原隸屬於你的人嗎？就憑你的字號，還沒那麼響吧？」

白愁飛嘿笑道：「他們都是相爺的心腹大將，而我是他的義子。」

雷純淡淡笑道：「相爺他老人家有的是義子。此外，他的野心也太大些了，他可不一定放心你在『金風細雨樓』招兵買馬，不斷坐大……」

白愁飛怪笑道：「你少離間我和乾爹……」

雷純秀眉一剔：「離間？」

她忽自懷裏取出一束一物：「這是相爺手諭和手令：我今晚領導大家推翻在『金風細雨樓』弄權誤事的白愁飛，乃是受相爺之令行事，凡相爺麾下友朋同道，亦應助我行事。」

白愁飛一聽，臉色大變。

他這時才總算弄明白了。

這事勿怪他一直都給瞞在鼓裏，且處處為雷純所制了，原來自己暗中壯大的事，已為蔡京所知，今晚的事，根本是義父已不信任他後一手設計的！

只聽雷純婉婉轉轉的道：「怎麼？你還要不要問問七絕神劍、任氏雙刑、八大刀王、天下第七他們的態度，嗯？」

隨後她又婉轉笑道：「高手易得，一將難求。現在，你身邊一個戰將俱無，就憑你，又凶出什麼花樣來？」

然後她說：「認栽吧！白愁飛，我就等今天，要在長巷中做出齷齪事的你，栽在我的手上！我是個有仇必報的女子！」

＊　＊　＊

「我沒死，」深受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境遇的白愁飛奮然吼道：「就沒敗！」

「這句話該是我說的。」蘇夢枕幽幽地道，彷彿在轎裡暗處和深處的，不止是一個人，還是一道藍色的幽光，「不過，就算人死了，也不一定就等於敗了。」

白愁飛望向轎子，憤然道：「我真後悔當日沒把你殺了。」

蘇夢枕悠悠的道：「當日不是你沒殺我，是你殺不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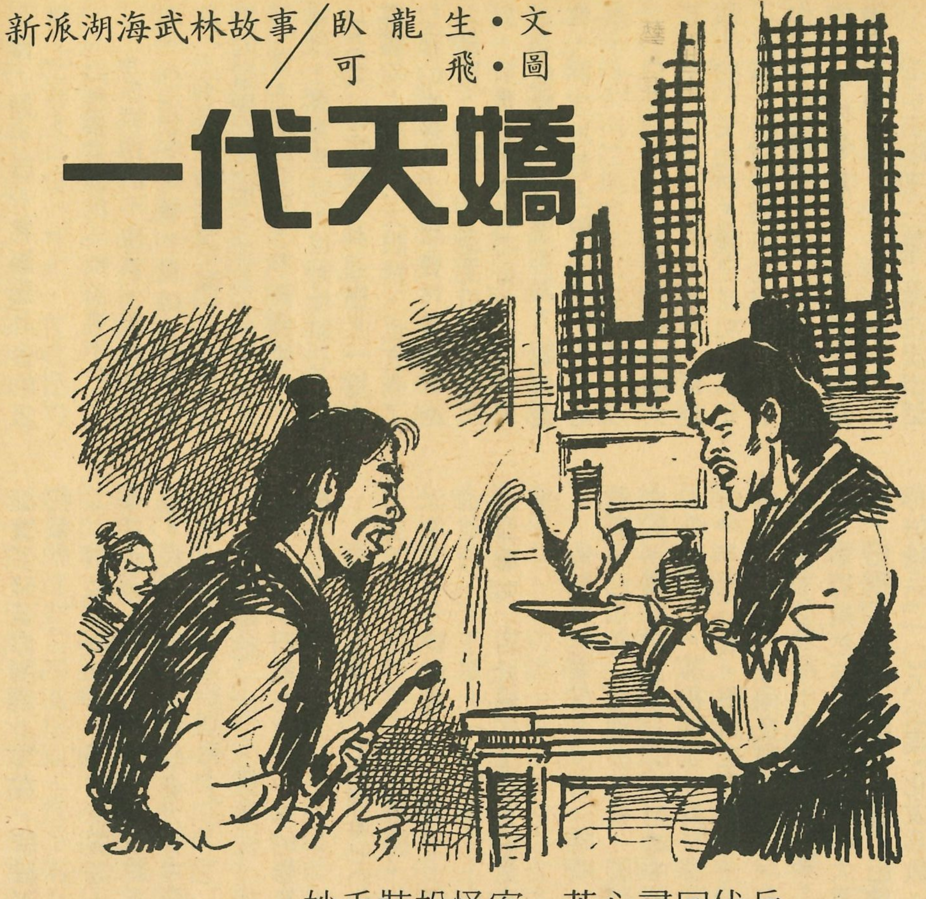
白愁飛憤然道：「你別得意，請鬼容易送鬼難，你把六分半堂的人請進來打江山，日後就得把大半壁江山送與人。」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天衣大師等三人一上畫舫，便見二人走進來，原來那拉二胡的男子與那賣唱少女是江淩波早年派在江南的伏兵之成員，走時以迴音術告誡天衣大師等三人行事要小心。明月觀的梨花女手持畫滿符咒之符牌黏住了飛雲子欲取其命，幸虧白翎化去符牌力道，使飛雲子一劍刺死了梨花女。天衣大師雖見到了唐虹，但却對她的身份有疑問……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苦心尋回伏兵　妙手裝扮怪客

天衣大師又說道：「他們如已到了借物隱形的境界，老衲也感覺不出來他們的存在了。」

「大師高見，」白翎道：「以大師的觀察，那座會客小廳，是新近所建呢，還是築建很久了？」

「樑柱都非新材，應該建築很久了，至少有十年以上了。」

白翎沉吟了良久，道：「這麼說來，千手飛花唐虹早就準備好了退休的事，歸隱唐家巷，也是早有的計劃盤算了？」

「想不通的是，爲什麼要選擇那個地方？」天衣大師道：「鳳凰不落無寶之地，唐家巷……」

突然住口不言。

白翎道：「本來，只是江湖前輩退隱的常事，大師這番探查，竟然發覺了隱藏的變化，這件事是否和江湖變化有關？鳳凰不落無寶之地，但唐家巷却距寶藏不遠。」

「和江湖變化的關係應該不大，慕容世家找了兩代就沒有找到她，」天衣大師道：「這段日子不短，如有牽連，也該早見面了，但它距皇宮不遠，傳說明太祖朱元璋，收集了不少珍奇、異寶，一部份收藏愼密，至未被成祖朱棣發覺，還留在金陵。」

「這就不是獨立事件，」飛雲子道：「肯定會和江湖上的人物有關，如此神秘、週密的佈局，恐非唐虹一人之力能及。」

「道兄的意思是說，唐虹還有合作的人了？」天衣大師道：「那個人會是誰？」

「如若能輕易看破，」白翎道：「又怎會掩遮住江湖上黑、白兩道耳目數十年？」

「細數五十年江湖上風雲人物，實在找不出這麼個人。」飛雲子道：「如是白姑娘的推斷不錯，那人應該還在江湖中。」

「看情形確然如此，」白翎道：「就大師昨夜所見而言，如若主要的人物已死，唐虹應該也不會仍那麼意氣風發，但看上去神秘難測，無跡可尋的事，細心推敲，也不是全無線索。」

「此事關係重大，牽連所及，可能是江湖情勢轉變的關鍵。」天衣大師道：「應當全力以赴，查個明白。」

「線索雖有，但查証困難……」

「再困難也要查……」飛雲子打斷了白翎的話，道：「貧道的看法和大師相同，這檔事可能關係着近代江湖變遷，請姑娘指明一個方向，至於細節上如何着手，再作深入研究。」

「唐家巷的格局不大，但建築却奇巧無比，四面八方無一處能避過監視，」白翎道：「它建築在金陵城中，而且年代不久，追查起來，應非太難，只不過事從根源起，就得下番大工夫從頭查起了。」

「姑娘心目之中，可能早有一個追查的計劃，看似容易，但要找個下手處，却又是不易尋得，」飛雲子道：「貧道就完全想不出一個辦法來。」

「辦法是有，也不很難，問題是需要時間。」白翎道：「要選定三兩個久居此地的人，和他們交往，建立了交情，長年應酬，再觀察刺探，當然，你不能讓他們發覺你別有用心，提高了警覺……」

「就是說和他們混在一起，」天衣大師接道：「要多少年才能和他交成知己無法預料，還要深藏不露，最好能學得一手燒菜的好手藝，混入廚房中，眞是知易行難，這些事，恐已非和尚、道士能幹得了。」

「形勢逼人，下一次毒手如何？」飛雲子道：「抓他們三兩個人出來，恐嚇逼問，也許可能問出一些內情？」

「不經仔細觀察，很難找到我們需要的人，」白翎道：「唐家巷中居民雖逾兩千之衆，但個中大部是利誘引薦而來，也許有一兩個武林門戶，受唐虹影響也遷來此處，這確是一次非常精密的遷徙計劃，但個中十之七八的人，都是爲掩護別人而來，眞正需要掩護身份的，也許只有十家八家、數十口人而已，總之，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膽設計，把大隱於市的傳統，發揚的淋漓盡致，用兩千人的家居生活，去掩沒了數十人的隱居秘密，也難怪查了二十年的慕容世家，還未查出一點苗頭。」

「姑娘的意思是說那些身受利誘而來的人，根本不知道內情了，」飛雲子道：「也不知道他們掩護的什麼人了？」

「對！反而對引薦他們到此的人，心存感激，」白翎道：「我相信被利誘來此的人都是窮苦人家，才肯遠別故鄉，遷徙來此，這裏的住房、工作都由引薦人所提供，一家人吃得飽，生活過得好，而且，手中漸有積蓄，那引薦他們來此的人，又不要任何報償，他們是不是心存感激呢？」

「果眞如此，是大德大惠，恩同再造，」飛雲子道：「誰也感激涕零呢！」

「所以，從他們口中，探不到任何秘密，」白翎道：「何況，他們是眞不知道，要從兩千多人中，找出幾十個知道內情的人，是不是需要很長時間的觀察呢？」

「說得對！這件事，我們作不來，」飛雲子道：「但棄去此法，就別無良策了。」

「這件事急不得，」白翎道：「有此收穫，已非小可，我相信知機子能作人選安排，現在，我們改換一下裝束，去探查一下江豪的行蹤。」

「姑娘，老衲還有最後一問，」天衣大師道：「這個大隱於市的計劃，敝師兄是否有參與的可能？」

「天鏡大師嗎？」白翎沉吟了良久，道：「這要看他們當初的用心了，如是旨在竊取一些流入禁宮的江湖珍品，這倒無可厚非，朱元璋嗜殺貪婪，有很多不該收入皇家的東西，也被他收入宮中，以天鏡大師爲人的方正、端莊，應不會介入爲害江湖的陰謀。」

「這是說，也有可能了？」天衣大師神情痛苦的道：「和尚仔細思量過，唐虹的氣勢作風，完全不像是一個退隱的人，看情形他們早已介入了江湖中事，我和尚想不通的是，三聖會怎會容忍着他們存在？」

「三聖會沒有這個雅量，」白翎道：「而是他們不知道，三位老人家名氣太大，聚集了天下光輝，當今武林，也視三位老人家爲泰山北斗，誰還會想到別人……」

「還是不對！三位老人家可以不瞭解唐虹的舉動，但唐虹應該知曉三位老人家的行踪，」天衣大師道：「三位老人家身受暗算，就在金陵附近，唐虹應該有解救的機會，但竟全無行動。」

這問題太尖銳了，既不能順着問題說下去，也不便斷然反駁，白翎和道士同時沉吟不語。

良久，白翎才輕輕歎息一聲，道：「慕容長青的陰謀，設計得很隱密，使得唐虹不能及時發覺。也許是自知非對方敵手，不敢出手，那時，南宮、慕容兩家家主，再加個散花仙子，放眼江湖，誰是敵手？」

天衣大師心中仍是不服，但他沒有再說，倒是飛雲子開了口，道：「至少，我們知道了，除去三聖會之外，還有一股力量在江湖上活動，而且，行踪的詭秘，尤過當年的慕容世家。」

「現在，躭心的是江豪，不知洞庭盟埋伏在江南的力量是否已和唐虹滙集合流？」

「對！找江豪！」天衣大師快步奔入一個房間中。

再出來，已是個灰布褲褂的中年人，再加上一頂灰毡帽，像極了城郊來的農夫。

飛雲子這一次改扮得很闊氣，長袍馬褂，加上一頂黑皮珠頂的絨帽子，手上還提着一個翡翠煙嘴、湘妃竹管的旱烟桿、金色的烟鍋、黑緞子綉花的烟絲袋，氣派極了，銅鏡裏照一照，飛雲子自己也嚇了一跳，完全是一副金陵城中大闊老

的模樣，那裏還有一點道士的影子。

白翎打量了兩人一眼，笑道：「走一起太扎眼，分開走不方便，也分散了實力，由此刻起，隨時可能有事故發生。」

「好！和尚再改扮，裝成一個跟班的！」

白翎道：「我幫你，」衣服早有準備，灰衣變黑衫，腰中再加一條寬帶子，秘藏短戒刀，背上却背了飛雲子的長劍，農人一下子變成了跟班的鏢客。

白翎輕揮淡筆，在天衣大師臉上劃兩下，一張慈眉善目的臉，立刻變成了一臉兇悍的冷酷形貌，給人一種殺氣騰騰的感覺。

「行了，兩位可以走了，你們身上有金子有銀子，也有大把的銀票，大老闆花銀子也要大方一些，」白翎道：「我會跟着你們走！必要時我也會現身見面，如果事情有發展，就不用去找江豪了，我會找到他，安排你們見面。」

飛雲子點點頭，大步出了客棧，提着手中的翡翠烟嘴、金烟鍋的烟桿，楞在門口了。

天衣大師快行一步，低聲道：「怎麼停下來了？」

「到那裏去啊！穿着這麼一身衣服，連走路也不會走了，」飛雲子道：「端着金鍋玉嘴的旱烟桿，能在大街上走來跑去麼？」

「對！該叫輛馬車坐！我這就去找車。」

大和尚經過這一陣江湖走動，學會了不少的事，會着人辦事，也會用銀子，果然，花用了二兩銀子，很快就找到一輛雙套篷車。

篷車直馳到天福居，才停了下來。

天衣和尚早已問過了，這天福居，是金陵城中最大的一家茶館，早有早點，午有午餐，晚有晚筵，一天開門八個時辰，由早到晚，只要你進門，就有東西供應，一日夜中，只休息四個時辰。

當然，這裏東西貴一點，但手藝高明，做得好吃，有錢人，就不在乎多花幾個了。

飛雲子那份氣派，全身都能放出金光，一下車，立刻有四個店小二迎上來，兩個人哈着腰前面帶路，兩個人分左右扶着客人，天衣跟着後面走，給人的感覺是殺氣凜凜，不敢多看。

飛雲子被攙扶向一個房間中行去，但飛雲子却轉個身，坐在大廳中一個位置上，幾個店小二微微一怔，只好照着客人的意思辦了。

這身打扮，坐入房間中，再掩上房門，豈不是錦衣夜行，不夠招搖了。

白翎替他準備了衣物、用品，也幫他在臉上畫了幾筆，但未說出用意何在。

不肯說出來，是要他隨緣發展，飛雲子一直在想這件事。白翎是心有所期，但却又無把握，一切的發展應對，就看他觸景生情，隨機應變了。

「好吃的，名貴的點心，先擺上來，」天衣大師道：「快些去準備，三爺還未吃早點呢。」

說話的聲音很和氣，但臉上兩條淡淡的青紋，却給人一種莫名威嚴，沒有人敢開口多問，立刻應一聲退下準備，還有個店小二在一側伺候，但也退出一個桌子那麼遠，全神貫注，聽候使喚。

天衣稱飛雲子爲三爺，是想到他在武當三子中排行老三，隨口就把三爺給叫出來了。

這時，早餐已過，午時未至，客人少，點心來得很快。

「坐下來一塊吃，」三爺看了天衣大師一眼，拿起白銀筷子，先吃了一個蝦肉海參餃，點點頭，道：「還可以，免可入口。」

這是金陵城中最好的點心了，但三爺只說免可入口，送上點心的店小二也只有點頭陪笑的應道：「三爺的品味高，下次再來時，小的會交代廚房再加把勁。」

天衣大師目光轉動，看大廳中至少有六十張桌子，店小二有四個，却只有他們兩個客人，實在來得太早了一些，緩緩坐下，也進食兩個點心。

精美可口，品味絕佳，是和尚這一生中吃到的最好的點心，天福居不愧是金陵第一茶館。

「三爺的參茶來了。」店小二高舉一個白玉壺，一面走，一面吆喝。

天下就有那麼一個巧法，大半天沒有客人，隨着店小二那聲吆喝，大門推開，三個人魚貫進了來。

是三個武林人物，身着勁裝，身佩長刀，是那種一切都佩帶齊全，就等着拔刀攻敵的架式，不是路過，不是巧遇，是專程找來的。

飛雲子的目光却投注在最後進來的一個老者身上。

一件灰色及膝粗布短衫，一頭黑、白交錯，亂如鷄窩的蓬髮，却穿了一雙又黑又亮的皮靴，但臉色紅潤，雙手修長潔白。

看那雙手，絕對想不到會配上那一頭亂髮和粗布短衫。

事實上，那一雙薄底快靴的價值，就相當昂貴，這身穿着，是故作奇裝。

天衣大師目光一轉，記憶中似是聽說過有這麼一個怪人，但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他是誰，什麼人說過。

但飛雲子知道，而且還很熟識，修羅手錢四，是一位非同小可的武林高手，但他已在江湖上消失了二十年，都道他早已死去，怎會突然在這裏出現了？

算起來，他和千手飛花唐虹是同一輩的人物，武功之高，盛名之强，也不在唐虹之下。

現在，他又是什麼身份呢？

不像是三聖會中的人，難道是和唐虹一起歸隱在此，今日出現，表示出唐虹已準備有所行動了？

那三個身佩長刀的黑衣武士，是不是他帶的屬下呢？他們穿着雖像三聖會中人，但却沒佩三聖會的標誌。

儘管此人出現得突然，身份也十分特殊，它代表了多種的變化，也可能帶來了重重兇險。

但飛雲子仍然是靜靜的坐着，既無驚奇之色，也無訝然的表情。

倒是修羅手錢四，看到了飛雲子那副形貌，有些大吃一驚了，向前稍行的脚步突然停下，雙目神凝，望着飛雲子出神。

飛雲子衝着錢四一笑，舉起手中的金鍋玉嘴旱煙桿，緩緩打開綉花的烟絲袋，裝上了一鍋烟。

天衣大師緩緩站起身子，取出一團棉花，暗中運集功力，雙手一搓，棉花燃了起來，幫飛雲子燃上烟草。

這一手震驚四座，使四個見識不少的店小二大開了一次眼界，連修羅手錢四也看得微微一呆。

搓棉生火，並非難事，但一搓起火，錢四就懷疑自己是否也有這個把握了。

事實上，天衣大師連番推想，也有點領悟了白翎的計劃。

她把飛雲子化粧成一個人，就是飛雲子現在形貌，何況，玉嘴金鍋旱烟桿，也不是說有就有之物，必需早些準備，唯一使天衣大師不解的是，白翎爲什麼不事先說個明白？

但再深一層想，天衣大師就作了一個判斷！

可能是白翎也不知曉的姓名來歷，但却見過了這個畫圖形貌，也知道他可能是近代江湖中一個非常詭異、可怖的人物，他和唐虹可能是同一年代出現在江湖上，也可能早幾年出現江湖，肯定的是在江湖上造成了很大的震撼。

飛雲子那身裝束，是散發着金光有錢人，但如多看兩眼，你會發覺他和一般人有些距離，似是有着滿臉黑氣在流動，人耶、鬼耶？就隨着人的思維在變動了。

當然，這要拜白姑娘那幾筆傳神的勾畫，在光線明暗的照射中，泛出了一種流動的神韻，托襯出了一種森森鬼氣。

所以，天衣大師在全力配合，讓人主動揭露他的身份，心中也在暗暗忖思：難道全大夫那下半部的秘笈中，記載的都是這些奇詭之學？

「不可能啊？形貌一點未變，數十年不見老態？」

這本是修羅手錢四心中想的事情，一急之下，就喃喃的唸了出來。

聲音雖然不大，但天衣大師和飛雲子却全聽到了。

原來，兩人早已暗中凝神，留心着大廳中任何一個微末細節，表面上，却又能裝作的若無其事。

對方任何的反應，都是飛雲子和天衣大師的重要參考，不能放過，也是兩人下一步行動的指南。

天福居的店小二也瞧出了情勢難測，進來的四個人，沒一個人能惹得起，言多賈禍，很可能一言錯出，就會丢了老命，幾個店小二都躲得遠遠的。

但那高舉玉壺的店小二，却硬着頭皮把參茶送上了桌子。

飛雲子也不要茶杯，暗運內力，張口一吸，相距數尺的玉壺，由壺嘴中飛出一道細泉，直射入咽喉之中。

這時，三個身佩長刀的黑衣人，已大步逼近了飛雲子的木桌前面。

飛雲子神情木訥，反應遲鈍，似乎是根本就沒有看到三個人殺氣騰騰的逼到身側，嚥下參茶，嘻嘻一笑，引得全場注目。

大家都認爲他要說話，却不料一笑而住，全無下文了。

經一番細心體會，飛雲子感覺他在裝扮一個非常怪異的人物，若有若無，似人似鬼的形象，可惜的是白翎一直沒說明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甚至連一點暗示也沒表露。

這就非常的惱人了，一切要從推斷中去表現。

但由修羅手錢四的表情中看出，分明是江湖上確有這麼一號人物，而且，還和錢四見過，可能還不止一次。

突然間錢四的臉色變了，紅潤的臉色變得一片蒼白，似乎是陡然間想到了一件寒人心魄的恐怖事件，轉身疾奔而去。

可是三個身佩長刀的黑衣人却已拔刀出鞘，中間的一個黑衣人同時大聲喝道：「管你是人是鬼，老子不信邪，先一刀劈了你。」

聲音很宏大，最大目的是用來壯膽。

說是一刀，事實上是三柄長刀一齊劈下來，刀如閃電下擊。

飛雲子端坐未動，動的是天衣和尚，雙手齊出，指風破空，三個

黑衣人那麼快的刀勢，劈了一半，突然停下，天衣大師已卸下背上長劍，恭恭敬敬，放在飛雲子面前的木桌上。

羅漢掌和金鋼指同時施展，以截脈的暗勁把三個黑衣人刀勢逼住，也點中了三個人的穴道。

但和尚並未讓人看出少林手法，左手捏訣，右手畫圓，像是在行法畫符一般，既把施出的武功掩遮，又裝出一副行法役鬼的神態。

飛雲子嘻嘻一笑，右手緩緩抽出長劍，平平伸出，左手一招，中間一個黑衣人，突然舉步向前行來，直向長劍上撞去。

他來勢不快，所以，刺入胸中的長劍也刺入很慢。

眼看着一寸寸的長劍刺入前胸。

鮮血濺射，長劍終於透胸而過。

飛雲子緩緩抽出長劍，黑衣人屍體栽倒。

殺人的手法數十種，但如此讓敵人自行撞在劍上而死的，却是未聞未見。

當然，這不是邪術妖法，而是天衣大師和飛雲子兩人的巧妙配合。

他們以千里傳音之術，交談了殺人方法，天衣大師以精深的內功控制了三個黑衣人的行動，再配合飛雲子內力吸引，讓敵人身不由己，緩緩撞劍死亡。

另外兩個黑衣人突然發覺了身體已能行動自如，大叫一聲，快速向外奔去。

天衣大師、飛雲子也緩緩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四個店小二呆呆的看着兩人舉步而去，沒有人敢攔住兩人收錢。

馬車還在等候，兩人登上篷車，疾快的向前馳去。

天衣大師右手突然伸出，一把搭在趕車人的肩頭上。但覺一股強烈的反震之力，回擊過來，幾乎震脫了天衣五指，如此强烈的反擊，大出了和尚意外，立刻加强了手上勁力。

「大師，我是江三。」

天衣噢了一聲，鬆開五指，低聲道：「白翎去找你……」

「見過了，」江豪道：「所以，我才扮成車夫，來這裏接兩位離去。」

「這輛車，我們剛才好像坐過。」天衣道：「怎會那麼巧的又被你們碰上了？」

「沒錯，是你們坐過的車，所以，白翎姑娘才要我把它馳過來，」江豪道：「現在，這輛車是我的了，我是個以車爲家的人，事實上，在篷車中商量事情既具十分隱密性，又具備了靈活的特性，當年慕容長青未組成三聖會前，一直在篷車中籌劃大計。」

口中說話，縫車已轉入了一條行人稀少的巷道中。

只見一座大門敞開的車行，正有三輛篷車魚貫馳出來，車簾低垂，瞧不出車中坐的什麼人物，江豪控着篷車，在外面道旁等候，三輛篷車馳出之後，江豪一提韁繩，篷車快速進入大門，兩扇大門，立刻關了起來。

天衣大師一躍而下，準備應變，目光四顧，發覺這座院落很大，一側停放着五輛篷車，還有一個可容四五十匹騾馬同時上槽的大棚，棚中至少拴有二十四匹以上的騾馬，點點頭道：「是家大車行。」

「對！南、北大車行，是家父江南藏兵的地方之一，」江豪跳下篷車，我到利人當鋪，一切順利，家父派來江南的人，很多都是家父近身的兄弟，他們有一半認識我，年前聽到三位老人家被擄的訊息，他們也很急，但因沒接到指示，不敢亂動，等了一年，仍不見動靜，也有些憋不住了，開始露面活動，雖然十分小心，還是引起了三聖會的懷疑，不知該如何對付，等一下白姑娘回來了，三叔、六叔也要趕來，希望我們幫他拿個決策出來，應付眼下的危機，是否閃掉或是放開手大幹一場。」

「這件事非同小可，要仔細的商量一下才成。」天衣大師道：「先招呼飛雲子下車。」

原來飛雲子仍然端坐在篷車裡，正在用心推想，這個形貌突出的人，能使修羅手錢四受到很大的驚駭，必然是一個極端可怕的人物，可是，他是誰呢？

錢四不過早自己四五年出現江湖，錢四見過的人，就算自己沒有見過，也應該聽人說過，何況，是這麼一個造型奇特的人物。這人一身穿着和手中那根金鍋玉嘴旱烟桿，別說見過了不易忘記，就是聽人說過一次，也會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自己有六七年的辰光在江湖走動甚勤，怎的從未聽人提起過這個人呢？

「道長，請下車入廳待茶。」江豪道：「這地方，都在我們監控之下，道長不用躭心被人拆穿了把戲。」

飛雲子緩步下車，道：「有勞三公子帶路了。」

一個青衣人快步走了過來，對着江豪一躬身，舉步向前行去。

原來，江豪地形還不熟悉，要他帶路，還眞是一大難題，不知如何一個走法。

穿過了兩重院落，轉入了一個修花茂竹的庭院中。

這裏不但完全擺脫了騾馬的氣

味，而且花香陣陣，沁人心脾。

兩個青衣女婢早已在大廳門口處等候，挑開垂簾，躬身迎客。

廳中早已擺好了香茗、細點，四個美麗的女婢，引客入座。

敢情是早已經排好了座位。

天衣大師和飛雲子排在一起，兩人座椅相連。

穿着一身形同主持大典的禮服，再加上手中那根華貴耀目的桿煙袋，飛雲子的人也似是被這身衣服控制了，坐下要擺出個一定的姿勢，看上去，有種說不出的怪異。

天衣大師也深深受到改扮身份的限制，有些事身難自主，但飛雲子受到的影響特別大，整個人似都被這個怪異的形象誘陷深入，快有些失去自我了，此事，已不宜再演下去，看到白翎時，一定要問個明白。

但聞步履聲響，兩個穿長衫的中年人快步入廳。

說是中年人，兩個人的頭髮都已花白，但精神飽滿，身體修長，不瘦不胖，一看就知道是沒有放下功夫的人，當先一個，還留着半尺多長的花白長髯。

但他們穿的衣服，却是標準的金陵生意人的衣裝。

江豪站起身子，躬身一禮，道：「江三迎接三叔、六叔。」

江豪換了衣服，改了形貌，生恐兩人一時間認不出他，所以，連身份也報了出來。

那當先留着長髯的老者點點頭，目光由江豪臉上，掃掠過天衣大師、飛雲子時，神情突然一呆，道：「龜長齡……」

江豪正待答話，白翎的聲音已搶先接道：「對！他是龜長齡，不過，不是眞的龜長齡，而是武當三子中的飛雲子所改扮。」

長髯老者點點頭，道：「原來如此，失踪二十幾年茅山妖人龜長齡，眞要重現江湖，可也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

「晚輩在一本記事錄上，看到過龜長齡的圖像，」白翎快步走了過來，道：「上面也記述到他是近二百年來最精通茅山術法的人，有一次在練法中傷了脊椎骨，就在衣服加了一截鋼架，晚輩這套衣服全照着記述所作。」

天衣大師忖道：「這就勿怪飛雲子坐姿怪異了，好好的一個人，身上背了一個鋼架，自然在行動中有些不自在了。」

江豪一指天衣，道：「這位大師，也被白翎姑娘扮作了龜長齡的從屬，形貌也完全改變了，小姪是趕車的把式。」

長髯人笑一笑，道：「江南道上，盡是三聖會的天下，行動起來愈是小心愈好，龜長齡太傳神了，這個人用處很大……」

「三叔，不能讓道長一直扮裝下去，他可是頂尖高手，」江豪道：「是對抗三聖會的主力人物。」

長髯老者突然一抱拳，道：「洞庭盟下張鳳樓、張老三見過大師、道長。」

「老六席一山見過大師道長。」

「原來諸位都還活着，」很少開口的飛雲子突然接了腔，道：「當年江盟主率領五位兄弟血戰杭州灣，一舉殲殺東海十三妖，和他們的三百水鬼兵，使海盜披靡，傳聞六俠死其五，原來江盟主竟能後看三十年，把五位安排到江南來了……」

「大哥雖然目光遠大，還沒有未卜先知之能，」張鳳樓道：「當年那場血戰，確然打得兇殘絕倫，除了大哥技藝精湛，未受傷害外，餘下我們五兄弟全受重傷，二哥、四弟，傷重而死，那時，大哥心情沉重，不願我們再在江湖上涉險，下令悄然把我們運回洞庭盟，宣佈了我們的死訊，連慕容世家也被瞞過，想不到兄弟間的深重情意，亦成一支絕佳的伏兵，發覺了慕容世家在江南勢力日張，野心漸熾，就把我和老五、老六派來江南，深潛密掩，才有此小成，唉！二十幾年哪！忍氣吞聲，隱匿不動，不容易呀！」

「實非易事。」天衣大師道：「江三公子說，諸位行踪已洩，三聖會恐不會隱忍不動。」

「不錯，他們嚥不下這口氣，」席一山道：「也許正在調兵遣將，一兩天內就會殺上門來。」

「已經備好酒菜，諸位請洗把臉，」張鳳樓道：「咱們邊吃邊談，是打是閃，還得仔細聽聽諸位的高見。」

脫去那身怪異的衣服，飛雲子頓感輕鬆了不少，洗把臉，換回道袍。

天衣大師也換上了一件僧衣，張鳳樓肅客入座。

入了座位，飛雲子才回顧了白翎一眼，道：「姑娘在那座鐵架上，又加了什麼花樣呢？」

白翎還是一身黑衣，未復女裝，笑一笑，道：「道長感覺到那裏不對了？」

「反咬一口氣，考我呀？」飛雲子長長吁一口氣，道：「姑娘至少在那鋼架上，多了四處手脚，多了四個圓頭的鐵釘，分對着四道穴位，任何人穿上那件衣服，就變得行動古怪了。」

「對不住啦！道長，」白翎道：「如若沒有了那四根對準穴位的鐵釘，道長又怎能裝扮得讓人莫測高深？」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君簫從狠姑婆收伏百里雨的拈花指功，証明這個狠姑婆是眞的。眞狠姑婆率領一行人來到穀城清涼禪院，摩羯宮宮主白眉出來相迎，這禪院是七星會的暗樁，跟着黃竹峯總管派了辜松年、祝吉祥來報到。不久又來了火德星君向她索取百里雨，要爲徒兒查天祿報仇，被狠姑婆婉拒。狠姑婆的行踪，武當已作防範……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子駝困戈反客刀　窮無威敵迎陣劍

無量子和耕雲子一齊走到竹轎邊上。

無量子道：「七師弟，這趟辛苦你了，傷勢還好吧？」

躺在竹轎上的莊稼漢子微微昂起頭來，輕喘着叫道：「三師兄，四師兄。」

無量子道：「你快躺着才說話。」

莊稼漢子依言躺下，說道：「小弟只是硬接了慧根賊禿一掌，傷勢還好，總算沒有把掌門人的任務辦砸。」

耕雲子道：「慧根是白眉老妖的得意門人，他使的一定是『大摔碑手』，若非師弟自幼練的是『鐵甲功』，內功最好，也無法結結實實的挨他一掌了。」

原來這莊稼漢子是武當旁支中的老七，自幼練成「鐵甲功」，不懼拳掌內力。

他正是白眉禪師口中說的送信之人，被慧根一掌擊中後心，以「龜息大法」裝死，從清涼寺逃回來的。

無量子接着又問道：「你見到白眉老妖了，他們相信了，沒起疑吧？」

老七道：「見到了，以小弟看，大概不會起疑，如對小弟起了疑心，慧根就不會殺人滅口，一掌取小弟的命了。」

無量子點點頭道：「這話倒是不錯……」

話聲未落，只見一名灰衣弟子匆匆走入，躬身道：「啓稟觀主，外面有一個自稱磨刀老人的人，聲稱要見掌門人。」

耕雲子驀然一怔，說道：「前山山徑，都在本門弟子嚴密戒備監視之中，此人如何上山來的？」

無量子冷笑道：「看來他是暗中跟着竹轎來的了。」一面朝兩名抬轎道士吩咐道，「你們快把七師叔抬進去。」

兩人恭聲應「是」，抬起竹轎往後進而去。

無量子回頭又朝進來通報的灰衣道士吩咐道：「你去把他請進來。」

灰衣道士躬身領命，迅快退出。

耕雲子問道：「三師兄，這磨刀老人是何來歷？」

無量子微微搖頭道：「不清楚，幾天前他在佛頭塔出現，曾向大師兄遊說，希望五大門派聯手，對付七星會，只是他是否另有用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說話之間，那灰衣道士已領着磨刀老人走了進來。

磨刀老人依然穿了一件藍布大褂，肩頭還扛着一條磨刀的板凳，看到無量子和耕雲子，連忙把磨刀

的板凳往簷下一放，連連拱手道：「二位道長請了，老朽從南昌一路趕來，特地請謁無爲道長來的。」

無量子打了個稽首道：「老施主要見掌門人，不知有何見教？」

磨刀老人笑了笑道：「無爲道長可是不在這裏麼？」

無量子道：「老施主有甚麼事，和貧道說也是一樣。」

磨刀老人道：「道長名列武當三子，望重武林，本來和道長說也是一樣，只是……」

忽然住口不說。

無量子佛然道：「老施主說話何以吞吞吐吐，莫非貧道不堪承教麼？」

磨刀老人連連陪笑道：「道長言重，老朽決無此意，只是此事關係十分重大，一個不巧，不僅武當一派蒙受其害……」他又口氣一頓，停了下來，接着含笑又道：「故而老朽想和無爲道長當面一談。」

「不僅武當一派蒙受其害」，這句話聽得無量子心頭暗暗一動，問道：「老施主可否說得稍爲詳細一些，貧道也好向掌門人請示。」

磨刀老人道：「道長原諒，老朽若是說詳細了，豈不機密全洩露了，不過老朽可以透露一點……」

他又倏然住口，改以「傳音入密」說道：「老朽要跟無爲道長說的，是有關狠姑婆的事。」

無量道長身軀陡然一震，狠姑婆邀約大師兄前去南昌，曾有一封密函，面交大師兄。其中曾提到七星會將於最近期內，大舉侵犯武當。

此事除了大師兄，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磨刀老人又如何會知道的呢？心念轉動，不覺抬目問道：「老施主還知道些甚麼？」

磨刀老人忽然呵呵一笑道：「不瞞道長說，這些消息，還是老朽告訴她的，老朽自然知道了，不但知道，如今還有更重要的消息，才巴巴的趕上武當山來的。」

無量子聽得有些疑信參半，點點頭道：「掌門人現在紫霄宮，貧道這就帶老施主前去。」

一面朝耕雲子道：「此地就請觀主多費神了，貧道立即陪同這位老施主晉見掌門人去。」

耕雲子稽首道：「三師兄只管請便。」

無量子不再多說，回身道：「老施主請隨貧道來。」

說罷，當先往觀外走去。

磨刀老人取起磨刀長凳，往肩上一擱，隨着無量子身後，出了龍泉觀，一路往山上行去。

這一路危岩峭峯，左迎右拒，松杉茂密，一路石徑迂廻，不過十里光景，就到紫霄宮了。

這紫霄宮居武當八宮之中，乃是武當派的根本重地，掌門人坐鎮於此，因此，紫霄宮也就特別顯得金碧輝煌，巍峨莊嚴。

此時已是下午申牌時光，紫霄宮門樓巍峨，六扇朱紅大門只有左右兩扇邊門敞開着。

門前肅立了八名身穿藍色道袍腰懸長劍的道人，一望而知紫霄宮戒備森嚴，一路上香客絕迹，也沒有閒雜人等進出。

無量子領着磨刀老人剛走近宮前，八名藍袍道人一齊躬身施禮。

無量子腳下稍微一停，回頭道：「老施主請隨貧道進去。」

磨刀老人依然肩頭掮着磨刀板凳，連連欠身道：「道長請先。」

無量子領着他進入大門，穿過兩進大殿，折入後院，到了一處花木扶疏的精舍前面，腳下方才一停。

只見一名身穿鵝黃道袍的道童迎了出來，躬身道：「弟子見過師叔。」

無量子道：「你進去通報掌門人，就說有一位磨刀老人有事求見。」

那小道童朝無量子身後的磨刀老人打量了一眼，才躬身道：「弟子遵命，師叔請稍候。」

說罷，迅快轉身往裏行去。

不大工夫，那小道童匆匆迎了出來，躬身道：「掌門人請師叔陪同來賓，入內相見。」

無量子抬手肅客道：「老施主請。」

磨刀老人略爲謙讓，就掮着磨刀板凳由無量子陪同，往裏行去。

兩人進去之後，侍候掌門人的，穿鵝黃道袍的小道童就退了出來，一個人站在石階之上。

這自然是奉了無爲道長之命，站在階前的，密室中三個人談的是機密大事，不能讓任何人擅入。

磨刀老人從申牌時候進去，如今已是酉牌時光了，他和無爲道長會晤，足足有一個時辰，依然不見他退出，只有無量子一個人匆匆走出，朝精舍左首一道月洞門外而去。

月洞門外，林木蔚茂，花徑曲折，一片花圃之間，矗立着兩幢一排五間的樓宇，這裏原是紫霄宮的賓館。

自明成祖以十三縣錢糧，積九年歲月，建立武當八宮，二百年來，時常有督撫府道大員前來拈香，這兩幢賓館，正是接待貴賓之處。

上燈時分，南首一幢賓館的大廳上，此時一扇門敞開，早已燈火輝煌，中間擺好了兩席素齋。

四名身穿鵝黃道袍的小道童，

一臉肅穆，分站兩邊，似是正在伺候貴賓蒞臨模樣。

過了盞茶工夫，由無量子為首，陪同一行十個人進入大廳。

能被紫霄宮接待到這裏來的，自然都是有着極高身份之人。光是你自認為身份高也沒有用，這要武當派把你視若上賓，才會接待到這裏來。

今晚這一行十來位貴賓，可不是官府中人，但他們這「貴賓」二字，却實在當之無愧。

你當他們是誰？

第一個是華山派掌門人商桐君，接着是點蒼雙劍飛雲劍范松陽、點蒼派掌門人、流雲劍孫景陽、少林寺羅漢堂住持鐵羅漢慧能大師、忠州大俠高如山、鐵爪龍鏢董鎮江、中原一鼎勝百里、雷公祝連生、金刀柳逢春，最後一個則是四泰鏢局局主神鞭李崑陽。

其中只有神鞭李崑陽，是得到通知才趕上山來的，其餘九位，則是在南昌聚會之後，應無為道長之邀，一起上武當來的。

說他們應無為道長之邀，其實也並不盡然，因為他們這次武當之行，乃是自告奮勇，非來不可。

原來他們在南昌之時，狠姑婆透露了一個消息給他們，暗示七星會即將大舉侵犯武當山，希望大家同去武當一行。

因為七星會這一行動，只是開端而已，今後可能對其他門派也會相繼採取行動。

武當派雖不需外人助拳，但大家既知道了，又豈能袖手不管，於是一行人就結伴上武當來了。

無量子把他們讓入大廳，一面打着稽首，說道：「諸位道兄請先行入席，敝師兄尚有瑣事，一時無法分身，要稍遲才能趕來，諸位都是武林同道，大家就不用客氣了。」

神鞭李崑陽出身武當派，排來也是無為道長的師弟，這就接着抱拳道：「商掌門人、大師、道長、諸位老哥，無量師兄說得極是，大家都是武林同道，不尚俗禮，來，來，大家坐下來了，邊吃邊談，談話也方便得多，不用客氣了。」

大家經他一說，也就不再客氣，互相謙讓了一陣，就留出了主位，各自依次入席，無量子坐了末位相陪。

四名道童不待吩咐，手捧銀壺，替各人面前斟上了酒。

無量子端起酒杯，說道：「素齋清酒，不成敬意，貧道代表大師兄，敬諸位一杯。」

說罷一飲而盡，在座諸人之中，只有鐵羅漢以茶代酒，各自乾了一杯。

商桐君問道：「道兄，這幾日來，不知七星會方面，有何舉動？」

無量子道：「方才據報，七星會的人昨晚已經到了穀城，落脚在清涼禪院。」

剛說到這裏，只聽一聲「無量壽佛」，無為道長已經單掌打着稽首，走了進來，說道：「簡慢，簡慢，貧道遲來一步，實在抱歉得很。」

鐵羅漢慧能大師起來道：「道長快請坐下好說。」

無為道長在主位落座，一名道童很快的手捧銀壺，替掌門人斟滿了酒。

無為道長舉杯一口喝乾，說道：「貧道遲到，應該罰酒一杯。」

商桐君道：「方才聽無量道兄談起，七星會的人已經到了穀城，如果沒有躭擱，一二日內，可能就會來了，不知道兄是否已有退敵之策？」

無為道長道：「道兄垂詢，貧道敢不掬誠相告，此次七星會由狠姑婆率衆來犯，本該由敝派一力承擔，諸位乃是敝派貴賓，怎好驚動……」

飛雲劍范松陽道：「道兄這話就見外了，七星會崛起江湖，就到處網羅黑道高手，已有不軌之心，如今公然倡亂，率衆來犯貴派，這已非一門一派的私怨，而是公然向武林挑戰，只要是武林中的一份子，誰都應該為正義效力，所謂衞道除惡，人人有責，道兄怎好把貧道人等撇開？」

雷公祝連生洪聲道：「范道兄說得極是，咱們同道長前來武當，正是要見識見識七星會的陣仗。」

無為道長連連欠身道：「二位道兄見義勇為，貧道至為欽佩，貧道方才之意，只是說七星會率衆來犯，本該由敝派一力承擔，兵來將擋，不敢有勞諸位道兄。但如今情勢有了顯著的改變，敝派八宮弟子，只能負責守護，實無出擊之能，要想把來犯敵人迎頭痛擊，一網打盡，恐怕力有不未逮，因此不得不請諸位道兄相助一臂了。」

忠州大俠高如山道：「道兄不用客氣，如有差遣之處，但請吩咐就好。」

無為道長連忙起身打了個稽首道：「高老施主言重了，差遣二字，貧道如何敢當？」

口氣微頓，接道：「據貧道所知，此次七星會副總護法狠姑婆率衆來犯，隨行人中，還有十二宮的二個宮主，加上白眉老妖，共有三個宮主。試想七星會的實力，一共只有十二個宮，此次竟然出動了三個宮，幾乎是出動了該會四分之一的力量，來勢自是不可輕估……」

中原一鼎勝百里道：「道長可知他們來的三宮宮主，除了白眉老妖，還有兩個是誰？」

無為道長道：「據說其餘二個宮主，是雙子宮宮主天駝星任駝子和金牛宮宮主金牛星梁子畏。」

鐵羅漢慧能大師雙手合十，低宣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這三人都是昔年名列十三妖的魔頭。」

商桐君道：「這三人之中，兄弟見過任駝子，此人出身崆峒，除了行為稍嫌偏激，一生尚無大惡。」

飛雲劍范松陽道：「就是白眉老妖，自從昔年敗在神尼『大悲手』上，憤而落髮為僧，就頗知自斂，此次怎會又和七星會沆瀣一氣了呢？」

鐵爪龍鏢董鎮江道：「妖就是妖，永遠也成不了正果。」

神鞭李崑陽道：「兄弟聽江湖傳說，昔年十三妖，剩下的只有九人，七星會就是七妖組成的，有兩個並沒參加，據說還在七星會成立之前，着實規勸了他們一番，此話不知是否可靠，但九妖之中，只有七妖參與，乃是事實。」

無為道長微微頷首道：「這三妖之中，以白眉老妖武功最高，如論單打獨鬥，貧道自問，只怕很難在他掌下走得出百招……」

鐵羅漢笑道：「道兄說得極是，白眉老妖確實是個難鬥的人，昔年一戰，敝寺二師兄慧因，素以掌力見長，只和他力拚了一十三掌，就呈現不支，咱們之中，單打獨鬥，只怕誰也制不住他呢。」

商桐君也點着頭，表示同意，接着道：「另一個就是金牛星梁子畏，據說此人生性陰沉，平日很少說話，而且善於用毒，大家也不可不防。」

金刀柳逢春道：「道長對來犯敵人，是否已胸有成竹？」

無為道長微微攢了下眉，說道：「如論來的只有白眉老妖等三個，咱們這裏有諸位道兄相助，人手也足夠了，還不難應付得下來，只是據方才得到的消息，還有一個大魔頭，也在穀城現身……」

鐵羅漢聽得一怔，問道：「道兄說的是甚麼人？」

無為道長道：「火德星君。」

中原一鼎勝百里道：「火德星君不在十三妖之中。」

無為道長道：「他是七星會的副總護法，這魔頭武功縱然怪異，咱們也未必接不下來，只是他一身火器，天下無人能擋，七星會此次大舉來襲，雖由狠姑婆為首，但這魔頭却在此時，在穀城現身，自是不能等閒視之……」

他不待衆人開口，續道：「貧道之意，本來預擬讓敵人深入，咱們集中力量，在紫霄宮和他們一決勝負……」

雷公祝連生道：「道長此計不錯，誘敵深入，正好把他們一舉殲滅。」

無為道長道：「但現在這一計劃就行不通了。」

祝連生道：「為甚麼？」

無為道長道：「火德星君精擅火器，讓他深入，萬一動手之時，被他四下縱火，敝觀數百年基業，豈非毀於一旦？」

鐵羅漢神情嚴肅，點頭道：「道兄顧慮極是，這倒不可不防。」

無為道長道：「因此貧道之意，咱們不能讓他們侵入敝觀，只好在半路上阻攔他們上山。」

商桐君道：「道長預定在那裏迎敵？」

無為道長道：「看狠姑婆的行動，似是率衆明仗而來，不至於偷襲，那麼他們的人進山路線，自以由均縣登山最為可能，其中有五十里山路，才可抵達迎恩宮。那入山三十里處，山麓有一古刹，名為慈航殿，地方不大，但那裏正好是一片平曠之地，視野較廣，右首深林，左為山丘，是登山必經之路，如在那裏迎拒敵人，最是適當了。」

無量子心中暗道：「看來大師兄對磨刀老人的建議，全盤接受了。」

無為道長接着補充道：「那裏離迎恩宮不過二十里，接應也極為方便，貧道之意，想請諸位道兄移駕迎恩宮，俾為敝派後盾。」

商桐君笑道：「道兄又客氣了，七星會公然和武林為敵，大家誰都義不容辭……」話聲未落，突見一名道童急步奔入，呼吸急促，叫道：「啓稟師叔……」

無量子倏地回過身去，沉喝道：「松齡，貴賓在座，你怎好慌慌張張的闖了進來，如此放肆？」

那道童本已跑得氣喘如牛，再被無量子一喝，嚇得臉無人色，唯唯應「是」，但胸口依然起伏不停。

無為道長目光一注，緩緩說道：「師弟，他可能有急事前來稟報，你且問問他有甚麼事？」

無量子欠身應是，起身問道：「松齡，究竟有甚麼事，你說吧！」

那道童道：「啓稟師叔，是……是……」

他說了兩個「是」，底下的話，却答不上來。

無量子雙眉微蹙，說道：「究是何事，你這般吞吞吐吐？」

那道童道：「是大師兄回來了，有急事晉見掌門人。」

他口中的大師兄，自然是武當首徒孤松道人了。

無量子道：「孤松回來了就好，你不會告訴他，掌門人有事。」

那道童爲難的道：「啓稟師叔，大師兄說，他時間不多，趕來晉見掌門人之後，不能久待，馬上就要回去。」

「馬上要回去？」

無量子一手撚着黑鬚，問道：「他要回那裏去？」

無爲道長道：「師弟，他也許眞有甚麼急事，你去問問他也好。」

無量子欠身道：「小弟遵命。」帶着道童，匆匆往外行去。

無爲道長舉杯道：「諸位道兄，大家請用酒菜。」

高如山道：「道長不用客氣，咱們還是吃飯吧，强敵就算今晚不來，明天大概可以到了，咱們該到慈航殿先去看看地形，稍作部署才好。」

無爲道長道：「諸位道兄那也不用急在一時，明日早晨再去不遲。」

范松陽道：「貧道覺得高大俠說得極是，咱們先去察看地形，也好因地制宜，各人心裏有個譜兒，最好大家先行分配好迎敵的職務，事前有了準備，敵人一到，即可分頭迎擊，就不用再臨時商量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無量子匆匆走入，朝雷公祝連生稽首道：「有人頗想見祝老施主一面，老施主能否隨貧道一行？」

祝連生奇道：「那是甚麼人？」

無量子笑了笑道：「祝老施主見了此人，自會知道。」

祝連生問道：「他人在那裏？」

無量子道：「祝老施主請隨貧道來。」

說完，轉身朝外行去。

雷公祝連生跟着他身後走出去。

在座諸人，都不知道這要見雷公祝連生的究是何人，心中莫不暗暗覺得奇怪，但誰也不便詢問。

* * *

武當山北麓的草店（地名），是入山必經之路。

這裏離武當第一座宮——迎恩宮，已不過三十來里，離慈航殿更近，只有十里路程了。

草店，只是武當山一處山麓間的小地方，只有一家供遊人憩脚，賣茶兼賣酒的小店。

搭在松林下的一間草寮，名副其實的草店。

松樹間伸出一支竹竿，縛上一塊已經發了黃的酒帘，迎風招展，用以招攬遊客。

此刻天色已經漸漸昏暗下來，照說這間草寮早該收店了，但今天情形顯然有些不同！

酒店不但沒有收店，而且店裏四五張木桌上，都放着一個裝滿了茶水的茶缸，和一疊七八個飯碗，敢情是替上山的人準備的。

天色已晚，還有誰上山呢？

那自然是襲擊武當派來的狠姑婆一行人了，他們從清涼禪院出發，到草店差不多有百來里路程。

到了這裏，自然得先歇歇脚，喝點茶水，打個尖再上山，草店，是最適宜的休息地點了。

狠姑婆一行人，預計要初更過後，二更不到，才會趕到草店來，但先遣人員自然早已來了。

上燈時分，小店門前，懸掛起一盞氣死風燈。

這時山前一條平坦的山徑上（由均縣起，已在入山途中），正有三條人影，朝小店飛奔而來。

這三條人影脚下極快，不過眨眼工夫，便已奔近店前，氣死風燈燈光雖然昏暗，但也可以清晰的照清來人面貌。

當前一個是背有駝峯的老者，看去已經六十出頭，身材極矮，但一張臉却生得又寬又大，雙顴突出，頦下留着一把白鬚，長不到一寸，根根如刺，手中拿着一根竹節旱煙管。

第二個是胖子，約莫四十出頭，五十不到，濃眉細目，腹大如鼓，穿一件又寬又大的錦袍，連走路都臃腫的樣子。

第三個是四十左右的漢子，紫膛臉，嘴上留着兩撇髫子，肩頭背一柄飄着紅綢的鋼刀，一身勁裝，看去極爲矯健。

這三人，正是七星會雙子宮宮主天駝星任駝子，和副宮主土蜻蜓屠青庭，跟在他們身後的則是一品刀祁長泰。

他們是奉狠姑婆之命，擔任沿途偵察工作的先遣人員。

任駝子一脚跨進小店，還沒落座，早有一名店伙模樣的人迎了上來，神色恭敬，連連躬身道：「小的叩見山主，副山主。」

任駝子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你是黃竹峯的人？」

那伙計神色恭敬的應了聲「是！」

任駝子此時已走到中間一張桌子上首，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說道：「這裏的店家呢？」

那伙計道：「店家是一對年老的夫婦，都在後面。」

「都在後面」是說店家夫婦已被他們軟禁起來了。

任駝子道：「好，你要他們給老夫燙三斤酒來，再切些下酒菜，知道麼？」

那伙計一怔，趕緊應了聲「是！」躬躬身，往屋後退去。

屠青庭、祁長泰隨着任駝子，

分在桌子橫頭坐下。

不多一會，那伙計端上一大盤滷菜，三個酒杯、三雙竹筷，和一壺黃酒，替三人放好杯筷，才行退下。

祁長泰立即接過酒壺，站起身，先替兩人面前斟滿了酒，然後也在自己杯中斟滿了一杯。

任駝子喝了口酒，顧左右二人說道：「這小店地方雖小，酒倒不錯……」

話聲甫落，只見從門前很快閃進一個一身勁裝臉色黝黑的中年漢子，筆直走到桌前，朝任駝子躬身一禮道：「屬下辜松年參見任山主、屠副山主。」

任駝子正好夾起一個滷蛋，放入口中，左手抬了抬，等他一陣咀嚼，吞嚥下去之後，才道：「辜老弟不用多禮，此地情形如何？」

辜松年道：「回山主，武當山雖然戒備甚嚴，但只在他們八宮之中，山上並無動靜。」

任駝子又喝了口酒，笑道：「就算他們有備，又當如何？武當派式微已久，除了無爲道長還有幾手，其餘皆庸碌之輩，無一足論。」

屠青庭跟着笑道：「在山主面前，就是無爲道長也無足論了。」

任駝子聽得甚是受用，抬首一陣呵呵大笑，正待舉杯，瞥見山前似有幾個人影朝小店走來，這就沉聲問道：「來的是甚麼人？」

辜松年躬身道：「屬下出去瞧瞧。」

說罷，很快轉身，大步往店外走去。

一會工夫，那幾個人影已經快要走近小店。

辜松年迅疾返入店中，朝任駝子躬躬身道：「啓稟任山主，來的好像是幾個道士。」

任駝子微微一楞道：「會是武當道士？唔，一共有幾個人？」

辜松年道：「六個。」

任駝子舉杯一飲而盡，嘿然道：「讓他們來好了。」

就是這兩句話工夫，小店門口，已經有人走了進來，那是一個背負長劍，手持拂塵的青袍道人，看去約莫四十出頭，臉型瘦削，黑鬚飄胸，目光炯炯有神，朝任駝子桌上掠過。

那店伙急忙迎了上來，含笑道：「道長請坐。」

青袍道人目光一注，懷疑的問道：「你不是店裏的人，孫老爹呢？」

那伙計陪笑道：「是，是，小的是孫老爹的外甥，前天才來，天晚了，兩位老人家都已睡了，由小的幫忙招呼招呼。」

青袍道人道：「你們晚上從不做生意，今晚怎麼……」

任駝子已是聽得不耐，接口道：「是老夫要他們開的。」

青袍道人目光一轉，又落到任駝子的身上，打了個稽首，問道：「老施主是甚麼人？」

任駝子自顧自的喝了口酒，大刺刺的道：「道友最好先說說你是甚麼人？」

青袍道人又打了個稽首，說道：「貧道凌雲子。」

任駝子又打量青袍道人一眼，嘿然道：「原來還是武當遇眞宮的觀主，老夫倒是失敬了。」語氣微頓，接着冷冷說道：「只不知觀主到這裏來盤問老夫，又爲了甚麼？」

凌雲子道：「老施主休要見怪，這裏是武當山，貧道是巡山經過，進來看看的，老施主高姓大名，從何處來，前往何處，能見告麼？」

屠青庭砰的一聲，酒杯往桌上重重一頓，回頭道：「我們一定要告訴你麼？」

凌雲子道：「施主不用生這麼大的氣，貧道是因武當山近日可能會有不開眼的鼠輩，想到山上來偷鷄摸狗，故而奉勸過往行旅，和上山進香的香客，最好趕快回頭，庶可避免一場無妄之災，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可避則避，這原是貧道一片好心……」

這些話，無異當着和尚罵賊禿，自然聽得屠青庭心頭怒不可遏，雙目隱射殺機，正要發作。

任駝子朝他擺手示意，呵呵一笑道：「老夫任駝子。」伸手一指屠青庭，又道：「這位是屠青庭屠兄，這位是祁長泰祁兄，從穀城來。」

他只是沒有說往那裏去。

凌雲子沒料到他會毫不掩飾身份，一口說了出來，不覺怔得一怔，連忙稽首道：「原來三位都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貧道當眞失敬得很，只是貧道方才說過，不論過往行旅和朝山進香的香客，最好趕快回頭，到此爲止，不可再上山去。」

任駝子道：「老夫三人，既非過往行旅，也不是進香的香客，咱們是在這裏等人。」

凌雲子道：「不知任老施主三位，等的是甚麼人？」

任駝子呵呵一笑道：「道友不用多問，待老夫見到無爲老道，自會告訴他的。」

凌雲子凜然道：「任老施主此話怎說？」

屠青庭陰笑道：「道友這句話還聽不懂麼？任山主是說，道友不用多問，也不用回去了。」

凌雲子後退一步，朗笑道：「

原來你們是七星會的爪牙，那很好，貧道在外面候教。」

倏地一個轉身，朝後飛掠出去。

任駝子大笑道：「你們已經走不了了。」

原來方才還站在邊上的辜松年，不知何時，已經悄悄退了出去，他帶來了二十四名劍手，自然已在門外設下了埋伏。

但凌雲子也帶來了五個灰衣道士，此時早已在店門前擺下了武當派名聞天下的「五行劍陣」。

凌雲子身如長虹，從小店中倒飛而出，一下落到「五行劍陣」的中央。

屠青庭發出一聲尖細的長笑，跟踪而來，同樣落到「五行劍陣」的中央。

五個灰衣道人不待吩咐，一見人影瀉落，但聽一陣「鏘」「鏘」劍鳴，同時掣出了五柄寒光閃閃的松紋長劍，把屠青庭圍在中間。

屠青庭目光一動，尖笑道：「屠某久聞武當『五行劍陣』之名，今晚正好見識見識。」

凌雲子也不拔劍，含笑道：「屠施主那就好好的領略吧，貧道失陪了。」

話聲甫路，身形輕輕一閃，便自閃了出來。

屠青庭聽得大怒，尖嘿道：「憑你們區區五個武當門人，就能困得住我麼？」

他話聲未已，正對面的灰衣道人，長劍忽然向空一圈，口中喝了聲：「疾！」

這聲「疾」字出口，五個伏劍道士立即同時動作，五支長劍各自挽了個劍花，圍着屠青庭盤旋疾走起來。

屠青庭落在他們包圍之中，只覺五人身法十分快速，劍光如織，幾乎同時攻向自己必救的要害大穴。

屠青庭武功再高，也只得避重就輕，躲閃封架，這一來，他等於跟着五個道人的進退而進退。

五個道人穿行遊走得極快，把一座「五行劍陣」迅速向小店右首松林前面移去。

不過轉眼工夫，「五行劍陣」擁着屠青庭，已經移出去十丈開外。

那伙計看出情形不對，立即悄悄走近任駝子身邊，低聲說道：「啓稟任山主，外面情形好像有些不對！」

任駝子滿以爲門外埋伏了二十四名劍手，早已列陣以待，區區幾個武當道士，有屠青庭出去，還不手到擒來，是以並未放在心上。

此時經那伙計一說，凝目看去，但見凌雲子青袍飄忽，站在店前五丈開外，負手而立，狀極悠閒。

屠青庭已不見踪影，只有十數丈外劍光交織，精芒繚繞，其中有一道劍光，不時的騰空射起，都但被其餘幾道劍光壓蓋了下去。這一情形，分明是有人落在人家劍陣之中，左衝右突，都衝不出來。

店門外埋伏的二十四名劍手，此時居然一個不見。

任駝子看到這裏，心中也不禁暗暗嘀咕，口中「唔」了一聲，倏地站起身，舉步朝外行去。

一品刀祁長泰跟着站起，隨在他身後，走出草棚。

任駝子回頭道：「你在這裏站着，不用出來。」

祁長泰躬身抱了抱拳，就在棚下站住。

任駝子走出小店，目光迅疾向四週一瞥，沉喝道：「辜松年何在？」

喝聲甫出，但見人影一閃，辜松年輕快的從松林間飛閃而出，抱拳道：「屬下在。」

任駝子問道：「你帶來的劍手呢？」

辜松年恭謹的道：「他們都在林中。」

說完，舉手擊了三掌。

但見人影飛掠，一個個疾如飛鳥，從兩邊松林中掠出，眨眼之間，已在任駝子左右兩邊整齊的排列成行。

一望而知這二十四名劍手，果然訓練有素，身手不凡。

辜松年大聲道：「你們還不見過任山主？」

二十四名黑衣漢子跟着一齊抱拳道：「屬下見過任山主。」

任駝子看得暗暗點頭，一面說道：「你們埋伏在這裏，方才怎不把武當幾個道士一起圍住？」

辜松年躬身道：「回山主，屬下沒有山主的命令，不敢妄動。」

任駝子聽得暗暗受用，點頭道：「這也不能拘泥，方才他們幾個道士，就在咱們包圍圈之內，不用老夫命令，你們就應該很快發動，不讓來人有脫走機會。」

辜松年沒待他說完，「嗆」的一聲從腰間抽出一柄雪亮森寒的鋼刀，振腕一揮，人也跟着後退了數尺。

二十四名劍手，不，是刀手，因爲他們同一時間，迅疾無儔的從身邊抽出來的是雪亮的鋼刀，並非長劍，手中使的既是鋼刀就應該稱他們刀手了。

二十四名刀手鋼刀出鞘，人影進退之間，已經列下了一座嚴密的刀陣，把任駝子圍在中間。

同時但聽他們口中也高吭的喊出了兩句震耳欲聾的口號：「四九刀陣，列陣如牢……」

任駝子多年老江湖了，自然看得出情勢有變，但他依然不動聲色，凝立不動，只是沉聲問道：「辜松年，他們這是做甚麼？」

辜松年躬躬身，笑道：「這是任山主方才說出，不用山主發令，應該很快的發動，屬下那得不遵？」

說到這裏，左手猛然一揮，喝道：「咱們先操練一遍給任山主瞧瞧。」

任駝子在這一瞬之間，已然看出這二十四名刀手，擺列的刀陣，不但門戶嚴密，隱隱籠罩了一層肅殺之氣，就是每人手上的一柄鋼刀，也寒光耀目，隱泛異采，絕非普通刀刃。

他在江湖上闖蕩了幾十年，大小陣仗也見識過不少了，照說決不會被區區刀陣唬住。但不知怎的，他忽然從心底冒起一股寒意，好像心神起了一陣不能自已的戰慄，沒待辜松年說完，一擺手道：「不用了。」

二十四名刀手當然是聽他們領隊辜松年的，辜松年喝聲甫落，刀客們又高聲吆喝起來：「刀陣一轉，鬼哭神號……」

方才前兩句，只是佈陣。

但後面兩句喝聲乍起，刀陣隨着疾然轉動，二十四柄鋼刀，刀光如雪，刹那之間，交織成一片刀林，四面八方，俱是金刃破風之聲，像浪潮洶湧，朝中央捲來。

天駝星任駝子名列十三妖，江湖經驗何等老到，看出情形不對，那還怠慢，口中暴喝一聲：「辜松年，你敢違抗老夫命令！」

人隨聲發，爪先人後，快如電閃，朝辜松年劈面抓去。

本來嘛，擒賊，先擒王，他這一想法，原也沒錯！

但他也太以低估了「四九刀陣」，方才還明明站在面前的辜松年，就在撲去之時，但覺呼的一聲，金刀劈風，一股凜烈刀氣，耀目刀光迎面捲來，對面那裏還有辜松年的人影？

不，二十四名刀手，也在這轉眼之間，悉數隱沒，除了交織成一片的森寒刀光，那有半個人影？

這一下直把任駝子驚出一身冷汗，暗道：「這是甚麼刀陣，竟有這般厲害？」

急忙身形一旋，雙手連揮，劈出三掌。

他功力深厚，這三掌自然全力施爲，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領，掌勢出手，勁風橫掃，勢道何等凌厲？

但等他掌風劈到交織成的一片刀光之上，登時發覺不對，原來劈出去的掌力，和刀光一接之下，就像劈在大石塊上！不，以天駝星的功力，這三掌威力之强，足可裂石開碑，就是山石也會被他劈得碎石橫飛；但這回劈上刀陣，竟然硬是原封不動，被逼退了回來，一時風聲怒嘯，倒捲而至。

直吹得任駝子身上衣褂獵獵作響，腳下浮動，身不由己的被逼得後退了一步，一時幾乎站不住腳。

適時但聽辜松年的聲音傳了過來：「任駝子，我五師叔念你平日尚無大惡，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想妄殺無辜，七星會都是窮兇極惡之人，覆亡在即，但願你能及早回頭，還可明哲保身……」

任駝子聽得大怒，口中暴喝一聲，長身掠起，朝發話之處撲去！

那知他身形堪堪撲起，陡覺頭頂金風驟起，一片刀光壓頂般直蓋下來，森寒砭骨的刀風，幾乎使人有窒息之感，硬把任駝子逼落原處。

辜松年的聲音續道：「任駝子，你落在『四九刀陣』之中，本無生機，須知眼下刀陣不過停在一轉之間，刀陣二轉，在劫難逃，刀陣三轉，神形俱銷，別說你這點武功，就是大羅天仙，也休想活着離開，我給你一盞茶的時光，你自己估量估量吧！」

任駝子幾乎氣炸了心肺，大聲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辜松年笑道：「貧道武當門下孤松道人是也。」

任駝子發出裂帛似的一聲狂笑，喝道：「老夫還當是甚麼高人，區區武當門人，也敢口出狂言……」

他在說話之時，雙手當胸，已經運集了全身功力，喝聲未落，右掌揚處，全力劈擊而出，掌勢未收，左掌又接連朝前劈去。

但他縱然功力深厚，這兩掌接力而發，去勢之强，宛如決堤波濤，後浪推着前浪，洶湧撞出，依然無法把「四九刀陣」衝開一點。

你發出去的力道愈强，反震之力也隨着愈猛，前後兩團掌風，又悉數被震得倒捲回來。

這回任駝子再也站不住樁，一個人被震得登登的後退了三四步，心頭這份震驚當眞非同小可，暗暗忖道：「對了，這『四九刀陣』，有二十四人聯手，莫非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身上乘武功，再加上刀陣奇奧的陣勢，在聯手合擊施展刀陣之時，不知用甚麼方法，竟能把二十四個人的內力，一齊滙合到刀鋒之上，才有如此之勢！」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突聽陣外響起一個尖細聲音叫道：「喂，喂，小道士，你們刀陣停一停好不好？」

不知甚麼時候，「四九刀陣」外面，出現了一個身穿一件藍布大褂，用草繩紮着褲管的瘦小老頭。

這老頭不但生得瘦小乾癟，尖頭上盤着一條花白小辮，細得像老鼠尾巴。

這時瞇着眼睛，尖聲細氣的朝刀陣叫喊着。

此時松林右首，武當「五行劍陣」，困住了土蜻蜓屠青庭，劍光如山，人影游走，打得十分慘烈！

屠青庭雖然屈居下風，身上也中了兩劍，但一時之間，要把他除去，却也不是一件易事。

「四九刀陣」雖然也困住了任駝子，雖然刀陣也有足夠的力量能把他除去，只是無爲道長認爲任駝子一生尚無大惡，能說服他最好，不然也以生擒爲是，不到萬不得已，不可妄開殺戒。

一劍、一刀，兩處陣勢，正在僵持之際，自然不能讓對方有後援趕來，而且對方也不至於有後援。

因爲此時不過天色才黑而已，狠姑婆要二更過後，才會趕來，這消息武當派自然早就知道了。此時，只有兩個人空着沒有出手！

一個是一品刀祁長泰，他站在草棚前面，鋼刀也提在手上，只是「四九刀陣」，已經夠厲害，用不着他再出手。

（這話也許不對，因爲他是狠姑婆的手下，應該說「四九刀陣」太厲害了，他衝不進，插不上手去才是，可是作者却並不是這個意思。）

另一個則是武當派遇眞宮觀主凌雲子，他背負的長劍也已出鞘，那是在替「五行劍陣」押陣，監視着屠青庭，萬一「五行」劍陣稍有失誤，他立可出手，加入助威，總之，今晚決不能讓屠青庭活着離開。

（因爲只要有人活着離開，孤松道人率領的「四九刀陣」，豈不就會洩露身份麼？）

從草店（地名）通往山上的路，是橫的，必須經過小酒店的草棚前面。

這時，一品刀手握鋼刀，站在草棚前面，是在左首，凌雲子手仗長劍，站在松林面前，是在右首。

照理說，兩邊都有人把守（就算把守吧），應該沒有人能闖得進來。

因爲若是有人過來，不是從左邊來（山下來的），那就應該是從右邊來的了。

一品刀祁長泰和凌雲子兩人中，總有一個人會看到，此人也必須從兩人中的一人面前經過才對。

但這個瘦小老頭就像憑空鑽出來的，既沒從凌雲子面前經過（山上決不可能有人下來，因爲武當派精銳，全在慈航殿了，這十里山路，都有武當門人設立的明崗暗卡），也沒從一品刀祁長泰的面前經過，兩人也是聽到了瘦小老頭的尖細聲音，才發現他的。

凌雲子心頭猛然一震，急忙迎了上去，單掌打了個稽首，問道：「老施主是甚麼人？」

「啊啊！」瘦小老頭看到凌雲子手中拿着明晃晃的長劍，忙不迭的後退了兩步，口中陪着笑道：「我……我沒有甚麼人。」

凌雲子目光如電，微笑一聲道：「老施主，光棍眼裏不揉沙子，你是有爲而來的了？」

「是，是。」瘦小老頭點點頭，笑道：「我小老頭也沒甚麼，我只是要他們把殺氣騰騰的刀陣停一停罷了。」

凌雲子仔細察看這瘦小老頭，生相猥瑣，說話之時滿嘴酒氣，瞇着兩眼，不見半點神光，分明是個不會武功的人。心頭不禁暗暗犯疑，問道：「老施主要他們停一停，可有甚麼事麼？」

瘦小老頭聳聳肩，陪笑道：「這位道爺大概不認識我呢，小老兒從前也時常到山上去……」

凌雲子雙眉微軒，問道：「貧道問你何事叫停？」

瘦小老頭嘻的笑了笑，才道：「哦，其實也沒甚麼，只是小老兒有一個後輩，不小心落在刀陣之中，算來他陽壽未終，命不該絕……」

凌雲子突然朗笑一聲道：「老施主說的原來是任駝子，那麼老施主該是從七星會來的了？」

瘦小老頭咳了一聲道：「道爺這就是誤會了，小老兒只不過和齊玄通認識，不忍見他的後輩，橫遭慘死，送命於此。」

他忽然湊上一步，嘻的笑道：「其實說起來咱們也不是外人，從前小老兒只要到武當山來，總得找上玉虛宮去，和寧一子下上兩盤棋，我小老兒棋藝雖不好，酒量可好得很，不喝上他一大罈，就不過癮。嘻嘻，有一次……有一次小老兒在大殿上喝醉了，吐得眞武大帝直皺眉頭，眞難爲幾個小道士，又冲又洗，光着脚板跑來跑去，忙了好一陣子……」

他說的齊玄通，正是上代崆峒派的掌門人，任駝子的師父。

寧一子，則是武當上代掌教乾一子的師弟，也是凌雲子的師父，昔年的玉虛宮觀主。凌雲子越聽越驚，這小老頭說的幾個小道士冲洗大殿之事，其中有一個小道士，正是自己。

這已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但自己記憶猶新。

那是因爲這個喝醉了酒就吐的人，不但是師父的好朋友，而且還是一位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怪傑——醉果老，自己怎會忘記？

凌雲子想到這裏，不覺驚哦一聲，張目道：「老施主莫非就是……」

「哈哈，小道士你終於想起來了。」

瘦小老頭笑聲乍起，人跡頓渺，只聽他尖細的聲音傳了過來：「這樣就好，這渾小子，小老兒就帶走了。」

同時但聽辜松年口中輕「咦」出聲，刀陣也就倏然刹住，那是因爲被困在刀陣中的天駝星任駝子，轉瞬之間忽然不見了！

不，大家都看到有一道黑影飛墮陣中，接着又衝天而起，身法之快，幾乎連人影都看不清楚，遑論攔截。

林右的「五行劍陣」也在此時停了下來，那是五個道人揮劍逼進之後，大家都聽到耳邊有人說道：「小道士，我老人家就助你們一臂之力吧！好，不用打了，過去把他拏下就是了。」

劍陣中五個道人都聽到有人在耳邊叫他們拿人，心中還有些不信，那知話聲入耳，屠青庭忽然一聲不作，往後就倒。

五個道人中爲首一個立即跨上一步，伸手之間，連點了他五處穴道，才行收了劍陣。這邊辜松年因被困在陣中的任駝子忽然走失，心頭大是驚異，手中鋼刀一收，朝凌雲子惶恐的躬身道：「五師叔……」

原來他就是武當首徒孤松道人。凌雲子不待他說下去，一擺手道：「不要緊，他是被一位老前輩救走的。」

說完，朝五名灰衣道人打了個手式，押着屠青庭往山路行去。

＊　＊　＊

二更以後，天色陰暗，這是一個無月之夜。草店路邊的小酒棚前面，依然挑着一盞氣死風燈，靜悄悄的不聞一點人聲，四五張雜湊的破桌，板凳空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只有那個店伙，連盹都不敢打一下，站在林前，睜大眼睛，只是一霎不霎的望着山路。

他好像在等候甚麼人，時間漸漸過去，山路上隱約出現了一行人來，店伙暗暗叫了聲：「來了，來了！」

一行人脚程十分快捷，才不過轉眼工夫，已經到了草棚前面。來的一行人，正是七星會副總護法狠姑婆率領的襲擊武當山的精銳之旅。

一行人中，只有狠姑婆一個人是坐轎來的，一頂由兩個大脚婆子抬的黑呢軟轎，四面遮得密不通風。其餘的幾人，都是步行登山。這不是狠姑婆故意要擺排場，而是幾十年來，狠姑婆出門，不論遠近，都是坐轎子的。

黑呢軟轎在江湖上無形中成了狠姑婆的標記，她到武當山來，自然也非坐轎不可，何況她是這一行人中的主帥。

替軟轎開道的是兩個連頭和身子都用黑布蒙着的駕前左右護法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隨在轎後的，有金牛星梁子畏、門人金傳薪、駕前護從雲驚天（君簫）、姬紅藥、雲如天，和八名黑衣勁裝大漢。

軟轎停下了，兩個大脚婆子急忙打起轎簾，狠姑婆緩步走出，一雙綠陰陰的眼光朝四週迅快的一陣打量，就直向草棚走來。

那店伙忙不迭的趨了上來，躬着身道：「小的叩見副總護法。」

狠姑婆一擺手問道：「茶水都準備好了？」

隨着話聲，舉步走入。

那店伙連聲急道：「小的早已準備好了。」

「很好。」

狠姑婆已在居中一張板桌上坐下，抬頭問道：「任山主、屠副山主已經過去了麼？」

那店伙回道：「任山主三位天色剛黑就來了，他們已經上去了一、二個時辰。」

狠姑婆道：「我要他們二更以後，在此等候，怎麼還不回來？」

店伙不敢回話，但狠姑婆沒有叫他退下，他只好站着沒敢退下。

這時大家都已陸續走入草棚。

狠姑婆抬目道：「大家都請坐下，喝點茶水，這裏離紫霄宮不過三十里路程了，時間還很寬裕，不妨休息一會再走。」

大家各自在四週的板櫈上圍着坐下，每張桌上，早已放好了茶水，自然用不着店伙招呼。

狠姑婆回頭看了店伙一眼，吩咐道：「你再點上一盞氣死風燈，掛到門口去。」

店伙躬身應是，匆匆退出，又點起了一盞氣死風燈，挑着掛到草棚前面，這自然是訊號了。

狠姑婆是個急性子的人，眼看氣死風燈已經掛起，任駝子、屠青庭還沒回轉，不覺氣鼓鼓的道：「該死，要他們早來一步，原是偵察沿途動靜，可不是要他們去打頭陣的，到這時候還不回來，咱們一行人連對方一點情況都不知道，豈不是盲人騎瞎馬，到處亂闖了？」

她這一生氣，別人可不敢隨便開口。

金牛星梁子畏陪笑道：「副總座不用性急，任兄一向處事謹愼，諒來決不會出甚麼漏子。」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孫九峯向燕子飛、柳青青報告，陳恭、柯友德被石家父子捉去，請他們營救，燕子飛趁石家壽誕，和柳、孫往賀，見全北京城的吹鼓手都被集中到石家來演奏，文武百官豪門巨賈亦都來祝壽。當石大勇知道燕、柳、孫三人到賀，便忙和「中州四煞」商議對付之策，此時突傳有人送來石貴妃的錦緞字跡，呈給石太師觀看……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血手印另有疑點　石貴妃毫無影踪

燕子飛接過錦緞，果然是從衣服上撕下來的一片衣襟，上面很潦草寫着：「被囚野廟，晨昏不分，惡徒詭詐，數易窩藏，趁人不備，草此血書，告知爹爹。玉娘。」

沉吟少頃，燕子飛正容說道：「石貴妃蘭心蕙質，老太師，她已經告訴我們一個大概地點了。」

石如山大喜道：「在那兒呀？」

燕子飛細加分析道：「顯然，貴妃是被人藏在一個野廟內，既言晨昏不分，想係暗室或地窖，野廟當然不會在城內，範圍雖大，總算有了一個可資遵循的方向，但行動要快，因爲惡徒詭詐，說不定很快便會易地而藏。」

聽得如意直鼓掌叫好道：「燕大俠好聰明啊，推理論事，入木三分，怪不得皇上會那麼賞識器重你。」

柳青青瞪了她一眼，道：「石太師，有一件事必須首先弄清楚，這血書可是貴妃親筆？」

石如山想了想，道：「前面的七句話，字跡潦草，難下定論，玉娘二字確是我兒手書。」

燕子飛道：「是親筆就好，免得白忙。」

立命全城捕快，提督府的兵馬，出城去搜查所有荒刹野廟。

待張鐵虎、孫九峯的手下相繼離去傳令後，燕子飛又道：「另有一事，本不該在今天提起，但貴妃既然有了消息，爲了及早破案，有必要先瞭解一些實際情況，如有唐突之處，還請老太師海量包涵。」

石如山的臉色微微一變，道：「你又有甚麼事？」

燕子飛道：「石貴妃是否太師親生？」

老太師聞言霍地站了起來，道：「玉娘乃老夫親生骨肉，此事盡人皆知，你這話是從何說起？」

如意也在一旁幫腔道：「燕大俠，娘娘如非老太師親生，便是欺君，會殺頭的，這個玩笑可開不得，奴家打從孩提時候起，就和貴妃娘娘一起在太師府長大。」

金百萬也過來猛敲邊鼓道：「承老太師看得起，引爲通家之好，娘娘襁褓之中還會抱過幾次，一定是有人惡意中傷，以訛傳訛，燕大俠千萬不可聽信謠言。」

燕子飛道：「區區也希望如此，否則，事情就變得更複雜了。另外尚有討教，陳恭、柯友德到底在不在太師府？」

石太師冷聲道：「老夫早已說過，孫、石二家疏於往來，孫提督今日會來給老朽上壽，算是稀客，陳恭、柯友德怎麼可能到太師府來。」

柳青青道：「也許，他們兩位並非自己要來，而是被抓來的。」

石如山斬釘截鐵地道：「沒有，絕無此事！」

燕子飛道：「如此，恕在下斗膽直言，可否允許燕子飛搜太師府？」

老太師雙目暴睜，吼聲如雷，「放肆！老夫是何等身份，太師府豈是你可以隨便搜的！」

言罷，袍袖一拂，招呼金百萬到後廳去了。

弄得燕子飛滿頭霧水，望着孫九峯。

孫九峯找上石大勇，字字冰冷：「石大勇，舉頭三尺有神明，有沒有抓人，你自己心裡明白。」

石大勇態度強硬，惡狠狠地道：「孫九峯，休含血噴人，你說我抓啦？拿証據來，拿不出証據就請便吧！」

張鐵虎聽石大勇下了逐客令，忙出面打圓場道：「走，咱們吃壽麵去。」

强拉着大夥，就往外面走。

幾個人圍坐一桌，早有服侍的僕役端上酒菜，先塞飽肚皮，柳青青這才忍不住問道：「孫大人，你的消息可靠嗎？石家父子囂張跋扈，沒有眞憑實據，我看不好辦，弄不好說不定還會倒咬你一口。」

孫九峯的回答很肯定：「是提督府的人親目所見，出手者係江湖敗類『中州四煞』，石大勇領頭指揮，絕對錯不了。」

「可是，太師府這麼大，又不見那四個無賴，這事恐怕不好辦。」

「不要緊，下官帶來的人正在四處找尋，相信不久就會有結果的。」

一語甫畢，提督府一名密探跑來稟報道：「報告提督大人，已經找到了。」

孫九峯精神一振，道：「你是說找到了逍遙客、白頭翁、駱飛絮、鐵大錘？」

「是的。」

「他們在那兒？」

「府後廢園內。」

「陳恭與友德呢？」

「在他們手中。」

孫九峯聞言大喜，與嚴元伯、張鐵虎、燕子飛、柳青青一行五人，在那密探的引領下，立即退出太師府，偷偷摸摸的繞道進入太師府後的一座廢園。

廢園早已廢棄，殘破不堪，只有東南一隅的三間磚房尚稱完整。陳恭、柯友德雙手被縛，被懸吊在橫樑之上，上衣已被打得絲絲縷縷，寬厚的胸膛血漬斑斑。屋子中央，生着一盆火，一把烙鐵正放在炭火之上燒。

石大勇、逍遙客、白頭翁、駱飛絮、鐵大錘，就圍在爐子四周，靜待烙鐵變紅。

肥胖的白頭翁一隻腳踩在爐架上，斜乜着眼，睨着陳恭、柯友德，道：「石大爺，咱們哥兒四個已經侍候他們個把時辰，連個屁也沒有問到，假如這紅烙鐵燒下去還撈不着底兒，還有沒有別的新鮮玩意兒？」

矮小的駱飛絮嘿嘿陰笑一聲，道：「二哥，石大爺是整人的專家，名堂多得很，瞧，不都在這兒嘛，『逍遙椅』、『老虎凳』、『哥倆好』、『大搬家』、『辣椒水』、『神仙湯』，夠他倆樂乎大半天的。」

高大粗壯的鐵大錘掃了滿屋子的刑具一眼，舞動着手中雙錘，道：「眞要是橫了肚腸，鐵了心，死不招認，鐵大爺就給他們敲喪鐘，辦後事。」

烙鐵業已通體赤紅，逍遙客拿在手中吐了一口唾沫，立刻吱吱作響，冒出一股黑烟，往二人面前一站，皮笑肉不笑的道：「朋友，石大爺可是花了大把白花花的銀子，請咱們弟兄來專門侍候二位的，知趣的，說實話，免得受皮肉受苦。」

陳恭緊咬着鋼牙，鬚髮怒張道：「陳某一再表明，石貴妃失踪一案，我倆一無所知，問也是白問，要動手就趁早，別再浪費口舌！」

白頭翁揪住柯友德的頭髮，在後面的牆上撞了一下，喝問道：「貴妃娘娘現在何處？野廟位於何方？說！」

柯友德更絕，雙目怒視，一言不發。

逍遙客將烙鐵移至陳恭胸前，皮毛被烤焦一大片，腥臭之味充塞全室，道：「姓陳的，你現在招供還來得及。」

「陳某無供可招。」

「最好再考慮一下。」

「不必！」

陳恭索性閉上雙目，靜待死神的來臨。

逍遙客的笑容突然收起，手腕猛一翻，火紅的烙鐵向陳恭的心口印上去。

就在這個千鈞一髮，危如燃眉的緊要關頭，屋外傳來一聲暴喝：「住手！」

孫九峯一馬當先，破窗電射而入。

接着，燕子飛、柳青青、嚴元伯、張鐵虎，也從前後門一擁而入。

變生肘腋，强敵壓境，個個都是頂尖高手，尤其江湖中人最忌招惹官府，嚴元伯等人沒來得及出招動手，中州四煞便作鳥獸散，逃之夭夭。

孫九峯撈起紅烙鐵，故意又在火上烤一烤，撲向石大勇。

嚇得石大勇全身發抖，臉如白紙，不停的向後閃退。

燕子飛臉一沉，道：「現在，你還有甚麼話說？」

石大勇已退至牆邊，烙鐵烤得他汗下如雨，閉口不言。

柳青青道：「閣下既非朝廷命官，亦非衙門巡捕，憑甚麼抓人？你們父子心目中可還有王法？」

石大勇終於開口了，强辯道：「他二人乃劫持貴妃娘娘的元兇主犯，隨時都有畏罪潛逃的可能，你們又按兵不動，石家只好自己動手抓人。」

燕子飛道：「貴妃被劫近月，陳、柯如有逃亡之心，早在千里之外，石家就算再請十名綠林梟雄來，也不見得能夠抓得着。」

「燕子飛，石某此舉等於是在替朝廷辦事，我要你立刻將人犯打入天牢候審。」

「石兄可有人證物證？」

「沒有。」

「既無眞憑實據，就不得入人於罪，本俠歉難從命！」

大家一齊動手，早將陳恭、柯友德放下。幸好僅受皮肉之傷，並無傷筋動骨。燕子飛和嚴元伯密商數語後，對石大勇道：「私自抓人，又私設刑堂，依法至少要吃三年鹽水飯。姑念石兄誤信流言，又兼救妹心急，致有此失，且網開一面，不予追究，以後最好安份一點，若再一意孤行，當心會吃不了兜着走。」

七人魚貫而出，柳青青行沒三步，忽又回頭道：「請代傳話給那四個老鬼，叫他們招子放亮點，休再胡作非爲，日後如再犯在本姑娘手裡，一定會剝他們的皮。」

＊　＊　＊

石貴妃血書的出現，是一大突破，曾給大家帶來莫大的鼓舞。可是，當刑部的捕快、提督府的密探，搜尋數日，相繼回城覆命後，却使人大失所望。

沒見貴妃娘娘。

沒見歹人出現。

亦沒見任何可疑的地窖、暗室。

天大的一則訊息，竟似斷了線的風箏般無疾而終。

燕子飛、柳青青呆坐花廳內，陷入無盡長思中。

一位江湖朋友，神色倉皇的從外面跑進來喊道：「姓田的又來了。」

餘音未盡，田風已進了花廳，抱拳爲禮道：「燕兄、柳姑娘，久違啦。」

這一次，田九段可不是單刀赴會，身邊還帶着一個曲綫玲瓏，膚白勝雪的少女，正是從勾欄院逃脫，在西郊乍現的櫻櫻姑娘。怎奈依舊黑紗蒙面，依舊難辨美醜。

燕子飛以禮相待道：「歡迎，請坐。」

柳青青凝視着蒙面少女，道：「副會長，請介紹一下這位嬌客吧。」

雙眉一挑，目光移向田風，調侃道：「可是田朋友的新婚妻子？」

玩笑開大了，田風急忙搖頭否認道：「不不不！柳姑娘別說笑話，是在下的頂頭上司。」

「你的頂頭上司？黑龍會會長？」

「是！」

「小洋芳子？」

「是！」

「毒玫瑰？」

「是！」

「窰姐兒櫻櫻？」

「是，妳……」

小洋芳子聽柳青青罵她是窰姐兒，大爲不快，聲冷色厲道：「看來，長島一夫告訴你們的事還眞不少。」

「是不少，遺憾的是遭了別人毒手，不然知道的會更多。」

「哼哼！黑龍會組織嚴密，憑他的身份，即便不死，所知也極其有限，充其量，只是一些雞毛蒜皮小事。」

這話無異小洋芳子已認定死去的侯三，便是張一夫，柳青青心中大安，揚聲道：「鶯鶯！鶯鶯！」

連叫兩遍，廚房內寂靜無聲，沒人應話。

陶濤從側門外入內說道：「青姐，吃過晚飯後，鶯鶯就下班回去啦。」

燕子飛道：「去，到她住的地方把她叫回來，說有貴客臨門，準備盛宴款待。」

陶濤舉步欲行，田風作勢相攔道：「既已下班就算啦，何必再麻煩人家鶯鶯姑娘。」

柳青青叫鶯鶯來，別有用心，不肯改變，道：「這怎麼成，櫻櫻是第一次光臨別有天，而鶯鶯又是烹飪高手，無論如何要品嚐一下我們鶯鶯姑娘的手藝，說不定還是源出一脈，師出一家呢。」

田風見主人如此堅持，只好坐回原位，目送陶濤大步離去。

柳青青抿嘴一笑，道：「小洋會長來北京多久了？」

小洋芳子道：「本會長十二歲就來了，已度過十三寒暑。」

「相傳扶桑女子時興早婚，芳子小姐結婚了吧？」

「尚未婚配。」

「這是爲何？是否有特別的原因？譬如……」

「譬如甚麼？」

「譬如五官不正，鼻歪眼斜。」

「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如非貌醜，何必遮遮掩掩。」

小洋芳子聽到這裡，才弄明白柳青青用的是激將法，欲睹自己的眞面目，不怒反笑道：「柳姑娘，別急，當本會會長認爲時機成熟時，自會除去面紗，請勿再白費心思。」

陶濤已返，說鶯鶯人去屋空，去向不明。

柳青青一語雙關道：「小洋會長，眞對不起，我們請的這個廚子，可能在外面另有兼差，甚至吃裡扒外，請二位貴客見諒。」

明知是指桑罵槐，小洋芳子料定是柳青青把自己當作是鶯鶯的化身，故意裝出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道：「那裡，其實我們已經用過了，不用客氣。」

燕子飛道：「田九段，我們算得是老朋友了，此來有何見教，就直說吧。」

田風望了小洋芳子一眼，道：「還是那個老話題，本會將雙劍、寒蟬等物雙手奉還，兩位可肯遠離北京，放手不管？」

小洋芳子不等燕子飛回話，便從懷中取出一張銀票來，往桌上一擱，笑道：「同時，再加上一筆一輩子享用不盡的財富。」

燕子飛見是正陽樓的大掌櫃金百萬經營的，北京城最大的一家票號所開具的銀票，奇怪的是上面並沒填寫數字，不禁爲之一怔，道：「這是無字天書？」

小洋芳子道：「數目隨便兩位自己填，你們認爲值多少就寫多少。」

「倘若燕某填上白銀百萬兩，芳駕也照付？」

「當然，照付不誤，坦白說，我們預付了金百萬百萬兩銀子才取得這張空票。金千歲乃北京首富，兩位信得過吧？」

柳青青道：「小洋會長，妳不覺得這樣做代價太高，風險太大？」

小洋芳子格格嬌笑道：「柳姑娘此話怎講？」

「如果我們取回寶物，又領到白銀，不履行承諾，妳豈不是物財兩失？」

「燕子飛一諾千金，柳青青言出必行，本會長信得過。」

「謝謝，這是我與子飛做人的一貫態度。」

黑龍會會長毒玫瑰小洋芳子不願將話題扯遠，道：「芳子正在等候兩位的答覆。」

燕子飛道：「恕子飛愚駑，願就教高明，貴會捨命得來的東西，不但拱手送人，另外還賠上一大筆銀子，目的何在？小洋會長不能提出合理的解釋前，本俠不想作答。」

「抱歉，這不在咱們交易範圍之內。」

「那燕子飛也對不起，無法接受！」

田風的臉色變了，陰沉沉地有如暴風雨前的天空，道：「燕大俠，本座早已言明，這是最後一次談判，倘若談判破裂，黑龍會就要採取行動了。」

柳青青黛眉雙挑，吐字如刀：「田風，你少來這一套，燕子飛、柳青青軟硬不吃，兩位請劃個道兒吧，我們保證奉陪到底！」

刷！的一聲，千年蛟皮長鞭已握在手中，蓄勢以待。

田風拾起銀票，陰惻惻的冷笑道：「姑娘別急，本會小洋會長大人大量，寬大爲懷，願再寬限三天，以便讓你們有充裕的時間權衡輕重得失。」

刀片也似的眸光掃視花廳一周，繼道：「限期一到，若再執迷不悟，嘿嘿！田某願將醜話說在前面，一日殺一個，二日殺一雙，三日殺四人，四日取十命，五日二十……不論男女，不分老少，一直殺到二位回心轉意，遠離北京爲止！」

言來陰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氣得柳青青眼裡都冒出火來，皮鞭挽起一片狂濤，疾向田風、小洋芳子狂掃出去。

田風動作好快，柳青青鞭鋒未到，他已步出花廳大門。

毒玫瑰更快，去勢如風，眨眼便上了九曲橋，出言威嚇道：「三日易過，轉眼即至，北京城的老百姓是福是禍是死是生，全在二位一念之間，幸勿自誤誤人，再見！」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燕子飛的話也充滿了血腥味：「善惡到頭終須報，不報今朝報明朝，盼能三思而行，及早回頭，如敢傷我天朝子民，當心燕子飛踏平東瀛，血洗扶桑！」

＊　＊　＊

這家客棧雖不是頂有名的，但却別具風格，頗饒趣味。

尤其西南角上的小木屋更引人入勝，院子裡花木扶疏，香氣襲人，小池塘內蟹行魚躍，賞心悅目，最妙的是，木屋赫然建築在三棵大樹的枝椏上，門楣上題着兩個碗大的篆字：「香巢」！

香巢，多美的名字，詩情畫意，畫意詩情，該是熱戀中的男女，或風流雅士們銷魂的絕妙所在吧？

偏偏，鳩佔鵲巢，現在的女主人竟然是淫邪風騷惡名昭彰的卡三娘。

也不知卡三娘吃膩了嫩肉，還是存心打野食，今天，枕邊又換了郎。

不是花十郎。

而是逍遙客。

這一對露水老鴛鴦似是甫經大戰，還喘着氣，衣裳不整，卡三娘坐在床沿上，嗲聲道：「老鬼，你剛才說你們四個老不死的是被石大勇父子花錢請來的，幹甚麼？」

逍遙客扣好了最後一顆鈕子，端起一杯茶，慢吞吞地道：「主要是對付燕子飛、柳青青，不過，昨天牛刀小試，把陳恭、柯友德給逮住了。」

「老娘在碧雲天住得好好的，就是被這兩個混帳瞎搗蛋，不得已才搬到這個蹩脚的死鳥窩裡來，趕明兒替老娘狠狠地刺幾刀。」

「晚了，老太婆，這兩個小兔崽子已經被燕子飛他們救走了。」

「燕子飛、柳青青難纏得緊，連黑龍會的人都忌憚三分，你自己的腦袋瓜子可不要給玩丟了。」

「三娘，我看你是江湖走老了，膽子變小啦，我逍遙客揚名立萬的時候，他們還在穿開襠褲吃奶呢，能有多大道行。」

「老鬼別太自信，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如眞想在臨死之前再闖一番事業，風光風光，老身倒可以指點你一條明路。」

「那一條明路？」

「投靠扶桑人。」

卡三娘在中原，人人喊打，處處碰壁，可謂末路窮途，不料，跑了一趟扶桑，却烏鴉變鳳凰，抖了起來，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玉。這事逍遙客早有個耳聞，興冲冲地道：「好啊，老夫畢生無所好，單愛黃金與美人，只要黑龍會肯出好價錢，中州四煞，唯命是從。」

卡三娘的雙目瞇成一條縫，拋了一個老媚眼，陰陽怪氣的道：「錢嘛，小事一件，他們多的是，改天我就跟小洋會長接個頭，你常往我這兒跑，準有好消息。」

蹬！蹬！蹬！木屋外的梯子上傳來一陣脚步聲，花十郎推門而入，一見這個場面，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指着逍遙客，大興問罪之師道：「他是誰？」

逍遙客欠一下身子，從容不迫的自我介紹道：「逍遙客，中州四煞之首，三娘的老相好。」

花十郎打翻醋缸潑了一地酸，吹鬍子瞪眼睛的吼道：「三娘，我才出去三天，妳就偷人養漢，讓我戴綠帽子。」

卡三娘不等他說完，便起身大罵道：「花十郎，這三天三夜你死到那裡去了，老娘的毛病你是知道的，枕邊無郎就睡不着，夜夜都需要有人上床侍候，想要在我身上得好處，就放明白點，別小心眼兒打算吃獨食，三娘我不是貞節烈女，你也是一隻愛偷腥的貓，大家凑合凑合就沒事。」

逍遙客的手搭在卡三娘的肩膀上，笑道：「這位就是妳說的那位小丈夫？」

花十郎雙目一瞪，發火道：「你說話客氣點，甚麼叫小丈夫？」

逍遙客揶揄道：「小老婆，聽說過吧？名媒正娶的是正室，後進門而又名不正言不順的是小老婆，三娘得天獨厚，冠絕羣芳，在你之前少說也有一百個男人，說你是小丈夫是客氣，嚴格來講，應該是小小……小丈夫。」

這話太刻薄了，花十郎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跳上床去，拉住逍遙客就想拚命，卡三娘大聲喝斥道：「好了，都不要說啦，人生苦短，良辰不再，高興大家就在一起玩玩，不高興就拆夥，誰要是再使性子，或妄想獨佔，以後就休想再上老娘的床！」

卡三娘御夫有術，兩個大男人都閉上了嘴，沒再吭氣。

逍遙客很知趣，下床道：「三娘，我走啦，三日不見，該你們熱乎熱乎了。」

花十郎並未上床，目送逍遙客走遠後，他也向門外走去。

卡三娘大發嬌嗔道：「十郎，你又要死出去？」

花十郎從門外抓進一隻信鴿來，道：「扶桑有急訊傳來，我必須馬上送出去。」

卡三娘盯着鴿脚上的信筒，道：「甚麼事兒？知道嗎？」

「我沒看，不清楚。」

「傻瓜，爲甚麼不偷看一下，也許可以撈點油水。」

「有油水我早就撈啦，何至於向妳伸手吃剩飯，上面都是暗語密碼，只有大老闆一個人看得懂。」

「好了，你走吧，早去早歸，晚上老娘再跟你大戰一場！」

這個老虔婆騷得可以，親了一個嘴，溫存了好一會兒才放人走。

花十郎走了，卡三娘關起房門，屁股還沒有坐熱，「篤！篤！篤！」又有人來叩門。

「誰啊？」

「是我。」

「那一位？」

「十一郎！」

卡三娘打開香巢的門一看，外面站着一個與花十郎年齡差不多，個兒比他高大，彷若臨風玉樹，似曾相識，一時又認不出來是燕子飛，不由得騷勁又犯了，笑嘻嘻地道：「喲，從那座山的石頭縫裡又蹦出一個白馬王子來，請進，請……」

第二個「進」字尚未出口，柳青青已穿窗而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勢點了她的「痲穴」，卡三娘登時僵立在原地，動彈不得。

燕子飛將她放倒在地，掩起房門，開始搜查。

房子不大，陳設簡陋，很快便搜遍全屋，除了搜出不少金銀珠寶外，並沒搜到要找的東西。

無奈，又將她的「痲穴」解開，柳青青提足一掌眞力，壓在卡三娘的「天靈」死穴上，只要妄圖抗拒，隨時都有喪命之虞。

燕子飛道：「卡三娘，『血手印』的掌譜口訣在那裡？」

卡三娘不答反問道：「你倆是甚麼人？」

「正是妳所說的難纏的燕子飛、柳青青。」

「噢，你就是燕子飛，難怪小洋芳子一再讚你風流倜儻，才貌雙全，乃人中之龍，果然名不虛傳，怎麼樣，陪老娘玩玩吧，保證叫你神魂顚倒，如醉如痴……」

柳青青實在聽不下去，截口道：「無耻老婦，休得胡言亂語，快說東西在那兒？」

「甚麼東西？」

「血手印的掌譜口訣。」

「這玩藝兒你們應該去找曲敬堂，幹嘛找老娘。」

「老虔婆，少裝蒜，妳自己心裡明白。」

卡三娘冷哼一聲，道：「哼，曲敬堂那個老廢物，打從新婚第一夜我們就不痛快，怎麼可能交給我。」

燕子飛道：「曲老不給，妳可以偷呀。」

「那是他的命，想偷也偷不到手。」

「胡說，如無值錢的東西賣給倭寇，妳不可能如此闊綽。」

「不賣東西，可以賣人呀。」

「臭美，人老珠黃，妳只配倒貼花十郎這種無賴下三濫。」

「那可不一定，老女人有老女人的味道，不信陪老娘睡上三夜，便知此言不虛。」

柳青青聽她愈說愈不像話，反手又點了她的「痲穴」，道：「子飛，你轉過身去，我來搜她的身。」

燕子飛頷首一諾，走至窗下，看着西山的夕陽。

柳青青從鞋子、襪子、褲子，一直搜到卡三娘的頭髮上，拔下兩根金釵，一對玉簪，一條項鍊，另外還附着一個金鎖片。

重要的東西，往往藏在別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最安全，柳青青一面一件一件把玩着，一面密切注意她的神色變化，拿起金鎖片觀賞時，發現卡三娘臉露惶急之色，心下已然明白了七分，再細看那鎖片，比一般要大一些、厚些，拿起金釵撬開一看，果然大有文章，裡面藏着一方絲巾。

這絲絹極薄極輕，看似小小一團，抖開來足有二尺見方，正面是口訣掌譜，背面是招式圖形，筆跡工整，圖像精巧，顯係出自名家手筆。

不禁大喜過望道：「找到了，找到了！」

燕子飛轉過身來，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與他倆結伴而來的嚴元伯在門外接口道：「找到甚麼了？」

走進香巢，問明情由後，嚴元伯亦爲之欣喜不迭。

柳青青道：「嚴總，你去追那花十郎，情形怎樣？」

嚴元伯道：「一半成功，一半失敗。」

燕子飛道：「怎麼叫半成功半失敗？」

嚴元伯道：「我們分手時，老哥就有盤算，取得扶桑密訊，查得倭寇巢穴，乃上上之策，詎料，花十郎比猴子還精，不久就發覺老夫盯梢，正面衝突，交手十數回合，花十郎突然放走了信鴿，當嚴某騰身而起，捉回信鴿時，姓花的早已沒了影子。」

燕子飛道：「那密函說些甚麼？」

嚴元伯取出密函，交給燕子飛，只見上面多一半是扶桑文，只有少數幾個漢字，根本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老哥當年常與扶桑使者接觸，雖也學了不少東瀛文字。」嚴元伯正色道：「但此函係以密碼暗語寫成，外人難窺全豹，僅能揣摩一二而已。」

柳青青道：「能知一鱗半爪，總比全然不知好，請快說出來聽聽。」

嚴元伯字斟句酌道：「從函中的文字推斷，好像扶桑本土出了問題，要他們送人或送東西回去，老哥只能猜到這麼多，其餘的就無從猜起了。」

事實如此，急也沒用，扶桑密函似乎仍然解不開眼前的連串謎團。燕子飛收起絲巾、密函，凝視着卡三娘，道：「青青，妳看這個老太婆像誰？」

經他這麼一說，柳青青多看了幾眼，皺着眉頭道：「覺得好面熟，可能在那裡見過，一時又想不起來。」

「再想想看，像不像咱們在曲家所見的那個村婦？」

「嗯，是她，錯不了，曲家所見的村婦就是這個婆娘。」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玄小龍與丁梅正在街上相擁而行，遇上了丘占魁等人，他們仍將玄小龍視爲包英，却也仍不敵而逃。丁氏姐妹與玄小龍遊太湖之際，金氏兩兄弟找來，他們自然不高興玄小龍在此出現，硬把表妹們叫了回去。玄小龍拜別了寒山寺的松竹與百忍和尚，又分別遇上了冷公度，金申如玉……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塔下力劈東洋鬼　狹路又逢海盜女

玄小龍肩頭的傷好多了，當他自一家藥舖走出來的時候，心情愉快多了！

因爲大夫告訴他，他的肩骨甚寬，刀尖扎在肩骨上未入肺裡，他很幸運！

玄小龍把肩處遮起來，人往大街走着，他不時的回頭看，是否有人暗中跟踪。

玄小龍直待發覺並沒有人跟踪，他才一溜烟的進了那家興來大賭坊！

玄小龍不是來賭的，他只不過暫時在此躲一躲！

果然幾個女侍見他走進來，立刻圍上來了！

有個女侍拉着玄小龍，道：「公子，快去後院，咱們去客房中吃酒！」

另一女侍用手攀過去，壓得玄小龍「哎唷」一聲叫！

幾個女侍吃一驚，這才發現玄小龍受了傷！

那女侍忙問：「公子，你受傷了！」

玄小龍道：「就是上一回擄你們的海盜！」

另一女侍驚道：「天爺，他們又來了？」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妳們放心，他們傷了一大半，自顧不暇。」

五個姑娘聽了玄小龍的話，便也放心了。

忽見那個曾被玄小龍救過的，也是玄小龍親自攔住的那位姑娘走來了。

這位姑娘對玄小龍特別感恩，已有個姑娘笑道：「秋月妹呀，妳常懷念的恩公，果然被妳盼來了。」

原來那姑娘叫秋月，玄小龍當然認識她。

玄小龍曾與黃忠前來找大龍幫上海分舵的朱光遠，秋月未曾留住玄小龍。

秋月見玄小龍受了傷，關愛備至的道：「恩人呀，快到後面客室中去歇着。」

玄小龍衝着另外幾個姑娘點點頭，便由秋月姑娘扶着往興來賭坊的後大院走。

那年頭，大地方的賭坊設備佳，一切與客棧差不多，吃喝玩樂是副業，賭博才是眞。

玄小龍到了後大院，秋月並不把他帶去一般客房，她把玄小龍帶入她的房中。

開了門，有一股桂花香飄出來，那是醉人的香味，玄小龍最喜歡這種平實高貴的香味。

秋月的房間並不大，但床上桌櫃很考究，全是雕花紅木製，床上的錦帳緞被疊得整齊，好像大小姐的閨房，玄小龍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玄小龍當先坐下來，秋月忙着弄吃喝，賭坊中酒菜現成的，端來房中二人對坐着。

秋月道：「恩公呀，你……是那些强盜把你殺傷的？」

玄小龍道：「別叫我恩公，我姓玄。」

他笑笑，又道：「我又遇上那些海盜們了，如果我不是累了一天一夜，他們休想傷得了我。」

秋月道：「我瞧瞧，傷得重了我去把大夫請來。」

玄小龍道：「小傷，我已經找大夫治了，想找個地方先睡一大覺，因爲明日一早還有事情等着我去辦，所以就想到你這兒來了。」

秋月一聽，立刻對玄小龍道：「你大概也餓了，你吃吧，吃飽了你睡在我這兒養精神，我是不會叫人來打擾你的，放心的睡吧！」

玄小龍一聽，今夜果然找對地方了。

玄小龍不打算回船渠，因爲敵人已來上海，而上海還有大龍幫分舵的人馬，此刻如被任何一方發現，吃虧的是自己這一方。

玄小龍只想快把大船改造好了回淮上。

＊　＊　＊

一頓酒飯匆匆吃過，那秋月果然反鎖門，她要玄小龍睡個好覺。

玄小龍還眞累了，他想着金申如玉的閨房，那種氣氛就不一樣。

金申如玉的閨房有一種無形的挑逗感。

秋月這裡只有溫暖，而且令人覺得自在。

玄小龍脫下衣裳褲子登上床，大被他蓋身上，肩頭的刀傷有些微的痛，但他太累了，如果昨夜睡在寒山寺，他也不會遇到這兩起人馬來了。

玄小龍迷惘中沉沉的睡着了，果然，秋月姑娘未曾前來，這令玄小龍睡得安心。

於是，四更天了吧！

四更天賭坊將收場，賭客們也陸續的出門而歸，秋月方才對另外幾個姑娘打了個招呼，當先奔回她的房中。

掀起繡羅帳，目注睡床上，秋月頓覺全身一熱。

玄小龍睡得沉，微微鼾聲傳來，便知道他正在夢中。

秋月心中想得多，她以爲自己配不上這位玄公子。

她更以爲鳳求凰天下有，天下沒有鳳求烏鴉，她自比喻是烏鴉。

秋月在床前看了一陣，她還是脫去衣裳，輕悄悄的躺在玄小龍身邊。

大被她蓋了一角，立刻間，被中一股暖流令她有些神情搖曳。

玄小龍未動，玄小龍睡得香極了。

秋月幾次想伸手去摟抱玄小龍，但她總是中途收回，不敢把玄小龍弄醒。

她也知道，等下快五更天的時候，玄公子有事就要走了，玄公子說他有事要辦。

秋月以爲，玄公子的事情必然重要。

秋月全身赤熱，她口中乾嚥口水，一種女人的飢渴令她把身子用力的貼過去。

秋月在賭坊中是侍候有銀子的豪賭大爺們的，似她們這種女子，不但會侍候人，也要具備琴棋書畫的功夫，行情才會看高，也因此，她們之中有的賣藝不賣身。

秋月便是這樣的姑娘。

想一想，如果她被海盜們擄去海島上，她這一輩子就算她娘的——唱戲的吹喇叭，完結了。

＊　＊　＊

秋月已貼入玄小龍的懷中，她身上的香味直入玄小龍的鼻子裡，她的一頭秀髮搔到玄小龍的脖子，就在她的蠕動中，玄小龍醒過來了。

不用睜眼看，玄小龍已低聲細語，道：「姑娘，妳對我太好了。」

秋月先是嚶嚀一聲，那是她表現出不好意思的動作。

玄小龍又道：「姑娘，我汗顏了。」

秋月忽的轉身面對玄小龍，她採取主動的先吻上去，而且是熱烈的吻。

她已在玄小龍身邊許久了，既然玄小龍已醒，她便也不再裝腔作勢的假睡了。

玄小龍這些天有收穫，金申如玉教她如何吻女人，他學得很快。

他曾用在丁梅的身上，如今又用在秋月的身上來了，而且吻得令秋月陶醉。

秋月發了囈語，她打算更進一步了。

玄小龍也發覺秋月在剝內衣褲，那才是女人最溫柔又最眞實的動作。

每逢這時候，男人也會配合着有所反應的。

玄小龍的肩頭也不痛了，他去剝自己的內褲，他是年輕人，定力再足也難免。

他快要脫光了，秋月也早已蓄勢待發的拉開架式了。

也不知誰家養的老公鷄……唷，還不止一隻，聽起來總有個五七隻公鷄，撕破喉管似的叫起來了。

這一叫不好了，玄小龍立刻問道：「幾更天了？」

秋月半帶羞又醉的忘了玄小龍有事要辦，她在玄小龍耳邊道：「快五更天了。」

玄小龍全身慾念全消，他掀被而起，匆匆穿衣，道：「糟了，我還要趕去吳淞口的石堤上吶。」

眞是大火正要熾熱燒，天上忽下傾盆雨，秋月幾乎洩了氣的也只得爬起來。

她得侍候玄小龍吃飽呀！

興來賭坊眞安靜，從前院到後院就是不見一個人走動，當然更沒聞呼盧喝雉的聲音！

秋月把玄小龍送到大門口，那秋月指着玄小龍的長劍，道：「眞的不是同人打架呀！」

玄小龍笑笑道：「天沒亮同誰打架？妳放心啦！」

他吃吃笑着下了台階，一溜煙似的往大道上奔去……

玄小龍心中明白一件事，這是去決鬥，但絕非同金申如玉決鬥，因爲金申如玉心中明白，她打不過玄小龍，那麼她會把甚麼人請來？而且是在一夜之間請來代殺之人！

玄小龍奔到碼頭處，他繞道來到渡口，幸運的又遇上那個老人守在渡船上——他怎知老人非泛泛之人！

這老人永遠也忘不了玄小龍，只一看就笑了！

「公子，過江呀，快請上來我搖船！」

玄小龍立刻上了船，又是一兩銀子遞過去，就如同上一回他同丁梅在一起的時候，搖回船來送給老人的銀子是一個樣！

「我不過江，送我去吳淞口！」

老人一怔，道：「去吳淞口呀，好，你歇着，我慢慢的搖！」

玄小龍道：「不，要快快的搖，越快越好，等到了地頭上，我另有銀子送你！」

那老人發力了，銀子還是好東西！

* * *

玄小龍功夫高，老人把小船用力搖，一搖一擺的往前滑，但玄小龍仍然坐在船上能打坐！

武家打坐有兩種目的，一是內功心法運氣百骸，氣出丹田過任督，精神百倍！

另一便是修心養性，進入無爲無我之象限，全身七十二穴如無波之湖，無雲之天空，最能恢復體力。

玄小龍打坐在小舟上，他閉目無象，眼觀鼻鼻觀心，不再爲一切而煩惱，當然也忘了他此行是爲了決鬥！

他任由老人把小船搖得咯吱咯吱响，全身不停的左右晃，看上去他像是睡着了一般。

眼看着半個多時辰過去了，忽的小船停下不動了，玄小龍的身子一頓，才把雙目睜開來！

只見小船又抵上一道石堤岸，老人對玄小龍笑笑道：「少爺，到了！」

玄小龍不看岸上，他又把一塊銀子擱船上，道：「老人家，辛苦你了！」

那老人笑笑在抹汗，他指指上海又道：「少爺，可要我在此等候？」

玄小龍道：「不，我想你應該快回去！」

那老人聽不懂玄小龍的話，但他還是抓起木櫓緩緩的往上游搖去！

玄小龍帶着幾許無奈，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走到石堤上，他這時候才抬頭看過去！

遠處有個燈塔，燈塔下面有個人站着，那是甚麼的人，那得到了燈塔附近才看得清，因爲那人似乎貼着燈塔叫人看不清。

就在玄小龍往燈塔方向走着的時候，忽的聞得身後有足音傳來！

玄小龍的心一怔，立刻猛的回過頭，只見一個東洋浪人懷中抱着一把東洋刀緩緩的走來！

玄小龍知道這傢伙是東洋人，因爲他曾在大海上與倭寇們交過手，那些倭寇便是那副德性！

玄小龍並不以爲意，他的目標放在燈塔下的那個人，因爲他想着金申如玉該不會與東洋倭寇們打交道吧，大海盜金申如玉的貨船還在海上被倭寇們所搶，如果他們之間有交情，怎會發生那種事？

但玄小龍已發覺身後這傢伙仍然向他逼近，只不過玄小龍並不放在心上，要知不是猛龍不過江，他來此並非遊山玩水，他是來決鬥的！

江湖上只要是決鬥，誰也明白生死交付上天了！

緩緩的往燈塔前走着，偶爾他回頭衝着身後五丈遠的那傢伙露齒一笑！

他也看清楚那人的模樣了，那是個臉皮刮得光又亮的傢伙，一撮指頭那麼大小的鬍子好像用膠水黏在鼻尖下，那一雙死人眼似乎不會轉動！

玄小龍很想開口，但他能向這人說些甚麼？

兩百多公尺的石堤走完，快到燈塔處了，玄小龍才看清燈塔下的那個人！

那是個又瘦又長的漢子，有着一雙鷹目，大又尖的鼻子下面薄薄的兩片唇，顎骨幾乎要自臉皮裡凸出來，相書上說這種人最陰險冷酷！

這人的懷中也抱着一把彎刀，他的一腿反收而足蹬在塔身上，另

一腿挺直的，如果不是有一把刀，看上去他還滿自在的！

當玄小龍直直的站定，那人才嘿然一聲，道：「是你接受金申姑娘的挑戰？」

玄小龍道：「不錯，她人呢？」

那人嘿嘿笑笑道：「她不用來，她只要出銀子！」

玄小龍道：「你爲她而操刀？」

那人淡淡的道：「我爲銀子操刀！」

玄小龍道：「我身後的人也爲銀子操刀？」

那人冷然道：「決鬥只是我們兩人，他不會插手！」

玄小龍道：「他如果不插手，何必前來！」

那人咧咧薄唇，道：「他雖不插手出刀，但他却負有一定的任務，而且十分重要！」

玄小龍道：「能說出來我聽聽嗎？」

那人却坦然的道：「當然，便是你不問，我還是要對你說明白的，因爲不能叫你誤會我帶有幫手！」

玄小龍這些天以來，他已看穿了江湖上的一切爾虞我詐之術，陰險可惡之貌，如今面對這傢伙，他的心中早已充滿了忿怒！

「你請解釋！」

那人咧嘴一聲怪笑，道：「我只管出刀，他負責送貨，這也就如同大夫一樣，大夫只看病，他負責包紮或拿藥一樣，這，你該明白了吧？」

玄小龍冷笑道：「如此說來，你很大牌呀！」

那人哈哈的一笑，道：「我有大牌的本錢呀！」

玄小龍當然想把事情弄得更加明白，尤其是這傢伙的眞實身份，如果他是東洋人，金申如玉是怎麼會找上一個東洋人爲她操刀！

一頓，玄小龍道：「閣下這模樣，你不是咱們大中華子民了！」

「這並不重要！」

「我們的話你倒說得很地道！」

那人似很得意的道：「馬馬虎虎！」

玄小龍道：「我就奇怪，金申如玉應是東洋人的仇家，你怎麼爲仇家出刀？」

那人只嘴角一挑，道：「甚麼樣的仇敵，總少不了一個利字，出刀只問一個字，那就是錢！」

他笑得十分得意，接道：「想不到你只是個少年人，而金申小姐却出價甚高！」

玄小龍道：「多少？」

那人毫不隱瞞的道：「一萬兩白銀，我暫收一半，另一半只需送去你的人頭，立刻全部付清！」

他不等玄小龍開口，又道：「通常似你這種江湖小卒，一千兩銀子便足矣，而……」

玄小龍道：「聽口氣，你似乎常幹這種事情！」

那人在拔刀了！

「這是我的求生方式，而且最賺錢的方式！」

玄小龍不爲所動的道：「你大概殺過不少人？」

「哈……」那人又得意的笑笑，道：「支那人多，死幾個算不了甚麼，哈……」

玄小龍忿怒了！

「不用問了，支那就是我們中華人了！」

「嗆」的一聲他的長劍出鞘了！

他忿怒起自內心，惡感來自忠義，似這樣的傢伙，怎能讓他在自己的國家橫行操刀！

心念間，玄小龍抱拳抬頭，神情十分莊嚴！

他很少如此愼重的出劍，就在他冷厲的逼視那敵人的時候，好一團黑影已當頭向他罩來！

有一把凌厲的銳芒，當黑影將越過玄小龍的頭上方時，雷霆萬鈞的倏然出現！

玄小龍抱劍旋殺在一念間，就聽「嘶」的一聲，劍與刀擦撞間，那東洋殺手已落在兩丈外猛的一個旋身！

玄小龍吃一驚，因爲他的右肩連到肘上方的衣袖破了個大洞，晨間冷風令他一寒……

那東洋殺手雙目厲然的沉聲，道：「嗯，如果知道你眞的有兩下子，我開價五萬兩也不多！」

他的伙伴原已拔刀了！

那人拔刀只爲要切下玄小龍的人頭，但此刻他却在嘿嘿的冷笑！

現在玄小龍面對的是兩個東洋殺手，在這寬約兩丈的石堤上，他心中以爲自己絕不能再失先機！

玄小龍也冷冷的直視對方，他一句話也不說，爲的是全神貫注！

「嘿……你們支那人很少能閃過我這黑風絕殺的一刀，你是第一人！」

玄小龍仍然不開口，他要全神貫注，因爲他發覺這傢伙的刀法有神出鬼沒的殺招！

玄小龍更相信，這傢伙不只這麼一招，他還有更厲害的殺招！

玄小龍也注意到這人腰間，這人的腰間那一把短刀也令人吃驚！

突然，這人舉刀直往玄小龍撲殺過來，玄小龍拔身往燈塔方向倒翻三丈遠，當他剛落在地上的時候，忽又見那團黑影再一次的當空罩過來！

玄小龍就是等他騰空再起，因爲人在空中也只有一個動作，想再改變動作幾乎不可能！

玄小龍一聲狂吼，他拔身不退

反進，吼叫聲未已，他已迎上敵人在中途！

聽吧，這兩人幾乎窒息在半空中，二十一劍縱橫交織不已在一瞬間，忽的兩團人影中發出「咚咚」聲兩下！

「啊！」

「嘩！」

兩團人影甫分開，東洋殺手被打落在江水中，他的口中吐出的却是血水，却又拚命的往岸上爬！

玄小龍的握刀手臂上有血在流，他把手臂送到口中把鮮血吮入口中！

就在這時候，那個專門出刀切人頭的東洋人，不發一言的舉刀向玄小龍殺來！

那傢伙穿的是棉靴襪，不聞聲音已到了玄小龍的身後面，玄小龍沒聽足音，但這傢伙的刀聲却在玄小龍的背後响起！

玄小龍回劍不及，他忽的猛挫身子，快不可言的斜躺在地上，手中長劍便也阻住那要命的一刀！

「噹」聲就在玄小龍的上方半尺處响起，那傢伙也爲玄小龍的這一動作而幾乎喝彩！

就在他收刀再殺間，玄小龍旋地而起，沒回轉便一劍自頭頂疾劈向後，於是，又是「噹」的一聲傳來！

玄小龍已在這兩劍中化解了危機！

不等敵人第三刀劈來，修羅掌反手疾打，「叭」的一聲，打得敵人旋出三丈外，立刻鼻孔出血！

玄小龍打退敵人，他舉劍尚未追殺，却見那自水中爬上來的敵人口中不知哇哩哇啦說些甚麼，另一人也回應了一句！

這兩人不知說的甚麼話，忽的，兩個人拔空彈起三丈多高，兩把彎刀直往玄小龍齊殺而來！

玄小龍大吼一聲也拔身空中！

「修羅殺！」

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玄小龍幾乎人已消失在一片熖芒中，他搖動着一輪光環，迎上敵人兩把彎刀極光！

雙方三人又似在半空中停峙着，交叉狂殺，然後又自馭着光芒緩緩下落，就在這刀光劍影迸濺中，沒聞撞擊却見血腥！

「轟轟轟」三聲傳來，玄小龍當先落在江水中，但令人吃驚的却是他雙足踩水，人已躍在一塊石頭上！

玄小龍的肩頭有血在流！

兩個敵人互撞在石堤上，當那個專等切人頭的敵人一手緊按肚皮倒下去的時候，另一敵人的身上也標出了鮮血直往地上滴，但他似乎忘了痛，舉刀又往玄小龍狂劈而上，口中大罵：「馬鹿！」

玄小龍舉劍力阻，順勢一掌打得這人在半空中「哇」的又吐出一口鮮血，隨之「嘩啦」响起，江面上水花四濺，這個厲害的敵人已不見了！

玄小龍望向江面，正在冷笑，附近又有了水聲，只見這敵人眞命大，他爬在石頭上直噎氣！

玄小龍忿怒的提劍走過去，這敵人的大半個身子仍然泡在江水中，兩下裡相距四丈遠，玄小龍忿怒的要宰了這個東洋大殺手！

看看已有兩丈遠，忽的一把短刀自水中打出來，短刀筆直的射向玄小龍！

玄小龍冷冷一哂，他出手撈住短刀，隨之奮力把短刀擲過去！

「還你！」

「颯！」

「啊！」

眞夠厲烈，短刀扎入這傢伙的左眼中深入半尺深，立刻間他再也不動了！

玄小龍走上石堤，他收劍抬頭看天色，這時候早飯已過，遠處有帆船過來了！

玄小龍也受了傷，他緩緩的往前走，但當他想到金申如玉收買殺手對付他的時候，他不走了！

玄小龍立刻又奔回頭，他先在堤上敵人的口袋中摸，立刻摸出一大把銀票金塊！

玄小龍再把另一敵人拉到石堆邊，濕漉漉的口袋中也放的銀票金子寶石之類！

玄小龍把這些東西包起來收入袋中，想着這銀票他仍還需要，不取才是白不要！

玄小龍匆匆的走了，他的心中很難說是甚麼滋味！

* * *

玄小龍沿着江岸走了一里多，忽的江上有一艘船上傳來呼叫聲！

「少幫主，是你嗎？」

玄小龍轉頭望過去，只見那艘快船上站着一人正向他不停的揮手！

玄小龍再細看，只見正是那前往南通的「快刀」朱光遠回來了！

朱光遠乃是大龍幫上海分舵的舵主，由於幫主易人，他被貶成副舵主，這一年來他消極的過日子，賭與酒成了他的解悶之物了！

朱光遠如今又精神了，他想不到老幫主玄劫有子成龍，暗中整合老人馬，準備恢復大龍幫的基業！

朱光遠是去南通找「神箭」尹大明去的，大龍幫南通分舵也換了人，「神箭」尹大明與朱光遠一樣降爲副舵主！

此刻，這兩人在船上發現一大早岸上有人在奔走，那朱光遠立刻認出是少幫主。

玄小龍看這一段無法上船，船

上有人手指前方，於是船落帆了！

玄小龍見船在前方以船首抵岸，立刻奔過去，於是他躍到船上。

朱光遠把尹大明帶到玄小龍面前，尹大明已抱拳，道：「尹大明見過少幫主！」

忽的，朱光遠吃驚道：「少幫主，你受傷了！」

淡淡一笑，他却伸手拉住尹大明！

「眞高興還有兄弟忠義之士，太好了！」

尹大明道：「少幫主，先治你的傷要緊！」

朱光遠對船上把頭道：「老宋，你有傷藥嗎？」

那是個半百老人，他正是大龍幫的船老大，聽了少幫主受傷，已自艙中取來刀傷藥！

朱光遠道：「原來少幫主在石堤上同人打鬥，不知這人是誰……」

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是這人在上海，我可能認識他們！」

玄小龍道：「朱舵主，你不會認識，他們是兩個東洋殺手！」

朱光遠一聽，驚怒的道：「上海是有一羣東洋倭寇，他們做了許多暗殺勾當，不知少幫主怎麼同他們幹上了！」

玄小龍道：「這事說來話長，咱們進去艙中細說！」

從朱光遠的表情看來，顯然他殺的兩個東洋人來頭大，但玄小龍以爲，他是被逼出刀，眞有必要，他還是會同今天這樣，出刀！

三人與那船老大在艙中，先是爲玄小龍把兩處的傷包紮起來，那朱光遠道：「少主，東洋人在閘北路上開了一家『東洋保全株式會社』，社長名叫奈良川，他們明的是保全，就如同咱們開鏢局一樣，但骨子裡養了一羣殺手，只要有人出銀子，甚麼人的人頭他們照樣取回來！」

他頓了一下，又道：「咱們如今正要回淮上收復基業，打倒丘泰來，最好是不去招惹上這批傢伙！」

玄小龍道：「兩個出刀快極了，可列入江湖一流高手，咱們一般人甚難應付！」

朱光遠看看尹大明，道：「尹兄，你在南通，當然不會知道這批東洋人的跋扈，如今弄死他們兩個，也好叫他們收斂收斂，以爲大中華無人整得了他們！」

他突然改口如是說，尹大明才重重的點着頭！

尹大明是個火爆性子，聽了東洋人的跋扈，他就有些發火，朱光遠同他是老友，一看就明白，所以朱光遠便立刻改了口！

果然，尹大明冷冷的拍拍身邊一簇利箭，道：「東洋人賣弄個狠勁，咱們也非省油燈，我就不信他們一個個全都是三頭六臂！」

玄小龍這才把一大早趕去吳淞口石堤上赴約之事，對他兩人細說了一遍！

朱光遠與尹大明火大了，想着那大海盜的女兒金申如玉太可惡了！

尹大明道：「少幫主，就這樣放過那臭女人嗎？」

玄小龍道：「尹兄的意思呢？」

尹大明道：「找她去！」

朱光遠道：「對，找她去，她身邊有四黑鯊，也被少主再殺傷，這是好機會，咱們殺一個少一個，殺兩個少一雙，反正他們是海盜呀！」

玄小龍搖搖頭，道：「他們肯定是海盜，但是，來到上海是良民，常言道得好，『強盜沿街走，無贓不定罪』咱們能在此殺他們嗎？」

朱光遠道：「少幫主，至少咱們可以大搖大擺的從他們的面前走過去，氣死個王八蛋的！」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不，我以爲咱們不必這樣，我甚至還要躲起來，因爲……」

尹大明道：「因爲咱們還有事等着去辦！」

朱光遠也點頭同意了！

玄小龍對船老大，道：「快船直放船渠，我們在那兒下船，辛苦你了！」

船老大道：「在下最佩服朱舵主，眞是有幸爲少幫主工作，以後有事只管吩咐！」

他低頭出了船艙，直到船尾，才交代掌舵的，快把船駛向船渠，這時候，黃浦江上又忙起來了！

快船尚未駛到船渠岸，船艙中朱光遠伸出頭來看岸上，忽見岸邊有一輛大車，這時候有兩個人自大車上緩緩而下，車邊的人伸手拉，另有兩人在招呼在岸邊的大船備長梯！

有個人忽的發現朱光遠，他立刻招手大聲喊！

「喂，朱副舵主，你去了那兒，三天不見你的人？」

朱光遠也發現呼叫他的人了，一聲冷笑，朱光遠道：「劉舵主，你神通廣大，還用得了我這馬前卒呀！」

岸邊的人正是上海分舵的舵主劉一台！

姓劉的一聽，叱道：「還不快上岸來見見少主，還有幫裡總舵石爺也在！」

緩緩的，朱光遠的這條船快駛過去了，不料艙中又一人也出來了！

這人正是剛自南通來的尹大明，姓尹的當然見過劉一台，他只是鼻孔冷哼一聲！

「喂，尹副舵主也在呀，你們靠過來！」

朱光遠道：「不必了……」

馬車上跳下兩個受傷的人，正是丘占魁與石沖兩人！

原來他兩人幾天前與玄小龍打了一架，當時玄小龍與丁梅在一起，那丘占魁發現丁梅與玄小龍那副親熱的樣子，他忿怒了！

丘占魁仍把玄小龍當成包英，被玄小龍殺成重傷，便是石沖也傷得不輕，兩人轉回上海分舵養傷，這兩天才算輕了些，不料眞的是寃家路窄，又遇上了！

那石沖是個大高個子長得壯，抬頭一看，立刻認出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

只認出這兩人還沒多大關係，朱光遠身後出來的人才令石沖吃一驚！

玄小龍聽得岸上有人吼叫，他也把上身露出來瞧，正巧與石沖對上了！

石沖戟指快船吼罵了！

「娘的皮，那個姓包的王八蛋在船上！」

丘占魁恨透了包英，聞得他的副舵主與姓包的一條船，大怒了！

「快，叫他們靠岸，不然追上去，以幫規治他們兩人的叛幫之罪！」

兩船相隔並不遠，玄小龍擔心出事，怕這些人會追到船渠，發現那些逃出上島來的八十多人，只爲時機沒成熟，還不能叫大伙露面！

不等岸邊的船追來，玄小龍指着岸邊，道：「快靠過去，快！」

朱光遠忙攔住，道：「少幫主，千萬不能靠過去！」

玄小龍道：「暫時不能把他們引到船渠！」

朱光遠道：「一旦雙方對上，我與尹兄就會表明心意，那豈不把少幫主的身份也露出來了！」

玄小龍道：「他們要過來了！」

尹大明道：「沒關係，咱們不停靠船渠，往內河駛去，把他們拋開！」

玄小龍道：「內河會到甚麼地方？」

尹大明道：「經吳淞江入太湖！」

朱光遠道：「對，往西去太湖！」

玄小龍道：「又去太湖呀，我剛由太湖回來不久，我怕會再一次遭人誤會！」

他這話只有他自己明白，太湖幫的冷公度曾在他回上海的中途橋上攔他，警告他以後別找丁氏雙嬌。

只不過眼前也只有這條路可行了！

「刷刷刷」扯起主帆，玄小龍衝着正自解繩索的大船一聲冷笑，快船已往內河駛去！

遠處的大船過來了，船上也傳來吼叫聲。

「朱光遠，你兩人是不是造反了，還不快停船！」

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併肩站在船上不回應，兩個人好像變成啞巴了！

這當然是朱光遠出的主意！

朱光遠小聲對玄小龍道：「少幫主，你出招，把我兩人往河中打！」

玄小龍心中一動，道：「朱兄的意思是要我們忽然動起手來，我把你兩人打落水中？」

朱光遠道：「只有這樣，才能取信於他，更何況若想一擧成功，必須裡應外合！」

他頓了一下，又道：「少幫主，我們就是裏應，但願老幫主面前多問候！」

尹大明也同意朱光遠的見解，點頭不已！

兩船相去不遠，忽的玄小龍大吼一聲舞起雙掌與朱光遠和尹大明兩人幹上了！

三人喝叱互撲，打得還眞熱鬧！

後面大船上有人高聲，道：「少主，你看，他們怎麼打起來了！」

立刻間，大船頭上站了五個大漢，丘占魁極目看，他看得驚心動魄！

石沖大吼：「殺死那姓包的，你兩人將功折罪！」

劉一台也粗聲叫：「怎麼一回事？」

就在這時候，忽的朱光遠身子彈起，一聲大叫！「哎呀！」

「嘩」的一聲響，河水飛濺，他已跌入水中了！

不旋踵間，尹大明也一樣的被玄小龍摔落水中，那玄小龍躍在船邊嘿嘿狂笑不已！

「想死就去死吧，想用計來賺包大爺呀，門都沒有，哈哈……」

事情的突變，令人出乎意料之外，追趕的大船見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被打落水中，劉一台就要命船停下來，先把人救上船，但丘占魁却恨透了玄小龍，他厲叱：「追上去，殺了這姓包的！」

石沖一邊也同意，他兩人也不想一想，合兩人之力也不是玄小龍對手！

但丘占魁不作此想，他以爲他的大船上人多，一共有十個人，而玄小龍的船上只有四個人，這些人只一看便知道是普通船家，那麼，

只要開口把話挑明，這些人便會一邊蹲着不會淌混水！

丘占魁、石沖、劉一台，三人原都被玄小龍殺傷過，如今三人還包紮着沒解去，但三人已可操刀殺人了！

入河追了五十里，遠處漸漸開闊，好像快接近太湖了！

玄小龍不想來太湖，他不想再見到太湖雙嬌，不是他怕冷公度或冷公元，而是不想找痲煩！

玄小龍身負重任剛開始，兒女情長不能提！

他命快船拚命划，找個地方他上岸，然後再潛回上海去找黃忠馬超人！

快船就快繞過一道彎水道，不料迎面來了一條船，這條船來得突然，幾乎兩船撞一起！

玄小龍打算上岸去，對面船上有人喊！

「是你！玄小龍，你來找我了，嘻……」

這是個女子聲音，聽得玄小龍吃一驚！

於是，又一個女子聲音傳來了！

「大妹子呀，妳說對了，他果然會來找你，他果然多情君子呀！」

是的，太湖雙嬌丁蘭丁梅二女已來了！

她兩人並不喜歡她們的表哥——金玉與金石兩人，只不過長輩們却爲他們四人竭力撮合！

長輩們先是頭痛一件事，那就是金玉喜歡丁梅，而金石喜歡丁蘭，那丁蘭是姐，丁梅是妹子，而金玉是哥，金石却是弟，如果這四人成了親，哥哥變成了弟弟的妹夫，而妹子又變成姐姐的嫂子，這他娘的不是亂七八糟嗎？

這件事着實令人難以安排，而丁氏姐妹又溜了！

丁梅又怎能忘了與玄小龍一夜相處的美好回憶？

＊　＊　＊

此刻，丁氏姐妹忙着把船靠上去，在後面，丘占魁的大船也追到了！

丘占魁見丁氏姐妹又與玄小龍在一起，而且丁蘭也一同站在船上吃吃笑，他火大了！

「操，妳們還認得大龍幫少主丘大少爺嗎？」

石沖也是驚怒交加，叱道：「少主你瞧，那女子又貼在姓包的身上蹭，這樣的女子不要也罷！」

劉一台大吼：「操那娘的老皮，那麼巧的偏在這時候又遇上這潑女子！」

丁梅與丁蘭也發現來船上的人，那丁梅大怒，指着丘占魁叱道：「前來找死呀，今天就叫你死吧！」

丁蘭道：「這是咱們的地盤上，大龍幫又怎樣！」

形勢瞬間有變，想收拾玄小龍已是不太可能，丘占魁大吼着：「姓包的，今天又叫你逃過，下次遇上絕不饒！」

玄小龍大笑，道：「姓丘的要撒鴨子逃了，哈……」

劉一台大聲叱道：「咱們是回頭去救人的，咱們有兩位兄弟落入河中，急待救起，甚麼叫逃！」

大船在河上右滿舵，斜着船身轉了向！

丘占魁心中最明白，太湖幫如今恨透他了，盡早離開爲上策，更何況眞要同姓包的再殺，也不見得眞能宰了他，何不撤走！

丘占魁恨不得啖玄小龍身上肉，他雙手緊抵艙門，牙齒挫得咯吱響！

石沖指着河上對掌舵的吩咐：「且把兩個落水的打撈上來，看他們說些甚麼！」

四名大漢取竹竿，兩名漢子拿繩索，河面上急急忙忙的把落在水中的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撈上船！

兩個落水的上了船，一齊指着劉一台報怨不已！

那朱光遠道：「你壞了我的計劃，太可惜了！」

尹大明也搖頭不高興！

「都是你，岸上叫甚麼，我正打算給他來一個一箭穿心吶，被你一叫全完了！」

劉一台忿怒的叱道：「喂，我是分舵舵主呀，也是你的上司，你說的甚麼話！」

丘占魁冷冷道：「你們兩個，最好把事情發生的經過說清楚！」

石沖在嘿嘿冷笑，大龍幫的事他知道，這兩人乃是玄劫的死士。

那朱光遠道：「上一回我發現少幫主與大掌舵一共五個人與那一男一女決鬥，我本來要衝出來的，可是我忽然發覺連你們也殺他不過，再加上我一人也白搭，我是有頭腦的人，對付這種武功高的人只可智取不能力敵呀！」

丘占魁雙目一厲，但他嘿嘿笑了！

劉一台道：「才聽說你有頭腦！」

一笑，朱光遠道：「不幹舵主沒關係，對大龍幫我們還是忠心的！」

尹大明道：「正是一片忠心，我才與朱兄合計那個小王八蛋的！」

他表面上在罵玄小龍，內心中指的是丘占魁，就如同朱光遠的話，他忠於大龍幫是玄劫的大龍幫，豈是海盜出身的丘泰來！

朱光遠說到此，他嘆口氣，接

道：「我與尹副舵主在酒館中遇上這小子，咱們同他攀交情，才相約船上會個面，然後，找機會幹了他，咱們這是上船往內河駛，酒吃一大半，眞不巧就被劉舵主看到，唉，我兩人的西洋鏡被那小子看穿了，也被他打落水中！」

尹大明道：「功虧一簣，可惜呀！」

劉一台道：「你們不是勾結在一起？」

朱光遠叱道：「那是你以爲，我偉大的舵主，我們不是那種『吃曹操飯替劉備辦事』的傢伙！」

丘占魁道：「原來如此，倒是寃枉你兩位了！」

尹大明道：「我也該回南通了，少主若有交代，屬下自當奉行！」

丘占魁聽了這幾句奉承話，更相信他兩人是忠義之士，他微微笑了！

石冲對船把頭道：「快爲他兩人弄壺酒，再把濕衣換下來，回去上海，少主有賞！」

朱光遠與尹大明衝着丘占魁與石冲兩人彎腰施禮不迭，劉一台木然的在思索着甚麼……

* * *

江湖上甚麼是黑？甚麼又是白？有人說方的就是圓的，那得憑恃些甚麼，若想叫人附和，得有叫人服貼的本事，於是，江湖上黑白難分了，眞理便掛在刀尖之上了！

朱光遠是上海人，上海人大部份都生了一根三寸不爛之舌，再加上隨機應變的本領，朱光遠把一件危機立刻化解於無形，這要換成北方佬直筒子就完了！

* * *

玄小龍又上了太湖幫的快船上了！

玄小龍打發走朱光遠找來的快船，便又與太湖雙嬌在一起！

丁梅十分關心玄小龍的情況，見玄小龍受了傷，關懷備至的把玄小龍手背與肩頭上的傷重新敷藥包紮！

她一定要親手爲玄小龍包紮，便是小傷，她好像也快落淚了！

「是甚麼人傷了你的，我們去找他！」

丁蘭也道：「是不是丘占魁那個小色狠！」

玄小龍道：「姓丘的沒那個本事！」

丁梅道：「我也以爲姓丘的不夠瞧！」

丁蘭道：「那是你遇上厲害人物了！」

玄小龍道：「兩個東洋倭寇，也是殺手中的高手！」

太湖雙嬌齊吃一驚，丁梅道：「冷大叔曾提過有東洋人在上海殺人，他們……」

玄小龍道：「我聽朱舵主說，東洋人在上海閘北開了一家『東洋保全株式會社』，裡面有許多高手專門殺人！」

丁梅道：「玄哥哥是怎麼招惹上他們的？」

玄小龍道：「我不會招惹他們，他們爲銀子殺人！」

丁梅道：「有人僱用他們出刀？」

丁蘭道：「必是這姓丘的小子！」

玄小龍道：「並非丘占魁，而是那海盜女，上島島主也是東南沿海大海盜金申之洞之女金申如玉！」

丁梅驚怒的道：「太可惡了，如果被我遇上，絕不饒她，我非殺了她不可！」

玄小龍道：「想不到金申如玉敢找來，而且我們先幹了一架，她們吃了虧，才又約我在吳淞口決鬥，想也想不到她會花銀子買東洋殺手爲她操刀！」

玄小龍咬咬牙，又道：「她好像非叫我死不可了！」

丁梅道：「我回去對冷大叔他們說去，咱們的力量也不容忽視！」

玄小龍搖手道：「不，我不想拉太湖幫淌混水，我也不懼海盜們！」

丁梅道：「其實，太湖幫也虧欠你呀，幫你，也是應該的嘛！」

玄小龍道：「太湖幫不欠我甚麼，兩位賢姐妹對我太好了，人在逆境遇知音，那是令人高興的。」

他指指岸邊，又道：「我早該回去了，我們那麼多人還在等着我回去，我如果再不回去，他們非急壞不可！」

丁梅道：「也得回去西山再說！」

玄小龍道：「去你們太湖總堂？哈……」

他笑得有些無奈，丁梅急道：「你笑甚麼？」

玄小龍道：「兩位，我此刻還會再去西山嗎？我不是太自私了嗎？」

丁蘭與丁梅聽得一知半解，以爲玄小龍說的是那些救出來的人在苦等他，其實，玄小龍不欲前往同金氏兄弟爭奪丁氏姐妹的愛，因爲他已答應冷公度了！

丁梅見玄小龍去意很堅，便直言以告的道：「玄哥哥，老實說，我姐妹再來上海，就是要找你回去西山！」

玄小龍道：「我說過，我不能自私！」

丁梅道：「你多在太湖住幾天，至少我讓娘多瞭解你的爲人

呀，是不是？」

丁蘭也笑道：「我們又不會吃了你！」

玄小龍搖搖頭，道：「有緣總會再相見，我此刻心急如焚，還是快把船抵岸，叫我回去！」

丁梅對丁蘭道：「姐，怎麼辦？」

丁蘭道：「以玄兄弟此刻處境，換是我姐妹，也是一樣的焦急難耐！」

丁梅道：「姐，我陪玄兄再去上海，你先回去吧，我不願看到表哥那樣子！」

她口中的表哥當然是歷劫歸來的金玉，而金玉的兄弟金石，却是深愛着丁蘭！

關係錯綜，但青菜蘿卜各人所愛！

* * *

快船抵在河岸邊，玄小龍與丁梅下了船！

丁蘭心中明白，這位大妹子是眞心的愛上玄小龍了，丁梅是不會愛金玉的！

丁梅在岸上對丁蘭道：「回去向娘說，就說我去上海爲她老人家買花布了，娘喜歡翠綠色西湖綢，我是不會忘的！」

說完，也不等船上丁蘭回應，挽着玄小龍便往上海方向走了！

玄小龍與丁梅往上海走，那丁梅太高興了，她手挽玄小龍走得眞輕盈，玄小龍却又心事重重！

玄小龍的肩頭有刀傷，丁梅不時的問一句：「痛不痛？好些沒有？」

玄小龍便是痛也搖頭了！

兩人走到天黃昏，才來到渡口，丁梅很想再看到那條小渡船，因爲那一夜她與玄小龍的相處，令她此生難忘，只可惜渡船沒有了！

玄小龍等着渡船自對岸折回來，便拉着丁梅欣賞着黃浦江上風光！

黃浦江上漁火點點，岸上燈火相連，百多年前有這種景象，已是很吸引人了！

就在丁梅緊緊依偎在玄小龍懷中醉沉沉的把臉頰緊貼不動的時候，忽的自街上馳來一輛馬車！

那馬車原是從玄小龍兩人身邊而過，前往不遠處的大船邊，但當馬車剛剛緩下來，只見車帘撩起，一個人已把頭探出來了！

這個人不是別人，巧的是她是金申如玉，那一頭挽了髻的秀髮垂在她的左邊耳朵上方，看起來十分別緻！

金申如玉原是以爲到了岸邊就下車，碰巧看到了玄小龍與丁梅在一起，兩個人的親熱勁，立刻把金申如玉氣得臉煞白！

金申如玉一聲低叱：「眞不要臉！」

玄小龍也難以相信怎麼又會遇上這海盜女！

聽得金申如玉罵他們不要臉，玄小龍回敬一句，道：「這話出自海盜女之口，太可笑了！」

丁梅一挺而立，她怒視金申如玉，叱道：「眞的是陰魂不散！」

不料，金申如玉却對趕大車的道：「你回去吧，別再管我了！」

趕大車的道：「大小姐，小心吶！」

金申如玉叱道：「囉嗦！」

趕大車的不敢再多言，抖抖韁繩駕車回去了！

玄小龍全身戒備，他冷視着走過來的金申如玉！

丁梅錯步一邊閃，她早準備了，如果金申如玉突然發動攻擊，她便與玄小龍合擊！

金申如玉却變得十分溫柔的扭動着腰肢，風擺柳似的到了玄小龍面前，她緩緩的出手，上衣襟的鈕扣她解開有三個，立刻左手一把拉開半尺來，裡面的粉紅兜肚也露出來了！

她一邊解兜肚繩子，邊淺淺笑道：「包……不，你叫玄小龍，我的玄小龍！」

丁梅叱道：「誰是妳的玄小龍，眞不要臉！」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爲了找年五洲報仇，小關、小毛將莊金安插在年五洲庶母身邊以方便襲擊。不想偸襲不成，險被年五洲制住，多虧卓約適時出現救出三小。卓約憑其武功還救了被神蛛會圍攻的費雪夫婦，他們雖然不明卓約武功來源，却也心存感激。卓約在左道之又來找她消遣之際欲將其制住，却被其跑掉。小關又去賭坊，與賭者均爲高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扮死神殺人滅口　贏巨款欲聘高人

這五家之中，只有令狐芝不是順子的架勢。

令狐芝道：「這小子是『同花順』，他說話。」

白百川道：「我也有同花牌面，而且是兩頭順！」

果然，他的牌面是九Q十J，同花兩頭順。

白百川道：「『奧賽』湊成一千萬兩吧！」

這數字一出口，觀者目瞪口呆，賭者却好像一點也不稀奇，似乎這些人的一千萬沒有他們一千兩值錢。

令狐芝道：「話可要說在前頭，牌局結束，馬上要結清賭債，不能光是動動嘴皮子！」

李雙道：「那是當然！」

令狐芝跟了。

查天翔是兩頭大順，居然打了烊。

打了烊就証明他是假順，當然也不一定。

小關居然也跟了。

李雙的嵌K順不能不跟。

如果查天翔跟了，也許他就不跟。

他跟了就表示是眞貨，沒有偸機偸三家以上的。

小關一掀牌，就要收枱面。

他的暗牌扣了一張九，明牌是十八七J，嵌九順。

況且他還是「同花」。

但白百川道：「小子，你急甚麼？」

他的牌一亮，竟是扣K順，也是「同花順」。

沒有一家是小牌。

就連令狐芝也是「富爾豪士」。

但「同花順」最大。

這一把就是幾千萬兩。

白百川一邊理銀票一邊以「蟻語蜨音」道：「小子，有沒有改變意思，讓我有個外孫？」

「沒有！」

「好小子，有志氣！」

「當然，這事不可勉强！」

「你是說玩了我女兒白玩了？」

「不會，只要嘉麗回到我身邊，我會要她。」

「只是不願『限時快生』？」

「對！」

「小子，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武林土地公』快出現了，一旦和『神蛛會』掛上鈎，你們父子連邊兒也摸不到。」

「噢？此人是誰？」

「如你答應我的條件，我教你賭博絕技，就可以消除這個危機！」

「賭博能消除武林危機？你把我當甚麼？」

「記住！有一天你想通了就來找我！」

白百川走了。

贏了幾千萬兩還不走，何時才走。

出了賭場，查天翔嘆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點也不錯！」

小毛道：「是白百川弄詐？」

「八成如此！」查天翔道：「你們想想，在發最後一張牌之前，外面已出現了兩張J，他居然花一千萬兩去補一張J？」

「不是他發牌，怎知他能發一張J？」

查天翔道：「據說他會『五鬼大搬運』。」

小毛道：「老查，你這兩手也不成！」

「當然，和白百川比又差了一截。」

小關道：「他剛才說學了他的賭技，能救武林一劫，那是甚麼意思？是不是吹牛？」

大家都猜不透。

查、吳兩人和三小分了手，三小返回客棧，關庸在等他們，三人拜見之後，關庸道：「永兒，『神蛛會』要向咱們發動最後一擊了。」

「爹，年五洲要率衆大舉進犯？」

「還有一個。」

「是不是『武林土地公』？」

「正是。」

「這人到底是誰？」

「『巫山神君』左道之。」

三小一楞，小關道：「這人很厲害嗎？」

「當然，他的『九陰玄天眞炁』幾乎天下無雙！」

三小默然良久，小關道：「左道之是甚麼人？」

「聽聽『巫山神君』這綽號知道了！」

「難道天下就無人能擋得住他？」

關庸長嘆一聲，默然不語。

小毛道：「眞的就沒有人能敵住此人了？」

關庸又嘆了氣，道：「應該有。」

小關道：「爹，是誰？」

「這個人你應能猜到的！」

「孩兒猜不到！」

「是爹的親人。」

「莫非是……是爹的師兄『小氣財神』莫冰？他不是早已去世了？」

「那是爹說的氣話，他有一身絕技，却只重錢財貨，不問武林中的事，這種人和死了有何分別？」

「爹是說師伯還健在？」

「當然，但要他出山，根本不必浪費唇舌。」

小毛道：「人人都有缺點，只要能擊中他的要害……」

「對！」關庸道：「除非能滿足他的貪欲——大量的錢財！」

卓倩道：「關伯伯，他要多少？」

「他曾開出價碼，有人請他出山，除非送上三億兩。」

三小爲之色變，小毛道：「到那裡去弄三億兩？」

關庸道：「無人能送上三億兩，也沒有人願意花這麼大的代價請他出山。」

小關忽然心中一動。

白百川的話又在腦中迴盪：學了我的絕技，可以贏三億兩，然後請出一個高手，他能擊敗『武林土地公』……

小關以爲，白老頭不過是胡吹而已。

他以爲，有那麼高的武功的人，怎麼會貪婪如此呢？

因而，他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父子兩人加緊研究武功。

他們唯一的感覺是太孤單了。

他們如此孤立，和被陶璐殺人嫁禍有因，白道武林都怕沾上他們父子的霉氣。

武林中敢起而與「神蛛會」對抗的人，幾乎只有他們父子了，關庸一招不留地教，小關集中精神地學。

甚至卓倩和小毛，只要肯學他也教。

九天，不能算短，也不算太長。

在小關來說，九天幾乎完全掌握了乃父的絕技。

儘管卓、毛兩小的吸收力差得多，却也學了不少。

這天掌燈光景，後院左側牆外落下一個身影。

關庸父子都看到了。

關庸道：「永兒，這人很年輕，武功不差，而且有點像你！」

「爹，今夜可以報仇了！」

「莫非此人就是陶璐？」

「是的！大概又要來施襲了！」

那知陶璐在院中低聲道：「關少俠，我是來領罪的。」

關庸道：「進來吧！」

陶璐猶豫了一下，進入屋中。

乍見關庸在此，陶璐納頭便拜。

關庸道：「不必多禮，你說是來領罪的？」

「是的，晚輩罪孽深重，雖說是被人利用，但未能及早醒悟歸正，仍然有罪！」

小關道：「你這一套不靈了！」

陶璐道：「奴才知道，已經很難取信於人了。」

關庸道：「怎麼會突然變了呢？」

「不瞞前輩說，這也是被逼出來的！」

「是不是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要殺你滅口了?」

「是的，晚輩預先聽到風聲逃走。」

「你怎知我們住在此處?」

「這根本瞞不了對方，對方以『神蛛』自號，到處結網追踪、偵察，白道上一些有名的人物的行踪，是瞞不了他們的。」

小毛道：「你小子太詐，我們不會信。」

陶璐長嘆一聲，道：「他們馬上就到了。」

關永道：「他們又要來?」

「而且是精英盡出。」

卓倩道：「他們的精英早就亮出來了。」

小毛道：「以年五洲爲首，下面是遲覺等二十餘個高手，還是那幾塊料，是不是啊?」

「這次的總提調可能不是年五洲。」

「還有個幕後靠山對不?」

「對！此人比年五洲又厲害多了。」

小毛道：「你不過是來唬我們，企圖不戰而屈人之兵而已。」

陶璐道：「絕對不是。」

關永道：「你是來告密的?」

「是的，這是我臨死之前，唯一贖罪的機會。」

「你如何贖罪?」

「由於我學過年五洲及遲覺等人的絕技，在必要時，爲我易容混在貴方人手中向他們施襲。」

小關道：「如果是眞心話，這一手的確有用。」

小毛道：「只不過我們上當的次數太多了。」

陶璐道：「你們可以先銬起我，待他們來後再爲我易容放出我。」

「你混在人羣中不打敵人而向我們下手呢?」

陶璐喟然道：「一個人失去了信用之後，做任何眞事及說眞話也沒有人相信了。」

關庸道：「對一個人只要說一次謊，就必須繼續地說謊，來掩蓋第一次的謊言。」

「是的，前輩，所以我走遍天下，沒有人信任我。」

關永道：「我們對你太清楚，不敢掉以輕心!」

「這樣也可以。」陶璐泫然道：「反正我已對自己及這世界失去了信心，對方大舉進犯時請爲我服下毒藥。」

「毒藥?」

「是的，有一種毒藥服下後半個時辰才發作，最快也要盞茶工夫以上，在這段時間內，我可以施襲二三人以上，成敗不計，成功固好，失敗也已達到了成仁取義的目的了。」

「嘿！你老兄偉大得一塌糊塗。」小毛道：「我倒是有這種毒藥，也可以說不是毒藥，只是一種痲醉藥，盞茶工夫痲醉，一天才醒，所以又叫着『對時醉』。」

小關道：「又名『周公束』!」

「對對對，周公下束子請人，夢中相見。」

「那就更好了，就請爲我服那種藥吧!」

關庸道：「他們快到了?」

「是的，大約不會超過午夜。」

關庸道：「在此斷殺，會連累客棧，咱們迎上去，在鎭外對決。」

「爹，此鎭西南有個河岔子，他們會越過河岔子而來，咱們在船上及水中和他們對決。」

關庸是水中高手，小關也是。

小毛水中功夫不含乎。

陶璐也行，只有卓倩差些。

這還是近半年來跟小關學的，以前根本就是旱鴨子。

以五個人對付全部「神蛛會」中人，似乎太玄了吧!

事實的確如此。

甚至還有從沒出面的太上會主。

今夜可以說是武林生死存亡的關頭。

一行五人，跟關庸來到此鎭西南郊外。

小關嚴密監視着陶璐。

這河岔子是三叉形，共有兩個擺渡。

這擺渡小舟並不算太小，各長兩丈三四。

一次可各載二十人左右。

雨天還可以撐起活動油布艙遮，不會淋到雨。

舟上有個小船艙。

這兩艘擺渡船，原本不在同一個岸邊。

現在他們靠在同一岸邊，只是相距約二十丈左右。

關庸帶領小毛及陶璐，負責一舟。

小關和卓倩負責對付另一擺渡上的人。

他們的目的是舟到河心，破舟使之沉下。

然後在水底見高下。

當然，對方亦並非旱鴨子。

只不過只有年五洲似乎不善泳。

遲覺已確定是不太會水的。

每舟小艙下有一人，如果留二人以上，精明的人即可以看出小舟吃水線而知道舟中有人的。

甲舟艙中是關庸。

乙舟艙中是小關。

其餘的人都在水中艙旁，也就是在靠岸相反那一邊，只露出一個頭來，敵人一到即沉入水底。

小毛和陶璐在一起。

小毛十分小心，一個大意就會上這小子的當。

誰敢保証這小子不是來作內應的?

陶璐以「蟻語蜨音」道：「我知道你在提防我，我是你的話，我也會如此的。」

小毛道：「沒有辦法，你的人格太低。」

「我知道，所以被人利用的籍口那只是騙人。」

「知道就好，你離我遠些。」

「大概快來了。」

「他們從那個方向來?」

「關少俠說得對，就是從那邊來。」

他一指，小毛一偏頭，陶璐一指戳來。

由於陶璐目前已非昔比，身手極高，這一戳非同小可。

小毛雖然大有進境，比之陶璐還是差點。

況且又是施襲。

小毛一中計，陶璐立刻挾他潛入水底。

本來，二十丈外還有小關及卓倩。

可惜小關藏在艙底，卓倩在水中祇露出頭來。

這二十丈的距離，在黑夜是視野不清的。

卓倩的注意力是西方，自未注意。

當她發現陶璐和小毛不在另一小舟外側水中時，就敲敲船底和小關聯絡。

小關探頭艙外低聲道：「什麼事?」

「怎麼小毛和陶璐不見了呢?」

小關大驚。

毛伯伯就這一個兒子，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怎麼辦?

他以爲父親太大意了，似未注意陶璐。

這可能是太信任陶璐之故，或不知他的爲人。

小關四下張望，不見人影。

正要潛入河底去找，對方似乎有了動靜。

況且，沒有月亮的夜晚，河底一片漆黑。

即使眼力最好的人，也只能看出五六尺內的事物。

此時此刻，當然是以應付大敵爲要。

夜色下，幢幢人影分兩撥奔向兩舟。

對方似未想到陶璐會來此告密。

更未想到他們會迎上來在此埋伏。

他們以爲此行神不知鬼不覺，必能一舉殲滅關氏父子，不會再有什麼差池了。

在兵法上他們犯了嚴重的錯誤——未能知彼知己。

關氏父子却能堅守兵法上的要則：先爲不可勝，以待敵方可勝。

兩舟能各裝二十人，但最理想是十五人。

這些人居然未先檢查小艙中有沒有藏人。

但小舟才離岸，甲舟上的年五洲道：「看看小艙……」

「是!」應聲的是駱一葦。

揭開艙蓋，探頭內視。

黑漆漆地看不到什麼，再探下一些，忽然被人揑住了「結喉穴」拖了下去，而且艙蓋蓋上。

這工夫小舟已到了河心。

年五洲回頭一看，不見了駱一葦。

向人叢中打量一陣，駱一葦失踪了。

而且小艙艙口蓋上了，就在這時，舟子大震了一下之後，聽到了水聲。

年五洲的警覺性很高，他立刻提示舟上的人「準備迎敵!」船身已沉下一尺多了。

這工夫小艙蓋被船底大洞中射上的巨大水柱衝開，射上兩丈高空，然後潑了下來。

舟上一片驚呼，登時大亂，艙中射出的水柱中有具屍體，那正是下去看的駱一葦。

不久，兩舟都扣在河心。

在水中，關庸首先要找年五洲。

一時未找到他，其餘都是些次流人物。

這些人如包一鳴、江滔及齊天等，有人也善泳，但在水底下，那會是關庸的敵手。

不一會，已有五七具屍體浮了上來。

小關更是毫不留情，傷在他手下的更多，他也在找年、遲二人，甚至他們還在找另一個生面孔的太上會主——「土地公」。

這幾個人只有遲覺倒楣，中了小關一掌而受了傷，但立刻逃出小關的視野，他也只能看出五六尺。但今夜，也許他很幸運。

有此結果，年五洲大爲懊喪，也十分洩氣，太上會主知道，太沒有面子了，那主兒並未保証要來。

在水底又不能下令，只好各自撤退了。

有經驗的老油子，逃命也比別人快些，上了岸，向來路奔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逃出來，或者只他一個人。」

如果只有他一個人逃得一命，那才丟人哩，但他不以爲會這麼慘。

奔出二三里外，已離開了河岔子。

眼見兩個年輕人相扭而來。

近了一看，竟是陶璐，扭着小毛奔行。

陶璐乍見會主，點了小毛的穴道，丟在地上，立刻跪下大拜，道：「屬下未能碰到關氏父子，自認無能，但能碰到小毛，也可以用作爲魚餌了。」

年五洲心想，本會正要除去這小子，難道他還不知道？

以前利用陶璐，因爲可冒充小關之名狙殺武林中人。

這效果不算太大，却也不算小。

至少武林白道中人，十之八九不願接近關氏父子，而接近他們的卓布衣及毛翔宇等人都已死了。

這二人之死，也可能是白道中人更不敢接近他們的原因。

眞正夠得上一個「義」字的武林中人太少了。

年五洲道：「你是在甚麼地方逮到他的？」

「就在三里外，他到一家藥舖子去抓藥。」

「你可知今夜的行動？」

「行……行動？什麼行動？」

年五洲心想，這小子忠心耿耿，應不會叛我，要殺他滅口的事，他大概還不知道。如果他眞不知道，而今夜的行動損兵折將又多，留着他也多一份實力。

年五洲道：「陶璐，今夜的行動很不利。」

「再晚不知今夜有何行動？」

「本要去逮捕關氏父子等人，結果反而被他們打了個埋伏，原來他們潛伏在擺渡下面水中。」

陶璐大驚，道：「據再晚所知，關氏父子都精於水中功夫，如果驟然下手，這邊只怕……」

年五洲道：「好，帶着這小子回去吧！」

陶璐道：「不知道來了多少人？」

年五洲幾乎無法出口。

以他的身份，率衆來襲，却可能只有他一人回去，怎麼說呢？

陶璐道：「主人，要不要晚輩回去接應一下？」

「你回去只怕也是多餘犧牲一人。」

「不，奴才至少可以探聽一下，死了多少？多少人被俘？」他丟下小毛，扭身就走。

年五洲道：「也好，千萬小心，有了消息就回來報告，不必急於援助被擄的人脫困。」

「是！主人是在哪個部位中伏的？」

「就在那裡，看到沒有？有個河岔子左邊。」

就在這時，被丟在地上的小毛突然無聲而起。

點了他的穴，只是作作樣而已。

這可以造成年的錯覺，以爲已點了他兩個穴道。

所以他背身而立，而且指點方位。

這樣當然也會分散精神的。

小毛敏捷如貓尚未完全站立，已向年的「命門穴」上搗出一拳。

天黑，人活動就不會有影子晃動。

以年五洲的經驗，也絕對沒想到陶璐會賺他，絕對的意外，才會造成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

年五洲發現這是個圈套，爲時已晚。

此刻的問題是如何使他自己受傷最輕微。

幾乎同時，陶璐也自正面攻上。

這眞是變生肘腋，陶璐被利用過之後又要殺之滅口，他恨極豁出去了。

後面的一個比陶璐好調理，但人家站在絕對有利的位置上，陶璐正面，身手却比小毛高些。

前後任何一人都不能疏忽。

只不過仍有個先後順序。

毛先陶後，年五洲此刻把自己變成人球，向前一滑，然後左移一步。

這麼一來，小毛的一拳中是中了，却不是正中，位置也不是「命門穴」偏了兩寸左右。

正因爲前滑一步又左移了一步，陶璐那一記「貫手」也只在他的右腰上蹭了一下。

儘管都不是正中，二人都是孤注一擲，年五洲仍然五內如焚，尤其背後挨那一下，沒正中「命門穴」，却極相近。

血行稍滯，經脈脹痛。

他知道，要收拾這兩小，仍有餘力，但如關氏父子追來，他就跑不了哩！

兩小一擊未竟全功，再次猛撲。

年五洲知道何時該退，何時應進，數掠而去。

原來陶璐制住小毛之後不久，就對他說了他的構想，小毛本以爲完了，這才鬆了口氣。

陶璐表示，他作的壞事太多，而且寸功未竟。

現在，正是他立功之時。

至於關氏父子是否原諒他的罪行，他根本就不在乎了。

兩小望着年五洲的背影，小毛道：「也許你在他背後施襲，成果要比我好得多了。」

陶璐道：「也不一定，主要是這個人太厲害了。」

「不是，還有個太上會主要來。」

「對，不知爲何迄未露面？」

小毛道：「會不會他已經到了？我們馬上回去看看。」

兩人返回河岔，水戰已結束。

擊斃十二人，（也等於淹斃），重傷七人，其餘的都跑了，而逃走的大多爲善泳的人物。

善泳也只是幫助他們臨陣逃命而已。

原來關庸也發現陶璐制住小毛，猜出他的動機，但仍然暗中監視了一會才折回來殺賊。

死者有「天地二怪」、包一鳴、駱一葦、婁英、雷中雨、聞人俊、何九成及交趾國七個滾堂刀名家，其中三死四重傷。

還有幾個是剛加入的。

重傷的人不久都死了。

可以說這次來犯的高手，只有年五洲、遲覺兩人漏網，另外是一些善泳的人，但並非高手。

這麼一來，「神蛛會」元氣大傷。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此刻小關和卓倩去追殺逃敵及接應毛、陶兩人，關庸却要面對死神了。

左道之像鬼魅一般地站在河岸上林邊。

雙方都沒有說話。

很久之後，關庸道：「原來你就是『武林土地公』？」

「別人這麼叫，我有甚麼辦法？」

「我早該想到是你了！」

「的確！爲甚麼沒有想到？」

「因爲你遠居巫山，應已看破紅塵……」

「人不死總難遠離風塵，因爲我也是凡人！」

「以你的身份和名望，會爲『神蛛會』撐腰？」

「他們給我應得的，我就助他們。」

「他們給你甚麼？」

「財貨！」

「眞是出人意料。」

「一點也不意外，只要是個凡人，仍難跳出名利二字。」

關庸道：「我是『神蛛會』最後的一個障礙？」

「我不管甚麼障礙，別人孝敬我，我就爲人消災。」

「你眞是個老糊塗！」

左道之道：「關庸，你不是老夫的敵手。」

「可能，但我會盡力而爲。」

「盡力而爲也不成！出手吧！」

關庸亮出了長劍。

左道之並未托大，也亮出比匕首稍長的短劍。

關庸攻出一劍，左道之不接不架地閃開。

關庸再攻，左道之連躲七劍，開始反擊。

這是一種凌厲逼人的勢道，乃是關庸畢生中唯一的一次難纏的經驗，劍短氣勢却很長。

左道之連攻七劍，關庸想不攻不守而閃避，就沒有左道之剛才表現得那麼輕鬆了。

他們的差距就在這裡，不能算小。

二十招後，關庸還能有攻有守，三十五招後，就守多攻少了。他深深體會到，左、年差距很大。

要不是有這麼大的差距，以年五洲的爲人，就不可能找個人騎在他的頭上，隱隱然像個太上皇。

關庸的劍術曾被譽爲出神入化。

今夜他體會到學無止境的道理了。

想不到的是這種貪婪、庸俗的人，居然有此身手。

六十招之後，關庸欲振乏力。

他試了多種攻擊方式，如偶爾加上一兩式「散手」等，都差不多，漸漸感到左支右絀了。

這工夫小關趕回也亮劍出了手。

現在才看出左道之的眞正功夫了。

父子二人聯手，打不破平手之局。

左道之要勝他們父子困難，他們父子要勝他也難。

左的短劍好像忽隱忽現，忽有忽無。

有時好像手中是空的，又能忽然出現短劍。

劍在他的手中，可有可無，好像會變。

百招之後，左道之的招式緩了下來。

小關本以爲人老了體力不繼了吧。

馬上就發現這想法錯了。緩慢中步步殺機。

正因爲緩慢，危機去得也慢。慢中却是機變無窮。

關氏父子使盡了全力，無法再進一步。

看來兩百招是個極限，必然會有敗象。

關氏父子兩人聯手，如果敗了，那是很不幸的。

雖然關庸不會去計較這些虛名，但白道武林會從此宣告敗亡。邪惡囂張，就黑白不明了。

就在這時，來了個少女。

她正是卓約。

卓約以「蟻語蜨音」道：「請讓一步！」

左道之也以「蟻語蜨音」道：「我能退嗎？」

「爲甚麼不能？你此刻撤退，

是放人一馬而非不敵。」

「可是我對年五洲如何交代？」

「你聽他的還是他聽你的？」

「卓約，妳曾想殺我，我不念妳之錯，已對你夠寬大了！」

「那是因爲你強人所難，不尊重別人的人格。」

「妳是說並非忘恩負義？」

「當然不是，但你必須馬上走人！」

「你還不忘小關？」

「不是，關老伯救過我，我是報恩！」

左道之攷慮了一下之後，這工夫正好卓約攻了上來，左道之趁機退出，雙臂一張，在河面上點了兩下，已到彼岸，消失於夜色中。

關庸喟然道：「這樣貪婪之人，居然有此神乎其技，眞叫人扼腕。卓約，要不是妳來得是時候，只怕今夜也不會善罷甘休的！」

「關伯伯，我看他也未必是怕多了我一個人。」

「會的，他和我的差距就在這一點上！」

「關伯伯，這老賊還會再來，要提防他。」

關庸道：「要迴避他也難……」

這工夫小毛、卓倩及陶璐也回來了。

小毛道：「關伯伯，陶璐改邪歸正了。」

陶璐道：「奴才罪孽深重，本想和小毛兄合作，來賺年五洲，以便贖我的罪，那知……」

關永道：「失敗了？」

小毛道：「我擊中他一拳，並未正中穴道。陶璐在前面踢了他一下，相信他也受了傷，但不重。」

小毛說了一切經過。

卓約道：「如果小關在其後攻之，一定能擊斃他。」

關永道：「那也不一定，妳怎麼來了？」

關庸道：「不久前要不是卓約適時趕到，我們父子只怕擋不住『武林土地公』。」

眾人大驚，小毛道：「他來過？」

關庸道：「還打了近兩百招，我一人不是他的敵手。」

小毛道：「關伯伯，『武林土地公』是什麼人？」

「『巫山神君』左道之。」

眾小還弄不淸左道之這號人物的厲害，陶璐道：「據說此人好色，高深莫測，他的『九陰玄天眞炁』獨步天下。」有意無意地看了卓約一眼。

卓約心中一動。

眞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了。

她的秘密，這小子似乎知道。

這小子曾冒充關庸玷汚了她一次，此仇未報。

後來她發誓要殺他，年五洲告訴了左道之，左道之求她，暫時不要殺他，因爲還有用處。

而現在，卓約知道，已到了鳥盡弓藏之時。

「神蛛會」要殺陶璐滅口，不知他知不知道？

卓約不動聲色，故作不知。

小毛道：「以我們目前的實力來說，就是左道之、年五洲再率眾來犯，差距也不大了。」

卓倩道：「的確，只要我們不分開，足以和他們對抗。」

陶璐道：「不過據奴才自側面聽到的消息，左道之功力之高，兩個年五洲都不成的。」

小毛道：「不對吧！果眞如此，剛才左道之爲何會虎頭蛇尾地走了？可見他接不下三個人，這三位的實力和兩個年五洲相較又如何？」

陶璐道：「應該差不多的！」

返回客棧，收拾行囊，他們離開了這個鎭。

天亮前大雨，山野中迷濛一片。

他們爲了避雨，各找岩壁處的洞穴避雨。

卓約盯上了陶璐。

陶璐奔入一個山岩洞，卓約也奔了進去。

陶璐一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她在扮演死神。

「陶璐，要算算帳了！」

陶璐道：「我自知罪孽深重，所以敢來此，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我想以我殘餘的生命作些補償。」

「不必了，你死了就算補償了。」

陶璐道：「我還有個大計劃，助這邊對付『神蛛會』。」

「你不必枉想逃過今夜！」

「我知道，妳殺我是爲了我冒小關佔有了妳。」

「更大的還不止此。」

「還有什麼？」

「你知道我的秘密太多了。」

「還有什麼秘密？」

「你不知道左道之的事？」

「知道哇！他是武林第一人，所以關前輩父子聯手都難保持平手，不就是這樣嗎？」

「就只是這樣嗎？」卓約步步進逼。

陶璐緩緩往裡退。

外面大雨傾盆，有如萬馬奔騰。

這小山洞深不過三丈左右，不一會就退到洞底了。

陶璐已非昔比，但他知道，卓約學過左道之的武功，這差距又是一大截，絕非她的敵手。

只不過此時此地非自衞不可了。

陶璐先出了手。

施出最最好的，但在卓約看來，却有限得很。

未出五招，陶璐就中了一掌。

這可能和陶璐的信心不足有關。

尤其他以待罪之身與人動手，這個人又是受過他殘害的人，動起手來，心力不能配合了。

陶璐道：「我知道妳不是爲了玷汚妳而殺我。」

「對！」

「妳是因爲我知道妳和左道之狗皮倒灶的事而殺我。」

「完全對……」閃電的一秒，陶璐的左肘被扣住一扭，「吱察」一聲折斷，陶璐嗥了一聲。

陶璐知道不免，道：「卓約，妳永遠也得不到小關了。」自斷舌根，口中湧出鮮血。

卓約殺了陶璐，却不想被人知道。

洞內有個石縫，她把屍體塞入，用石塊擋住。

雨過天晴，眾人上路。

查點人數之下，少了一個陶璐。

眾人回頭去找，却不見人影。

卓約道：「這個人可靠嗎？」

小毛道：「我以爲他是眞的改頭換面了。」

關永道：「按理說，他能和小毛設計賺年五洲，應該是靠得住的，是不是被對方捉走了？」

卓約道：「也有可能。」

找不到也就算了。

反正，這邊的人對陶璐也算是仁至義盡了。

關庸對小關和小毛道：「左前方大樹後有一人，右後方岩石後有一人，設法除去，以免被盯上。」

二人身形一分，快逾流矢。

那樹後和石後的敵方之人，都不是什麼人物，但盯人跟梢却都是老手。

兩聲慘嗥稍起即寂。

* * *

這一次他們住在一個大鎭後街上。

這是租來的一幢大房子。

關庸去找個朋友，小毛和小關去了賭場。

他們都有個計劃，正在考慮白百川的釜底抽薪之計了。

這家賭場可以說是數百里內最有名的一家。

今天可以說是名手雲集。

正好幾個大玩家集中在一起。

這些人大多數並非武林中人，但却並非不會武。

一個是紅毛國的大商人尤利。

一個是淸廷宗人府的宗正安樂。

一個是徐州的首富萬淵。

另一個就是小關了。

由於四人亮出了一千萬兩的賭資，惺惺相惜，立刻凑成一桌，賭起大牌九來，都以爲很難得。

而且由於小關最年輕，主動要他先作莊。

小關下決心要大幹，全神貫注。

他若無其事的洗牌，却在注意另外三位與賭者之態度，以爲這些人並未很注意他的動作。

當然，眞人不露相，也許不能這樣去判斷，他們是不是高手？是不是「郎中」？

小關砌好了牌，開了門。

四家門前各一千萬兩，但各押了一百萬。

這比賭王大會串那一次的場面更有派頭。

小關打出了骰子。

莊上拿末牌，小關把牌一砸，道：「他媽的，昨天晚上作夢踩了一脚狗屎，我還以爲會有點甜頭，誰知道……」

由於都配好了牌，有人掀開小關的牌一看，嘿，眞衰，一二開步走。

就連對面的「天門」前二後四點也贏了。

通賠之下，皆大歡喜。

第二把沒洗，打出骰子「五在手」。

這工夫兩門還是一百萬兩，「末門」三百萬。

小關一擄牌，口中低聲詛咒不已。

三家一亮牌，似都有點信心。

「出門」安樂親王是前六後八點。

「天門」的波斯尤利是前七及九點。

富翁萬淵是前八點後雜七一對。

「末門」道：「老弟，亮牌吧！」

小關把牌往公牌中一混，道：「沒有話說，通賠就是了。」立刻照賠不誤。

「出門」的安樂親王看準了他那四張牌，偷看了一下，前「癟十」，後兩點，不由笑了起來。

這正是走背運的牌。

賭，的確是講運氣的。

在背運時，有金山也能輸掉。

賠了兩次，枱面賭資已去其半。

小關道：「各位，能不能賭得再大些？」

「可以呀，你要賭多少？」

小關道：「枱面一億両。」

此言一出，全場嘩然，也夾着不屑的笑聲。

有人以爲他瘋了，或者以爲他

吹牛不貼譜。

這世界上沒有幾人能掏出一億兩銀票。

這是個非常人物，也可以說是個敗家子。

只不過這敗家子却未必能敗得了這個家。

因爲看派頭，就像是輸上三兩億，乃至於十億八億，他不會破產的。

世上的富人當然很少，却也有極少數的富人，他們的財富之雄厚，會使你瞠目咋舌，大吃一驚。

甚至你根本不信會有那麼個數字。

「好哇！一億就一億！」

紛紛掏銀票，但沒有一人能湊足此數。

安樂王爺取出夜明珠作押五千萬。

小關搖手，道：「只要可靠的銀票，其他免談！」

另外二人也不服氣。

尤利道：「小弟，你別急，少等一下，我大約半個時辰回來，去湊足此數。」立刻離桌出了賭場。

萬淵則找這賭場主持人想辦法。

由於萬淵是附近地方首富，回去取來不及，因他住在三十里外，要賭場主人爲他湊足四千萬。

由此可見這三人身上，每人都有四五千萬兩，犬利是以貿易牟利，財富雄厚。

他把波斯毯及醫藥傳到中國，日進斗金。

萬淵全國有八百家當舖，不用說也是日進斗金了。

安樂親王是宗人府的宗正。

這可以說是清廷宗室的龍頭，這種地位要弄錢，可能連口也不須開，點點頭伸出指頭就成了。

至於小關自己呢，當然要先亮出來。

他有三億零七百多萬兩。

就是那個零頭，也能嚇壞了普通升斗小民。

他這一亮，賭者和觀者都對他大感興趣了。

是財神爺身邊的散財童子吧！

他的銀子是如何來的？就是通賠也夠了。

去弄錢的人在一個時辰之內回來了。

眞是神通廣大，全都湊足了。

這眞是亘古以來前所未有的狂賭。

看來他們不是賭錢，只在賭一口氣。

本來賭錢就是賭氣，他們說完，一次全部推出一億兩。

賭這麼大的枱面，不但在賭氣，也在賭命。

小關小心翼翼地打出了骰子。

「七對門」，小關發了牌。

這三個人所以能在一個時辰內湊足一億兩，是由於善財難捨，到手的錢不贏除非是傻蛋。

因爲小關是個不折不扣散財童子，前兩次輸了，等於給對方甜頭，裝傻十分成功。

「天門」一擄牌，心頭一涼。

這次輸了，要賣出多少張地毯和醫藥器材才會補回來，爲什麼這一次會這麼背運？

「出門」的安樂親王一看牌，臉都綠了。

「末門」看牌之後，突然面孔脹紅，脖子也粗了，閉上眼，身子搖搖晃晃，不知是有什麼毛病。

「出門」是三、四點。

「天門」是五、七點。

「末門」這工夫突然「蓬」然倒下。

有人大叫，上前一試，已經氣絕身亡。

衆人一看他的牌，原來是前「癟十」後一點。

有人掀了小關的牌，他的牌也不怎麼大，却剛剛吃住了「出門」的三、四點，他是前五後六點。

人在絕對絕望或激憤之中，就會一下子氣絕身亡了。

事實上在目前的術語來說，乃是腦充血而亡。

萬淵的身價大概有三、四十億兩之譜。

輸一億兩有那麼嚴重？

這當然也是善財難捨，他的錢可以說是剝削而來，一兩二兩地剝削，積少成多才有今日之成就。

蠅蠅狗苟生，擁有驚人的財富，最後一文也沒帶走，而在極度的痛心及悔恨之下撒手歸西。

小關不慌不忙地收了枱面，三億兩。

這數字可以去辦一件大事。

他參加這次豪賭，就是爲了武林，而不是爲了贏錢享受，他前兩次輸的是假銀票，最後放在枱面上的三億兩也是假票。

他們過去贏的都以無名氏捐給了善堂。

* * *

三小要去找白百川。

「通吃散人」說過，三億兩可以打動一個人的心。

但三小在半路上却遇上了尤利。另一個中國人不認識。

尤利操着生澀的中國話，道：「小子，聽說你就是小關！」

小關道：「正是區區。」

「你可知我們來此的意思？」

小關道：「是不是意猶未盡，還要再玩一次？」

「玩是玩，不是玩牌。」

「不玩牌，玩骰子？」

（未完・十九）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